

生态兴 文明兴

贵州世居民族生态智慧

Guizhou has a long history of na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Ecological prosperity,
civilization prosperity***



贵州省林业局
贵州省作家协会

主编

作家出版社

编者按

林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支撑，是孕育生态文化的沃土，林草兴则生态兴，生态兴则文明兴。

作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首个国家生态文明先行区，贵州森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生态系统和生物物种复杂多样，优良的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同时，贵州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18个世居民族依山而居、傍水为邻，生态文化与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绿水青山与民族风情相得益彰，是当今人们向往的诗和远方。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的灵魂。贵州人民自古以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贵州世居民族传承着尊天敬地、感恩自然的生存理念，朴素的生态观代代相传，形成了厚重而多彩的独特生态文化。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我们创作该文学作品，旨在深入挖掘阐释民族生态文化内涵，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全社会增强生态伦理、生态道德和生态价值观，为全国乃至全球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历史启迪、贡献贵州智慧。

编委会名单

主 任：胡洪成 欧阳黔森 何长锁

副 主 任：孙福强 向守都 傅 强 缪 杰 葛木兰
高 宏

成 员：侯拥军 肖高林 孙吉慧 宗 炜 禄 琴
张文科 韩 郸 胡志伟 何 章 刘正铃
林朝阳 王元素 江 萍 陆跃芳 黄海勇
赵 华 易茂红 高治江 姚世超 罗 扬
朱 松 范云美 丁治国 朱惊毅 李王刚
周 军 罗洪章 邓伯龙 胡兴平 章 薇
陈 娜 聂蔚琳 赵 旭 赵 恒

主 编：孙福强 高 宏

执行主编：赵 恒 赵 旭

编 辑：李青超 吴晓悦 宫厚梅 罗雨宣

目 录

	序	民族生态智慧解码绿色贵州	
01	汉族	心安是归处	001
02	苗族	苗乡的绿色盛宴	016
03	布依族	好大一棵树	039
04	侗族	侗家人的诗意栖居	055
05	土家族	像树木一样生长和老去	069
06	彝族	阳光照耀群山	086
07	仡佬族	一个民族的生态密码	104
08	水族	山水相依凤凰地	124
09	回族	炊烟摇晃的模样	144
10	白族	上小河的言说	160
11	瑶族	瑶山风情	177
12	壮族	壮乡山环水绕	196
13	畲族	畲族人的生态学	214
14	毛南族	有树的故乡	232
15	满族	青山不改旧时风	250
16	蒙古族	千秋一梦是草原	267
17	仫佬族	在重安江与马尾河上	283
18	羌族	云中羌寨	300

民族生态智慧解码绿色贵州

欧阳黔森

贵州这片土地，大约 2 亿年前曾是一片汪洋，庞大而寂静。距今约 3600 万年至 5300 万年前的第三纪始新世时期，发生了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得云贵高原横空出世，随着森林植被的出现，这里便成了生命的摇篮。早在 20 万年前，贵州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往来众生，白驹过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18 个民族世居于此。古人蒙昧未开，并不能自觉地懂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理，但他们知道尽心知性而知天，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慢慢琢磨出通过敬畏万物来完善自我生命，尊重自然规律，崇尚效法天地，人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他们通过参悟万物的本真完成认知，提升生命，理解众生平等，万物皆灵。呈现出的是依山而居、靠山吃山、取用有节，坚守着的是敬畏生命、崇拜自然、合合共生。这种通过利他主义来实现自身价值生存智慧和超越物欲的生态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与现代环境友好意识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合，为世界生态文明贡献着中国智慧。

林草兴则生态兴，生态兴则文明兴。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持续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纵深推进绿色贵州建设，优良的生态环境已成为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林业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基础，林业建设是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贵州林业始终致力于培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始终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空间格局，始终致力于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方式，始终致力于健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体系。今天的贵州，群众因绿色而健康、富裕，产业因绿色而兴旺、繁荣，城乡因绿色而和谐、美丽。生态，生生态。自然，自自然。

生态系统的构建是一个极其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民族文化的形成是一代代人共同价值观的积淀。保护修复生态系统和传承弘扬生态文化，正如十年树木和百年树人。贵州世居民族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值得抒写、传承，传统的生态智慧值得研究、借鉴。我们有责任让朴素而又蕴涵科学哲理的民族文化得到传承、弘扬，让生态理念成为社会共识和行动自觉。

该文集作品既有以现实主义书写为基石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怀，又有在叙事基调上体现出的温暖与诗意的底色，彰显了书写个体心灵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格调。围绕独有的传统文化，呈现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的生存智慧，寻找到了以小见大、由家而国、从个体生命体验到爱国主义情感的诗意审美路径。在文学表达上的本土意识与文化自觉，关联着中华民族特殊的“中国式”审美情感。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仅是要种树，更重要的是要深耕厚植生态文化，这既是种德，也是修心。围绕贵州世居民族的生态智慧创作文学作品，就是为了稽古振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我们文化自觉中的生态智慧去理解复杂多变的生态关系，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新篇章贡献力量。

是为序。

心安是归处

王剑平

我似乎忘了它的模样。但时近五十年，它还在。

河水很清，正沿余水井遂坝体渗流而下。“余水井”是个很专业的词，这个承接坝体渗漏水的沟槽，一下唤醒我的记忆。

那阵，整个工地几千上万人，都住土墙房子。土墙房是平房，统一以油毛毡盖顶，内衬单层竹席。大山沟里，机关、学校、车间、食堂、医院、住家户，山脚、坎下，成百上千排油毛毡房层层叠叠，依山排列，格外壮观。

我家那排油毛毡房住七户人家，四十二口人。屋后是大山，门前前三两步有巨石，石高两米多，面宽二十余平方米。石头长在地里，建房的工人嫌麻烦，没把它移除。我父亲觉得大石头有碍观瞻，抬土，把不规则的石头表面铺填平整，四周再装上木栅栏。这样，我家便有了一个房间大小的花园。我母亲在花园后养一窝鸡，父亲在此搭建鸡舍、厕所。蹲在厕所里，我偶然发现，脚边有条花色鲜艳的裤带，很诱人。我想把裤带捡起来。伸手，是条蛇，呼呼啦啦，对我直吐蛇芯子。晚上，我再不敢单独上厕所，每次都要祖母打着手电筒，先检查一遍，才极不情愿进入。

隔着半人高的板壁，我抬头张望夜空。天上的星星挨挨挤挤，月亮周边有云，还带着浓烈彩光。蝈蝈、蚰蚰、猫头鹰、纺织娘娘

争先恐后，叫声此起彼伏，吵吵闹闹。电筒光灭了，四周一片漆黑。我能看到天，却看不见祖母。我怕祖母丢下我，忍不住叫一声——奶奶。祖母回我——奶奶在，不怕！我祖母善解人意，随即隔着门板教我：

地所生，有草木。此植物，遍水陆。有虫鱼，有鸟兽。此动物，能飞走……祖母在门外教一句，我在门里背一句，我的声音比祖母大。夜虫的吵闹声中，汇入了我和祖母的声音。

后来才知道，我祖母那阵教的是《三字经》。

我和弟弟到了鸡嫌狗弃的年龄，除婴儿室，工地上的托儿所不办其他年龄段的班级。父母要长时间待在工地，不得已，父亲回老家，把祖母接到工地照看我和弟弟。我祖母是旧时大户人家的女子，虽裹小脚，但在老家，方圆数十里，她是唯一读书的女子，还上过省城的贵筑女师。

祖母知道我和弟弟偷偷下河抓鱼，上房掏鸟窝。除教我们《三字经》，还教，“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三月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我们犯错，祖母不许父亲打骂，只许讲道理。仰仗祖母的地方实在太多，想想后果，她教我们，我们不得不从。

出生在工地上的油毛毡房子里，我由此来到人间。人间，谈不上天堂，也谈不上地狱，却也值得走上一走。如今，涉足故地，我对世界的感知，有如细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水纹似年轮的形态，一波一波向外扩散。

这个感觉很奇妙。从走近这块土地开始，我记忆汹涌，内心安然。

折返生的原点，回溯的，是命的来路，这让人感到很意外。在我走完的大半辈子人生中，最初，我困顿挣扎，世界不为所动。现在，我没了力气，这个世界却疯狂转动。于此，人心能获得些许安

然，原点的意义有抚慰人心之功。

青山绿水中，我努力寻找曾经的家。放眼所及，水和森林覆盖所有。经年流水，把河谷切割得太深，大坝以下的河段，亦为绿荫包裹，望不见河床。在此一瞬间，我意识到，“青山绿水”一词是不准确的。应是山水一色，都是绿的，连天都映绿了。

静悄悄的水面，有悬崖裸露的白岩倒影其中，偶有白鹭惊起，一掠而过。这条河，我游过它的最宽阔处，至对岸沙滩嬉戏，却从不敢凫到悬崖下。那里水深，诡异，让人心生恐惧。他们说，悬崖下的水里有大蛇，大到头上长出了鸡冠。有畏方有敬，我对自然、对生灵的敬畏，始于一条没人见过，长了鸡冠的大蛇。

记忆留在河里，这是我人生，对世界的最早感知。

我们在浅滩上戏水，水里的巴地鱼，多到无以计数，它不停啃咬人的脚趾。我站着不动，任它啃咬，脚趾痒得惬意。巴地鱼学名叫虾虎鱼，是一种长不大的鱼，最大的不过半截手指长短，它只生活于浅水。虾，大概是指它体形小，虎，应该指它身上的斑纹。据说，此鱼是世界上最小的脊椎动物之一。

巴地鱼紧贴在浅滩的地面上，很傻，又贪食。用细绳捆住蚯蚓中段，沉入水中，它一口咬住，死不松口。有时，提起细绳，蚯蚓的两头都吸附了这种小鱼。如此，一次两尾，“钓”得足够多时，清油煸上一盘，入筒筒辣椒、撒上盐，味道又香又脆。或青椒剁茸，烩做一碗，其味美不胜收。生活困苦年代，巴地鱼给过我们太多的美好。

在浅滩上玩着玩着，我学会了游泳。

现在，我开始理解，那些一心想着叶落归根的人。有故乡是幸福的。这是生在工地，长在工地的人，无法理解的。

往后的日子，填写各种表格。无论什么表，籍贯一栏，我机械

填上同一个陌生地名。要求填表的人，只在乎我是否填满空格，并不在乎表格中的地名。两者皆然，这个地名毫无意义，只要我填上即可。籍贯，其实我可以填山东的某一县名，也可以填江西的某个古镇。可按规矩，我必须选择贵州一个与我毫无关联的县城。遵循汉人古制传统，一支人马，每一次迁徙，族谱均会记录入案。人生天地间，行走天地间，也埋葬于天地间。此为人与天地，与自然的宿命。

云贵高原山大林深，道路开凿艰难。贵州西部有乌蒙山，北部有大娄山，南部是苗岭山脉，东北有武陵山。这些山，既是天然保护屏障，也是信息沟通障碍。唐诗盛行时，《旧唐书》说，贵州尚“俗无文字，刻木为契”，“散在山洞间，依树为层巢而居”。

考古坐实，在旧石器时代，这些大山里，就有人类生活。在最早的汉字记录里，这片区域被称为“夜郎”。此处的人“魑结，耕田”，或“编发，随畜迁徙”。有意思的是，叙史者只惊异于“土著”们的发型，没有值得记录的其他生活场景。显然，魑结、编发，应为族别不同的缘故。《太平御览》里引《永昌郡传》说：“郡西南千五百里徼外，有尾濮，尾若龟形，长三四寸。欲坐，辄先穿地空以安其尾。若邇后误折尾，便死。”有猎奇心态的史家，以汉字形式，记录这片天地间生活的人，旁证了大山里的蛮荒，偏僻。

汉字，在记事时代的同时，也混乱史实。如《汉纪》《华阳国志》《荀子》《韩非子》《商君书》《吕氏春秋》等，都曾记录过，公元前两百多年，有个叫庄蹻的楚国人，于黔中郡经沅水、夜郎，入滇为王的故事。但这些史籍，对庄蹻此人褒贬不一。一些史料称庄蹻为盗，另一些史籍说他是楚国的将军。庄蹻究竟是占山为王的流寇，还是开疆拓土的将军？可以肯定的是，庄蹻是楚庄王熊旅的后裔。熊旅半姓，半氏是楚国祖先的族姓。《史记》里说，半氏为黄帝之孙颛顼高阳氏的子孙。黄帝与炎帝的联盟族裔，后来成为汉族

的主要源宗。

当然，其时尚无汉人的说法，也没有贵州这个地名。今天看来，不知庄蹻算不算最早到过这里的汉人。即便是，他对这一方应该没什么影响。庄蹻入滇为王时，“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相反，庄蹻入乡随俗，顺应了地方传统。

秦始皇尚未统一中国时，时任蜀郡太守的李冰，不但修了有名的都江堰，还打算修一条从巴蜀到滇东北的路。但大山丛中，开山辟路没那么容易。最后，李冰的路，只从今天的成都修到宜宾，便告结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筑长城，也修公路。还派一个叫常頌的将军，继开此道。常頌续将此道由宜宾，推入今天的贵州毕节，再扩进至云南曲靖。因自然生态恶劣，施工困难，成路仅五尺余宽，后人称“五尺道”。

至秦灭汉兴，汉武帝刘彻为控制边疆局势，听从地方官员唐蒙建议，命他盟约夜郎，又派部队扩建五尺道。此道，从夔地再推进至牂牁江，称“夜郎道”。随后，唐蒙率队，由巴蜀入夜郎，率“将千人，食重万余人”，加上修路的“汉兵”，大概此为历史上，汉人第一次大规模进入该区域。此时，“汉人”已有固定称谓。

方志里说，蜀汉时，诸葛亮南征，牂牁流域的少数民族首领济火（或济济火），通道积粮迎接他。诸葛亮大喜，任济火为先锋，后又封他为罗甸王，可世袭。大概地处边疆，价值不大，历代统治者都不在乎大山里的开发。诸葛亮只采用了“以夷治夷”的政策，维持一方安宁作罢。由此，却创下了“百年皇帝、千年土司”的历史神话，令诸多史家叹为观止。

时隔千余年，朱元璋建明代政权，实施“调北征南”行动。三十万明朝军队经此，至云南，讨伐元代残余。平定云南，打通了越南、缅甸诸国通道，贵州要义凸显。为巩固这条国际通道，朱元璋又推行“移民实边”政策，这三十万大军，携家眷就此定居下来。

有人口学家，按《大明会典》记载推演，说此次迁入汉人，为贵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汉族移民。至明永乐十一年，该地设布政司，建省。

明代入黔的大量汉人，对时不足百万人口的贵州，可不是个小数目，其改变了区域人口结构。中原的先进文化、发达技术，不同的风俗习惯亦融入其中，相互影响。最后，甚至难分族裔。庄蹻“变服”为王，并非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的孤例。六百多年后，这八十万人中，仍有部分人，保留入黔时的装束与生活习惯，他们自称屯堡人。

我寻访贵阳乌当区王岗村，这里的一支布依族，就有一个有趣个案。

王岗村四面临山，村中有清澈的龙泉河川流而过。布依人有很强的生态意识，居舍皆临水而建。王岗村的大山里，古木参天，植被丰厚，森林覆盖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林中，有黄心叶合、含笑、摇钱树等，十余种国家重点保护名木，还有千年古树猴樟王。这里的云贵鹅耳枥古树群，为省内现存规模最大。

王岗村的花氏布依人，对先祖来自江西深信不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族中有人，携谱书赴江西吉安寻根问祖。结果大为惊讶，吉安从来就没有布依族。

我对一脸疑惑的布依长老说：整个江西都不会有布依族。布依族这个称谓，一九五三年国务院批准的与广西的壮族有点关联，主要集中在贵州。

后来我发现，王岗村的布依人都供奉汪公，这便有了说法。

汪公，名华，字国辅，又字英发。古徽州绩溪县瀛洲汪村人。

隋末天下大乱时，汪华审时度势，策动兵变，推翻了歙州旧政，占领全州，自称吴王。唐代建立后，汪华有感于唐朝的强盛与德政，主动请求归附，此令唐高祖李渊大喜。为诏嘉他识时务，省

去了百姓战乱之苦，李渊封他为上柱国、越国公。后称越国公汪王神，俗称“汪公大帝”。体恤百姓疾苦，归顺忠勇，此为百姓拥戴，亦为当政者倡导。据说，从唐代至清代，历代朝廷曾九十二次赐封汪华，使之登上神台。祭汪公，至此在新安江流域大昌其道。

明代入黔的八十万汉人，大多来自新安江流域。明人祭汪公，还有特别说法：据说，元至正十七年，朱元璋从徽州征战浙江杭州，于璜田翻牛岭大败，被元兵追杀。朱元璋逃至璜坑口，见有汪公庙，遂入内藏身汪公像后。待朱元璋藏好，殿上蜘蛛，很快就修结好撕破的蜘蛛网。追兵见汪公像周围蛛网完好，断定朱元璋未藏殿内，扫兴而归。后人认为，是汪公菩萨保佑了朱元璋，朱元璋是明代的开国皇帝，其为明代祭汪公推波助澜。

王岗村辖属贵阳市乌当区新堡乡，古时，“堡”是典型的军事设置，与明代屯军有直接关系。祖辈居住在这里的汉人，大多与明代屯兵有关。可他们为何是布依族？我想，是不是朝代更迭，为求活路，改了民族，与庄蹻“变服”有异曲同工之处。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在这块土地上，民族融合，互为影响，确实有些难分彼此。但千百年来，汉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融合，汉文化基因注入极强。

我留足目寻家的地方，为当年的采砂场，距我家七八里。建这座大坝的砂石骨料，全部来源于此。采砂，削平了一整座大山。奇怪的是，我找不出砂场的一点痕迹。

那几年，我母亲在这个砂场工作时间最多。一大早，她上班，家里的小黄狗摇着尾巴屁颠屁颠，一路追送。我们起床，小黄狗已经回家，趴在地上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和弟弟看狗，小黄狗鼻子湿津津的，眼睛黑得发亮。它也看我们。我们决定，去母亲作业的采砂场看看。小黄狗舔舔狗鼻子，亦然尾随，跟着我们跑前跑后撒欢。

沿施工土路，我们在山谷里边玩边走。行至偏僻处，小黄狗夹着尾巴狂吠，还咬住我裤腿又拖又拽。猛抬头，悬崖上有群捣蛋的猴子，居高临下，抓石头袭击我和弟弟。我们低头狂奔，躲过猴群攻击。母亲不许我和弟弟再去工地。父亲也生气，警告说：那一带有豹子，上班工人都不单独过往，你两个作死。

从河面特征判断，当年的家，应该在最凸起的山脊背后正对的方向。那里水域开阔，两岸都有沙滩，我在那里学会了游泳。山脊后，与沙滩相接，有个小瀑布。清流细细的一股，自高高的悬崖上坠落，砸向崖下的巨石，一下就开出一朵白色的大花。大白花在石头上怒放，又于四周收拢，奔入石下的水潭。溢出，成为小溪，流入猫跳河中。我从彼岸的沙滩晃到这个沙滩上，沿溪而上，捉石蛙，抓山螃蟹。

游回来，从浅滩直线而上，便是我家的位置。可满目翠绿中，没有可以进入的道路。

难以置信，我找不到家的位置。一个水电站的施工现场，万把人栖身的土墙油毛毡房，消失得如此干净纯粹。此处寂静无人，可以参照的小瀑布，因山脊隆起，无以目睹。我还记得，从河边的浅滩回家，爬上土坎，有片小竹林。竹林里住着几户苗族人家。我找苗人的茅草房，不知丛林太大，还是苗族人家早已搬迁，亦然无果。

怎么可能找不到一点痕迹？

我又想起我父亲的花园，那里土层浅，只能种低矮植物，长不了树木，容易辨识。我父亲的花园，曾是工地上最漂亮的花园。芍药、牡丹、蜡梅、凤仙、海棠、美人蕉、算盘七、曼陀罗，一年四季花开不败。我祖母教我辨识这些植物花草。祖母说，在老家，我们祖祖辈辈都种花，乡邻们从不称我们家大宅院叫房子，都叫“花园头”。

我父亲还把竹箩敷上水泥，做成鱼缸，在花园里养了一大筐金鱼。有人偷我家金鱼，父亲很生气，他想揪出盗贼。我祖母劝他说，算了吧！偷金鱼的人是喜欢才偷的，爱美之人是要宽恕的。

长大后，我随父亲回老家上坟，这其中也有我祖母。那个叫老家的地方，坐落在大山的悬崖下，几乎没什么树木，悬崖像是一刀切割而就。唯坡脚有条小河，很漂亮。父亲说，以前这里树木成林，大炼钢铁时都砍了。入乡过河，乘船摆渡，外乡人是要收钱的。摆渡人问我们去哪家？我父亲说，是花园头的。摆渡人恍然大悟：哦，您是五爷。父亲意外，您是？我是某某家的。父亲也恍然。不待人满，撑船人起篙渡船，优先送我们过河。

此为我第一次回老家。祖先们的坟，都埋在大悬崖下的半山腰上。面对好几堆黄土，我想，里面的人都长什么样子？他们会像我堂兄的儿子，长得像我一样吗？他们和我、和父亲、和我伯父有什么区别？我问伯父——爷爷长得像谁？我伯父说——像你爸。

面对那些荒冢，一瞬间，我有诉说的欲望，可不知说什么。这个感觉，瞬间即过。我觉得，他们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伯父指着一堆堆黄土说，这所也是，那所是你祖父，他上过黄埔军校。那所是你们叫的老天天，这所，是我叫的老天天，是你们叫的老天天的祖母。还有坎下那所，是你父亲的养父……

辈分中，我第一次听说，有“老天天”这个叫法。

时隔数年，父亲带我们再挂纸，河上有了桥，也开始有了树，只是伯父一家早已迁离家乡。父亲说，我离家时很小，记不住还有哪些坟是我们的，就挂知道的这几所吧。埋在黄土堆里的人，离我们越来越远。伯父一家搬离，没了亲人引导，我有血脉割裂的感觉。这种感觉不虚妄，很具体，为我生平第一次。

亲情、血脉，这是人的想法。一堆一堆的黄土，比我们从容。每次，我们急急地来，又匆匆地走。这块土地不慌不忙，漫不经

心。人与人，人与天地，最后构成的宿命关系，实在有些奇怪。

乡人见我们上坟，有人问，你们是哪家的？我们说伯父的名字，已经无人知晓。伯父曾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郎中，认识他的人，应该不在少数。早年，我祖父上过黄埔军校，祖母上过贵筑女师，曾祖父留洋日本，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这一切，除了我们自己，早为乡人遗忘。和山东、江西的祖籍地名一样，最后，这个地名只待存留在谱书里。

我父亲还说那句话，“我们是花园头的”。哦，乡人恍然。他们还知道“花园头”，老老少少都知道。但是，我从没见过花园，亦不再有花园头的人。“花园头”何以值得乡人们铭记？

我问父亲，为什么叫“花园头”？父亲说，我们这房人的先祖出过进士、解元、亚元、贡生。以前你们去伯父家，走那条水沟一样的小路，两边立满了功德碑。有功名的先祖，要随地方官进京纳贡。每次皇帝都赏些花种，回家种上，最后就有了一个大花园。

草木之本，一岁一枯，可植物的影响大过了人，有点不可想象。我父亲喜欢种花，却有这样的缘由。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孔子论《诗》的见解。《诗经》中，多有人与自然共处的生态美学。在审视社会伦纲、评判时政上，孔子把《诗》中自然之道引入诗学。鸟兽草木，可谓万物有灵，是培养诗学者性情的必修之道。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奠基者，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始终占据汉文化的统导地位，也影响了其他少数民族，被读书人视为正统，奉为圭臬。难怪，我那些读书的先祖，都侍弄花草。

孔子故后两千年，王阳明逐放于猫跳河畔，于此，王阳明悟出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和一”之道。宇宙天地、鸟兽虫鱼、树木花草，已然超越了自然生态的概念。“生态”这个词，古代没有。但王阳明的由“心”及“理”，把人与万物的关系，上升到了“仁”的高度。不管你承认与否，也不管你是何种民族，身为中国

人，行为举止，皆逃不过儒家文化的束律。儒家文化看似柔软，实则强势。

王阳明于猫跳河畔成就“心学”，确实，猫跳河是很值得说一说的。

“猫跳河”，听上去有点怪，为什么叫“猫跳河”？虎是凶猛动物，民间谈虎变色，都称虎为猫。

早年，猫跳河中有巨石。大“猫”下山觅食，至河边饮水，踏河中巨石一跃，至彼岸丛林隐身，猫跳河由此得名。这个说法，《贵阳府志》里有记载。

一九五八年，时距王阳明离黔四百五十年，猫跳河大兴水利。这算得上中国水电史，也算得上中国工业史上的大事件。

猫跳河指清镇红枫湖至修文阳桥注入乌江段，全长为一百八十里。流域所经，谷窄山深，水流急湍。两岸皆为喀斯特可溶岩地质，碳酸盐岩层裸露面积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暗河、溶洞、地下水，遍及沿河，地质构造极为复杂。云贵高原喀斯特地质，大旅行家徐霞客在日记中有过描述：“土削不能受足，以指攀草根而登。已而草根亦不能受指，幸而及石；然石亦不坚，践之辄陨，攀之亦陨。”

苏联专家考察后认为，猫跳河上不可能建电站，也建不了电站。在喀斯特地貌上建水电站，是个挑战。

历经二十余年，贵州人在这一百八十里河道上，建了七座水电站（李官电站为后补建），很有点不可思议。猫跳河平均每二十五公里，就有一座水电站，其总装机容量计为二十五万千瓦。这个奇迹很不简单，平均每四公里，就有一万千瓦的电能产出。电站建成，苏联专家大为惊讶，多有咋舌。

猫跳河的水利资源开发利用，对缓解城乡用电、综合灌溉、工业生产、水产养殖，都发挥过大作用。“三线”建设时，还为国防

备战立过大功。这条河，诞生了贵州最大的水电企业，后为中央直属，是中国最大的水电巨头之一，贵州工业史值得记上一笔。

猫跳河是乌江右岸支流，主源有三，北源、南源，南北之间亦出一源。北源为公固河（旧志作公具河），源出安顺尹家庄，经平坝至扁山村，入红枫湖。南源为麻线河，水最小，是否因水流细如麻线而名，我不确定。此源出自广顺县以西的麦播寨，入平坝县称铺陇河，经贵安新区王家院村入红枫湖。中间一源为滴澄河，此水最大。源出普定萧志仁屯，上游为九溪河、邢江河，下游是羊昌河，经平坝水塘村入红枫湖。另有一水，由清镇市东南约三里处的高家龙潭出，至清镇东门桥入姬昌河（亦作鸡昌河）。

旧时，滴澄河汇入口设有关卡，名滴澄关。红枫湖是电站建成后，形成湖泊的命名。滴澄关曾是滇黔古道上的重要关隘，建有古桥。明人杨慎经此，在《罗甸曲贵州道中》有诗云：山围罗甸国，水绕滴澄桥，桥下东流水，可惜无兰桡。当然，和猫跳石一样，此景已藏身水下。

猫跳河在水电开发史上，是很有名的，为全国水电梯级开发最完整，也是建成最早的河流，开了喀斯特地貌上建水电站的先河。是时，施工条件有限，原材料紧缺。考虑各种因素，七个电站因地制宜，形成坝型各异，各有千秋的景观，得中国水电坝型博物馆的美誉。为全国今后，在喀斯特地貌建电站、为贵州母亲河乌江流域梯级开发等，积累了可借鉴经验。就连建长江三峡大坝，也借鉴猫跳河开发经验。据说，现今大专院校水利专业，猫跳河水电开发案例，是必修。

猫跳河上游平缓，中下游险陡，河谷切口渊深，主要集中于修文境内。梯级开发完工后，最有名景区，为一级电站红枫湖，此湖是杭州西湖的十倍。有宣传词推介说，贵阳市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山中有水，水中有洞，洞中有水。其后两句所指，即为红枫湖。二级电站百花湖，风景亦为一绝。因系丘陵向山地过渡带，电

站建成后，百余平方公里水面，形成百余个自然岛屿。船入每个水巷，皆有不同风景。百花湖以下，入修文境，又是另一不同呈现。其悬崖峭壁，山谷幽深，个性差异极大。集秀、野、险、陡特点，不为外界所知。

事物皆具二为规律，水利开发有利有弊。猫跳河电站建成，人气骤增，污染了一河好水。其后，再耗人力财力治理。关停沿岸企业、控制旅游开发。于此，还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环保法庭。经三十多年治理，猫跳河复得今日。至今，红枫湖、百花湖皆为贵阳饮用水源。在水资源储备上，猫跳河又发挥了另一作用。

二十余年建电站，三十多年治理水污染。时越五十年，吵吵闹闹的工地终于安静下来，一切恢复原来的模样。

我在河边山野，来来回回走了半天，仍未找到家的位置，却见蜻蜓满天。蜻蜓满天，好久不见此景。飞舞的蜻蜓为土黄色，环状脊背上有条直直的黑线。这种蜻蜓能在空中长久飞行，学名黄蜓，是蜻蜓中最常见品种。黄蜓驻歇，总在青草背面，从不正面落于草木上。在我国，黄蜓分布最广，也最多，总是成群结队。我听昆虫专家说过，黄蜓虽多，但一定要有好水质，方能繁衍生息。

我记得，少时，家门上挂过艾叶、菖蒲，父亲把雄黄研末入酒，在我额头上写一个大大的“王”字，黄蜓就多了起来。我们漫山遍野追逐黄蜓，弄得一身尘土。母亲不厌其烦，为我们换洗衣裳，一边换，还一边教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真美丽……我没听过母亲唱歌，她唱得好看，我们都安安静静听她唱。

如今，又见黄蜓满天飞，母亲早已离我们远去。不再有人为我唱，小燕子穿花衣……也不再有人教我，有虫鱼，有鸟兽……

我母亲一生清苦，她母亲也苦。外祖父故时，母亲少不更事。唯一的哥哥参军，随部队走后再也没有消息。我母亲外出工作，外祖母成了五保户。外祖母谢世，报丧的电报从我母亲的老家，发往

猫跳河，我家正由猫跳河上的电站迁往乌江电站。寻我母亲的电报无人收领，被盖上“查无此人”的邮戳，退了回去。

那些年，我父母忙于工作，极少回老家。时隔许久，得知外祖母谢世，我母亲悲痛欲绝，心存恐惧，很长时间不敢回老家。后来，在我父亲的鼓动下，我们一家十多口人，去往母亲老家的荒山上，四处寻找外祖母的坟。就如我发自内心努力，辨析家的位置。至今，我们也没找到外祖母的坟茔。我外祖母，最后为大地收容。现在，我母亲和外祖母都魂归黄土。母亲远离家乡，葬在异乡的土地上，但她们母女，同为回归自然，是否相遇？

我流连于猫跳河边，孔子有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与“智”我皆非然。爱这里的山水，是因我出生于此。在这里，我吃过猫跳河里的巴地鱼、鲤鱼、鲢鱼，也吃过骄子山、猴儿山、关刀岩下的折耳根、苦蒜、苦蕒。这里有太多的旧忆。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大概是吧。



贵州汉族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地区进入贵州。从秦代开五尺道开始，汉族陆续进入贵州。汉代的一批汉人由巴蜀地区进入贵州，为贵州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及文化；明代，百万移民进入云贵地区；清代时期贵州移民多是自由移民，以贸易、手艺人居多；抗战期间也有大量人员西迁进入贵州，有“北方人”和“下江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为支援贵州建设，又有一批南下、西进干部和“三线建设”的厂矿以及科技移民。大规模的移民，将农耕技术、工艺制造、中原式建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儒学教育、文学艺术，移植到贵州这块土地上，改变了贵州的文化面貌。



苗乡的绿色盛宴

完班代摆

壹

位于贵州大地上的许多苗族村寨，大都是依山而建，茂林环绕，是极具代表性的山地村落。在这些村寨中，枫树的傲然挺立是一种隐喻，更是一种象征。所以，枫树就成了苗族村寨不可或缺的“标配”。

在贵州，一般哪里有苗寨，哪里就有枫树。苗家人最敬重枫树，并视其为祖先的化身，无论是在口口相传的苗族古歌里，还是在汉文典籍的传说中，都可以找到枫树的印记。《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这种认识和现象正暗合了苗族人民的生存哲学与实践经验。因为不断地被追赶和被迁徙，苗族先民对未来总是充满了恐惧和幻想。而对未来的认知方式和途径，最好的办法就是预测和卜卦。这样的思维模式一旦形成，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自己的生活。所以，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苗族先民们如果计划要在某个地方驻扎下来，繁衍生息，就会在这个地方栽几棵枫树，以作对土壤、水质、山形、地理、风向等生存环境的试探，也是对祖先亡灵的告慰和祭奠，更是对族群命运的赓续与宣扬。所以，在苗族先民朴素的意识里，他们自然就会生发出这样

一个简单的预测和判断。在苗族先民看来，如果栽下的枫树活了下来，就认为这个地方契合命理，适宜居住，于是就在这里停下迁徙的脚步，安营扎寨，形成村落。反之亦是，如果栽下的枫树没有存活，就必定认为这个地方暗藏杀机，凶多吉少，不适宜居住，只有继续前行，寻找枫树能生长的风水宝地。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民族命运沉浮的“试金石”，枫树在苗族人民的心目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

《苗族古歌·枫树歌》这样唱道：“这里地方宽 / 这里泥土好 / 栽种枫木树 / 长得大又高 / 九十九样种 / 安心住下了 / 九百九样种 / 安心住下了。”

然而，了解苗族历史的人都知道，枫树在苗族生活中的至尊地位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一块“试金石”，更重要的是，它还孕育了苗族人民的生命。所以，有史以来，它就是苗族人民心中的图腾树、风水树、护寨树，有着神圣的意义，受苗族人民香火祭拜。

枫树为什么会在苗族人民生活中有着至尊的地位？这源自一个妙趣横生的故事：苗族先祖蝴蝶妈妈是从枫树上生出来的。在远古的时候，地球上光秃秃的一片，有个名叫榜香的神人将枫树栽在水塘边，因为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枫树很快就长高长粗了，枝繁叶茂，吸引了许多从东方飞来的白鹤。这些白鹤在枫树的枝丫间筑窝，白花花的一大片。家虽然安定了，但吃食从哪里来？这些不远万里从东方飞来的白鹤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寻觅了很久，终于在附近的水塘里发现了游来游去的鱼秧。它们迫不及待地俯冲着钻进水里，凶狠而又准确地把一条条柔弱的鱼秧叼进嘴里，大快朵颐。到了水塘里的鱼秧被吃完了的时候，冬天来了，它们又悄无声息地飞回了东方。而水塘里却连一根鱼刺都没有了。鱼秧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惑了许多神人，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官司。有神人说，鱼秧被白鹤吃了，但白鹤又飞走了。白鹤没有办

法捉到，但可以捉到它的窝家。白鹤的窝家是谁？德高望重的神人理老断案时就判定枫树是白鹤的窝家。于是，作为惩罚，就命手下神人把水塘边的枫树全部砍倒了。倒地后的枫树开始腐朽，腐朽的躯干孕育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与水上的泡沫“游方”（恋爱）后，结成连理，怀孕后产下十二个蛋，并于十二年后由鹊鸟将十二个蛋孵化出苗族的始祖姜央，以及龙、虎、牛、蜈蚣等十二个兄弟，从此，天下便有了人和动物。

这个故事，苗族古歌里也唱了。《苗族古歌》是这样唱的：“枫树心心生妹留 / 妹旁生从树心来。”由此就可以编织出苗族远古时期的一个谱系：天地生了枫树，枫树生了妹留，妹留生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生了姜央，姜央遇洪水滔天与妹结婚，然后繁衍了人类。

故事与古歌完全契合，都不同程度地彰显了枫树在苗族人民生活中的至尊地位。

这也正暗合了人类的起源说。也许，人类的祖先（中国有巢氏）就是从树上走下来的。在那远古的原始社会时期，树可以遮风蔽雨，可以钻木取火，可以观测日出日落。树叶可以用来避寒，果子可以用来充饥。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棵树就是人类的生命居所。

苗族也有树图腾崇拜。

在贵州的苗族地区，至今还有“扫寨”的习俗，祭祀的就是蝴蝶妈妈。是枫树成全了蝴蝶妈妈和水上泡沫的良缘，为了纪念养育过蝴蝶妈妈的那棵枫树，于是，苗族人就吧枫树作为吉祥的象征，一种崇尚生命的象征，作为一种生命的源泉来崇拜和祭祀。枫树也成了苗族文化中很重要的图腾造型，被视为苗族崇拜的神树。既然赋予了枫树的神性，它就有了存在的依据和理由，这也就是贵州的每个苗族村寨都有枫树的原因。

记得德国著名作家赫尔曼·黑塞在《流浪》中写道：“树是那些明了如何向它们倾述，如何聆听它们，了解真相的人最好的避难

所。它们不宣扬学习和戒律，它们生机勃勃地诠释着最古老的特殊的生命法则。”苗族人的枫树图腾崇拜就是一种特殊的生命法则，就是苗族崇尚自然、崇尚生命的理念。

苗族人视姜央为远祖，供奉蝴蝶妈妈为祖先，在寨子中种植枫树，希望神性的枫树保佑村寨安宁，子孙繁衍，五谷丰登。既然赋予了枫树的神性，就意味着它是不可侵犯的。所以，在苗族村寨，关于枫树的忌讳很多。比如，不能砍伐枫树，更不能用枫树枝作为扁担和扞担，否则，扁担和扞担一旦挑上了肩，身上就会生出恶疮，且不能治愈。由此可见，人们在竭尽全力地表示对枫树图腾的敬重，于是，就形成了枫树图腾崇拜的习俗。这样的习俗在贵州的苗族村寨延续了几千年。

贰

和所有的苗族村寨一样，松桃苗族自治县盘石镇沃里坪苗寨也生长着一片枫树。这片枫树是何年何月栽的，已经没有人说得清楚了。寨子里 80 多岁的老人也只能说在他们小的时候，这一片枫树就好高好大了。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是先有枫树，人们才选择在这里居住，还是先选择在这里居住，然后才栽上这片枫树？谁也无法回答。但是，按照苗族的习俗，如果把枫树作为居住的“试金石”的话，这一片枫树应该和寨子一样古老，大概也有几百年的时间了吧。穿过历史的风风雨雨，躲过岁月的刀枪剑戟，现在依然挺立于寨子的中央，该绿的时候一片翠绿，把大地遮蔽得凉凉爽爽；该黄的时候一片金黄，把天空渲染得沸沸扬扬。它们的支干紧紧地相拥在一起，像一面巨大的屏幕，映照着沃里坪人的筚路蓝缕和百年沧桑。它们早已幻化成为沃里坪人心中的灵魂和生活中的一种精神支柱。

沃里坪人告诉我，这一片枫树就是他们的护寨树，母亲树。每逢年过节，或是遭遇什么不测，村民们都要来树下举办一场祭祀仪式。摆上祭肉祭酒，焚香化纸，祈求祖先亡灵的保佑。保佑家里的人健健康康，保佑寨子的人和睦相处，平平安安。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保佑新婚夫妇早生贵子。保佑莘莘学子金榜题名，等等。总而言之，遇到好事要谢祖，碰上坏事要驱邪，不一而足，包罗万象。

每年，枫树下总是香火不断，福音缭绕。沿着香火的指引，走进洋溢着浓郁苗族风情的沃里坪，带着敬畏与虔诚，去挖掘这方土地的历史文化，你便会发现枫树图腾崇拜与苗族的渊源，与沃里坪人的渊源。在沃里坪，枫树是图腾，人们把枫树作为崇拜对象，相信自己的命运与枫树有密切的关系。不论何时何地，不论发生了什么，枫树图腾都会和他们站在一起，成为他们的保护神。

在枫树下久久伫立，听龙清化老人讲这片枫树的前世今生，仿佛置身于一个宏大而又虚幻的场景。记得是1978年，沃里坪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在春天的气息悄然弥漫的时候，才心花怒放。在比秋山下，在阡陌之上，在现实与传说之间，构成美丽的图景，以一种昂然的姿态和饱满的热情迎接万物复苏。蓄积了一个冬季的雨水宛如多情的精灵，淅淅沥沥地滴落在人们的身上，有一种晶莹剔透的冷意。这是春天的使者传来了信息。春已归来，看漫山遍野，袅袅春幡。在猎猎招展的春幡的引领下，沃里坪人又开始了春天的忙碌，像那些返青的草，贮满了力量，并孕育着新的希望。

“开秧门”的这一天，沃里坪人早早就出了门，向寨中的枫树聚集。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正午时分，虔诚的沃里坪人便开始在枫树下举行“开秧门”仪式。“开秧门”是苗族农业生产的一个传统习俗。开春之后，择吉日插秧，插秧前举行开秧仪式，酬过稷神，预祝秋季水稻丰收。

仪式开始，由主持仪式的寨老和巫师吟诵祭词，大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陈述心愿，说当天是良辰吉日，大家来开秧，愿老祖宗赐予幸福，给予智慧，给予力量，保佑全村平安，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二是表述对树的崇敬。树是生命的象征，幸福的象征，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树木，破坏生命，否则不得好报。之后，巫师在枫树旁杀只公鸡，把鸡血一滴一滴地涂抹在铜鼓和枫树上，其余的血全部滴进酒碗中。巫师先给枫树敬上一碗酒，然后每人分一盅酒一饮而尽。随着浑厚铿锵的铜鼓声和悠远明快的唢呐声响起，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围绕着枫树形成一个圈，且歌且舞，默默地祈祷，手拉着手，周而复始地旋转。随后，主祭巫师卜卦，测开秧吉地，开秧“秧官”受封、敬神、谢礼。众人在巫师的带领下，转场到开秧吉地。整个“开秧门”仪式结束。

这古老的习俗和旋转的舞蹈，把一个民族的感情联系在了一起，把一个民族心中的神圣和山水联系在了一起。人们带上一份真诚，去追逐希望，憧憬明天。

龙清化老人还清楚地记得，自从那年举行过盛大的“开秧门”仪式后，沃里坪人就再也没有在枫树下举行过任何重大的集体祭祀活动。但个体的祭祀却屡见不鲜，以至于常年都可以看见浓密的树枝下，香火在袅袅升起，伴随着当事人的意志和心愿，在枫树构筑的人性神庙里，祈求枫树图腾赐予幸福和平安！

作为人性神庙的建构者，枫树用它们宽阔的胸襟和无限的爱给我们传达了太多的历史信息和沃里坪人的心灵史。所以，当我们走进这座人性神庙的时候，都可以抚摸到那些用情感和热血构筑的美好过往与伤心记忆，并能触探到历史的体温，也必然会留下我们或清晰或模糊的指纹。

在沃里坪，枫树的人性神庙中的每一根枝丫，每一片叶子，每一次分开和交集，都隐藏着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头

有尾，跌宕起伏，另有细节藏在其中。当我们走进这座人性神庙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计算，它究竟跨越了多少个细节，跨越了多少个人物和事件，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叁

初春的腊尔山上空，随着巨雷一遍又一遍地滚响，闪电以无比的锋芒瞬息之间将云层撕开一道又一道弯弯曲曲的口子。滂沱的春雨从口子间落了下来，落在地上能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地上顿时升腾起一层迷乱的烟雾。就这样，干渴了许久的土地得到了湿润。在天开云散之后，人们开始了耕耘，同时也开启了山地家园的极致营造。

当造苗寨的美丽就是在这样的景象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当造苗寨只有一百多户人家，在腊尔山台地算不上一个特别大的寨子。但却是一个十分有特色的寨子。寨子依山而建，充分利用复杂多样的地形，因地制宜，把房屋建在陡坡之上。偶有几幢也建在山凹和缓坡地带，看上去就像一部交响中的几个不和谐的音符。那些从坡脚向坡顶延展的房子，大多采用半楼半地的半干栏式建筑结构，一边架空，一边置于陡坡之上，这样，既可防兽也可防潮，更重要的是，在节约田土的同时，还能轻松自如地应对各种不规则、不平整的山地走势。这样，就使整个寨子和自然一起，形成了有山有水有树有田有人烟的理想格局。千百年来，当造人就是倚靠这些依山而建的房屋，装载着自己的生活梦想。

除此之外，更让当造人津津乐道的是山上的那些漆树。许多年前，也就是大炼钢铁的时代，寨子四周的山头上生长着大片的漆树，这些漆树曾经被当造人称为绿色银行，是他们发家致富，增加收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每到割漆的季节，漫山遍野都是人。

他们用锋利的刀割开漆树的皮，让洁白的漆浆流出来，然后流进碗里。这些洁白的漆浆在太阳的朗照下会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这样的努力，表达的是当造人依靠漆树获得富裕的强烈愿望。然而，遗憾的是，大炼钢铁运动兴起，当造人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大炼钢铁，漆树作为一种燃料被砍伐殆尽，大片的漆树毁于一旦。这座曾让当造人引以为豪的绿色银行从此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岭。这些漆树的消失，不仅断了当造人的经济来源，还断了整个寨子的人畜饮水。因为没有了树木涵养水源，造成大片的禾田干枯，河水断流，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这是让当造人无法接受的现实，但他们又不得不面对。

对于漆树，老一辈的当造人有着无法抹去的记忆。

怀着这份记忆，龙成和老人会经常去山上走一走，看看自己亲手栽下的那些漆树长势如何，有时候也和它们说说话，说来年的希望，也说晚年的孤独。他相信那些漆树是有灵性的，懂得他的心思。

他要让这些漆树重新涵养出丰沛的水源。

他见证过漆树作为经济林木的繁盛，也经历过漆树作为燃料炼造钢铁的衰落。因为感念漆树的好，所以他在余生之年时时梦想着寨前寨后的山坡上重新披满漆树的绿荫。于是，他便邀约寨中的留守老人上山植树，坚持不懈，一植就是几十年。每年几十棵，几百棵，几十年就成了一片森林。眼看着那些刚栽不久的树苗吐露新芽，那些经历了光阴浸润的树干开始丰腴和饱满，他感到十分欣慰，一种自豪感便油然而生起。

那些在山风中摇曳的漆树，在蓝天的背景中，透出勃勃生机，从山下往上看，棵棵将头伸进天空。到了上面，才有了枝叶，很拘束地抱成如拳的一团。大风吹过也听不见林涛，看不见摇动。看得久了，就会觉得它们正傲慢无声地从山脊上走下来。

村寨里，一幢幢盖着黑瓦的木屋显得倔强而苍老。在房屋与房

屋之间，照例生长着一棵棵根枝如虬的百年枫树。古老的枫树顶天立地。古老的枫树是一面旗帜，它们在昭示着风的方向和当造人的梦想。

从枫树繁盛的枝叶间，传来布谷鸟不知疲倦的悠长鸣叫。走进寨子，我就受到了龙成和老人真挚的邀请。他在院子里的铁桶中搅动着什么，见我进来，忙把铁桶盖上。我有些不解。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便急忙解释说他正在搅生漆，就是刚从漆树上割下来的漆，而这种漆是会使人皮肤过敏的。我笑了笑，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和他说话间，从屋里走出一个后生，三十开外的样子，他拿了把椅子让我坐，我就和他闲聊了起来。话题也无非是地里的庄稼，山里的漆树，或风土人情之类。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他们还会关心什么。当我谈及寨子的历史时，话题便开始模糊起来，变成了一种不可信又不可不信的传说。

我问后生是不是知道屋后的山上曾有过大片的漆树林。他说在小时候，确实有过大片的漆树。听老人讲，漆树林中还住着一对金鸡。有一天，寨子中的一个年轻人犯下了罪孽，他用鸟枪向那对金鸡开了两枪，没打中，但金鸡却受到了惊吓，就从林子中飞走了，从此，漆树也就慢慢地消失了。说到这里，我看见后生的眼光开始变得迷茫起来。龙成和老人在一旁不言不语，他心中似乎有一种仇恨，而这种仇恨却无法用语言表达。

晚饭后，太阳还未落山，龙成和老人重新坐在漆树下，嘴一张一合的，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也好像是在唱歌。但没有人能听懂他到底在唱些什么。洁白的漆浆从碗里溢了出来，和老人含混的歌声一起，打湿了脚下的青草。

在夜幕降临之前，我与龙成和老人下了山，回到了寨子。回寨的路上，我看见一块似曾相识的石头，它多么像我意念中的一块墓碑。当一切都沉沦陷落之后，它就会让我们记住：漆树与阳光和水

一样，都是值得我们去珍视与呵护的，它们是生命，是赖以生存的家园。

肆

地哪是苗语，汉名叫水田坝。这是一个形象而富庶的名字。从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那些生长在坝子上的庄稼是如何的葱绿和繁茂。过去的瘠薄山地，如今已是地哪人的美丽家园。

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正是水稻抽穗的季节。站在它们中间，我清楚地听见了它们抽穗的声音，这种天籁般的声音是那样生动和悠扬，像清爽的春风直抵我的心田。我知道，这是响彻生命的音乐。

站在田坝上，我可以看见西面山坡上的那棵高耸入云的枫树，它傲然挺立，在次生森林间随风独舞，在夕阳的余晖中构成一幅美丽的剪影。我不知道这棵树到底有多大年龄了。当地的人也说不清楚，他们只知道那棵枫树和村寨一样古老，少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我的记忆中，我小时候看到它就很大很高了，现在看到它依然是那么大那么高。几十年过去了，它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它仿佛早已成精。而成精了的大树是不需要再长躯干了，更多的是要休养生息，历练精气，锻造心智，用仙风道骨之身护佑膝下的臣民。

千百年来，地哪人正是在它的护佑下走过了无数坎坎坷坷，躲过了无数风风雨雨，从而过上了现在平静幸福的生活。也正是因为这样，它和那些千年古树一样才得以存活下来，它们就像一个个坚强勇敢的战士，义无反顾地坚守于寨子的边缘，保卫着地哪人的幸福平安。

从这棵枫树旁边的一块石碑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地哪苗寨的地标，作为苗族人的母亲树，枫树在地哪人的心中仍有着至高无上的

荣耀与尊严。那块清朝咸丰年间的石碑是麻氏兄弟为了保护山中的树木而立的，碑上刻有“此山封禁”四个大字。

今天，当我伫立在这块石碑前，我深深地感觉到这四个字依然具有穿透时空的力量，它就像一条魔咒，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都在制约着人们的行为。这是地哪人的骄傲，也是地哪人最宝贵的财产。以至于地哪的村主任在向我介绍那些高大挺拔的树木的时候，语气中充满了炫耀与自豪。他说，去年，一个福建人用10万元人民币想把枫树旁边的两棵杉树买走，但被地哪人婉拒了。我特意实地查看了那两棵杉树，它们就像一对恩爱夫妻，相依相偎地玉立在万木丛中。也像一对守望者，守望着世事变迁，季节轮转，人们安居乐业。

地哪人就这样拒绝了金钱的诱惑，从而又开始了新一轮生态意识的接力。就像那些灵动飞扬的山歌被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来，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

事实也正是这样。许多年来，地哪人一直把那棵枫树看成内心的神灯。正是在这盏神灯的指引下，地哪人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他们根据树叶颜色的四季变换，来判断庄稼的播种期和收割期。当树叶由黄转绿，就意味着田地可以翻犁了，种子伴随着春天的新鲜气息又一次回归土地。当树叶由绿转青的时候，庄稼开始抽穗了，地哪人就会走向田间地头，用心去呵护它们。直到树叶由青转红，地哪人的心才慢慢地轻松下来，因为收获的季节已经到来了。这样的色彩转换，就像一台天然的时钟，有着精准的刻度。地哪人就是站在这样的刻度上耐心而细致地梳理着自己的日子。

就像那对把家安扎在枫树上的喜鹊梳理着自己的羽毛，周而复始，不厌其烦。它们与生俱来的喜气无疑影响和感动了很多的人。在地哪人看来，那对喜鹊给他们带来了福祉和幸运，带来了美好的祝福。所以，在地哪，喜鹊和人开始了和谐相处，开始了相依相

存。可是，有一天，一个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外乡人，悄然爬上枫树，试图把安居在树上的那对喜鹊捕捉下来，成为他盘中大餐。但是，让所有的人都无法想象的是，就在这位捕鸟贼快要接近喜鹊窝的时候，一向温柔谦和的喜鹊开始了疯狂的反击。一场视死如归的保卫战在茂密的树枝间发出了骇人听闻的尖叫。喜鹊机敏而又果断地把它们的利爪伸向对方的眼睛，刹那间，两颗黑色的眼球被挖了出来，随之而来的是捕鸟贼声嘶力竭的喊叫。就这样，捕鸟贼从高高的树上摔了下来，触地身亡，成为这棵神树永远的祭奠。

在地哪人看来，这是神灵的暗示。那个捕鸟贼命归黄泉纯属咎由自取，因为他不知天高地厚，冒犯了神灵。他理所当然要受到神灵的惩罚。

可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来自今年5月。也就是我站在田坝上凝视着那棵枫树的时候，我清楚地看见它枝叶稀落，黯然神伤，它似乎在慢慢老去，甚至有向死亡回归的颓废倾向。地哪人告诉我，是因为去年春上的一场强烈雷电把它劈伤了。而我更愿意相信是因为它的长年坚守而引起的过度疲劳；抑或是为了保护晚辈而选择了挺身而出。它知道，在身边的次生森林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人们对它的希望太高太沉，而它已无法承载起人们的这些希望。在走过了无数风风雨雨之后，它似乎很累了，它需要休息。而死亡就是帮助它解脱疲劳的唯一方式。

据我所知，在那棵枫树即将死去的时候，地哪人积极应对，到处求医访药，培填沃土，浇灌泉水，想尽各种办法竭力救治，甚至请来了巫师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接龙”盛典，试图借助天兵天将的力量来遏制住它的颓势。遗憾的是，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能挽留住它的生命。人们用心挽留不住的，用手又怎能挽留？

但是不管怎样，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在它倒下之前，它依然是地哪的象征，依然是地哪人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王者。

在向它致以最后一个举手礼之后，我知道，我就要离开它了。时值黄昏，穿过一排黑瓦木房的阴影，我看见屹立在山坡上的它正在竭力地展开枝丫，表演最后的舞蹈，仿佛在对即将熄灭的天光倾诉它形将枯竭的生命密语。一切都美丽绝伦，就连那些清脆的狗吠声与山谷的回应也显出一种永恒的和谐。在月亮从山的背后升起来的时候，我清晰地听见这种和谐的声音已融入我的步履，融入我的骨髓。

伍

在我进入丹寨县麻鸟苗寨之后，这个深居在高山之上，至今仍保存着古老淳朴风俗的苗族村寨，给了我视觉上的强烈冲击和心灵上的极大震撼。这样的冲击和震撼来自他们激越悠扬的芦笙曲调与蹁跹灵动的锦鸡之舞。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一群深居简出的山地子民，为何会有这般激荡的情致和开放的心态？作为一名生长在黔东北丘陵山区的苗族后裔，我没有理由不对生活在高山之上的麻鸟同胞，对他们的勇敢、坚强和乐观表示我的敬意。

锦鸡之舞源自丹寨县排调镇境内，流传于苗族“嘎闹”（意即鸟的部族）支系中穿麻鸟形超短裙服饰的排调、也改、加配、党早、麻鸟等苗族村寨。传说锦鸡帮助这些村寨的苗家人获得了谷种，所以，锦鸡就成了他们的命运吉星。于是，他们仿照锦鸡的模样装扮自己，并模拟锦鸡的日常步态，在芦笙的伴奏下，跳起欢乐的舞蹈。女性舞者头上的锦鸡银饰跃跃欲飞，银角冠一点一摇，绣有锦鸡图案的腿边花带一飘一闪，百褶裙边的洁白羽毛银浪翻飞，双手于两侧自然放开，悠然摇摆，翩翩曼舞中，把锦鸡的千姿百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样的苦难际遇和恶劣环境中，麻鸟人把对生命的最后一丝信赖交给了锦鸡，交给了勇于在天空中飞行的精灵。他们试图在纯净的天空中找到一片让灵魂安息的居所。于是，他们开始了对鸟的顶礼膜拜。这可以追溯到麻鸟人的古歌唱述的蛮、鹳宇鸟孵抱十二个蛋的神话时代。在麻鸟人的神话传说中，是蛮、鹳宇鸟孵抱十二个蛋孵化出人类祖先姜央，以及其他各种物类的耆祖。在他们最古老的家乡，即在太阳升起的地方，飞禽像星星一样缀满了天空。锦鸡便是麻鸟人的始祖。

我们知道，当一个民族在物质上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总是渴望从艺术上找到宣泄情感的出口。于是，麻鸟人在简单枯燥的生活中开始了对锦鸡的模仿。是活泼可爱的锦鸡给了他们舞蹈的灵感，给了他们艺术的启示。对外面世界的人来说，锦鸡之舞只不过是一种显现民族文化的舞蹈形式，而对于麻鸟人来说，锦鸡之舞则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诠释与交代。

在麻鸟人开始他们的锦鸡之舞的时候，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锦鸡之舞会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成为万众瞩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国家保护起来。这是一个民族汗水和智慧的结晶。

面对绚丽的锦鸡之舞，面对那些灵动的舞者，我深刻地体会到一种遥远的神圣感。在我看来，锦鸡之舞中蕴含的那一缕精神线索，就是麻鸟人对生命和家园的呵护与坚守，是一种倔强的力量，是生命的原始冲动与理性信仰相结合的产物。

从这种原生态的舞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麻鸟，一群生活在高山之上的子民依然延续着自己古老的生活习俗，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生命原则。我相信，外面的人永远也无法理解麻鸟人对于锦鸡的崇拜和舞蹈的热爱，以及这种热爱给他们带来的那份喜悦，那份自由和那份浪漫。也正是这种热爱使得他们依然停留在世界之外。这里的时间在按照自己的流速滑行。尽管，因为锦鸡之舞的名

声远播，使他们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们的生活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们渴望让自己的文化与世界共享。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被那些好奇的目光牵引着走进一条陌生的世俗峡谷，并在这里感受到被预设的困境挤压的痛苦。他们依然固执地守望着自己的信念，守望着那片离天很近的土地。

这是麻鸟人的锦鸡之舞赐予我的幸福时光，它让我产生了一种恋爱般的感觉，也让我深深地感觉到了人与鸟的和谐相处是多么诗意与激情，是多么庄严与高贵。

在这样的诗意与激情中，怀着一种神圣的归依感，我深刻地感受到了鸟类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侵蚀般地渗透与扩展，是默默地承受与坚持，像阳光雨露对土地和庄稼的无声滋润与呵护。这样的力量无边无际。

从这个认识层面上，我以为，锦鸡之舞不仅仅是一种舞蹈，它已经超越了舞蹈本身，而成了人类共同的财富。同样地，它也超越了历史时空，而暗合了当今社会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主题。由此可见，麻鸟人的锦鸡之舞有着无可比拟的预见性与亲和力。

在麻鸟，当我领略到锦鸡之舞放射出来的无限魅力的时候，我真的被感动了。我希望这种感动能够恒久地持续下去，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都能主动地加入到锦鸡之舞的欢快之中。

与鸟共舞。在这清澈的世界里，有着无数的鸟在飞翔，那是一颗颗给人以寄托，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希望的繁星，清冽而晶莹。那忽闪，那迸射的银辉照耀在大地上，一切就都变得透明起来，那应该是生命永恒的闪耀。我希望一幅人与鸟和谐相处的锦绣图案能够永远镌刻在故乡的土地上。我希望锦鸡之舞能够成为我们共同的舞蹈。

在领略了锦鸡之舞的优美与浪漫之后，我一直认为，锦鸡之舞表现了苗族人民温和娴静的性格，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友好的精神

状态，凸显着苗族人民古老而绚烂的美感追求，是民间舞蹈中一枝烂漫的山花。

于是，这枝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山花，经过麻鸟人的努力，最终走出大山，在世人面前得以惊艳绽放。从此，穷乡僻壤的麻鸟苗寨以一种极其古老的艺术样式令人刮目相看，声名鹊起，吸引了外界的眼球。人们不顾路途遥远，不畏山高水险，慕名而来，乘兴而去，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旅游热潮。这是文化助推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

陆

在去芭沙苗寨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枪手部落，芭沙人的生活状态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们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迎接我的造访？

当然，我也知道，在商业旅游的挟持和忽悠下，芭沙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它原生态的形象和气质。在电视里，或在路边的广告牌上，芭沙的神秘性和内敛情怀已经被城市人和互联网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钱味。这种夹杂着时代气息的金钱味异常强势地游弋于芭沙人的生活中。和与生俱来的雾气、山岚气、骨气、药气，甚至血腥气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难以名状的气息，影响着芭沙的神经和味蕾。

然而，正是这种特别的气息牵引着我们一路前行。

但我并不是观光者，我是省亲人。在饱尝了从江香猪的鲜味之后，我开始了芭沙之行。芭沙离从江县城的实际距离并不远，但因为是峰回路转的山道，车子要在山道上绕来绕去，一直要绕到高高的月亮山顶。就是在那个高山上，芭沙像一位羞涩的新娘，掀开了神秘的面纱。也像一位潜伏了千年的枪手，从茂密的森林里带着满

身绿意走出来，站在一个孤寂的阵营里，成为人世间越来越弥足珍贵的另类。风雨过处，和我热情相拥，互致贺词。见到亲人，我当然是用母语表达。尽管难懂，也有些生分，但我的母语犹如千年的暗号，一旦对上了，我就获得了进入芭沙的通行证。

芭沙的“芭”字，在当地念作（biā），苗语的意思是草木繁多的地方。对于没有去过的人来说，绝对是个神秘的地方。芭沙位于海拔五百多米的月亮山上，五个自然村寨，五百多户，两千多人口。千百年来，芭沙人一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所以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奇特的民风民俗，甚至与其他地区苗族的风俗都有很大区别。正是因为这样，芭沙近年来已然成了游客和背包客的新宠。

芭沙苗寨，属黑苗，衣服都是青黑色的。他们自己种植棉花，自己织布，自己印染，自己缝制。其布料由棉纱、牛筋和蛋清制作而成，面质僵硬，摩擦时会发出沙沙的响声。这种布料应该不会很保暖，但有显著的防雨功能。

世居于此的芭沙人，自称为蚩尤的后裔，以“滚”为大姓，兼有吴、石、王、梁、潘、唐等姓氏，是一个信仰树神、太阳神的原生部落。芭沙女子盘发于顶，插木梳，身着黑色对襟衣、百褶短裙，配以色彩鲜艳的刺绣。芭沙男子身着黑衣黑裤，出门身挎腰刀，手牵猎狗，肩扛猎枪。

到芭沙之前，我对芭沙的想象完全是商业化的，有着太多的旅游商品和讨价还价的嚷嚷与吆喝。但我到了芭沙之后，我才感觉到，芭沙人正陷入两难之境。一方面，为了发展旅游，他们主动融入市场，被商业气息笼罩。另一方面，他们仍然赓续着往昔的生活，还像祖先那样，依从心灵的声音休养生息。从滚姓的家规，我们就可以感知到他们的内心是多么地平静，他们的欲望几乎没有沸点。“见利思义，见水思源，见难思忠，见德思贤。”这看似简单的

十六个字，却道出了芭沙人的道德操守和做人原则。俨然四句真经，四条戒律，时时刻刻规范着芭沙人的言谈和举止。是芭沙人的行动指南和行动纲领。

到了芭沙，我终于明白了芭沙人为什么是政府允许带枪的少数民族之一，这源于他们生活在高山深处，祖祖辈辈靠打猎为生。只是近年来猎物越来越少，不得不靠开垦山田来维持生计。于是猎枪大多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留在大山深处，“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因而得名。芭沙人也就顺水推舟，为游人们表演各种持枪动作，顺带搭上芭沙男孩镰刀剃头的成人礼。

尽管芭沙人的演出有点取悦之嫌，带有一定的商业意味，但他们的表演却是原生态的。他们扛着鸟枪，吹着芦笙，从森林里来，从田野里来，从丰收的喜悦里来，从婚庆的喧闹里来，一招一式，一唱一舞，没有做作，没有粉饰，自然而本真。这样的表演，活泼、灵动，就像他们发出的枪声，久久地在我们的周围回旋。

然而，把成人礼的“剃头”仪式作为一场戏来表演，则让我有些大失所望。为了赢得掌声和欢呼，芭沙人竟然把一个庄严的仪式弄成了噱头。其实在芭沙人的生活中，成人的“剃头”礼是庄严而神性的。芭沙男孩在年满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要由德高望重的长辈为其“剃头”。该男孩剃完头，然后挎上猎枪，就是成年人了。芭沙人的发型是有讲究的，头部四周剃光，顶部挽着称为“户棍”的发髻，意为命脉，是联系祖先蚩尤的纽带。然而，让芭沙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发型正暗合了当今时代的潮流和风尚。现在城市里的许多年轻人都剪着这样的发型。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模仿。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时代与时代相连，历史与历史轮回，仿佛是个圆，你看似走得很慢，其实，也许，你正走在最前面，又回到了原点。芭沙人的发型不正是走在最前面吗？

由此可以看出，在商业旅游和神性祭祀之间，芭沙人正面临着

两难。这是一个时代的症结，它以摧枯拉朽的态势瓦解着芭沙人的心理防线和情感基础，让这个千年来一直深锁在大山里的部落不得不改变固有的恒速，踏着时代的节拍，跳起狂热的舞蹈。

当“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世界上最后一个枪手部落”“地球上最神秘的21个原生态部落”“人一生必到的55个旅游目的地”“中国单身者十大旅游胜地”等荣誉称号标签一样加冕在芭沙苗寨的额头上之后，芭沙的宁静之美就显得有些矫情和虚幻了。那些原本十分清新的空气也不可避免地感染上了城市的病菌。

是的，不可否认，今天的芭沙人正在无可奈何地在金钱和物欲的牵引下，在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好奇和惊叹中，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以至于，只有一米五几高的头号枪手滚元亮在不经意间被一位远道而来的德国姑娘青睐，认为他是男人中的男人，一定要嫁给他。但不管结果怎样，滚元亮和他的芭沙从此有了国际声誉。

我在芭沙的石碑前和滚元亮照了一张合影，他右手握着枪，左手叉在粗短的腰上，神情淡定，豁达大度，看上去的确有几分神武。这种神武是灵动的、神性的和内在的，与那种身体上的高大强壮有着本质的区别。就像我站在他的旁边，尽管比他高，比他魁梧，但却少了他的那份豪气，那份勇敢和坚定。这就注定了，在芭沙，我只能是他的附丽，是他的一片绿叶。所以，我迫不及待地请他和我留影，以表达一个粉丝对他的敬意。

和所有的芭沙人一样，滚元亮的家也是安置在山腰上，两层楼的吊脚木房，木板铺地，踩上去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因为是厨房和客房没有隔断，所有的生活用具都堆放在一起，所以，整个房屋都显得比较零乱。他的78岁的父亲正坐在一张简易的板凳上看电视，一台老旧的电视正在播贵州电视台一频道的节目，是一个抗日电视剧，每当枪声响起，电视画面就会闪现点点雪花，似乎在应

和枪声的场景。但老人还是看得非常痴迷，直到我提到那支挂在木壁上的猎枪，他才慢慢地转过身来，和我聊起了那支猎枪和屋后的那些树。

在芭沙人的心目中，树和人的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人在去世之后，是通过树进入天堂的。树是亡灵进入天堂的阶梯。对于芭沙人而言，祖先传下来的惯例是千百年来族群保存的精神支柱，在他们看来，生命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一个人出生，表明祖先魂灵以肉体形式来到世界；一个人去世，表明祖先魂灵回到远祖中去。生与死只不过是灵魂与肉体的交替罢了。于是，每当寨子里诞生一个孩子，他们就种下一棵树，让这棵树陪伴孩子生长。当一个人死去，就要包下那棵树，架起他魂归故里的桥。在密林深处埋葬死者，并消除掉他在世上的一切厄运，同时在死者的身上再次种下一棵树，生命便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开始。

也许，老人预感到自己进入天堂的时日不多了，所以，他时不时要去看看那些树，那些树和他风雨同舟，陪伴了他几十年，像亲人，知他冷暖，解他忧怨。像朋友，拔刀相助，护佑平安。在众多的树木中，那棵高大挺拔的枫树成了他的生命树，他深情地抚摸着它，凝望着它，在和它窃窃私语，仿佛是在向它探听天堂的消息。他知道，在不久的某一天，一旦睡去，就再也不会醒来。

滚元亮并没有理解父亲的心思，他对父亲的早出晚归有些责怪。作为芭沙的头号枪手，滚元亮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了表演上。他要不停地和游客照相，还要参加每日一次的集体演出。他是头号枪手，他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演出的主角和看点。所以，他每天都跳上跳下的，一副很忙的样子。善良的父亲也很理解他，每次对他的责怪都假装充耳不闻，其实内心却在流淌着酸楚的泪。

在芭沙，只有树才能够理解一个老人的所思所想。

在与老人的交谈中，我意识到，在芭沙，一个人的生死，其实

就是枪邂逅了树。枪是手段，它维系一个人的生；树是目的，它见证一个人的死。

这是芭沙赋予我的最朴素的生死观。

柒

在上述的这些苗族村寨中行走，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苗家人对生态的爱护与尊重，也正是这种对生态的友善，激发出了他们无与伦比的生态智慧和生态哲学。千百年来，这种生态智慧和生态哲学，在苗族议榔组织的维系下，得以不断传承与弘扬，从而使苗族的人文和自然始终保持着和谐与相容的最佳状态。

在贵州的许多苗族村寨，凡是涉及生态保护的村规民约，都是通过议榔来民主拟定和实施的。议榔，既是立法组织又是执法机构。议榔的职能是管理苗族社会，组织经济生活，解决民众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其主要形式是通过会议来制定规约。规约一旦制定，就要永远遵守，不得反悔。遵守规约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祭酒议事，一种是歃血盟誓。就是通过举酒和歃血对天地、对祖先、对神灵发誓，永远遵守规约。一些重大事项的规约，还要刻碑为记，以铭后世。

苗族人的生态智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得以呈现和传承的。

在自然生态保护方面，议榔的规约都有条文，如严禁污染河道，严禁乱砍滥伐，严禁捕食鸟兽，严禁在风水地中掘坑打岩等。违背规约者要受到惩罚。惩罚的方式，轻者，赔礼道歉；稍重者，罚款、道德谴责；再重者，除籍甚至逐迁，不允许在原村寨居住生活。在处罚时，若有不服者，可请“神判”，即在祖神或其他有关主事的神灵面前发誓诅咒等。正是因为有了议榔的约束和监督，才使苗家人永远保持着关爱自然生态的热情与自觉。

从这个意义上讲，苗家人的生态智慧，其实是一团绵延不灭的火焰，照亮了过去，照亮了现在，也必将会照亮未来。因为，在历经了千年的筚路蓝缕之后，苗家人已接受了天地的召唤，不仅是蚩尤的后代，更是大山的子民。他们早已与脚下的山川大地和头上的蔚蓝天空浑然一体，生生不息！



苗族

贵州是苗族人口最多的省份，苗族又是贵州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苗族已有450多万人，遍布全省，以黔东南、黔南、黔西南、毕节、安顺等市州最多。苗族源于黄帝时期的“九黎”，尧舜禹时期的“三苗”，商周时期的“南蛮”“荆蛮”，两汉时期的“武陵蛮”“五溪蛮”。元、明、清以来，“苗”从若干少数民族混称的“蛮”中逐步脱离出来，作为单一民族的族称出现于文献，成为族称。

好大一棵树

韦昌国

一、翁昂祭树

走进黔南的布依族山村，满眼绿色扑面而来。这些古老的村落，大都背靠青山，面对蜿蜒的小河。早春时节，河水清浅，捣衣妇的棒槌声，孩童戏水的笑声，响彻山野，延续了千年。

布依山村的青山绿水从哪里来？除了上天的赐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人们对自然的保护。千百年来，这种敬畏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生，自觉保护生态的意识，已上升到对神明顶礼膜拜的程度。在荔波县的翁昂乡，我目睹了当地布依族群众祭祀树木的活动。

那时是2006年初夏，就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专家来到荔波对“中国南方喀斯特”进行考察后不久，我和几家媒体记者到荔波县采访，目的是通过新闻宣传，为荔波喀斯特申报世界自然遗产“造势”。在完成面上的采访后，我们走进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茂兰保护区腹地，感受着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期望发现山区人民保护自然、积极配合全县“申遗”的亮点。

翁昂乡是茂兰自然保护区内保护面积最大的乡镇，管护面积8078公顷，占保护区面积的2/5，境内峰丛密布，山头郁郁葱葱，

山间有很多布依族村寨，散落在青山绿水中。这天上午，我们到达了翁昂乡拉内村江风组，正巧赶上了当地布依族村民的祭祀活动。我问陪同的县委宣传部同志，这是不是配合宣传而特意举办的民俗活动？话中之意，就是怀疑其中是否有“作秀”的成分。宣传部的副部长莫雄亮笑着说：“今天是布依族传统节日，这里的布依族同胞不仅要祭拜祖先，还要祭拜山水，这样的活动年年都在举办。”听了他的介绍，我在心里暗想，自己真是“想多了”。

我们来到村口，这里已聚集了一大群人，除了村里的男女老少，还有很多游客。我拿着相机从人群中挤进去，看到七八个身穿红、黄、白、紫各色道袍的村民，头戴木制“鬼脸壳”（面具），手拿木制的刀、枪、剑、戟，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围着一棵腰缠红布的大树又唱又跳。香火缭绕中，领头的祭师口中念念有词，七八个祭祀者朝着大树作揖、叩拜。看着他们一脸的严肃和虔诚，围观的游客全现出了惊讶的神色。

村干部介绍说，这棵直径0.5米、高20多米的篾杉树，是江风组的“保寨树”，每年的“六月六”，村里都要来祭拜，目的是祈求树神保佑平安，迎来五谷丰登。祭树仪式简朴而庄重，祭师们神色肃穆。供品有猪肉、水果、糍粑、花生、葵花、茶叶等十几种，都放置在竹编的簸箕里，供奉在树下。

大约20分钟后，祭祀“保寨树”仪式结束。由大祭师领头，举着纸扎的旗幡，几名祭祀者紧随其后端着供品，沿着村中小路前行，边走边敲打着手中的锣鼓，祭师用布依话念着咒语，一路祭祀着山神、水神、土地。

作为在布依山村生长的人，我完全明白并理解这样的活动。因为这是布依族人图腾崇拜中“多神论”的体现。在布依山寨，山、水、树、石、洞等，都是保护神。这样的祭祀活动，表达了布依人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畏，以及对大自然的感恩之情。

整个祭祀活动结束后，祭师们纷纷卸下了装，我拿起一个面具仔细看了看，用布依话问名叫何李安的祭师，是否每年都由你当大祭师？何李安说：“苗赖都故（每年都做）。”问他刚才戴的面具是“土地”还是“判官”还是其他的角色，他说这就弄不清楚了，总之是上辈人传下来的，有好几百年了，平时都珍藏在家里。几名记者又问他：“你知不知道喀斯特？”这位 66 岁的布依族老人仰着头想了一下，最终摇了摇头。

他当然不知道这原本是南斯拉夫一个高地的地名，更不知道“喀斯特”一词作为世界通用的石灰岩地区的一系列溶蚀作用过程和产物的名称。喀斯特地区生态脆弱，土层薄，植被稀少，石漠化现象严重。中国喀斯特地区形成一厘米厚的土壤需要成千上万年，在这样的环境下，植物、树木生长的艰难可想而知。布依村民的祭树活动，是在与自然长期共生共存中深感植物的珍贵而采取的保护行动，并且代代相传，被赋予了神秘色彩。

我们又问：“那么自然保护区呢？”何李安这下笑了，说：“保护区就是不准进山砍柴，不准去打猎，不准烧火土，这个我们有村规民约，鸟枪早在好多年前就上交了。”说完，他应我们的请求，用汉语唱起了祭树仪式中的一段唱词：“一拜神树万年青，二拜神树保森林，三拜神树保龙井，四拜神树保禾苗，五拜神树保人民，六拜神树保四方……”我们和在场的人听了，全都默默叹服。

江风村祭祀树木的活动，来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自古以来，翁昂地区是一片莽莽苍苍的喀斯特森林，林区人烟稀少，猛兽众多，昆虫遍地，境内虽无大江深峡，却是溪流潺潺，随地见井。这里的人皆知溪流和泉水来源于这片原始森林的涵养，所以十分珍爱，更对周围的原始森林给予精心的保护与虔诚的敬畏。相传几百年前，翁昂连年大旱，水源断流，庄稼颗粒无收，村民饥渴潦倒。当年农历六月四日起，江风一带几百男女老少集体跪拜干枯的双龙

井，连续三天，直到六月初六，东方破晓，大地苏醒，突然一阵惊雷，山风呼啸，久违的大雨从天而降，甘霖洒遍山山岭岭，旱裂的农田积满了水，双龙井顿时清泉涌出。暴雨过后，寨老带领村民移栽一棵篦杉树于双龙井前作为纪念，以表达对上苍赐水拯救万物的感谢。此后，江风一带村民每年六月初六都来祭祀这棵神树，代代相传直到今天。祭师何李安当天率领村民祭祀的那棵篦杉树，树龄据说已有 300 多年。

在江风村采访结束后，当天下午，我们又到了水利乡水利村、瑶山等乡村，同样看到了类似的祭祀活动。当地人对自然生态的强烈保护意识，以及他们神秘而独特的祭祀活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在这年夏天，有个来自大洋彼岸，名叫桑塞尔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专家，在荔波考察时正好看到了这样的活动，深受感动，考察结束回去后不久，桑塞尔博士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了详尽的考察报告。而这份报告，对荔波喀斯特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成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二、神奇茂兰

“荔波”一词，最早见于《宋史》，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在布依族语言中，就是“美丽的山坡”。而“茂兰”，从字面上看，就是“茂盛的兰花”。从这个地名到当地盛产各种兰花的现实，让人深感惊奇，这是怎样的巧合？

要认识茂兰的神奇，首先要从一株兰花说起。

去茂兰采访前，我提前做了功课，查阅了相关资料。茂兰是一个兰花王国，植物学家们在岩石裸露的山中，发现了 150 多种野生兰花。其中有一株兰花，让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副园长、世界知名兰

花专家菲利普（Philip Yip）博士整整牵挂了 20 年。

20 世纪 80 年代初，菲利普先生有一次在朋友家做客，偶然发现花圃中有一株亭亭玉立他从未见过的兜兰。他向友人要了这株兰花回去研究，发现是一个新种，于是他在 1986 年向世界公布了这一重大发现。因这株兜兰洁白如雪，英国皇家植物园便将其定名为白花兜兰。

为了保护可能存在的野生白花兜兰，国际贸易公约将它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公约》的附录 I，绝对禁止自由买卖。菲利普博士对兰花新种的发现，自然十分高兴，但是，这株白花兜兰来自地球的什么角落？生长在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中？菲利普心中充满了悬疑。朋友告诉他，这株兰花是从香港有关部门没收的一批走私兰花中得到的。随后他与香港联系，得到的信息是这批兰花来自中国大陆的贵州、广西一带。此后的十余年中，菲利普先生一直和中国研究兰花的专家联系，希望中国同行能找到白花兜兰的产地。遗憾的是，我国兰花专家也一直没有在野外寻找到白花兜兰的踪迹。

就在中国植物学家苦苦寻找白花兜兰时，茂兰自然保护区的植物学家们也在竭力破译“茂兰”二字的密码。1997 年 5 月，科研人员在密林深处进行兰花资源调查时，意外地在一处崖壁上发现一株未曾采集到的兜兰。他们将照片寄给我国兰花研究权威陈心启教授，请他帮助鉴定。陈教授看到照片顿时兴奋不已，亲自赶来茂兰考察。翌年，我国另一位兰花专家吉占和也专程赶来茂兰，考察正在开花的兜兰。经两位专家鉴定，确认这就是菲利普先生苦苦寻觅二十年的白花兜兰。

2001 年 5 月，菲利普先生在香港兰花专家萧丽萍女士和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罗毅波博士的陪同下，远渡重洋从伦敦专程来到茂兰考察。在保护区人员带领下进入了喀斯特腹地，菲利普终于看到了生长在崖壁上的白花兜兰。此时正是兜兰开花的季节，花程从深绿

色叶丛中长出一朵顶生花，花瓣纯白，有的略带淡紫色，花中间的唇瓣是奶油黄色，看上去就像两片白色的小手捧起一轮金色的太阳，风姿绰约，艳丽无比，让菲利普和考察的植物学家们惊叹不已。

迄今为止，野生白花兜兰在全球只在茂兰发现，而且总数仅有几十株，是兰花中的顶级珍品。这种兰花对生长环境要求十分苛刻，数量非常稀少。不仅如此，在层峦叠嶂的喀斯特群山中，还生长着小叶兜兰、马兰以及被植物学家宣布已经灭绝的古梅等珍稀植物。

白花兜兰的发现，让世界的目光一齐聚焦茂兰。这个隐藏在黔桂交界处大山中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时间成为全球植物学家以及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

荔波地处贵州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的地带，常年受到亚热带暖湿气候的滋养，茂兰具有良好的森林植被，加上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为兰花的生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里的兰花种类繁多，既有人们常说的地生兰花，如春兰、蕙兰、多花兰、兔耳兰、建兰等；也有附生在岩石表面、树枝上的附生兰种类，如鸢尾兰、万带兰、馥兰；还有杜鹃兰、白岌兰、珊瑚兰、对叶兰、角盘兰等。在浓荫蔽日、阴暗潮湿的洼地里，生长着端庄秀丽的虾脊兰、让人惊艳的鹤顶兰、成片的羊耳蒜；在日照强烈的山顶，有体态娇小的石豆兰、钗子股以及像佛手托天的沼兰。而兰花生长最茂盛的地方，是在漏斗至山顶之间的坡体上，这里有亭亭玉立的蕙兰、孤傲清香的春兰……

茂兰就是兰花的海洋。而“茂兰”这个千年不变的小地名，何以和种类繁多、生长茂盛、珍稀冠世的“兰花”冥冥巧合，成了待解之谜。在这方山水里，包括黔南罗甸发现“贵州地宝兰”的地区，都是布依族和其他民族的杂居地带，其中以布依族为主。在布依族民歌和传说中，流传着很多故事，其中“马兰花的故事”尤为动人，老人们在茶余饭后或者晚上在院子里讲述这个故事，目的是

教育子孙们“要勤劳、要善良”。

我小时候在布依山寨，就听母亲多次讲起“马兰花”的故事。大致是：姐姐大兰长相丑陋而懒惰，妹妹小兰美丽聪明而勤劳，姐姐因为嫉妒而设计害死了妹妹，最后在花仙子的救助下，妹妹得以复活，与意中人终成眷属。这个故事让我终生不忘，至今还记得呼唤花仙子的咒语是：“马兰花，马兰花，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然后马兰花就开了，并快速地飞过来救人。而如果是心地歹毒又懒惰的人，无论如何念动咒语，马兰花总是不为所动。

美丽的传说代代相传，布依族地区的人民无形中对马兰花产生了无上喜爱，同时对“花仙子”产生了崇敬之情和无限憧憬。所以，他们对兰花的保护也是代代相传，也才有了“茂兰”今天的传奇。每年的端午节，为了驱邪避害，布依族人家除了在门框上悬挂青蒿、艾草、菖蒲等植物，有的会同时挂几片“剑兰”或置一盆小小的兰草，除了美化居室，更多的是祈求花仙子保佑平安。当然，也有以花教育人的本意。

在茂兰保护区采访中，我还听保护区管理局的同志说起一件奇事。这就是破解童谣预言“马兰二十一年才开花”的秘密。

我们在茂兰看到的马兰，植株比其他的马兰高大，叶片也宽阔厚实一些，但是一般人很难看到它开花。二十多年前，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冉景丞大学毕业分配到荔波工作时，听到院子里跳皮筋的孩子们边跳边唱：“一二三四五六七，马兰花开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为了破译“马兰花开二十一”的童谣，冉景丞不弃不舍地在喀斯特密林中寻觅着，二十多年的追寻期盼，踏遍青山人已老，终未见到马兰花开。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或者是自然的巧合，直到2011年，荔波纪念申遗成功5周年，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生态旅游会议在荔波召开，

这种马兰在茂兰大面积地盛开了。这使得专家们终于有了依据确定这个马兰新品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所邓云飞研究员将其定名为“茂兰马兰”。

茂兰马兰花大面积的盛开，又给植物学家们带来一个百思不解的悬念：流传千百年的童谣，为什么能预言马兰二十一年才开花的花期？为什么百里茂兰的马兰如同互相约定一样，都在2011年同时开放？它们之间靠什么传递一起开花的信息？

茂兰的神奇实在太多，它被联合国确定为“人与生物圈”的保留地，在中国的人文地理中有着多重意义，这一意义在大自然灾害中就显现出来了。其中，十多年前中国南方遭受的特大冰灾，就给了人类以严峻启示。

2008年年初，百年罕见的冰雪灾害袭击中国南方十几个省市，造成交通中断、电网瘫痪、植被凋零，仅贵州的损失就高达数百亿元。冰雪过后，国家组建的动植物学家考察队到南方考察冰灾损失，专家们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南方，那些人们引进精心栽培的外来物种，70%被冻死、折断，而走进茂兰自然保护区，这里却依然郁郁葱葱，有一株巨大的稀有植物“深山含笑”，越是冰雪天气，越是花团锦簇。冉景丞向国家考察队汇报冰雪损害就一句话：“2万公顷茂兰保护区，在冰雪灾害中物种完好，灾害损失在10%左右。”考察队走后，有人说不该如此报灾，这样会少得很多救灾款。冉景丞却说，国家要我们守好保护区，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茂兰在大冰灾中损失的10%，提供给人类防灾减灾却是90%的成功启示……

茂兰保护区森林抗御冰雪的突出能力，使人们认真反思过去只重“抗灾”、忽视“减灾”的传统观念，为未来的减灾抗灾提供一个新的思路。茂兰用无数的事实和神奇，有力验证了“绿水青山”“生态底线”的科学论断。在2012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

“世界自然遗产和可持续发展”论坛上，“荔波共识”的洪亮宣言赢得了世界的广泛认同。这是黔南、贵州乃至中国向世界发出的生态宣言，对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的重要性、紧迫性又一次敲响了警钟。

正因为有了茂兰保护区的庇护，无论是在大冰灾还是大干旱中，当我每次走进荔波采访时，看到的是山上树常青，樟江水长流，生活在这里的布依族、水族、瑶族等各族人民，包括森林中的无数动植物，一次次度过了艰难的时刻。

三、好大一棵树

李家湾的李正维在犁地时，母亲来给他送午饭。老人看着不远处巨大的银杏树，自言自语地说：“这么大的树，年龄怕有上千年啰。”李正维说：“远远不止，我听旅游局的说，这棵银杏树起码有五千年。”母亲说：“树过百年，就会成精。今后你犁地小心点，不要伤着它的根。”

李正维母亲是布依族，他叫儿子不要伤害银杏树，李正维全部照办，不仅在犁地时小心注意，并且从此不在地里焚烧秸秆，因为他的地离银杏树只有几十米。

世界上的大树很多，我所见到的第一棵大树，是2001年在西藏看到的“世界柏树王”，位于林芝地区八一镇巴结村，这里是西藏的柏树林保护区，其中最大的一棵柏树高50米，树龄2600年，胸径5.8米，当时被誉为“世界柏树之王”。2023年8月13日，据央视新闻和光明网登载，中科院组成的科考队在西藏林芝波密县易贡乡等地对柏木巨树群落进行考察后，发布了两棵高度在100米上下的巨树照片和相关数据，其中一棵活体高度达101.2米的西藏柏木，刷新了亚洲最高树纪录。

而福泉市黄丝镇李家湾的这棵银杏树，也同样入选了世界之

最。这株银杏系雄株，树龄 5000 年，树高 50 米，胸围 16 米，树冠覆盖 600 余平方米，树干直径 4.79 米，需 14 个成年人手拉手方能围抱。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资料记载，这株古银杏是地球上尚存的最大一株银杏树，因其树龄最高、树洞最大、树瘤最长，2001 年 8 月被载入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并颁有证书，声名远播海内外。2016 年第四届中国银杏节，福泉古银杏获得中国“十大最美古银杏”称号。

此后一年的秋天，我慕名前去游览和拍照时，听当地人介绍，这株古银杏名叫“白秀才”，因历史悠久，当地人敬为神灵，前来祭拜祈福的人在树身上挂满了红布条。过去古银杏因遭到雷击，从根部到树干 5 米多的一段被烧空，就在这被烧空的树洞里，曾居住有一户人家。这家人搬出后，又有人在树洞里养过 3 头牛，后来为了保护树木，再也没有人利用树洞了。

我们上前仔细观察，中空的树干四周，因为雷击和烟熏火燎而炭化，但是古银杏却长得枝繁叶茂。此时正是金秋十月，这个“巨无霸”浑身挂着“黄金甲”，在风中簌簌作响。

树龄长达 5000 岁！这正如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说，这棵银杏树伴随着华夏民族一起成长，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蒙昧时代的星星之火，到如今辉煌灿烂的万里河山。

古银杏经众多媒体宣传报道后，成了一个奇特的景点，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不仅对它举世无双的观赏价值所赞叹，更为它被雷击起火而自愈、爆发出的顽强生命力所震撼。

据专家考证，国内胸径 4 米以上的银杏树仅存 4 株，以福泉李家湾古银杏为最。而同在黔南州的另一株古银杏，树龄长达 4700 年，位于长顺县广顺镇天台村。此树为雌株，树高 50 米，胸围 16.8 米，树干直径 5.4 米，需 16 名成年人伸展双臂方能合抱，被誉为“中华银杏王”。

全国仅有4株胸径4米以上的银杏，黔南就占了两株，这是何等的奇迹！以至很多人要来黔南看“世界银杏王”，不知该到福泉还是长顺。其实两处皆可去，因为它们各具特色，同样珍贵。

长顺县广顺镇是布依族聚居区。这里的“中华银杏王”，同样得到了当地群众世代代的保护。因为在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中，他们的祖先在田地里劳作之余，曾经就在树下休憩、聊天，也许狂风暴雨和雷鸣闪电时，无数人因为躲在树下而得到庇护。崇拜、呵护古银杏，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感恩，甚至是来这里和祖先对话。

长顺“中华银杏王”由两根硕大枝干组成，宛如一对“夫妻树”，向上伸展形成塔形树冠，粗大的侧枝上悬垂着许多钟乳状枝，俗称“树奶”。银杏王春天抽枝发叶，夏天苍翠欲滴，秋天全身金黄，果实累累。秋风乍起，树叶飘落，地上如铺了金色的地毯。这株古银杏每年结果3000多斤，仅是落叶就有千余斤。2010年，上海世博会国际组织为中华银杏王颁发“千年贡献奖”，并将银杏树的种子捐赠给总部设在瑞典的世界种子库收藏。

银杏是原产中国的古老树种，它生长速度很慢，寿命极长。银杏最早出现于古生代的上石炭纪，距今约2.8亿年到3.5亿年，比恐龙出现的时间还要早。25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河期间，全球的银杏基本灭绝，只有中国南部保存了很小一部分，被称为“植物活化石”。银杏树又名白果树，其果实很多地方俗称“白果”。自然条件下，银杏树从栽种到开始结果要二三十年，进入盛果期要四五十年。所以银杏又名“公孙树”，意思是“爷爷植树、孙辈吃果”，因此民间有“桃三杏四梨五年，无儿不栽白果园”的说法。

古树名木，是绿色的文物，春华秋实，见证社会的兴衰，记录着历史的痕迹，彰显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古往今来，很多文人墨客都曾为古树吟咏，清代诗人袁枚曾经写过一首《大树》诗：“繁枝高拂九霄霜，荫屋常生夏日凉。叶落每横千

亩田，花开曾作六朝香。不逢大匠材难用，肯住深山寿更长。奇树有人问名字，为言南国老甘棠。”诗中的两句，极力夸赞这棵老甘棠（棠梨树）的高大和寿命悠长，其高直达九霄，花开的香气六朝人都闻到过。“六朝”一般指中国历史上三国至隋朝的南方六个朝代，这六个朝代都建都于建业（今南京），因此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六朝”的时间跨度仅为三百七十九年，比起福泉、长顺古银杏五千年的年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地处苗岭中段的黔南，得天地之恩赐，孕古朴正道民风，保持了良好的森林植被，类似袁枚所描述的“大树”比比皆是。在苍茫的原始森林中，在古朴的民族村寨里，古树名木众多，有的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保寨树”，有的成了孩子们认领祭拜的“保爷”，体现了各民族同胞与大自然和谐共荣的朴素思想，这在客观上也保护了古树。

除了福泉、长顺的古银杏，在黔南采访中，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三都县九阡镇石板寨的40多棵古树，其中古寨后门的一株红榉，树龄1200年，高26米。而生长在三都县普安镇高硐村野记（地名）的一株巨大的红豆杉，树龄也在千年以上。还有远近闻名的都匀市平浪镇甲壤村的金丝楠木群，最负盛名的就是“楠木王”，树龄1600多年，树高80多米，树干直径3米多。在榉木、金丝楠木被炒作得几乎等同黄金价的前些年，这些珍贵的大树让很多人朝思暮想，如能售卖，每一棵树估价都在千万元以上。这当然只是假设，这些树木始终被当地各族人民虔诚地保护着，因为它们守护着村寨，守护着水井，让清流源源不断，让田土五谷丰登，让村民四季平安……

近年来，黔南州林业部门对全州古树名木进行了普查，全部进行编号并挂上了保护牌。目前，黔南有古树名木60个科157个属308个种18573株，其中一级古树741株、二级古树2203株。

好大一棵树，体现了黔南人民保护大自然的博大胸怀，在休养生息中追求“天人合一”的大境界。“生态之州、绿色黔南”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但这些古树名木，一定是其中重要而出彩的部分！

四、传情的木叶

每一个布依族男子，心里都始终装着故乡的一棵树。而他们也仿佛故乡的一片树叶，每一根叶脉都打着故乡深刻的烙印，无论飘到哪里，故乡那棵高大的树，常常在记忆里招摇。因为这棵树上的叶片，不仅给他们闲暇时带来快乐，更是带来了相伴终生的意中人。

2023年4月的暮春时节，我重返故乡黔西南州贞丰县珉谷镇老家的布依寨，当地正在举办“三月三”民族文化节，这是布依族传统歌节，也是男女青年自由恋爱、寻找意中人的最佳时机。贞丰县的“三月三”歌节年年举办，规模盛大，布依族歌舞和音乐为这个民族传统节日增色不少。在诸多独特的乐器中，布依族青年吹奏的木叶，是独有的民间乐器。小小一片树叶，传达着布依青年男女的相恋之情，让他们在相熟相知中牵手。

布依族青年男子吹奏山歌，选择的木叶通常是木姜叶或樟树叶。两者韧性足，声音清亮，吹奏时音律的起承转合容易掌握，而且久吹不易破损。所以在村口或者青年男女“浪哨”的场所，往往会有木姜树和樟树，也不知是人为栽种还是自然生长。但无论怎样，这些树是绝对不能砍伐和破坏的。不仅不能破坏，有心人还会给树的根部增添一些牛粪作为肥料，使其枝繁叶茂，以便随时取用其叶子。

老家巧贯布依寨是个古老的村庄，早在清代设立永丰州以来，上百户人家的房屋，就已经从山脚下层层叠叠堆砌到半山腰上，形成了规模不小的山寨。远远看去，那些密密匝匝的瓦房，像一片片

巨大的鱼鳞，掩映在枫香、泡桐、桃树、梨树和楠竹的绿荫中。在村庄的半山上，有一片宽阔的林地，是专门开辟出来给男女青年“浪哨”的场所，林地里就生长着很多木姜树，有的高达三五米。每年春节，寨子里的木叶声、山歌声往往从那里发端，然后在一年中绵延不绝。

当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山寨的时候，首先映红的是青年男女的脸。因为整个正月，他们都不用干活，而是专心“浪哨”。布依话“浪”是坐，“哨”是小姑娘，引申出来就是谈恋爱的意思。这是布依族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方式，一般每个寨子都有个专门的“浪哨”场所，或一个山坡、一片树林，或一处河湾、一片开阔的草地，开辟成“恋爱角”后，男女青年每年都在那里聚会。

相约之初，彼此距离都很远，男士们要发信号，但是不能粗鲁地大声喊叫，喊了也没用。所以他们就会随手摘下一片树叶，吹起高亢婉转的曲调，用以召唤本村和附近村寨的阿妹们。

吹木叶是布依族男青年“浪哨”必备的基本功，这有些难度，从小就要训练。毫不夸张地说，在布依族村寨，不会吹奏木叶和唱山歌，恋爱几乎无从谈起。我小时候曾经苦学过很久，终于吹响了木叶。也许受此影响，我编剧的布依族民间机智人物动画片《聪明的甲金》，插曲和片尾曲就是用木叶吹奏的“好花红”，吹奏者是给予友情支持的省歌舞团罗文军老师，他是中国木叶演奏家，曾经随团到国外演奏过木叶，听者无不惊奇赞叹。

木叶是布依青年男女传情的媒介，更是相约时“打响声”的手段。一片小小木叶，可以吹出各种山歌调子，高亢而优美，兼有发信号和欣赏的双重功能。看到阿妹们从家门、寨口、竹林下一个个地冒出来了，小伙子们的木叶声更加响亮，仿佛一个大合奏，声震山野，回音四荡。打着小花伞的阿妹们慢慢走过来，停下脚步，聚成一堆，在男士的阵阵木叶声中，亮开嗓子唱起山歌来。

开始是群体对唱，慢慢地，双方在歌声中渐渐走近，相距十几米停住，阿妹们在小花伞的半遮半掩中娇羞地笑。这时候，双方队伍里都会推推搡搡，推出一个人来打头阵，单打独斗对唱山歌。被推出来的人，又因为胆怯或者害羞，拼命地往回钻，背后的人就死死地将他（她）抵住，因此人堆里总会爆发出笑声。

要不了多久，早已相识的情侣，或是临时相互中意的双方，就会在歌声中慢慢走到一边，然后再慢慢地离开人群，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或树下，或竹林，或溪边，单个互诉衷肠。男女单独相处的时候，也有继续唱歌的，但多数是说话，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喁喁私语。在“浪哨”过程中，说的不一定是情话，唱的不一定是情歌。比如有一种叫作“谷弯”的谈心方式，其实是布依族的叙事长诗，内容有说布依古歌和传说的，有感叹命运多舛的，甚至有讲述孤儿寡母可怜的等，内容十分丰富。这些话题，都是代代口传下来，有的长达几个小时。说到动情处，男女双方泪流满面也毫不稀奇。“浪哨”达到这样的效果，双方以后的感情发展也就可以想见了。

布依青年寻找意中人，除了身强力壮、人品端正，重要的还有唱山歌。山歌是布依族男女相识相知的媒介，在歌场上，有什么话要说、要问，都要通过山歌来完成，所以不会唱山歌的人，其实是失去了自由恋爱的好机会。也因为如此，布依青年几乎没有不会吹木叶、吹喇叭、唱山歌的，其中的佼佼者，男士得到赠送的绣花鞋垫无以计数，女士所到之处，无异于今天受到追捧的明星和网红。

“高山木叶堆打堆，情歌拿来嘴上吹。木叶吹得阳雀叫，只用木叶不用媒。”千百年来，木叶与布依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喜爱木叶延伸到对山水林木的保护，让布依山村始终绿荫覆盖，四季葱茏。也因为有木叶和山歌，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布依乡村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清波荡漾、悠远绵长、生生不息……



布依族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布依族人口有 271 万，主要聚居在黔南和黔西南两个州，安顺市的镇宁、关岭两个县及紫云县，其余散居在贵阳市、六盘水市及全省各市州。布依族，主要源于古“百越”，秦汉以前称“濮越”或“濮夷”，东汉六朝称“僚”，唐宋称“蕃蛮”，元、明、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八蕃”“仲家”“侬家”“布笼”“笼人”等。1953 年，统一命名为“布依族”。

侗家人的诗意栖居

安元奎

我慕名而来的肇兴侗寨，坐落于群山之中。一个狭长的山谷坝子，聚居着几百户人家。

这是个年深月久的古寨。密密匝匝的木楼中间，藏着一条小溪。这条小溪从山谷上方顺势而下，穿过寨子，流向山外。我猜想最初的侗家人一定是临水而居，只是后来随着族群的发展，才依次向两边的山上延展，形成这个庞大的木质建筑群。

这些鳞次栉比的木质建筑，堪称民居建筑的博物馆。其中的许多房屋，都有吊脚楼的意味，这是一种从古代传承而来的干栏式建筑。

这里是黔东南山区，平地面积不多，人烟稠密，显然没有汉族建筑那种设立庭院的条件，但聪慧的侗家人占天不占地，依山顺势，因地制宜，别出心裁，采用“倒金字塔”式，将房屋建成外廊式小楼房，两层三层不等。既节约土地面积，又不影响房屋的众多功能。走进他们的吊脚楼，发现第一层多堆放劳动工具和杂物，看来是个杂物间；而第二层的楼上，有中堂、退堂、卧室等，显然是家庭生活间，也是家庭活动的中心。不过如今也有些小小改变。随着旅游的兴旺，肇兴侗寨街面那些昔日底层的杂物间，如今另有他用，已被改造成日进斗金的商铺。但二楼的栏杆，还保留着古朴的

样式。

穿行在寨子中，感觉寨子布局错落有致，密而不乱，家家户户通风向阳，暗合生态科学。据说侗家人讲究风水，建筑要藏风聚水，天人合一。至于建房的仪式感，更是一个都不能少。这些民居建筑依山傍水、美轮美奂，与青山绿水一起构成了一幅幅和谐相生的生态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但肇兴侗寨最醒目的建筑，还是鼓楼。几百米的距离内，就有5座，这无疑是侗寨的标志性建筑。鼓楼的数量，意味着这里是5个寨子。有人介绍说，肇兴有5个大家族，分为5个团，以团组寨。团这个词，似乎类似于如今的组团，5个团就是5个寨子。名字很古雅：仁、义、礼、智、信。不过5个团如今已经浑然一体，连成了一条长街，车水马龙，游人如织。

从寨门进入，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信团鼓楼。就在大街边，高高矗立于大片青灰瓦房的屋脊之上，又与其融为一体。底层中央，是一个大火塘，底部的砖块烧得残缺不全，四周的石块也纷纷开裂。四方都摆着实木的板凳，又长又大，起码要合抱粗的大树才能做成这样的长凳。一条凳子上，刀刻着一个古老的棋盘，我们叫它乘三棋。我在长凳上躺下，放下自己有些疲惫的身子。长凳变床榻，感觉很舒适。仰望火塘上方，层层叠叠的榫卯结构，鳞羽般的青瓦，深邃的岁月时空扑面而来。一根根木料被烟火熏黑，到底烧了多少柴火，流传了多少故事，留下多少侗家人的记忆？瓦檐之间，似乎还有侗歌的袅袅语音。

数了一下，楼有11层。底层的柱子上，挂着一支废弃的芦笙，足有三四米长，也许再也不能发声，但竹竿上似乎还有某个乐手的余温。临近街边的一面，阴凉里的几个老太太在卖手工小饰品，我分不清它们的样式和用途，只觉红红绿绿的，好看。老太太们多已头发花白，头顶绾一个差不多款式的发髻。一把梳子插在发中，样

式很古老，那是现代都市已经见不到的发髻，古装剧里才有。也许，她们的发髻是一种线索，可以引领我们回到时光深处，发现侗家人更多的文化秘密。

往前走一段，又见一座鼓楼，那是智团。只有9层，比信团少了两层，造型也与其他4座鼓楼有所区别，属于宫殿造型的歇山顶式。

底层的大堂里，几个老头各做各的事。一个老头在编竹篓，竹篓在他面前跳舞。两个老头在走古老的乘三棋，棋盘刻在长凳上，是现成的，像几个重叠的“回字”。还有一个旁观者，说着我听不懂的侗家话。棋子已经升级换代，不再是随地捡起的石头，而是圆形的玻璃棋子，一黑一白。两张脸一黑一黄，都密布皱纹，凑近棋盘，白头发在风中飘。一方垮着老脸，眉头深锁，上齿把下唇咬得紧紧的，似乎陷入困境。另一方却气定神闲，笑嘻嘻看着棋盘，闲敲棋子。旁观者在大声帮腔，对棋局指指点点。但吃紧的一方似乎并未听进，还是迟迟不落子。不一会儿，两人抹去棋子，推倒重来。不言之中，胜负自知。

再往前走来到南面溪口。这里是礼团鼓楼，有13层，仰看外观，楼层比较密厚。2层面檐上，雕刻着珠郎娘美的塑像。这两位是侗族古代爱情故事中的男女主角，他们的故事一定让侗家后生流了不少眼泪。塑像比较古朴，富于民间工艺的审美情趣。鼓楼边的小溪上，有座风雨桥，两边木凳上，坐满歇凉的人。

最后来到仁团鼓楼。它位于肇兴侗寨东面的寨头，只有7层，最矮小，也最古朴。肇兴人把整个侗寨视为一条大船，这里就是船头的位置，而最先看见的信团鼓楼位于船尾，所以最高。底层并排四根柱子很粗大。其时太阳西晒，坐不住人，阴影里只有一条狗。人们坐在不远处小溪风雨桥上，摇着扇子。

一路走来，发现每个鼓楼外额上，大多塑龙绘凤，祥鸟瑞兽，

琳琅满目，栩栩如生。其第一层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堂，具有实用性。而其余部分，似乎更具仪式感或装饰性。柱子上都挂着些陈旧的奖旗、奖牌之类，风吹日晒，烟熏火燎，早已变色了。有些字迹都已经模糊，依然没有摘下来。细看内容是侗歌、芦笙等比赛之类的奖牌，显然侗家人很在意这些荣誉。如今世事太平，鼓楼偃旗息鼓，静悄悄的。鼓楼上，再不闻战鼓；侗寨，再没有硝烟。一派宁静祥和。遥想寒冬时节，粮食归仓，万物休养生息。寨中人围坐于鼓楼火塘，弹起琵琶或牛腿琴，吹起芦笙，老人讲起祖先迁徙的故事。老歌师在这里教歌，孩子们在这里学歌，青年男女在这里唱歌。悠久的侗家文化在这里薪火相传。都说侗族是歌的海洋，鼓楼就是侗歌的摇篮。

换个角度看，这些鼓楼视觉效果实在太美了。鼓楼底部多呈正方形，下大上小，融合了汉族密檐多层佛塔的造型，形成了独特的楼塔状。葫芦串的楼顶直指天空，让人产生无边遐想。中部的重重密檐，如层层竖起来的空中梯田，呈现出一种建筑美学。楼檐或为六角，或为八角，偶有四角，层层翘角，如群鸟展翅欲飞。

鼓楼的存在如此不可或缺，它在侗族文化中的位置显而易见。是什么原因，让侗家人创造了如此美丽的建筑？那古老而奇特的造型，能否在大自然中找到原型？

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细加审视，你会不会感觉鼓楼形似大自然中的杉树？透过楼体的表象，我们能否发现杉树的影子？

让我们到歌中去寻找有关的蛛丝马迹。侗族古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一首古歌中有这样的句子：

燕子满山找杉种，飞过山坡千万重。

得了杉种转回乡，拿去种在山崖旁。

他们为什么如此辛苦地寻找杉树？答案是为了生存需要。侗寨周边有许多杉木林。这些杉树有的是自然生长，更多则是人工培育。

史料记载，早在明万历年间，黔东南锦屏的侗家人就开始挖山栽杉、人工造林，到清康熙年间，已经熟练掌握林粮间作的生产方式。由于林业的高度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林业契约，至今已发现有高达22万份原始记录保存在民间，这便是“锦屏文书”。2010年，锦屏文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它既是侗族契约精神的见证，又是侗族生态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经过日积月累、代代相传，侗家人对杉树的培育总结出一套非常奇特而科学的方法，以杉树为主的人工造林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工培育的杉树中，有一种叫儿女杉。侗家人在每个孩子出生时，便会在山上栽下一片杉树林。若干年后，待到儿子结婚、女儿出嫁时，杉树也成材了。有儿子的人家用来建婚房，有女儿的人家就出售杉木，换成嫁妆。这是一种专项资金，不得挪作他用。儿女杉是种在山上的储蓄，家庭的聚宝盆。儿女成年，杉树也成材了，实现了预期经济价值。而且杉树生长很快，与父母对孩子易长成人的某些期许暗合。

不但父母要为孩子种树，孩子懂事后，还要亲手种下一棵特殊的树。这种树叫作寿木树，将来用作自己死后的棺木。就这样，他们一生都与杉树生死相依，与大自然的草木共存共亡。

还有一种风水树。侗族自古就有崇拜树木的传统。他们聚族而居的地方，每个寨子都有参天大树：或枫树，或银杏，或柏木，人们赋予其特殊的意义，命名为保寨树，寓意保佑一个寨子的平安兴旺。在他们眼中，“老树护村，老人管寨”，老树都被尊为树神。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对大自然保持敬畏。寨子周围的保寨树都是风水树，其意为藏风聚水。集纳天地灵气，吸收日月精华。从科学角度

看，树木的根系确实能储藏水分，与藏风聚水的理论暗合。而一片片绿色森林，就是一幅幅风景画。

杉树，高大的乔木。树干笔直，树冠呈伞状，是树中的美男子。主干高大挺拔，枝条自然舒展，造型优美，令人愉悦。而且材质坚韧，是非常实用的建筑材料。一棵棵杉树，老树挺拔苍劲，饱经沧桑，干裂的树皮像百岁老人的皮肤。新树嫩嫩的针叶，亭亭玉立的枝干，一派欣欣向荣。多美的画面。成片的杉树林，四季郁郁苍苍，环绕在侗寨的周围，像侗寨的守护者。

由此可见，侗家人对树有着深厚的感情。杉树是他们生命的象征，也可称为生命树。也许在与杉树相处日久后，侗族的某位智者突然获得神启，杉树渐渐演变为鼓楼。

让我们追寻一下杉树到鼓楼演变的痕迹。

学界的基本共识是，侗族鼓楼本质上是对大自然杉树的一种模仿，更是一种文化的再创造。但鼓楼的造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并吸收丰富多元的文化才形成的。确实，远观鼓楼，其造型轮廓就形似一株巨大的杉树。但最初的杉树，只是一种自然物象；而如今的鼓楼，已是侗族的一种符号象征，被赋予丰富的象征意义。

黎平县所辖的述洞下寨，尚存一座独柱鼓楼。据传始建于1636年，也即明崇祯九年，算起来已有近400年的历史。明代邝露所著《赤雅》，对独柱鼓楼有如下描述：“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独脚楼，高百尺，烧五色瓦覆之，望之若锦鳞焉。”也许这是鼓楼的雏形。从鼓楼的建筑史来看，可以说杉树是侗族建筑师建造鼓楼的灵感来源。考察最初一柱通顶的原始独柱鼓楼，更易理解其与杉树外形的关系。侗族的古歌和传说中，对杉树还有许多传奇般的描述。侗族民间传说直接讲述鼓楼是按照杉树的样子来建造的。依山傍水，聚族而居的侗族人，立寨有个规矩：立寨先立楼。这个楼就是鼓楼。

但万事开头难，暂时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怎么办？那就先立一根杉木作为替身，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再立鼓楼。由此可见，杉树还是侗族的一种文化柱，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而鼓楼是其演化的结果。

独柱鼓楼，很容易同巨树大柱联系起来。它让我们领悟到，鼓楼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柱，与北美印地安人的图腾柱，中国古代的华表等，有相同的功用和文化价值，它是通天达地、与神灵对话的一种路径。即便发展到今天，鼓楼建筑工艺无论怎样丰富繁复，它依然属于巨树崇拜的语境，是侗家人营造的侗族文化神圣空间。

当然，鼓楼不仅有对大自然的模仿，还有对汉族建筑的借鉴。鼓楼顶端的宝顶，与汉族建筑宫殿亭塔神似，显然是兄弟民族间的文化交融。鼓楼内部的斗拱，也能看出汉族宫廷建筑的影响。其中既有力学原理，又有文化功用。鼓楼是多元文化的载体，无论是建筑的范式，还是木雕、彩绘、纹饰等，都有其丰富的象征意义。汇集了侗族全部的精神性文化要素。

鼓楼的建造极为讲究。首先是材质的选定。其中的大梁柱、照面枋，须由寨中长老率人在杉树林中千挑万选，可谓优中选优，栋梁之材。鼓楼一词相沿已久，楼上放鼓，故称鼓楼。放鼓何用？如遇土匪来袭，则族人登楼，击鼓以告。声闻数里，群起相应。另有其他重大事宜，如起款定约之类，需要聚族商议，也由长老登楼击鼓，宣告四方。一鼓响，四山应，如山崩，似雷鸣，那将是怎样的震撼人心。那些其貌不扬的侗寨建筑师，没有精密的现代仪器，仅凭手中一根丈杆，一支墨笔，点木成金，随手一指便是江山，便是不朽的画卷。他们胸有成竹，不用一钉一铆，几番斧凿，榫卯间严丝合缝，什么金瓜梁方，什么斗拱支柱，全然不在话下。在刀光斧影间，他们与杉木完成对话，形成默契，成就一个天作之合的建筑奇迹。数百年后，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建筑师们早已远去，但他们

的杰作进入了侗族大歌，被世代吟唱。那些大自然中的杉木，也在人类建筑中获得永生。

于是，鼓楼被赋予浓郁的象征意义，成为家族的象征。鼓楼是神圣的，它通向天，通向族群之外的更大的宇宙存在。鼓楼有四根主柱，十二根衬柱，同样有其象征意义。四根主柱象征四方四季，十二根衬柱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可以说，杉树与鼓楼，都是宗教信仰上的一种喻象。

对杉树的崇拜还有原始巫术的影子。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对世界各地文化习俗大量考察后发现了交感巫术的存在。他认为其中的模仿巫术以相似律为基础，人们通过模仿以实现他所有想实现的实物；而接触巫术则是意图通过接触过的物体对人施加影响。杉树有个特点，如果老死或被砍伐，其树根又会生出新芽，几年后又是一片茂密的树林，生命力极其旺盛。这对渴望子孙繁衍，家族兴旺的侗家人，必然是一种巨大的启示。这就很容易理解了，为什么每个侗寨都有鼓楼，高耸于其他民居建筑之上，成为侗寨的中心与文化标识。它是侗寨的灵魂，族群的象征，并寄托着侗家人千百年来的美好愿景。

侗族有南侗与北侗之说。由于生存环境的变迁，南部侗族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整，北部侗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更多。但无论南侗还是北侗，侗家人寨寨有鼓楼。有鼓楼，才算侗寨。这是他们共同的文化符号。

鼓楼在杉树原型的基础上，融合了汉族亭、阁、塔、殿等诸多建筑物的元素。杂取诸家，自成一格。每一座鼓楼，都与其所在侗寨有着内在的隐喻关系。它居于侗寨的最高位置，有着至高的伦理地位。鼓楼建筑从一棵杉树出发，抵达此处时，已经高度符号化了。它积淀了侗族丰富的历史文化、富于丰富而强烈的隐喻与象征意义，是侗族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弗雷泽在其文化巨著《金枝》中，描述了古代北美的一种文化习俗。那里的人视森林中的某棵树为圣树，它的枝条不许人砍斫。但如果有人做到了，就能改变命运，成为新的“林中之王”。这种圣树便是“金枝”。很多时候，即便地理阻隔千里万里，但不同族群、不同肤色的人类文化却总有些神奇的共通之处。比如在与北美相距万里的贵州高原，也有这样相似的金枝。这金枝，便是黔东南侗族文化里的杉树。

侗族人的生存智慧令人叹服。他们不仅创造了鼓楼，创造了吊脚楼，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桥梁——风雨桥。

肇兴侗寨礼团的南溪口，鼓楼与风雨桥毗邻。桥很古朴，全是杉木搭建而成。风从溪谷来，穿过风雨桥，桥边树枝摇曳。人在桥上坐，水在桥下流。小桥流水，诗意栖居。而在肇兴侗寨的小溪上，不时可见这样的风雨桥。桥上有楼，楼下是桥。遮阳避雨，实用又美观，他们称为花桥。

想起了另一座十分有名的风雨桥的故事。那个地方叫地坪，那里有一座驰名遐迩的风雨桥，历史悠久，始建于清光绪八年，距今100多年了。19年前的2004年，黎平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小河上游的洪水不断涌来，越涨越高，很快漫过风雨桥桥墩，与桥面齐平，风雨桥岌岌可危。周围的侗家人赶来，拿着绳子、铁丝等捆绑桥上的木料，试图挽救这座桥。但无济于事，人们眼睁睁看着风雨桥被洪水冲垮，所有木料随波而去。在人们的惊愕与惋惜中，一群年轻人突然跳入滔滔洪水中，去打捞那些漂浮的木料。洪水无情，这是在用生命保护风雨桥啊。

但人在大自然面前，多么渺小和无助。当场打捞起来的木料，寥寥无几。更多的木料，被大水冲到了下游。随后几天里，周围的侗家人纷纷顺流而下，沿河告知，请那些打捞到风雨桥构件的老乡不要把它们当做柴烧，不要损坏。他们凑足人力财力，把散失在几

十里的风雨桥构件运回地坪。经过统计，收回的材料多达70%，真是一个奇迹。然后，他们对风雨桥进行复建。几年之后，这座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风雨桥，重新矗立在地坪的青山绿水间。

地坪风雨桥是侗族风雨桥的代表，造型很美。整个桥由桥、塔、亭组成，桥面铺木板，两旁设栏杆与长凳，桥顶盖瓦，形成长廊式走道。塔与亭则建在石桥墩上，普遍采用飞檐翘角。因为可供行人躲避风雨，故名风雨桥。除石墩外全部为木结构，不用一颗钉子，全部以榫卯嵌合，坚固程度不亚于石桥，可数百年不损，也是侗族建筑史上的奇迹之一。

如今，复建的地坪风雨桥更加美丽。河中的青石桥墩上，巨杉横卧，两排各有八根，穿榫联结，横跨两岸。长长的桥廊，三座桥楼矗立其上。桥两头是塔楼，为重檐歇山式，桥中央那座桥楼最高，五层重檐，四角攒尖顶，有鼓楼的意味。可谓河上有桥，桥上有楼。每排四根柱子，穿枋成排，青瓦覆盖之下，两边的长廊直通对岸。晴日遮阳，雨天避雨。如果说风雨桥的长廊是实用功能的话，那桥上的塔楼则超越了这一功能，更多审美和文化功用了。

歇脚于风雨桥的长凳上，桥外阳光明媚，桥上凉风习习，看桥上彩绘的山水花木，民间故事，四周的自然山景与田园风光，真是心旷神怡，折服于侗族人的生存文明与智慧。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中华各民族莫不如此。但侗族人不满足于交通、遮阳避雨的实用功能，而是将其赋予休闲赏景，美化环境的审美功能。青山绿水间，一座风雨桥是人文的点缀，一道风景线。可以说，有侗族建筑处，无处不风景。如果说鼓楼的宝塔尖顶是通向天穹，那风雨桥则是人与自然的连接之桥，通向自然，通向大地。依山傍水的侗族村落，体现了一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体现充满活力的生态美学。

漫步肇兴侗寨，各种风味小吃随风飘香。烤摊上，有超大超宽

的烤猪肉片，比巴掌还大，焦黄焦黄的，色香味俱全。还有一种极富特色的酸汤鱼。这里的鱼来自周边山上的稻田，那是侗家人创造的稻鱼鸭生态系统。你抬头看那四周的山，森林茂密，像绿色的屏障，又像襁褓，围护着古寨。在森林与古寨之间，是层层叠叠的梯田，如同错落有致的水乡泽国。栽秧时节，水田里蓄满了雨水，像一块块大镜子。这些山坡上的梯田，也是一个个缩微的水库，构成侗乡的立体湿地生态系统。山上有源头活水，有鱼塘和稻田，养鱼养鸭，还有那些不请自来的青蛙、小鸟，以及各种野生动植物，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世界。如此浩大的生态工程，往往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辛勤耕耘，它是侗乡人智慧与劳动的结晶。而酸汤里的鱼，就来自山上。

小巷深处，传来捣衣声，循声而往，但见两位侗家女子在反复捶打一种做蜡染的土布。街上还有一家人在晒米，染成红黄黑白几种颜色，彩色米。问拿来做什么，答说做油茶。

走进侗乡，如同走进美丽的生态画廊，让我感受到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态美学。突然领悟，在这些丰富繁复的建筑与田园风光里，蕴含着侗家人极高的生态智慧。生态智慧这个概念是瑞典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的。他说，生态智慧也即深层生态学，包含了从科学向智慧的转换。这是一种深层次的生态学哲学思想。

入夜，好大一盘月亮，镶嵌在信团鼓楼上方的夜空。与街上的灯火融为一体。街灯宛如璀璨星星，长街成了银河。浑不知这里是天上还是人间，今夕又是何夕。就在鼓楼与风雨桥边，观看了一场民俗文化表演。

首先吸引人的是侗家人的服饰。女子们穿着漂亮的裙装，有紧束型，也有宽松型。头上的银饰款式多样，银簪、银梳、银盘花、银头冠，一片银光闪闪，令人目不暇接。侗族大歌响起来了，鸟语蝉吟弥散在山山岭岭。我们听不懂歌词，却能感受浓郁的韵味。所

唱侗歌内容丰富，有古歌，有大歌，有酒歌，有情歌，有山歌。一波一波的声浪，连绵不断地荡涤耳膜，那么悦耳，那么动听。它是人间的声音，却让人感觉更是一种天籁。是的，就是天籁。你听那蝉之歌，哪里有人的痕迹？完全是山中的蝉，一只蝉，一群蝉，万千的蝉声汇合在一起，合唱中自由和谐地出现多声部，曲调优美动听，婉转，明亮。阳光在跳舞，森林在歌唱，天人合一，万物和谐。

他们表演了行歌坐月，又叫玩山，或叫走寨。这是一种侗族传统恋爱活动。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三五成群，相约花前月下，唱歌传情。少女们结伴纺纱织布或者做点针线活路，但有些心不在焉，醉翁之意不在酒。少男们相约而来，弹起牛腿琴，吹起芦笙。恋爱才是他们的主题。两情相悦的，互赠礼物，情定终身。也有失意者，落寞而去。丢饭甬，是一种有趣的定情活动。对于求爱者，姑娘们经过一番商议，丢给对方一个饭甬，一种神秘的荷包锦囊，类似于爱情盲盒。外观相同的饭甬，里面装的东西并不一样。如果打开里面是一个辣椒，那就是没看上。如果里面是花带，那就有戏，就是被姑娘看上了，要被打花脸，有望修成正果。被打花脸的年轻人，是个幸运儿。这习俗类似于云南傣族的泼水，佤族的摸你黑，新疆哈萨克的姑娘追。

还有个节目，姑娘们一边唱敬酒歌，一边敬酒。这敬酒方式很夸张。七八个姑娘站在客人身后，高举酒碗，层层叠叠如高山，酒水从最高的碗里往下哗哗流淌，如山间泉水，灌进客人的嘴巴。名字很诗意：高山流水。但没有一点酒量，肯定不敢接受如此挑战。

肇兴，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又充满智慧的地方。这里的侗家人先秦时代被称为黔首，由古代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来。千百年来，他们在贵州高原聚族而居、繁衍生息。他们的起源歌唱道：

起初天地混沌，世上还没有人，遍野是树菟。树菟生白菌，白菌生蘑菇，蘑菇化成河水，河水里生虾子，虾子生额荣，额荣生七节，七节生松恩。

在这些拟人化的表述中，天地万物与人血脉相连，有着血缘关系。这是侗家人对大自然原始而深刻的理解。他们与山川、森林相互依存，对大自然取用有度，和谐兼容。在创新中创造美丽，在创造中保护自然。从杉树到吊脚楼、风雨桥，最后升华到鼓楼，这是多彩贵州世居民族的生态智慧、生存哲学创意之美，对于缓解现代社会人与自然高度紧张的关系，以及当下的乡村振兴，具有启示录式的意义。

而侗家人宽容柔和、趋静求稳的文化品格与高妙的生存智慧，既促进了自身的文明进程，又有益于中华文明，甚至惠泽全球。



侗族

贵州侗族现有人口约 165 余万人，主要聚居在黔东南和铜仁等市地。侗族源于百越族系，宋代形成单一民族。其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为南北两种方言。按语言，大致可以分为南部土语区和北部土语区。贵州南侗地区主要包括黎平、从江、榕江等县；北侗地区主要包括锦屏、天柱、剑河、镇远、铜仁等县市。

像树木一样生长和老去

陈丹玲

嫁毛虫

元宵节前，罗南溪的家家户户是要宴毛虫的。

大正月里，上坟、拜年、走娘家，已占用了三四天，趁着好日子，在元宵节前宴请毛毛虫，送它远嫁了吧。听起来，毛毛虫也是寨子上的姑娘，是有婆家的。

罗南溪村寨不大，隶属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刀坝镇，与重庆市秀山县的部分村镇是老邻居，寨子里的各家各户紧贴着狮子山错落而居。狮子山青绿苍翠，一条石阶自下而上，串联起人家和院落，白墙、红窗，或者褐色、青瓦。远看了，那条石阶独具衣物上的拉链功能，晨昏晴雨，一隐一现中，几十户人家和大大小小的人物倒成了狮子山青绿衣衫上的装饰品。反正，罗南溪，就这样好看耐看了很多很多年。

上寨下寨几乎都是土家族人，他们说自己是毕兹卡，老毕兹卡。洋气的字音里却是土生土长的根须。翻阅嘉靖《思南府志》和《思安印务沿革研究》，我们看见了土家族人在山川河谷、草木林间腾挪的身影，他们对大自然的信赖和依恋，从古至今没有减少一分。志书里说的是，殷代印江地域就有人类居住，过着渔牧游猎生

活，形成古老的毕兹卡，语言多艰央，不可通晓。土家族称“土”，是汉人迁入土家族地区后，以“土家”区别于“客家”之意而形成的。

土家族，毕兹卡。

毕兹卡，本地人。

毛毛虫，本地虫。

土生土长，经春历冬，人与虫、人与草木在村寨里长长久久地生着活着。

起初，老毕兹卡们选了日子嫁毛虫，吉日定在每年阴历正月初八。现在，过完春节大家都忙着外出。少毕兹卡们说了，春节里每天都是好日子，嫁娶喜事多，领个日子嫁毛虫也是一样的嘛。年轻人，不爱太多讲究。老杨村长坐在炉子上方，弹弹衣袖，吹口气，灰尘就落下来了，默默地，他也不好说什么。

嫁毛虫，嫁毛虫，和嫁女儿差不多，礼节是少不得的。

对联照样用红纸，裁剪成小窄条。写字用的墨有讲究，要加些露水。露水是毛毛虫吃的水，墨里加点露水，写出的就是毛毛虫们的对联了，而不是人的对联。年少时，家家户户的孩子一大清早就被赶出门，竹筒、木碗、土钵、瓷盆，一人手里捧一个，去地里收集露水。小杏姑娘喜欢挑竹林、冬青丛、稻谷茬的地方去，因为拍下的露水有细细的清香。寨子外面，山空着，四处有孩子们叫嚷，嫁毛虫的热闹开始了。

写对联必须由本家的长辈来写，若长辈不会写字便站在桌子一边，动嘴，由孙辈来写。对联是一致的：“佛生四月天，毛虫今日嫁；嫁到青山外，永世不归家。”等墨干，拎起来贴在堂屋左侧的柱子上。鸭客公公独身一人，不识字，也没有孙辈来代替写。初四这天，鸭客公公卷了红纸条，在寨子里四处走，见到哪家开始写了，趁墨还没干，他掏出红纸条往上面一蒙，一压，呵呵，字迹拓

印下来了。他卷了纸条，笑嘻嘻回家，笑嘻嘻贴上。

毛毛虫的嫁妆也有铺笼帐盖。之前，人们把缝衣服的边角料剪成规则的布片，然后按照被子样子叠起来，备齐四件即可。这些由母亲和姑娘们一起完成。鸭客公公自己动手做。不知他在哪里收集的各色绸缎角料，不仅叠好，还缝了边，一共八件。好看又精致，让大家狠狠地羡慕着。现在想来，独身的鸭客公公做嫁妆是别一番心境的。

在山里，毛毛虫常见，尤其是椿树、桃树、杏树、卷子树和刺梨丛最多见。看见一只，吓一跳，看见一片，吓一大跳。爬树摘桃子，手抱树干往上攀，一把捂在一团肉肉一团毛毛上，心里一紧，赶忙松手，便有小东东簌簌往下掉，惊慌中看见一片毛毛虫趴在树上，而你也刚好趴在树上。这一掌下去，毛毛虫们死的死、伤的伤，随即惊叫不止，心慌不止，搓手不止。等心跳稍慢一些，又见掌心里还稀稀落落扎着一些毛，擦不掉的，扎得深呢，漫长的痒痛就跟着来了。第二天，手肿得像熊掌，筷子和笔都拿不起，令人又羞又气。寒人气的是毛毛虫祸害果树、庄稼和菜园。

同在山里，大家都是生灵。寨上的老毕兹卡一代不想随意杀生，也不想喜欢毛毛虫。歇后语说“麻雀子嫁女——叽叽喳喳”“老鼠子嫁女——怕猫儿抓”，那就把毛毛虫也嫁出去嘛。仿佛这里面有人心很大的慈悲。

依土家人的规矩，送亲的该是兄弟辈的人。与毛虫最近亲最相似的，只有寨子里的孩子们。玩耍时，人与虫互为天使，决裂时，人与虫互为天敌，都是一样的没心没肺。初八这天正午，孩子们集合，左手提着嫁妆，右手拎着一只毛虫（用棕叶编的），一长串朝着寨子外的田地里走去。大人们挑着装石灰水的小木桶，跟在队伍后面。孩子们要一路走一路念口诀：“毛虫毛虫，一拱一拱，嫁出嫁出，绝种绝种。”山空着，唯有声音荡来荡去。站山顶看去，

这群毕兹卡，小小的一串，在路上蠕动。分散到各家地里后，孩子们找到果树挂好嫁妆和“毛虫”，然后随了大人在果树的根部刷石灰水。吃过晚饭，大人还要去田角，就地取干草挽一个火把，点燃，驱除虫害，祈求来年丰收圆满。

“嫁到青山外，永世不归家……”在后来的正月里，仔细听了送亲的童谣，仔细想想写的“对联”，原来都是咒语，不是祝福。在一些地方见到有人对毛毛虫直接喷农药，直接用火烧，心里就一惊一惊的，觉得比起毕兹卡们的嫁毛虫风俗自是少了很多人情味。万物竞相生长，人心到底是决绝的。

春暖花开，一只蝴蝶飞来，落在菜花上，翕动翅膀，生得美艳无比。这日小闲，追着一只蝴蝶看，无端地想念被远嫁的毛毛虫。

芙蓉忌

树如神，花有妖。

每天到寨子上转一圈，86岁的杨昌元越来越不喜与人说话，尤其是成天奔来跑去的年轻人，无话可说，说了也不信，他们好像什么都不信了，不知道在忙碌和心焦什么。杨昌元最喜欢与之说话的，是一朵芙蓉花。

植物给人的亲近和恩惠，激发土家人天性里的敬畏和崇拜。

那朵芙蓉花开在老屋里——杨家桶子，就在堂屋的香火神位下。尽管老了，腿脚蹒跚，杨昌元每隔五天就要去擦拭一遍。看得出一刀一刀雕刻的人是用心的，芙蓉花形饱满，花瓣圆润，叶片脉络纹理清晰细密，它们缠绕飘逸，镂空穿插，仿佛这山间的风雨晴雪和悲喜情长都灌注在里面了，在香火神位下，朵朵芙蓉盛开成一个鲜亮的“福”字。

一口人，一口田，有天眷顾，有神护佑，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这便是福。像杨昌元这样的老一辈土家人对人生的理解永远是知足常乐。天地间的道和理如果向子孙后代说不深透时，他们一定会从世间万物中找到一物来代替自己的口和心，让它代为相传和教诲。

那么，寨子里的祖辈们顺应天意，是那么地信任一朵芙蓉。

村子位于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木黄镇的南部，地势以平坝为主，坝中田地及四周小山起伏形如花瓣，远视如芙蓉花开。住家户以苗族、土家族为主。起初，因张姓人家首先入住这块平坝中，随意捡了个村名，叫张家坪。可是村里的老人不这么说，说村子是有故事的。相传，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世祖福临崇尚佛教，由此九皇殿拜佛，朗读经文，鸣鼓起，照宝香，威动天地龙宫，深夜人静，河水暴涨，托起一座庞大沉厚的莲花心，丰姿秀丽，当地人因此改名芙蓉坝。

村名都要以芙蓉命名，这才切合土家人崇拜自然的心意。在县志上得知，1981年，建行政村时，因同辖芙蓉坝周边山寨，取名芙蓉村。2014年，成为国家第三批命名的中国传统村落。2017年，成为国家第二批命名的中国少数民族村寨。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芙蓉花朵里暗含的美意和愿景，土家人是要把它与神位一起供奉才踏实的。比如，杨姓和谢姓家族把香火神位的安设尤其看得慎重神圣。家神牌位是最重要的，不能草率和马虎。在安设和书写香火神位之前，必定是请了先生选定一个良辰吉日，再去请德高望重、毛笔字写得好的老人，多半是教过书的先生，来进行牌位的书写。事先给家中大小交代了，给先生的财物不能说是报酬，要说是议事钱。先生要多少，主人家绝不讨价还价。

书写的先生自有讲究，一个姓氏的堂号是什么，神位的笔画，神龛的摆放以及堂联的内容，他都要了然于心。尤其作为主体的神位，正中书写“天地君亲师”，意为“敬天、敬地、爱国、铭记祖先、尊敬师长”。这几个字处处有禁忌：人不顶天，天字的人不能

顶着天，意为以天至上，人再高也高不过天；地不离土，意为地由土构成，人类的一切生存所需都取之于地；君不开口，君子一言九鼎，不能乱开口；师不带刀，师者以文为业，以文服人，切不可行武动刀；位不离人，为人要端正，且做好自己的事，而不能越位。

敬畏带来讲究，讲究育化风俗。在芙蓉村土家人的香火神位下，芙蓉花朵是要雕刻上去的。精到绝妙的雕刻技术自不必说，必定与老先生的一手好字相匹配，朵朵绽放，姿态各一，构成“福”字，托举和映照着土家人对自然、祖先、神灵的敬意和感念。伏身细看，一块沉闷的木头经过精雕细刻而活泛灵动起来，千刀万刀，总让人觉得好福气是多么难以获得，又多么值得珍惜。

在渝东南、鄂西、湘西、黔东北等地，土家族属于山地民族，自然万物以各种深奥用意启迪土家人的智慧。香火神位只是这个民族在建筑中最能体现精神寄托的位置。在日常的建造物上，土家人也是用心别致。在芙蓉村现存的比较古老的房屋、门窗、家具、古墓石碑、石围、花轿、石桥、牌坊等都有木雕和石雕作品。喜鹊闹梅、鸳鸯戏水、凤穿牡丹、二龙抢宝、野鹿梅花、五虎（蝙蝠）捧寿等，这些创造完全取材于自然山川、万物生灵，它们在土家人心上映照的审美和敬仰无与伦比。现保存完好的石雕有谢家水缸上石雕芙蓉花、杨氏古墓精致石雕，每每看来都令人惊叹。

在芙蓉村细细看，芙蓉花朵的印记更惊艳了吊脚楼。

土家吊脚楼统一以正房分别三间、五间、单数，房顶采用当地土瓦和杉树皮铺盖，背面靠山，前方开阔的地方修建，喻为有依有靠，前途广阔。依照正房所剩空间一般两旁都修建厢房。正房正中为堂屋是用作接待高贵客人、操办红白事务、祭奠祖先的场所，正中摆放土家八仙桌六把椅子，不得摆放其他物品。每当操办喜事，外公、舅舅必须在堂屋用餐，入座位置也是有讲究的，老师、长辈首先入座正上方，其次是下方入座，最后入座两旁。正房左边一般

居住长辈长兄，右边居住兄弟姊妹。厢房一般用作晚辈居住和客房。修建较早的房屋四周采用当地特有的青石板、鹅卵石砌有围墙，能很好地防御土匪强盗。

坚守与防御，消逝与长存，俗常与节日，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以芙蓉为媒，以美好为引，人生处处该有禁忌，人心时时有敬畏，才可。

恩情树

“人怕伤心，树怕刮皮。”

树木中，构树算是最不记仇的树种。

秋天正午，阳光在河滩上撒下金币，趁着好天气，土家老人们开始剥构皮。枝丫上留有鲜活的刀口印，顺着印痕用力撕下，树皮剥离，洁白的枝干突然暴露出来，有点惊慌失措，更多纤维纠缠着，不忍脱离。

毕竟，秋天是许多植物告别季节，烈日、风力、劳作加剧了这份别离。老人们兴奋地干活，构树微辛的气味在河谷河滩上蔓延、流窜。

构树可以造白皮纸，这是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西麓合水镇一带的土家人谙熟的自然秘籍。

最好是在夏日，经历采集、剥皮、浸泡、制灰浆、上窑、蒸煮、翻窑、捂花皮、踩花皮、晾晒、踩料、配碱、透碱、择料、舂料、制浆、制膏、放帘架、架钢板、调纸浆、舀纸、榨纸、晒纸等等七十二道工序，才能做成白皮纸。长期浸泡在浆水里，纸农的双手皮肉起泡，打皱，久了还会长满湿疹，皮癣。劳动以这种丑陋的样貌镶嵌在人们的身体上，像异形的印章，以鲜血的颜色盖印，证明一种生存方式属于这里的土家人，属于整个小镇。

构树在黔东大地上无处不在，它原本是实在的，却给人以巨大的幻觉。据《东观汉记》和《后汉书》记载：“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蔡伦熟知树皮、麻头、碎布、渔网这些朴素之物含带的自然禀赋，熟知废料碎片在民间的补缀奇迹。元末明初，烽烟不断，一支迁徙的队伍，从江西将“蔡氏古法造纸术”带入黔东，带入梵净山西麓的合水镇蔡家坳村。多年来，蔡氏造纸术如同树木一样，从蔡家坳开始繁衍到小镇的许多个村寨，几百座沿河而建的造纸作坊，构成一个小镇的记忆沸点。

在小镇上，田红光已经 75 岁了，他的白皮纸制作技术也达骨灰级别，人却是一个乐呵呵不记事的小老头，但是他永远记得少时偷技的尴尬和茫然。那时，父亲早逝，为帮着母亲拉扯一帮兄弟姐妹长大，和别人一样，在看牛砍柴的无望中，投奔了构树的指引——学造纸，学技术。田红光趁别家作坊无人的时候，撸起衣袖，慌忙抓过竹算子，在浆槽里前后捞，左右摇，上下抖。他说，少时个子更矮，浆槽的高度刚齐胸口，勾着脖子在那里鼓捣，能够想象得到，自己舀纸的姿势比上吊好看不到哪里去。

竹算子是傲慢的，没多久，手臂的力量被它消减得落花流水，纸浆在竹算子上铺得不均匀，不是出现漏洞就是仅有半截。偷技不成，还换来其他纸农们的嘲讽，大家都说他舀的纸是“半截腰杆”，是“漏屁股”。

无助，迷茫，羞愧，当然也无处可去。傍晚，悄然离开人群，走向河岸的旷野。构树漫山遍野，在风里摇动，小镇上的村寨都处于一种扑打和摇晃中。看看这些树木，树皮被剥刮了，依旧平滑完整。树枝被修剪了，下一年春天它又长出嫩枝，毛茸茸，像婴儿手指一样无辜和干净。

此外，小镇上还有一个传唱：“蔡家坳上有只木老虎，十个女

人九个少根手指拇。”仔细听来，能体会到传唱里隐隐带着血的腥味和无奈的痛心。唱词中的木老虎就是造纸用的水碓，专用来舂构皮，叫舂料。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蔡家坳的女子几乎人人都参与造纸劳动，舂料这个看似轻松的程序时常由她们来承担，疲倦或分心时手指会被碓锤砸伤。因手上带了点残疾，媒人说亲时，姑娘们受尽了男方的挑剔。

在合水镇，我们站在今天的河岸看过去，河岸的造纸作坊原始到接近旷野的气质，简陋、朴素，像一些被人们随手扔掉的东西。舂料的水碓就在造纸作坊的边上，格调低沉。不过，水碓已经不是踩踏式的。土家人从水流里悟到天启，用水车带动木质的碓身抬起和放下沉重的锤子，底下的圆石盘承接自上而下的强劲力量。嘭，嘭，嘭，原始机械的美感通过声音在河岸流淌，坚韧的构皮就在这种力量下土崩瓦解。我感受到，水碓捶打构皮的节奏和城市建筑工人刨掘的节奏基本是一致的。在乡村秩序和生存需要的背景下，他们遵循着同样的教诲、同样的规则，他们的心灵翻阅和默诵着有关劳作的同一个乐谱。

这些年，县里为打造旅游景点，对这群破旧的作坊进行了修葺。两架水车若无其事地转动，很多年前那个差点被捶扁了手指的姑娘，以及那些被捶扁了手指的姑娘嫁到了何方，水碓不语，我们也不得而知。

事实上，合水镇的蔡、田、卢、饶、帅、杨、谢等土家人都以家庭为单位，世代用蔡氏古法造纸术生产白皮纸，以谋生计。长年累月，他们感知着一草一木，猜想着大自然设置在每一种植物体内的深奥用意。

蜀纸选料用纯麻，江浙一带多用嫩竹造纸，北方以桑皮为纸料，剡溪以藤条为纸料……怎样让浆料凝固加快，纸张柔韧紧密？这里有一个传说，说是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位纸农仰躺在草地上苦

苦思索不得其解时睡意也悄然而至，梦境从四面围拢过来，一仙女飞来，笑意盈盈，双手一扬，一阵甘露洒满全身。仙女让纸农莫愁苦，一切烦恼至此消。何时醒来的纸农也不得知，只有嘴角流淌的梦口水黏黏糊糊，浸湿了衣服。梦境传开，人们恍然大悟，纷纷上山找一种树根，入水浸泡，水会变得粘黏浓稠，加入纸槽的浆料中，不就能让皮纸加快凝固变得柔韧紧密吗？“蔡人造纸不成张，九天玄女赐药方。”药方说的这种树木，土家人都叫它崧膏木。

是的，对于人类，树木是有恩赐的。

构树有父辈一般的宽怀，一根枝丫逝去，而另一种叫作纸的东西却诞生了。在土家纸农眼中没有什么比构树这样的植物更动人的了，也没有什么比构树更能赢得信任。许多年以来，构树的影子像河水一样流淌在生活里，这里的土家人每走一步都需要对构树致意，这也是对生活信任的来源和全部理由。

构树的恩情结成一张白皮纸，却厚如土家人的一生。

林场生

进入腊月，罗运仙成天做的事情就是喂树。

当年种下的树像自己的娃娃一样，罗运仙一天看不到就心慌。喂它们吃菜籽油渣，吃收集来的各类骨头，甚至吃剩下的汤饭……

在高石坎林场，罗运仙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一棵树。不是杉树，不是枫树，也不是松树，她越活越像极了一棵垂柳，垂头，再垂头，弯腰，再弯腰，直到弯曲至根部，低到泥土的高度。身体弯曲而谦卑，那是在叩拜自然，叩拜日月，叩拜土地。

现在，低矮昏暗的木房子里，罗运仙坐在土灶前烤火。

灶前，一堆豆秸已经燃烧过了，剩下明明灭灭的灰烬，罗运仙只愿摄取这一点余温。为什么不去树林里弄些柴块来烧火呢？火

势强劲，热力充足，剩下的火炭也会明朗持久一些，但似乎她已经很满足、很宁静。看去，罗运仙的面目已经老得和四周的木板壁一样，长年累月受劳苦的、贫寒的、孤寂的烟熏火燎，才这般陈旧灰暗。她像极了我去逝的外婆，她们似乎有着相似的孤苦，相似的别离，相似的沉默和厚道，拥有人在世上时留在时间之上的倒影。这是高石坎护林人所呈现的生活姿势和生命态度，也是中国曾经大部分农民的面孔和形态，让人看了，觉得亲切又亲近。

回想起来，人生的圆心就是高石坎林场，罗运仙一生的年轮都围绕着它旋转。1972年，她从当时公社的养猪场转到高石坎林场，一边给集体养猪，一边看护这片林场。

“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土地承包到户，公社集体生活被拆散，修建房舍、新造家具、生活燃料等结实奋进的生活对木材的需求分秒不离。无疑，高石坎成为方圆数十里村民的冲刺目标。三五成群，单兵作战，随着私欲的膨胀，树木轰然倒地，人们手里的利斧在烈日和月光下闪烁寒光、悲光。同为护林员的田儒强说：“夜里，我们两人一组轮流巡山，等到烧完一炷香的时间，下一组进山顶替。”他回忆，有偷树的人一个晚上进山四次，最后都被发现。还有一次，他和偷树的人打斗起来，左手大拇指被压反转180度。

火热的生活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很多人出走的方向。同样，高石坎林场苍茫广阔，在这里面，除了那些蠢蠢欲动的砍树预谋让人防不胜防，就只剩脾性乖戾的山风在林间梭巡，在四季闯荡。林场里的很多人都离开了，投入生活火热的怀抱，只有罗运仙还有其他的几个留了下来，留在树木们的身边，留在那些灌满孤寂时光的弯曲山路上。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片森林，人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融入它的神秘和诗意里。草木生长，虫兽出没，自然择优而生，一切生

物坚守天地规则，这里拥有严密的生存秩序和强大的生命磁场。一片花瓣可以成为婚床。一棵松木对季节永远忠诚。一队蚂蚁听见了进攻的号令。一只松鼠独自怀抱小小的狡黠。一头野猪带着几只娃娃崽大摇大摆。一条蛇在水沟旁照见镶着鳞片的脸。……诗意是明朗的，危险也是显露的。生的路径，死的归途，在这里清晰，又在这里模糊。人，出没于森林，来自生命源头的自然属性亦如山风溪流，轻轻呼唤人的心灵归依。亲近自然，亲近万物，就像当初在伊甸园里，大家从同一个季节开始萌发，神将所有的困难、不幸、快乐及幸福都均匀地、公平地分摊给每一个人、每一只动物、每一双翅膀和每一片树叶。世界，一直被阳光普照。

后来的许多年，罗运仙就在高石坎林场里，心灵和性情都被森林的强大和深邃所涵盖和消融。每天，她都要去巡山，风雨无阻。踏过灌木，一些细小的道路被走成无限，迷宫一样在森林里布局，只有她能找到出口和入口。大地的谜面太多，预言和真知都藏在了自然里。正如在罗运仙的眼目里，山岭的轮廓是弯曲的，藤条是弯曲的，溪流是弯曲的，天穹是弯曲的，野兔背部的旋涡也是弯曲的，仿佛能兜住来自远古的晨昏和霞光。她在森林赐予的生活和岁月里边穿行，让无数的树、无数的叶、无数的草、无数的花把她娇小的身躯包围起来，这倒也平添了一些乐趣。只是很多个月夜，她在巡山，对于高石坎林场而言，她觉得月亮弯曲得很没有道理，整个儿树林照样叮当作响，就像谁把月亮取下来，打成银饰佩戴在了身上。一路响叮当。

当然，这是一些美好的时辰，美好的寂静，容易让罗运仙记住和怀念。

在一个护林员有限的认知里，高石坎林场，甚至世上所有的森林，必将在某一时刻成为人类肉身和心灵的避难所。1934年是离得最近的一段历史切片，中国黔东大地一带的山水森林在历史的舞

台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布景。翻开史料，就能清晰地看见1934的10月的一天。远远近近的战火正在逼近或者拉响，军长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以黔东木黄小镇的奇特地势和丛林为掩护，死生阔别，以血的代价换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的胜利会师。“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我跑，敌少我捣”，无数战斗的场面都能让人察觉到这一带森林给予人类的接纳和庇护。

每每听父辈讲起这些史事，罗运仙就会在心里假设，若没有森林，没有遮挡，那么所有争斗是不是更加赤裸和决绝？战争、饥饿、贫苦，以及人类内心的种种恐惧，最后都由森林来进行抚慰。至于爱丽丝的兔子洞，美猴王的花果山，七个小矮人的木床，以及农夫遇见的蛇等，这些童话、传说、寓言无不是从一片森林开始生发。若你留意高石坎林场里三三两两的坟茔，留意坟茔旁的生长与溃腐，就很难否定森林是通往人类精神内里的场院，如草木生长般，它让爱恨、生死、离合的树影重叠在人的心灵上，此生彼息，消融弥合。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对自然的迷恋、依赖、对照终究是人类不能消除的胎记，是预言，也是上苍余音袅袅的呼唤。多想屋后有一树林，院前有一小溪，左右各有菜园，这些，几乎成为人类家园意识的具体物象。

在几十年的护林岁月里，感应天地秩序和四季轮回，罗运仙仿佛能听见每一个自然生命的吟唱，听见上苍留在所有生灵命里的余音袅袅。长期以来，她说不出这种聆听的奇妙，但她尊崇于来自草木生命磁场的吸附，像被授命了一样，干着诸如种树、捡柴、劈荆斩棘等类似的活儿。前些年，她和另外的几个护林员是要去山下的木黄镇背树苗上山的，大多是杉树苗。镇子不小也不大，往街上一走，很难遇到什么稀奇事儿，容易遇到的倒是一些不认识的熟脸。久居林场，别人过街时背兜里常是日用品，或者是一些走亲戚的酒肉礼品，唯独罗运仙等人背的是一捆一捆的枝丫，走过时，带着尖

刺，也带着树根上的老母土。行人见了，仿佛遇着怪物一般，老远就躲开了，还露出厌弃的表情。罗运仙从来不厌弃每一棵树苗，尤其认为杉树是木材中守规则、讲分寸、有刚正的一种。杉树主干笔直，象征着正直、光明、磊落的个性。分散出去的枝丫错落有致，针形叶子在阳光下——排开利剑，紧紧围绕主干这一套坚固不催的良好家教，一根枝与另一根枝之间也会相互谦让有礼，但又绝不畏惧强敌，凡有侵犯，剑锋统一向外，这多像一个家族，或者更像一个民族的生存之道。往往，哲理被一些朴素的沉默的草木所明示，人的灵性体现在某一瞬间的顿悟里。

罗运仙当然是十分喜欢这些杉树苗的，它们令她想起自己孩子的那些童稚言行，内心便甜美起来。她把这种甜美和树苗们一起栽种在高石坎林场。某一匹坡岭上，立春之后的山风依旧低沉，它们拖着疲惫的身子扫过灌木丛，也扫过罗运仙拱着的腰背。树坑要深挖，尺度要掌握，最好在新泥与老土相结的地方就停顿，既能保持根须的稳固，也能保证水分的充足，之前，她仿佛以母亲的名义把每一棵树苗生长的环节都进行了预设和准备。挖树坑，施底肥，扶树身，掩虚土，压紧，一套重复的劳动程序，在无数的日子和汗水里耐心行进。我们能想象，一个女人手里的锄头也许是粗糙的，也许比我们想到的又要轻巧一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取自铁的精华，又被铁匠的重锤反复锻击，它暗藏的锋利和手臂的力量达成默契，在高石坎林场中，在中国曾经绝大部分的乡土上，一起调配着寂静、和谐的耕种生活。

事实上，如今在中国版图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已经隐隐感知了某种不自觉的愿望。希望无数双布满裂口的、象征着无数艰辛的手，紧紧地捏着锄把，将锋刃对准生存的永恒图景——摒弃荒凉，构造青山、绿树、鸟鸣、溪流、云天、阳光的家园，使这一古朴的理想被种植和记录，被时间馈赠，便得到慢慢滋养。因为在一

些城市，我们与蓝天、绿树的相见已经越来越少。曾长期伴随我们的树木、飞鸟和野兽，它们飞翔、盘旋、俯冲、奔跑和嬉戏的形象太容易变成一张张钞票。猎手过于精明和冷酷，他们设置陷阱或者暗藏、伏击、引诱，将自然界里的亲友们一一杀害和出卖。可以肯定，人们见得更多的是霓虹灯闪耀，是电力编织出的许多精致幻觉。物欲的魔法摄取许多人的灵魂，也许偶尔会因为种种听闻和事故产生过片刻的清醒，又继续无力地深陷于享乐、消费、虚荣、挥霍的深渊，将原本属于自然之子的空灵之心全盘典当给了野心勃勃的时代。人类变得异常孤独，异常空虚。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高石坎林场只有 1000 多亩山林。如今，林场有了 12000 亩山林。看着高石坎七弯八岭、苍茫广阔的林场，罗运仙的内心是丰满和沉实的。无需明白和讲述高深的道理，如果大地是一张斑斓的纸，这林木莽莽、绿浪滚滚的山山岭岭，就是她以一个女人柔和的心性和多年的寂静，剪裁出一幅剪纸，喜庆地张贴在大自然的窗户上。草木、虫兽、清风等共赴节日般的乐园，仿佛将人的现实和理想设置在了高石坎的美的图案上。站在时间的远处，老年的罗运仙看着高石坎，看到了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生活，看到了深藏于这种生活里的幸福和安慰，看到了人置身于自己之中时阳光对她的种种恩惠。当然，几十年的护林工作，她也将那些现实之中骚动不安的、带着野心和恶的人物排斥在画境之外。

“岁深树成就，曲直可轮辕”，唐代诗人元稹说的这场景，从来与一个大山深处识字不多的女人无关。倒是一些夜晚，山风从高石坎林场呼啦啦闯过时，罗运仙还是感觉到了岁月的幽深和强势，像车轮子一样骨碌碌滚过她的身体，滚过她的这一生，留下弯曲又明晰的辙印。在这些辙印上，她会看见林场老场长周宏权的脸貌。周宏权是自己的丈夫。在很多条巡山的老路上，她的脚印重叠着周宏权的脚印，丈夫实在有些老了，身体疲乏，连爬上眼前的土坎都十分困难，蹒跚而无助，其他几个年轻的护林员赶紧上前扶住丈夫的

腰身和屁股，托他翻上土坎。有一天，也同样是这几个年轻的护林员，他们高高托起丈夫的棺木，朝着林场深处走去。剩下的事情是罗运仙跟在后面，默默地，仿佛依旧是踩着丈夫周宏权的脚印在走……

在高石坎，回忆会显得更加安静，尤其是在深夜。可能这是一些美好的时辰，它是山下的物质喧嚣之后留下来的一点安静了。儿孙们是无法忍受来自林场的沉重与沉寂的，早已在山下的镇子上安家生根。当然，他们担心罗运仙，每次要求她搬去同住，每次都挽留她多住几天。在镇子的街面上，一些青年人蹲在门口，无所事事地抽烟，他们根本不像父辈那样辛勤劳动，根本想不到庄稼中间去锄地，而是只想不劳而获地过上好日子。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想法，以及生活。罗运仙的劝说和不解成为格格不入的音符，在街市的空气里显得浑浊和模糊。一个护林老人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与眼前生活的剥离，感受到暗处的不屑眼神和口气。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也许，是该停下来休息了。罗运仙额上深深的皱纹像波浪一样摇动，里面仿佛映着林场的倒影。她告诉来到这里的人们，和丈夫一样，林场上早早地为自己打造了一盒寿木，用的是林场的木材，看上去很宽大，隔上一段时间儿孙们就会用红油漆涂刷一遍。这是人生最后的归宿，和一辈子守护的林场有关。说着说着，罗运仙便有了从未有过的尊严和荣光。

到更老更老的时候，护林员罗运仙依旧与儿孙们分开，独自留在高石坎林场。我们仍能从这样一些人的种种经历中感到某种品质蕴藏的巨大能量，感到由时间堆砌的体积中凝聚着的热情。但是罗运仙在高石坎并不需要更深的思索，她曾从土地里获取粮食，也曾在野花盛开的山野上获取爱情，她的世界宁静有序，痛很清晰，爱恨也简单纯粹。

天地苍茫，山风劲吹，偌大的林场，一点也不吵闹。寂静生机。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土家族人口约 169 万人，主要分布在铜仁市和黔东南州的镇远、岑巩县。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早在春秋战国以前，巴人就活动于贵州沿河、德江、务川、思南、印江、江口、碧江等县（区）。土家族称谓在历史文献中没有统一记载，不同历史时期称谓各不相同。明清“改土归流”后，“土家”称谓正式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识别为“土家族”。

土
家
族

阳光照耀群山

王鹏翔

一

彝族世代繁衍生息在云贵高原和康藏高原东南部边缘地带，居住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山区为主，主要是大雪山、大凉山、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等山脉。这些山脉高山耸峙，群峰竞秀，山脉蜿蜒，气势磅礴。这些地区，有奔腾汹涌的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乌江、南北盘江等河流，峡谷深切，瀑布挂壁，溶洞密布，奇诡神秀。这些地区，江河绵延，水流奔涌，溪流潺潺，湖泽星布。在这些高山大河之间，山环水绕之处，总有一些河谷和山间小盆地，在这些河谷和山间小盆地上，或者一处平缓的山麓，或者一处屹立的台地，依山傍水，建起一村一寨，基本上是彝族聚居或散居地。贵州彝族主要聚居地是毕节、六盘水，每个县市区都有彝族居住，另外，黔西南、黔南、安顺、遵义、贵阳、黔东南也有部分彝族居住。

有一首歌，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作的词，由从大凉山走出来的歌手组合山鹰组合演唱的。我经常会用手机播放着这首旷远深沉的歌，沉浸在音乐之中，被一个民族血脉里澎湃的激情所感染。那是《彝人之歌》。

从大小凉山
到金沙江畔
从乌蒙山脉
到红河两岸
妈妈的乳汁像蜂蜜一样的甘甜
故乡的炊烟湿润了我的双眼
湿润了我的双眼
我曾一千次
守望过天空
那是因为我等待
雄鹰的出现
我曾一千次
守望过群山
那是因为我
知道我是鹰的后代
我曾一千次
守望过天空
那是因为我期盼
民族的未来
我曾一千次
守望过群山
那是因为我还保存着
无法忘记的爱

天空、群山、鹰这些意象，给人辽远壮阔之感，是彝人血脉里流淌的意象。歌中概括了彝族居住的地域，没有提到乌江和南北盘

江，但是提到了乌蒙山脉。贵州彝族也主要居住在乌蒙山脉，而乌蒙山脉绵延在乌江上游和南北盘江上游。

彝族是56个民族中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千百年来，与西南其他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开发祖国的西南地区，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千年来，彝族人民从远古走来，开始在漫长的民族发展道路上跋涉，与林与水相伴，风雨无阻，披荆斩棘，雄踞山峦，傲视万物，繁衍生息，历经千辛万苦，造就了绚丽多彩、璀璨夺目、深厚而独特的彝族文化，绘下了一幅幅辉煌而源远流长的文明画卷。

彝族是贵州唯一建立过方国政权的少数民族，也是历史上对贵州统治时期最长的少数民族；是贵州唯一拥有成熟文字的少数民族，并有自己的历法太阳历，也是贵州拥有古籍文献最多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民族民间文化丰富而独特。

贵州彝族聚居地毕节和六盘水，每个县区市都有彝族村寨。我走过很多彝族聚居区，有草海的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曾是大定府所在地的大方县，这里是彝族著名首领奢香夫人建首府九层衙的地方，九层衙是西晋时所建；有赫章县、纳雍县、织金县、黔西市等彝族人口比较集中，彝族文化积淀比较深厚的地方。我生长居住和工作的六盘水，水城、盘州、钟山，更是走了很多彝乡彝村彝寨，我试图完整地了解贵州彝族文化和彝族人民的生存状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和生存环境，感受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

据《中国彝族通史》研究，六祖分支之后，武、乍二支驻滇，建立滇国等国；儒、恒二支北进，分别建立巴国、蜀国；布、默二支东进，分别建立夜郎国、朱提国。夜郎国属地，大部在今贵州境内。《史记》上提到夜郎，世传“夜郎自大”一词，大约处在春秋至汉朝时期的夜郎，其国兴衰覆灭成为历史之谜，史籍记载寥寥，

致使许多地方争夜郎。夜郎国已远，之后默部后裔勿阿纳开疆拓土到贵州中西部地区，传到其第二十五代孙妥阿哲时，因帮助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有功，被封为罗甸国王，建立了罗甸国，都城建在慕俄格，即今大方县一带。从此，以妥阿哲之名为氏族姓氏的水西阿哲家族，开始了贵州长达 1500 年的世袭统治。

贵州彝族发展最为稳定的时期，应为奢香夫人统治时期。元朝在今贵州设立土司制度，以鸭池河划分水西、水东。明朝设立贵州宣慰司，治所在今贵阳，由彝族安氏世袭更替贵州宣慰使。安氏辖境大约为今贵州西北部息烽、修文以西，普定以北，水城以东，其大部分在鸭池河以西，统称水西，划分为十三则溪四十八目统治。之前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割据，元朝中央统治较为松散，土司制度的设立，维系了中央集权与地方统治的稳定关系。奢香夫人作为彝族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为了维护彝族人民的利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忍受了贵州都指挥使马烨的鞭笞之辱，不因私愤害公忠，忍辱负重赴京向明太祖朱元璋告御状，得封后回到水西，带领水西人民凿山开道，开龙场九驿等，建立通川达滇之交通网络，将云贵川湘桂分别管辖的驿道串联起来，与外界通商，进行文化交流，发展内部生产，使水西地区日渐繁荣。奢香夫人历元明两朝，交通条件的改善，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使贵州战略地位得到提高，为贵州建省创造了必要条件，客观上促进了祖国西南边陲的稳定和祖国统一。奢香夫人注重彝汉交流，将子弟送到京师入太学，促进了彝汉文字的互译。奢香夫人还对彝族文字的传播和使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把彝族文字从仅仅毕摩掌握，打破只是传经记史使用的传统禁忌，扩大到记账、写契约、记录歌谣、写书信等日常活动中。因为奢香夫人高超的政治智慧，粉碎了马烨激变水西消灭水西土司政权以“郡县其地”的阴谋，土司制度得以稳定，西南政治经济文化得以稳定发展。

提到水西彝族，不得不提到一场战争——吴三桂剿水西。这一战争对水西彝族的生存状态有很大的影响，不管是人文生态还是自然生态，都被这场兵燹灼伤，成为彝族人民历史上的一个痛点。清康熙初年，吴三桂为逞其专滇黔之私欲，激起叛乱，通过对宣慰使安坤索取“美体而香”的小妾而不获后，捏造种种诬陷之辞，利用朝廷的名义进剿水西。战争很惨烈残酷，在水城、纳雍、织金等地摆开战场，在水西地区展开了拉锯战。我生长的阿嘎屯，四面悬崖峭壁，易守难攻，安坤曾两次据守，最后被内奸出卖而攻破，安坤跳崖自尽，挂在树藤上，被吴三桂活捉，寸磔于军中，三十余岁的壮年就被吴三桂杀害。吴三桂对水西彝族进行了残酷的屠杀，阿嘎屯上的彝民几乎被屠杀殆尽，小部分隐姓埋名逃亡他乡。阿嘎屯成为古战场遗址，留下了号石、卷洞门、石拱桥、三炮眼等遗迹，还有很多驻兵营盘和躲兵洞。我们当地有不少吴王和安宣慰的传说，多处有吴王山，安宣慰被传说成骑会飞的仙马，能撒豆成兵的仙人，是彝族的悲剧英雄。

水西战争之后，土司制度逐渐式微，在清朝康熙三十七年（1698），安坤之后安胜祖卒而无子承袭宣慰使之时，朝廷借此停止了宣慰使职的袭任，顺理成章地将水西“所属地方，改归大定、平远、黔西三州流官管辖”，废除十二宗亲（加上直属管辖一部，为十三则溪）、四十八目等彝族宗法统治方式，开始实行里甲制度，朝廷改土归流完成。此后虽有一些土目存在，已是强弩之末，随着时代发展，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土司制度土崩瓦解，仅留残余。

二

毕节、六盘水作为贵州彝族主要栖居地，属于乌蒙山脉地区。这里也是乌江和南北盘江的发源地。乌江作为长江的主要支流，汇

聚长江流入东海；南北盘江作为珠江的主要支流，汇聚珠江流入南海。作为彝族人，作为这一地区生长的原住民，是这一方山水滋养了我。在我生长的山系，在我居住的村庄周围，涓滴浸润，或者聚集，所有无声的企图，终于得逞，孕育一条条小溪，再汇聚成一条条滔滔大河，浩浩荡荡奔流而去。

“高山苗，水布依，不高不矮是彝家”，在乌蒙山脉，居住着的彝族寨子，多选择山麓地带和山间小盆地。在连绵群山之中，彝族人民长期以来过着半耕半牧的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解放以后，彝族社会从领主制残余浓厚的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和各民族一起经历了发展的曲折艰辛，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

我生长的水城阿嘎屯，也曾经是彝族聚居的地方，曾经被称为“九沟十八嘎”之地，沟即小溪，嘎即寨子，是一个土地肥沃、风景秀丽的地方。阿嘎屯是一个特殊的台地，四面深沟大壑，周围悬崖峭壁，是很典型的悬崖乡。连绵群山间是一个又一个土地肥沃的山间小盆地，一个又一个寨子依山傍水。作为水西地区一处兵家必争之地，屯上居民过着祥和富足的日子。经过吴王剿水西的那场浩劫，屯上居住的彝族寥寥。屯上的原始森林经历了大炼钢铁的灾祸，几乎毁灭殆尽，再加上人口增加，开荒种地，森林变成了梯田，生态压力过重，水土流失，山塘失水，小溪干涸，不复当年美景。历数十年发展变化，屯上两万余汉族、苗族、彝族人民，通过土地承包，通过改革开放，粮烟并作，已经有了自己较为稳定的产业，人民日渐富裕。通过近年来的脱贫攻坚，当年拒兵的卡子多处被打开，修成了水泥路、柏油路，悬崖乡的交通已然四通八达，通村路通组路到家到户，人民过上了富足的日子，正在向乡村振兴迈进。而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加快，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甚至有的买房进城居住，乡村人口压力减少，许多人家将坡地栽上了树，再加上能源使用上的改变，不再烧柴草而是用电，生态压力骤减，生态环

境大幅度恢复。山绿了，水清了，多年不见的野生动物回来了，狐兔出没，锦鸡满山叫，部分断水的溪流开始出现涓涓细流，绿水青山正在逐渐恢复。

我知道，乌江抑或南北盘江生命的源头，就是我眼里的山脉。山峰的火焰燃烧千万年，就是为了锻炼出一条条奔腾不息的河流。

我知道，这些江河生命的源头，就是我踩踏过的那些草，我攀爬过的那些树，我曾捕鱼捉虾的那些有鸟飞来飞去的山海，我曾无数次蹚过的那些小溪。

我知道，在我的身边，大河悄然发育。露珠从草尖开始聚集，从树叶开始聚集，从曲折的叶脉走向一条条大河。涓滴不知不觉汇聚成地底的伏泉，伏泉从一个个溶洞一个个崖缝中亟不可待地涌出地表，汇聚成一条条清冽的小溪，成就奔腾浩荡的千里大河。

涓滴终于变成浩荡之势，汛期丰满了一条条大河的奔流。磅礴乌蒙孕育河流，却注定要奔流出大山的围困，奔向长江珠江，奔向浩瀚大海。

江河流走了，而群山坚定不移，守候着千年不变的诺言，守候着山民千百年生生不息的繁衍。

在这块土地上，彝族人民繁衍生息，从古到今，这个民族是热爱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民族。有彝人的地方，有的留下了原生林，就算各种原因破坏了生态，彝族人民也以坚忍的毅力恢复了生态，并因为大自然的馈赠，成为美丽富足的乡村。

毕节百里杜鹃，因天然原始林带宽 1000~3000 米，绵延 50 多千米而得名，是国家级森林公园，2013 年成功晋升为 5A 级景区。初步查明公园内有马缨杜鹃、露珠杜鹃、团花杜鹃等 41 个品种，囊括了世界杜鹃花 5 个亚属的全部。这里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花园”，享有“地球彩带、世界花园”之美誉。暮春 3 月下旬至 5 月各种杜鹃花竞相怒放，漫山遍野，千姿百态，铺山盖岭，五彩缤

纷，吸引世界各地千千万万前来观光的游客。百里杜鹃原属大方、黔西这两个彝族聚居区，大方是奢香夫人官邸所在地，算得上是贵州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彝族人民视杜鹃花（索玛花）为神花，有祭索玛花的传统，这些生长缓慢，树龄达千余年的杜鹃花，千百年来，受到彝族人民很好的保护，正是彝族人民对这方水土的保护，给世界留下了这个最大的天然花园，成为绝美的风景。旅游的兴旺，生态效益变成经济效益，给这一方人民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收益，真正地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最让人感动的，是一个叫文朝荣的彝族村支书。他带领赫章海雀人民创下的生态治理奇迹，已经载入史籍，成为传世的经典。20世纪80年代的海雀村，海拔2300米，山高坡陡，由于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老百姓种地种到边，开荒开到山巅，农民年均纯收入只有33元，全村730人，人均占有粮107公斤，森林覆盖率只有5%，海雀人有个顺口溜：海拔三千三，人均三十三，山上光秃秃，地下矮矮矮。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文朝荣提出“山上有林才能保山下，有林才有草，有草就能养牲口，有牲口就有肥，有肥就有粮”的思路，带领群众奋战三个冬天，使全村13400亩荒山从风沙四起的“和尚坡”变成了万亩林海，价值超过4000万元，被全国绿化委员会评为“全国绿化千佳村”。创造了海雀人吃上“林业饭”的奇迹，文朝荣同志被村民亲切地称为“老愚公”。而今的海雀村，草木葱茏、流水潺潺、小楼掩映，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广大村民丰衣足食、生活宽裕，是贵州大山深处的美丽乡村。

我在杨梅乡姬官营驻村轮战的时候，对那里的环境极为满意，杨梅林场成片的森林和茶场，村子就在森林的包围之中，觉得生活在那个山清水秀的环境中是一种享受。鸟语花香令人悦耳，空气清新呼吸顺畅。森林中的野果、蘑菇等山珍，让人大饱口福。姬姓乃从云南迁徙过来的彝族，在姬官营设立官仓收缴官粮。曾经，水西

一带缴官粮，要人背马驮送到平远（进织金），来回十天半月，途中常遇山匪，送粮之人遭遇危险，有的甚至丧命途中。土司体恤民情，从宣威安排姬姓土目在姬官营设官仓，以解周围民众远途送交官粮之难。姬官营也是彝族聚居之地，因为姬姓在这里设官仓而得名。这里的彝族人民一直以来特别注重生存环境的保护，重视植树造林。大炼钢铁的时候，也没有对森林大肆砍伐，有节制的间伐留下了不少原始森林，再加上适时补种，森林面积蔚为壮观，成为水城最大的林场。除了林下种植中药材之外，还发展了果园、茶场。杨梅、李子、桃子、樱桃等水果，在水城远近闻名，著名的水城春，就是杨梅茶场生产的品牌。“喝着喝着，春天就来了”，这款远销省内外的春茶，已经成为水城名品牌，也成为姬官营人民靠山吃山的一个稳定产业，真正地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召。

我曾在杨梅乡台沙村驻村扶贫。台沙村是全水城县有名的贫困村，其中有荷落、海纳、鸡寨、裸车等几个彝族聚居的寨子。这里地处高寒，石漠化严重，山上全是深黑色的石头，就像大山露出了骨头。这里因为高寒，土地相对贫瘠，而且严重缺水，玉米荞麦洋芋是这一带的主产。生存环境相当恶劣，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并不容易。每个彝族寨子，寨中人喜欢喝酒，鸡寨尤甚。走进寨子，不但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房前屋后到处堆放着杂物和酒瓶。我们轮战队，不但要走村串寨摸清底数，还要和村民交朋友，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为一家一户找到脱贫致富路子。通组路，串户路，庭院硬化，我们一家一户进行规划。为了改变这种脏乱差的局面，我和轮战队的队员走家串户，动员群众打扫卫生，整齐堆放杂物，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院坝会，用嘴讲，用喇叭喊，工作做了多次，收效甚微。村支书张明远知道情况后说，晚上我们去找陈组长。陈组长是鸡寨的话事人，在彝族中很有威望，原来家庭比

较富裕，后来因为开石头炸伤了手，几乎不能做重活，家庭条件逐渐变差，也成了扶贫对象。村里面安排他家易地扶贫搬迁到海坪千户彝寨，他都领了钥匙，搬去住了一个星期，回来把钥匙交给了村里面，仍然回到鸡寨放牛放羊。在鸡寨组组长老陈家，和老陈边喝酒边拉家常。老陈读过初中，有一定的文化，一开始的时候，话比较少，显得不愿意多说的样子。听说你都搬到野玉海景区的海坪千户彝寨去了，那里多热闹，又是景区，房子拎包入住，今后又要安排公益性就业岗位，怎么就跑回这山旮旯儿来了呢？老陈说，在千户彝寨，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山岗，离开了牛羊，我觉得生活没有盼头。我们农民的根在这山旮旯儿的土地上，故土难离啊，虽然我们台沙缺水，但还是家乡的水甘甜。老陈，你们台沙石漠化这么严重，山上光秃秃的，喂牛养羊没有草山，越放牛放羊，山越秃，以后怎么办？老陈说，我们这里石漠化严重，现在大家都在治理，石山上只要有个土窝，我们都栽上了树，大家也注重了生态治理，不再砍树烧柴，都是用电或者沼气，山上有一定的植被恢复，这几年山比以前绿了，不再全是光石包。乡里村里也积极布置生态恢复的产业让大家脱贫致富，坡地都种植了黄金梨，种植了刺梨，植被大面积恢复了。现在大部分人家都出门打工，村里的人口压力小多了，没有人割草打柴，以前常走的小路都被草木封住了，生态恢复很快。像我这样不能出门打工的，养几头牛，放几十只羊，恢复的草山足够，不会对生态造成危害。几口酒下肚，老陈算是打开了话匣子。其实我们彝族是很重视生态环境的，我们敬天地神明，我们相信万物有灵，尊重一山一树一草一木，我们知道靠山吃山，就要把山林管理好，保护好。台沙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与以前的大炼钢铁毁坏山林有关。据老辈人讲，那时候之前，我们这里可是黑洋大箐，山林里野物多的是，山珍遍山林，老辈人们半牧半耕，有时还打猎，生活很富足。旧时大量砍伐山林，生态被毁，光石包上再

也长不出树木，水土流失逐渐加剧，石漠化害苦了这一方人。我们彝族人喜欢崇山峻岭，喜欢山林草原，喜欢靠山吃山靠林吃林，其实是很爱护环境爱护生态的。谁不希望自己居住的环境好，有山有水，有树有花？以前我们每个寨子，每年都要祭山祭树，祈求山神树神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些年很多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寨子里多是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那些祭祀活动早就不搞了。老陈拉开话匣子之后，话多了起来，好像打开了心扉，关闭的心灵向我们敞开。我们边喝酒边聊，聊寨子里的每家每户情况，哪家有几口人，哪家有哪些收入，老家有什么样的困难，老陈都一一给我们说道。说起改变寨子卫生状况，老陈一口答应，我们彝族好酒，有些人也因为好酒而变得懒惰、邋遢，是该与时俱进改变一些不好的习俗了，周末号召全寨子老老少少打扫家里和寨子卫生，让鸡寨有一个亮眼的改变。那个周末我们赶到鸡寨的时候，鸡寨出动了40多人，有六七十岁的老人，有10多岁周末放学在家的学生，男女老少只要在家的，都参与了打扫卫生，从家里到房前屋后，从寨子到进寨的公路，都来了一个大变样。光是酒瓶子，就用三轮摩托拉了七八车。流淌的污水不见了，垃圾杂物不见了，整个村庄变得干净整洁起来，有了不一样的新气象。

最近到盘州市普古娘娘山采风，和娘娘山联村党支部书记陶正学一席谈，一个身家几亿的煤老板，把资金全部放在对娘娘山的开发上，他把娘娘山搞成了六盘水市农旅一体化的新农村，他因此荣获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奖励。我说想了解一下这一带的彝族生存状态，他给我推荐了舍烹村这个地地道道的彝族村寨。我离开了陶书记安排的宾馆，决定到舍烹村找一户农家住宿一晚。我选择了村主任老张家。老张年近五十，面色黝黑，目光有神，典型的山里彝族汉子。没多少文化，但当村干部十多年。老张很健谈，和我唠了半晚上嗑。老张告诉我，昔日的舍烹村，是这样的写照：家

家住的茅草屋，出门就是猪粪塘，一年种粮半年饱，有女不嫁舍烹郎。而今的舍烹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娘娘山的孕育，是脱贫攻坚的好政策，也是彝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的结果。四五十户人家，几乎都是彝族，彝族文化保存得比较完好。村里面有唢呐队，有撒麻舞队，有酒令队，有铃铛舞队，娘娘山景区需要演出彝族歌舞，围着篝火与游客一起跳达体舞，都会喊舍烹村里的队伍。

第二天清晨，我从睡梦中被鸟语唤醒。睁开眼睛，窗外才麻麻亮。各式各样的鸟鸣，是一曲清亮的天籁，仔细聆听，可以辨别出诸多熟悉的鸟语。远山近树，在晨曦中隐隐约约。清新的空气从窗外流淌进来，几口深呼吸，让胸腔里的肺叶有了轻松的感觉，仿佛一下子吐出了几十年呼进肺里的废气与尘埃。

再没了睡意，索性起床，在村庄小道上溜达。这就是娘娘山脚下最典型的彝族村寨——舍烹村。一栋一栋的小洋楼，掩映在茂林修竹之间，透露出村庄的富足与安详。水泥硬化的进村入户道路，通达每一户人家。已有早起的村民，赶着牛羊上山吃露水草了，有勤劳的彝族汉子，背篓肩锄去下地劳作了。经过夜的洗礼，沉静的村庄活泛起来，重新焕发了人间烟火的生气。

这是一种在城市没有的状态。沉静的村庄和城市给人截然不同的生存感受。钢铁的声音，刺痛肉体也刺痛灵魂，与大自然的声音相比，我更喜欢大自然，喜欢这种浸润灵魂的天籁。

勤劳的彝族人民，生活在这远离城市喧嚣的连绵群山之中，安详闲静。我草草起床，给老张道了打搅，离开舍烹村，准备回到我生活的小城，继续那种被不良空气和喧嚣吵闹包围的日子。

我体验过毕节、六盘水很多彝族居住地区，类似阿嘎屯、姬官营、舍烹村这样的彝族寨子很多，在尊重自然，和自然和谐共处方面，在脱贫致富方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彝族寨子都摆脱了贫困，生活在美丽的乡村，上面这些只是一些难以忘怀的例

证，它们是彝族生活现状的一些缩影。

三

为了从民俗的角度搞清楚彝族的自然崇拜，我曾经拜访了钟山区保华镇的毕摩陈元忠。

毕摩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彝族毕摩（有的写作布摩）是彝族中掌握祭祀的祭师，是彝族原始宗教的组织者，是沟通“人与神”的中介。在古代彝族“君臣师”的社会结构中，毕摩担任着“师”的职责。毕摩通晓彝族文字，既是彝族知识分子、经史学者，又是彝族文化的代表者、传承者。

陈元忠 1981 年初中毕业后，在玉舍舍戛彝文学校学习彝文、毕摩。1983 年，又到毕节参加毕节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举办的彝文教师资格培训班，取得了毕业证，1999 年至 2001 年，他又参加贵州省彝学研究会、省民宗委语文办举办的彝语专修班，2014 年至 2017 年，取得毕节彝文双语职业学校毕摩资格证书，可以说，陈元忠是一个有深厚彝文学养的毕摩，在方圆享有盛誉。

陈元忠向我展示了他各式各样的经书：指路经，超度亡灵的，算命术数的，历史的，天文历法的。据他说，他的经书囊括了威宁、赫章、大方、纳雍、水城、盘县等地的经书，是方圆几百公里之内最全的。大部分是陈元忠手工抄录，少部分是复印。经书装在竹箱子里，很少示人，只有需要给人家做法事，才会按需求取出来用。

陈元忠很健谈。他在村子里办彝汉双语班十余年，临到有机会转正成正式教师的时候，居然因没有教师资格证而错过了这个大好机会，就只能老老实实做一个毕摩。

我和他探讨彝族文字。我作为一个不懂彝语更不懂彝文的彝

人，在族群认同上是很自卑的。彝族文字的起源，众说纷纭，有的说起源于7000年，有的说起源于13世纪。总的来说，彝文是一个古老的文字。我没有记住任何一个单词单字，却被那些散发着墨香的图文所倾倒。

我问老陈，彝族有哪些祭祀活动，特别是关于自然崇拜之类的。老陈说，彝族的祭祀活动可多了，有祭山节，有火把节。祭山节有的祭一座山，有的祭一棵树。火把节是祭火。还有祭日月，祭花坡，祭龙洞，祭韭菜花，祭杜鹃花（索玛花）。彝族相信自然万物有灵，信仰有自然崇拜，从而形成图腾崇拜。

火把节的传说很多，老陈给我讲了这样一个传说，他认为还是比较靠谱的。从前，天上有个大力士叫斯热阿比，地上有个大力士叫阿提拉巴，两人都有拔山之力，没有人能够摔倒他们。斯热阿比听到阿提拉巴是地上的大力士，很有本领，就从天上下来，和他比试。那天阿提拉巴正好出门，临行时，他对母亲说：“天上的大力士来找我，请老人家抬一块铁块招待他，就说这是我吃的东西，请他尝尝。让他等一会儿，我马上回来找他摔跤。”说完，阿提拉巴就走了。一会儿，斯热阿比来了，阿提拉巴的母亲真的抬了一块铁块给斯热阿比，斯热阿比咬了一口，怎么也咬不动。他想：阿提拉巴吃铁块，他的力气一定比我大。想罢，他急急忙忙回去了。阿提拉巴回来以后，他母亲把经过说了一遍，阿提拉巴听说斯热阿比咬不动铁块，就知道力气一定没有自己大，所以，他便跑去追斯热阿比。斯热阿比刚刚要上天，就被阿提拉巴追上了。“不要走，你既然找我来摔跤，那咱们就比比试试吧！”斯热阿比听了他的话，就张开双手，猛地抱住他，两人就开始摔跤了。他们的力气真的非常惊人，大地被他们震得咯咯作响，那些山峦、树木都抖动起来。斯热阿比抱住阿提拉巴一摔，阿提拉巴踉跄一下，被斯热阿比压在地上。但他的背脊还没有着地的时候，阿提拉巴一个挺身，从斯热

阿比头上翻过来压在他的身上。斯热阿比脊背落了地，但他不服输，还要求再摔一次。这一次，阿提拉巴站成一个骑马式，斯热阿比用力摔他，他的两脚像生了根，一动也不动。阿提拉巴趁对方不留神，抓住对方的一只胳膊用力一摔，斯热阿比被摔出两丈多远，趴在地上动不了了。阿提拉巴走近一看，斯热阿比口吐鲜血，已经死了。阿提拉巴回到家里，哪知天菩萨知道斯热阿比被摔死的事以后，非常生气，但又没有办法对付阿提拉巴，便派来大量的虫子来吃地上的庄稼。阿提拉巴在农历六月二十四那天晚上，砍了许多松树，领着人们烧虫子，把天菩萨派来的虫子都烧死了，保护了庄稼。从此，彝族百姓就把农历六月二十四定为火把节。传说只能是传说，无可考证。但是这个传说是驱虫保庄稼的内容，很符合彝族同胞生活实际。在传统农耕时代，自然灾害多，靠天吃饭的人们要战胜自然灾害获得丰收，需要付出很多艰辛。火把节成为彝族最重要的节日，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各地彝族同胞都要举行祭火仪式，村庄火把游行于田间地头，然后火把汇聚成篝火，大家围着篝火载歌载舞，通宵达旦。

山神崇拜，是彝族原生宗教中自然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祭山节，代表彝族敬畏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彝族祭山的日子。大山给生存在群山之中的彝族人民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因为信奉而敬畏，因为依赖而保护。陈元忠曾经主祭过很多次山神，有些寨子主祭一座山，有些寨子主祭山上的一棵神树，面对山神，摆上猪羊等牺牲，燃香点烛，诵经念咒，祈求山神树神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神树是不能砍伐的，彝族寨子的神树，直接活到生命耗尽，枯竭而死，自然倒塌。

陈元忠说，我们这个民族，面对自然，是敬畏的，我们珍视一花一草一木，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敬天重地，与身边万事万物和谐发展。也只有敬畏自然，尊重自然，我们才会从大自然中获得源

源不断的生存资源，让民族更好地繁衍生息。

陈元忠的话，道出了一个彝族知识分子对大自然、对生态环境的认识。

四

“我曾一千次 / 守望过群山 / 那是因为我 / 我是鹰的后代”，《彝人之歌》浑厚苍凉的歌声还在耳边萦绕。这首歌，最容易勾起彝族人的民族记忆。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族群记忆。作为生活在群山中的民族，作为鹰的后代虎的后代，彝族是追求自由崇尚力量和光明的。彝族作为有灿烂文化的民族，有文字，有历法，有图腾，有传说，有古歌（酒令），有火把节，有自己独特的婚丧嫁娶习俗。作为一个居住在群山之中的民族，崇尚黑色红色，崇尚高飞的雄鹰，崇尚呼啸山林的虎，崇尚热烈光明的火。因为聚居崇山峻岭，也就靠山吃山，靠林吃林，靠水吃水，从来就懂得对生存环境的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我曾一千次 / 守望过群山 / 那是因为我还保存着 / 无法忘记的爱”。每每回乡，我都会登上村庄背后最高的山顶，瞭望群山。太阳照在当空，如一只缓缓飞翔的金鸟，它俯视着群山，俯视着众生。阳光如梦如幻如诗般在群山上流淌，流淌成阳光的山脉。看阳光照耀下的群山汹涌澎湃，一如波涛起伏的山海。比起云贵高原连绵起伏的大山，人显得是那样的渺小，渺小如尘，渺小如蝼蚁。但在伟人的眼里，却是“乌蒙磅礴走泥丸”，可见伟人的胸怀，不是我这样的蝼蚁众生所能度量的。

作为生活在群山之中的彝族人，我不得不面对群山，面对未来进行深思，我们的文化的传承怎样生生不息？我们的民族发展的希

望和后劲在哪里？

群山回音，在哪里？在哪里？

大山，既是我们生存的依赖，但绝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更不是围困我们的栅栏。

夕阳在大山上碰得头破血流，也要碰开紧闭的山门。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彝族约有 95 万人，主要聚居在黔西北的毕节市和六盘水市，安顺市、贵阳市、黔西南州也有部份彝族居住。贵州境内的彝族与古代的“西南土著”、氐羌族群有密切的族属渊源关系。不同的历史时期，彝族族称的称谓有所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彝族”就被正式定为彝族各支系的统一族称。

彝
族

一个民族的生态密码

刘兴华

2023年4月21日这天，阳光明媚。我们在务川县黄都镇大竹村见到老村支书张仁礼时，他正在地里劳作。他看见我们，丢掉手里的锄头就走了过来。他身体硬朗，走路十分利索，不像已70多岁的样子。我欲与他握手，他伸出一双手摆了摆，笑了，你看嘛，全是泥巴。你们去我家里坐坐吧。

说到大竹生态，张支书滔滔不绝，他对村里的情况如数家珍。时值午后，阳光正好，从窗户里斜射过来，一束刚好落在张支书已经花白的头上。

他说从他这一代上溯，迁居到大竹已经是好多代了。他在当地做了几十年的村支书才退下来。

说起大竹的生态，张支书很兴奋。他说春节祭树和泼水饭是大竹家家户户必做的功课。祭树是在过大年那天下午，泼水饭是在大年晚饭之后的夜深人静之时。

据了解，各仡佬族聚居地过大年的时间并不统一，仅务川道真正安这一区域的仡佬族，过大年就有除夕、正月十四与正月十五三种情形。他们这种看似分散的祭祀活动，在漫长的岁月里，已经成为一种十分庄重而稳定的生活范式。

大竹过大年是在正月十五。那天下午，家家户户饭菜上桌后，

就要举行既定的祭拜仪式，首先要在神龛前祭拜香火榜上的各路神灵和本家先祖，领头祭拜的大人带着家人边焚香烧纸边念念有词，如在其上。同时安排其家人带上祭品，放在干净的木瓢或者小簸箕里用于祭树。此外需另备一份用于稍后泼水饭。

人们对这种约定俗成的祭树活动，十分默契。至于祭品的丰盛与否，可以力所能及，但一定要干净；动作可以不太规范，但内心一定要虔诚。在神圣的大树下，你可以小声表达你的虔诚和祝愿，也可在心里默默表达。整个活动神圣而庄严。他们相信，有一条秘密的暗道可以连接和通向有神灵的隐密深处。

待夜深人静，就要去泼水饭了。泼水饭一般在晚上十点以后。仡佬族人认为，在重要的节日，除了要祭拜给自己带来生命、安宁、吉祥的神灵和先祖，还要安顿好那些漂泊无根的远近孤魂。

泼水饭的地方一般要选相对背僻处，要用木瓢盛上饭菜并和上干净的井水，带上香、纸和福包等。焚香烧纸后，将木瓢里的水饭往周围泼出，同时口里要念：十方三界那些穿蓑衣的、戴斗篷的，你们各取各用、各自为安吧……记忆里，从小到大直至现在，我曾多次完成过泼水饭这样重要的工作任务。其实，我自小就是听鬼故事长大的，尤其是小时候，特别怕鬼，每次前往泼水饭，我都没有胆量将大人叮嘱我的那些话说出来，只在心里默念。我只敢以这种方式悄悄地进行，我要趁那些穿蓑衣戴斗篷的远近孤魂还来不及反应时，就迅速离开那令人背脊发凉的恐怖场所。

就在那天深夜，村庄四野都会出现一堆堆火苗，还会看见有人影晃动，那就是人们陆续开始泼水饭了。泼水饭有禁忌，就是水饭泼出去后，一定要将木瓢反扣着带回，而且不能回头看，否则孤魂野鬼就会跟着泼水饭的人回家。小时候，我经常感觉泼出水饭后往回走的时候，背脊有阵阵发凉甚至发毛的感觉，而且，一旦旁边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觉得会有什么不祥的东西将要附在身上，每次

我都死死握住那反扣着的木瓢，紧张得周身紧绷绷的，一股劲地赶回家里，看见大人并关上门后，那悬在半空的心才慢慢落下来。

不止一次听见当地的老年人说过，只有阳间阴间的人都有饭吃，大家才安全。他们潜意识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由阳间和阴间构成，唯有和谐相处，方得平安。

大竹是一个仡佬族聚居的自然村寨，是中国传统古村落，它位于中国万亩葵花松母子林基地的核心部位，整个寨子有 80 余户 300 余人，几乎全为张姓。这个方圆近五平方公里的古老村落古树参天，有红豆杉、黄角树、银杏树和柏树等，最突出的要数垭口那二十几棵高大雄奇的柏树，至少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最大的胸径 1 米多，最小的不低于 80 公分。夏天，你如果步行于绿荫如盖的大竹，能感受到空气中浓浓的负氧离子。航拍显示，那条洁净的环村公路就如美丽的仡佬族姑娘脖子上的项链，那一圈苍翠的古柏便是项链上的吊坠，美轮美奂。

对于仡佬族生态，如果将务川作为一个区域模块，大竹便是其间的核心样本之一。

仡佬仡佬，开荒辟草。作为以喀斯特地貌为主要特点的贵州高原的拓荒者的仡佬族，也是贵州典型的山地农耕民族之一。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直以来，丰富的地域与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互为影响，异彩纷呈。

“高山苗、水仲家，仡佬住在石旮旯儿。”仡佬族世代繁衍生息在崇山峻岭。与他们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的山地林深箐密、重峦叠嶂，飞禽猛兽出没其间，时常威胁着人畜生命，同时人们认为之所以会发生旱灾、风灾、水灾、虫灾等自然灾害，是山神作祟所致，天灾人祸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人类。仡佬族先民在不能凭借自身能力保障生活安宁、后代繁衍这一人类最基本的要求时，对自然产生了无比的敬畏，认为山神主宰着山地上的一切自然物并影响着气

候的变化。而在山地的自然物中，树与山相连一体，幽深怵然的丛林不仅显得神秘，而且是仡佬族祖先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

就这样，在广袤而神秘的大自然面前，仡佬族人因自己显得弱小而万物滋生了敬畏之心，同时也孕育了万物有灵、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及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其中的祭拜活动便成为最普遍的表现形式之一。

仡佬族的图腾为竹子。关于仡佬族的崇竹习俗，《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均记载有这样的传说：夜郎者，早先有一女子在通水（今贵州西部北盘江）洗涤，有一节大竹筒漂流到女子两足之间，推之不肯漂走。听到筒中有小孩的哭声。剖开竹筒，见一男婴，抱回养大，有才有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在抛弃破竹筒的地方，生长出茂盛的竹林，后人建竹王祠祀奉。关于竹王的传说，以及崇竹习俗，至今仍广泛留存于各地的仡佬族民间。譬如道真梅家寨的仡佬族，在生下第一个男孩时，父母要将其胎盘和一些鸡蛋壳埋入竹林地下，以祈愿得到竹王的庇佑。于春节，家家户户要到竹林去供献竹王钱。

务川和道真等地的仡佬族还有金角老龙王救始祖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仡佬族先民居住在山林里，在大树上搭窝栖息，以猎杀小型动物为生。一天，他们在寻找猎物时，与一群猛虎不期而遇，短暂的对峙之后，他们选择逃到了山的最高处，他们爬上了山顶上最高的那棵树，虎群就在树下停了下来，围着大树，不住咆哮，久久不肯离去。三天三夜过去，虎群仍旧围困着先民们，眼看他们就要坚持不住了。这时，天空飘来一朵彩云，东海的金角老龙王站在云端。他是天庭调派来人间布云施雨的。他搭手一看，发现了相峙的人和老虎。他想，地界上人本来就少，让他们成了虎的食物，岂不可怜。于是，金角老龙王施法，倾东海之水而下，渐渐地，水漫上了山顶，淹没了虎群。先民们得救了，他们十分感谢金角老龙王

的救命之恩。后来，仡佬族人为永远牢记龙王的救命之恩，将他们脚上穿着的鞋称为“八块金龙”。那时，人们穿的鞋由八块兽皮缝制而成。同时，为了感谢让他们得以栖息和避难的大树，每年都要将其作为神灵进行供奉和祭拜，亦祈求大树保佑族人永远平安吉祥。

恩格斯说：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

源于诸多原因，散居于全国各地的仡佬族，各自的祭拜形式或略有差异，但无一例外都包含了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祈福纳祥之意。

我所居住的务川与邻县道真，是全国仅有的两个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其中仡佬族人口占全国仡佬族总人口的90%以上，加上有3个仡佬族苗族民族乡的邻县正安，长期以来，地域与民族文化水乳交融，形成了一个自然与人文浑然一体的生态文化板块，包括贵州安顺、凤冈、普定、播州、关岭、黔西、重庆武隆、广西隆林等仡佬族，至今仍保存着祭树、祭山、喂树或泼水饭等传统习俗。

祭树喂树作为仡佬族祭树中的一个既定环节，至今于诸多仡佬族聚居地普遍存在。

譬如广西隆林仡佬族，至今还保留有祭树喂树习俗。过大年那天，他们会邀约族人带好香烛纸及酒肉等祭品，上山祭树。先在既定的大树前焚香烧纸并举行祭拜仪式，然后开始喂树。先持刀在树上斜砍三个口子，然后小心地将供品“喂”于刀口之中。他们针对不同的树种，要说不同的祭词。比如祭拜的是果树，就要对其说：喂你肉儿，结起坨坨儿，喂你酒儿，结起纽纽儿，喂你饭儿，结起串串儿。喂过之后，先用红纸将刀口封上，再给树木除草培土，最后将周围一一清扫干净，以此祈求神灵庇佑仡佬族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四季平安。

重庆武隆的浩口苗族仡佬族乡，每年三月初三是他们的祭山

节，他们以村寨为单位组织，祭拜山神、神树。他们在自己居住的村寨附近，请本族最著名的得道巫师观天象、察地情，精选出一棵高大、粗壮而枝丫繁茂的古树作为“神树”，年年前往祭拜。神树所在地被他们视为神圣之地，不得有任何家畜践踏，任何人不得在该地域砍伐树木，否则必遭人咒骂和天谴。

家住浩口楠木湾的蔡传楠说他们那里的祭树活动到底从哪朝哪代开始说不清楚，他说反正是祖祖辈辈就这样传下来的，到他这一房，因自己为长，自然地继承了父亲交下来的“衣钵”——领头“祭树”这个活儿。

每年三月初三这天，不管天晴落雨，他都要带领族人前往祭树。

那天一大早，他便会敲起那面直径足有 45 厘米的亮晃晃的铜锣，吆喝寨子的人们起床“喂树”。他会领着大家携带香烛、纸钱、鞭炮、糍粑、酒菜等祭祀用品，到寨子对面那棵六七人才能牵手合围的楠木树前，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

这棵“神树”据说是楠木湾开基老祖栽的，树龄达 2000 余年，树高 30 多米，胸径达 4 米有余，主树干上部呈双身树态，形似夫妻紧抱，永远相拥相守，被当地人敬为“双亲树”，亦称老母树。树下有小碗粗细的一孔泉眼，澄澈长流，清冽甘甜。

蔡守楠带领大家先摆放好各种祭品，再围着树干慢慢绕行一圈，而后双膝跪拜，徐徐念唱：

日月天光，地老天荒，
千年树神，恩德无量，
我族子孙，永记不忘，
今日祭拜，请你收纳，
天神地神，大树之神，
回来哟，回来哟，回来哟——

念完“祭词”，蔡传楠便率族人向“神树”三鞠躬。

叩拜结束后，族人们开始用长竹竿将带来的红布块、红布条挂到树枝上，这叫“挂红”。大家一面“挂红”，一面在心里默默祷告，祈求“神树”显灵，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保佑自己和家人。

“挂红”之后，仍由长者带领人们给“神树”“喂饭”。“喂饭”就是在前一年树身上划开的那道口子上，再添上一两个新口，以让“口子”开大，然后倒一杯酒，一点一滴地倒进“口子”以示敬意。接着又将带来的饭菜用筷子喂进“口子”。人们喂树之时，口中会念念有词，大意是请“神树”吃饱吃好，枝繁叶茂，永世长存。

祭树仪式结束后，同来祭树的人们便围树席地而坐，把带来的酒、菜——吃净。拜祭“神树”时，如果村寨里有客人来，族人要请他们一同拜祭。

我问过当地的一位仡佬族村民，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文字之类的记载，包括碑刻之类，他想了想说，这是祖宗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规矩，都记在族人的心里，至今没有发现具体的文字记载。记得曾有人说过：在有些时候，法律法规不如发咒。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这在一些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的地方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所谓的“咒”，都是直接与其自己或家人的核心利益相关，容易让人平添畏惧。

位于石阡县境内的佛顶山下的石阡尧上仡佬族，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一是他们传统的“敬雀节”。

“敬雀节”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一直过着安稳生活的仡佬族村寨中，突发了一场罕见的瘟疫，人们四处寻医问药无果，纷纷染病身亡。就在情况十分危急之时，一只神鹰嘴叼灵芝、两爪抱着装有仙丹的葫芦，飞进仡佬寨，拯救了仡佬族人。这天是二月初一。此后，仡佬族人便将鹰抱葫芦奉为图腾，并

形成规矩：“年年岁岁敬神鹰，世代代代爱百鸟”，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和演变，便形成了今天的敬雀节。“雀”是仡佬族人对鸟类的统称。

我曾对“尧上”这个地名颇感兴趣，通过向当地族人了解并查阅了有关资料方得以释疑，古时“尧”同“垚”，垚是山很高的样子，也是帝垚的名字，所以，“垚上”意为在很高很高的山上。这一带的高山，应该就是佛顶山。后来，为感恩挽救族人于危难的神鹰，尽量不打扰百鸟的生活，仡佬族人主动退居山下，同时为了纪念他们曾栖息的故地，便将新居所取名尧上。

尧上仡佬族至今还完整地同时保留着鸟崇拜和树崇拜文化。佛顶山下至今还流传着“堆金不如积谷，积谷不如栽树”的说法。当地族人房前屋后都习惯栽风水树，哪家生小孩要栽一棵树、女儿出嫁要栽一棵树、结婚后夫妻要栽一棵树、故人坟前子女要各栽一棵树等等。不仅如此，一些族人为了小孩能够顺利成长，还要过继给一棵大树叫“干爹”或“干娘”，这与务川道真等地仡佬族人为小孩找“石保爷”“树保爷”一样，以求得大石大树的庇佑。逢年过节，他们都要上山祭拜树干爹或树干娘。他们即使因修房建屋万不得已要动用树木，都一定要先祭山神和祭树神后才能采伐。

尧上仡佬敬雀节以十二生肖为准，每十二年中的鸡年大祭，其余年岁小祭。小祭由各家各户自行举行，大祭以村寨或同姓家族为单位集中举行。

在小祭之年的二月初一上午，由家庭中的长者带领家人给神鹰和祖先烧香烧纸。下午由长者带领家人到田间地头对大自然中的一切生灵焚香烧纸，最后用供品糍粑粘于树枝上供鸟神享用，并念唱：

二月初一开山花，林中雀儿叫喳喳。

大雀为着育小雀，飞到地里害庄稼。

地里无苗粮减产，屋里下锅饿大家。
乞家想出好办法，家家户户打糍粑。
糍粑搭在树丫杈，雀儿飞来叨糍粑。
糍粑贴着雀嘴巴，就此不再害庄稼。
地里苗齐粮丰产，喜得乞家乐哈哈。

每逢大祭，则以村寨或姓氏为单元，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

8年前的一个初春，我有幸前往石阡参加了尧上敬雀节。那天，天气出奇地好，微风轻拂，天空万里无云，好像是苍天为了这个神圣的节日做了精心的安排。

祭祀开始，随着一通“祈福鼓”，长号齐鸣，两个仡佬族汉子将大红绸缎系上“神鹰”脖子。随后，仡佬族子孙先后将高香插入香炉，将供品摆上供桌，再由寨老高声念唱祭文，最后祭师们再跳上一段神秘的舞蹈。

祭祀供奉结束后，祭师们接着开展“上刀山”“下油锅”“秤杆提米”等神奇的特技表演，“上刀山”也称“上刀梯”，刀梯由一根高12米的铁柱和72把锋利无比的钢刀以及顶端上边3把寒光逼人的钢叉组成，刀口朝上，竖立起来之后，祭师绕着刀杆周围一边念咒语，一边跳祭祀舞。随后，一名赤手空拳的半裸汉子，赤脚踩着刀刃，双手抓刀，十分敏捷地顺着刀山向上爬，直到刀山的顶端，然后表演各种高难度的凌空翻滚动作。之后，从刀山的另一面顺着刀刃往下从容地走下来。其间，人群中有人发出惊叫，我的心也悬了起来。结束时，那位上刀山的汉子手掌、脚底板均无伤痕。我特地凑近去，观察了那双脚板，发现的确与常人无异。最后仡佬族妇女也跳起“茶灯”舞蹈，共同庆祝“敬雀节”。

为了传承敬雀文化，保护生态家园，尧上仡佬族人还通过寨老会制定了严肃的族规：

山管人丁，不准烧荒开山破坏风水，方能人丁兴旺，生生不息；水管财源，不准截流毁渠破坏水源，方能源远流长，财源不断；鸟有恩德，不准驱鸟捕鸟掏蛋毁巢，方能福泽后人，知恩图报；兽是朋友，不准安山猎兽烹食野味，方能共生共荣，和睦相处。以上寨规，凡我族人须谨记于心，慎于行。有违者必按祖训寨规责之。

包括尧上的好多地区的仡佬族人，他们的吃穿住行及生老病葬中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鸟崇拜元素。如在房屋建构中，屋脊两端大多有鸟嘴的形状，堂屋正前方专门设计有供鸟筑巢的燕子楼，故人墓碑上常见“人鸟图”，服饰及其他装饰图案也常见鹰鸟元素，民歌中也有如“布谷布谷，住进我家燕子屋……”之类的体现。

如果说祭拜仪式是仡佬族人长期以来与大自然共处形成的精神层面的信仰或宗教，那些文字或碑刻形式的存在便是一种难得的民族或地域自觉。值得欣慰的是，至今在不少仡佬族聚集地依然能够看见。

在务川黄都大竹张氏祠堂旁，有一块名为“同参化育”的石碑，此碑立于清宣统二年（1910）。因族人张泰山在寨子旁的独角山上，不小心发生了火灾，毁了小片林木，引起了族人的高度警觉，为了告诫族人，同时为了从法理上规范族人的行为，便由时任团首张民珍、张光暄提议，全体族人研究决定，由张泰山出资刻立了“同参化育”这块石碑，以警后人。

2021年，我在执行主编地方历史文献《务川历代雕刻艺术精选·书法卷》时，这方“同参化育碑”自然被纳入碑拓范畴。

那块饱经风雨而风采依旧的石碑，至今仍然静静地立于大竹寨

子中间张家祠堂旁边，不同的是当地政府已经为它建了一个亭子，将它妥妥地安放于其中。

时值秋天，清风送爽，我们的拓片在绿荫笼罩下进行。当软软的拓包在洁白的宣纸上轻轻捶击时，我在冥冥中试图还原当时那种聚族而动的肃然之态。

同参化育碑记有“清河公议八条”：

一议伦常要道入孝出悌共期里仁之风由义居仁同归德邻之化倘不守法犯伦者小罚大则稟究

二议口角参商事理不明不凭族中剖论而好勇斗者罚钱五千文

三议放火烧山林者罚钱十二千文

四议卖柴不论己林与人之山场概不允卖倘若故犯罚钱六千文

五议放马牧马害人禾苗秧子一窝三文包谷四文以入祠堂不准私归

六议盗窃田禾蔬菜拿获赃贼此罚办五百文捆入祠堂究治

七议割树皮犯之此罚办二千文

八议砍伐荒山烧火焰此即归此业充入祠堂以为官山

以上数条族中恪守庶几草木畅茂子孙绵远。

《礼记·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清河为张氏堂上郡望。这方由张氏族人刻制的“同参化育”碑，作为百多年前就已经出现的“村规民约”，对于当地生态文化的传承及和谐乡

村的构建，持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有关代表性碑刻还有务川分水镇的“千古不朽碑”，当地人亦称“梓柏护林碑”。梓柏是红豆杉的俗称。

前年秋天，在分水镇金华村洪家一个绿荫如盖的山坳，终于看见了那4棵有名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红豆杉。这4棵红豆杉顺坳口南北向排列，树龄均200年以上，最大树径2.95米，最小2.1米。在其间，有一块“千古不朽”石碑，刻立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碑文记：

千古不朽

尝思诗云□□□梓论白殷人□柏是木也贯四序□雕为
□大之长古帝王尚且节重而我等何敢轻视今有洪家村庙前
土地林有梓柏四根直立千古青葱不改□诚地脉钟灵阴阳风
水验□前人保留到今恐后世人心多变合地公议安碑刻石铭
曰梓柏四树古来□出勿得妄言□□□□公议

□□□不准贪财估价犯者重罚公论铭碑永垂后□耳

众公议人：李明镜 李秉高 李秉仲 李秉武 李秉秀
李秉德 李正仁 李正伦 李正明 李正兴 李正喜
李正其 李正朝 李正和 李正常 李正□ 李正纲

光绪二十五年孟冬月良辰吉立

用勒石来强化和规范人们的保护生态意识是仡佬族人比较普遍的手段，这是他们自古以来与大自然共处的漫长岁月中悟出来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们很早就意识到法则的重要性，因此便促成护林碑刻的出现。这方梓柏护林碑便是这一意识的直接产物。同时，从碑文中还发现有“地脉钟灵阴阳风水”的表述，这也印证了仡佬族人的风水观，在他们眼里，所谓风水，龙即山脉，为地之气。要水藏

风，关风蓄水，是曰“风水”。无论哪个地方，那些看似普通的树木，一旦命名为风水树，就披上了神秘的色彩，只要有一丝不敬，都会遭到严厉惩罚。因此人们都十分敬畏，不敢违禁。

这样的碑刻在务川和道真境内比较常见。

务川丰乐镇政府往北约五公里的牛老田旁边的香楠园，有大小楠木几百棵，其中树龄达300年以上胸径75公分以上的楠木就有20多棵。有专家认为是国内极少有的古楠木群落。据说那里以前叫庙林，曾有一座寺庙，于20世纪破四旧时毁损，有一方护林石碑也随之不见。我年轻时曾在务川的丰乐镇政府工作，去过庙林两次，30多年过后的今天再次走近，感觉这些楠木大小没有什么变化，唯一不同的是，为了加强保护，全部实行了挂牌管理，为方便人们参观，林间铺设了一些石板步道。

几年前，县里安排我参加务川龙潭旅游景区建设，在龙潭村的长坳看见过一块石碑，人称“长坳古柏碑”，碑文记“邹氏二房护蓄长坳柏树一事”，为当地人邹泮翁培植地方风水所植。顺坳口北侧山坡南北向，尚存植于清代的柏树20棵，最大胸径0.95米，最小胸径0.3米。现在那里仍然枝繁叶茂，荫翳蔽日。

在道真旧城镇槐坪火烧关垭口，我目睹过一方护林碑。记清同治年间，仡佬族村民梅其冠于该路段植树，坚持10年，成活千余株。光绪二十年（1894），乡人郑代兴失火烧树2株，由郑子香出面公议，罚钱十千，并勒碑护林。

在正安与务川交界的中观音，有一方立于民国二十一年的禁渔碑，文字至今还清晰可见。碑文记：

自中观音鱼至孔一带江河，其中有渊者即作放生之区，
俟后如有毒网等情，则法令不容也。

仡佬族的生态观，还普遍出现在一些家谱里，譬如我曾在编纂地方文史资料时，发现在务川和道真的《韩氏家谱》《盛氏家乘》《雷氏谱牒》等一些家谱里，就有一些关于树木不可乱砍滥伐、不许牛马践踏，否则必有惩罚的记载。这种以家族为单位的约束性规定，在对局部或整体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发挥着积极的基础性作用。

在民间走访中，我还发现有一些地方，将生态环境保护直接纳入村规民约。譬如正安县市坪苗族仡佬族乡韩家湾村，现有 80 户 350 多名仡佬族人，20 世纪 40 年代在乡绅韩子安等组织下制定了村规民约，实行封山育林，规定凡有偷伐林木者按价赔偿外，要请全体村民集中吃饭一次并作当面检讨，且按照盗伐数量在规定时间内，以损一罚二标准植树。那里至今仍然古树参天，溪水长流，可以说全村除了耕地全是森林。2000 年韩家湾村被全国绿化委员会评为全国造林绿化“千家村”。同位于市坪的仡佬族聚居地申家寨，也向来有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清代族人申毅章曾出任贵州大定府训导，主管教育事务，在任期间将华山松引入家乡，至今寨后面的白虎山上，华山松仍然葱茏满目。

作为仡佬族聚居人口最多的务川和道真两个县，其森林覆盖率均保持在 60% 以上，航拍很多地方，除了公路与河流，基本都被绿色覆盖。其中，务川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野银杏“残存群落”的一片净土，据统计县境内尚存野生银杏 6300 余棵，有中国野银杏之乡之美称。贵州大沙河自然保护区在道真县境内，是我国特有珍稀植物银杉现存分布数量较大的地方，现有银杉林 21 个分布点，天然银杉植株 1056 株，占全国天然银杉总植株的 26.4%，是全国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中国银杉之乡”之殊荣。

仡佬族人在漫长而深邃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然与人文交相呼应的立体生态观。

位于务川县丹砂街道的桃符老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仡佬古

街，这里曾经是务川通往重庆四川等外界的必经之路，是官道，亦是古盐道。早在清嘉庆年间便已商贾云集。穿过这条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古街，仿佛至今还能感受到曾经的喧嚣与繁华。在古街旁，尚存一块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禁止杀牛碑。碑记奉县正堂示谕严禁宰杀耕牛及店铺招卖牛肉之事。那是在清道光二十六年的一天，桃符正逢赶场，一名牛贩子牵一头耕牛到来，欲杀牛卖肉。这头牛见到老场贵妇黑山老祖婆，感觉救星来了，一时泪流满面，双膝跪地，善良的黑山老祖婆心生悲悯，当即下令，今后一概不准宰杀耕牛，同时倡议刻立禁杀耕牛碑。碑文记：

禁止杀牛碑

奉县正堂万示谕，严禁宰杀耕牛及店铺招卖牛肉，如违休怪稟官受累，特立此碑，永远垂戒。信善人：肖宏显、申亨章、申先章、申尚仁。

道光二十六年冬月吉旦立

耕牛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就有着特殊的地位，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农耕传统，耕牛历来就是重要的农业工具，尤其在仡佬族人的生产生活中，耕牛一向被作为“农民的朋友”身份对待。因此，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菜牛”一说。在农耕时代，务川和道真等大多数仡佬族人聚居的地方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牛老了就让它自然老去，待去世了就在山坡上找个合适的地方进行埋葬，这种视牛如朋的观念至今仍深深地烙在仡佬族人的心里。

如果要全方位了解仡佬族人的生态观，可从他们的娱乐工具——大贰纸牌里面窥豹一斑。大贰纸牌在西南地区是比较普遍的民间娱乐工具，玩法丰富，尤其是在科技欠发达的过去，玩大贰纸

牌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各地大贰纸牌的游戏规则各不相同。

以“天地人和”为核心牌面符号是仡佬大贰纸牌区别于其他地方或民族纸牌的重要标志。大贰纸牌作为务川道真安等地仡佬族特有的民间文化，其游戏规则的构建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意义。当然，这主要是建立在作为纯粹的娱乐工具而非赌博工具之上。

具有艺术效果的仡佬大贰纸牌是从实写的大贰纸牌变化而来。牌的组成是二十个数字，即大写的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和小写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各四张组成一副。其游戏规则里，大贰的地位十分重要，它与牌局里的“油子”关系极大，因此将这种纸牌命名为仡佬大贰。然而，最有趣的是，将其中的大拾、大捌、大柒、大陆分别命名为天牌、地牌、人牌、和牌，蕴含着仡佬族人天人合一的大生态理念。

仡佬大贰里关于“天地人和”的命名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秘密。家居务川的地域与民族文化专家、美术家邹愿松对仡佬大贰的渊源有很深的见地与理解。他说，务川大贰具体源于何时没有具体记载，但应该是自古便有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逐步发展和演变成现在这种样子，包括制作工艺和游戏规则。

在中国古代，十以内的数字都与天地对应。奇数代表天，偶数代表地。十字为九加一之和，古人认为十是数字完备的标志。因此“大拾”在仡佬大贰里被称为“天牌”。

自古及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八及八的倍数一直是一个充满智慧与吉祥的数字，所以有“易有太极，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在偶数中为最大，因此“大捌”在仡佬大贰中被称为“地牌”。

在传统习俗中，“七”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中国农历新年正月的第七天，即正月初七，古人定之为“人日”，即“人的节

日”。从正月初一到初七，都赋予了不同的节日含义。据晋董勋的《问礼俗》，从新年的第一天到第七天，分别是鸡日、狗日、猪日、羊日、牛日、马日、人日。将新年首月的第七天设为“人日”，最晚在魏晋时代已很盛行。晋代李充《登安仁峰铭》便称，“正月七日，厥日为人；策我良驷，陟彼安仁”。

古人将新年的第七天设为人日，在“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中或许也能发现一些端倪。传说女娲在创造出人类之前，先造出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从第一天至第六天，分别创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到第七天才完成了造人计划，遂将这天设为人类自己的节日。因此“大柒”在仡佬大貳中被称为“人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六”一直象征着吉祥如意、幸福、安康。六在易经中是一个阴数，凡是阴爻的都用“初六、六二、六三”等来表示，和六相对应的是“九”，凡是阳爻的都用“初九、九二、九三”等来表示，六是至阴，而六六就是负负得正，两个至阴就变成了至阳，所以就有了“六六大顺”的说法。易经六十四卦，每一个卦都有六爻构成，都代表一种自然现象，也就是六爻不断演化与重组，构成万事万物，进而生生不息，这也叫“六六无穷”。“六”表示顺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大陆”在仡佬大貳中被称为“和牌”。

在务川仡佬族聚居的一些地区，曾经将玩大貳纸牌的水平和风格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人品和智商的重要参考。

在务川泥高正江仡佬族聚居地老鹰关，70多岁的李发魁告诉我，村里的成年人几乎人人会打大貳。他说，过去一些人家还将大貳作为挑选女婿的参考工具。通过打大貳纸牌来考察智力和人品，是当地人一个不成文的习惯。他们认为，通过抓牌和出牌的动作大小幅度和出牌速度可以看出性格急躁还是稳重，胆量大还是小，干脆还是啰唆，逻辑思维凌乱还是缜密。通过整理和握牌的规范程度，可

以看出有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通过对牌的布局和发展趋势可以看出目光短浅还是有一定抱负。

大多数当地人都不太相信酒品看人品，他们更多地相信牌品看人品。他们客观地认为，一个人的酒量有大小，而酒量的大小关键在于人对酒精的分解能力，属于生理上的个体差异，因此通过喝酒考查不出真正的人品。

如哪家有媒人上门提亲，待需要深入了解男孩情况的时候，一般都要不露声色地在家族中挑几个合适的人选，借名陪客，实则行考查之实。

李发魁给我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们邻村百家寨有个年轻人，自小得了顽固的慢性支气管炎，人们都叫他齁包，他读书虽然不行，却是当地最喜欢打牌且水平最好的人之一。都说牌上有药，在齁包身上体现得很充分。平时，他的喉咙总是当扯风箱——“嚯嚯嚯”响个不停，但只要手里抓着大贰纸牌便立马不齁。齁包成年后，他的婚事成了家里的老大难。家里请过好多媒说过好多处，都没有成功，人家一看见他弱不禁风的样子就打了退堂鼓。

后来，在一个媒人的精心撺掇下去离他们家相对偏远的地方相亲。女方家安排人玩大贰便是自然的事。只见齁包抓牌齐牌出牌如行云流水，属于玩大贰的高段位水平。他记忆力特别好，最擅长打“卧卧章儿”。所谓“卧卧章儿”，就是合上盲打。齁包抓牌结束后，他会哗的一声，将牌瞬间全部合拢，然后一般就不再打开了，自始至终都是盲打，且不会出差错。齁包因此侥幸地通过了那次考查。

“天地人和”出自《荀子·王霸篇》：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仡佬族纸牌里的“天地人和”理念与老子之“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王阳明之“天地一体之仁”的生态伦理学说一脉相承。

尽管在漫漫历史长河里，仡佬族人一直艰难辗转于让他们赖以生存的苍茫世界，但是他们敬畏万物、崇拜万物的信仰一直不曾改变。这种朴素的、多元亦比较完备的生态价值观，已经作为一种永恒的民族文化密码，深深地植入仡佬族人的血脉之中，这是一种超越地缘或血缘的精神文化基因，我相信，它将会在无穷之未来得以无限赓续。



仡佬族是贵州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俗语说“仡佬仡佬，开荒辟草”，被贵州各族认为是“地盘业主，古老前人”。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仡佬族有 55 万余人，主要分布在遵义市的务川和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安顺市平坝、普定、关岭，铜仁市石阡县，毕节市的黔西市、大方县，六盘水市的水城区、六枝特区。仡佬族源于秦汉以前的濮人和汉以后的僚人，唐代称为“葛僚”“仡僚”，宋、元、明、清时称为“仡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称为仡佬族。

仡佬族

山水相依凤凰地

石庆慧

一、都柳江畔·水寨

2009年3月，我因一纸调令，要到都柳江畔的兴华水族乡去工作。由一名中学教师变成一名基层公务员，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而那一方山水也如同命中注定的缘分般走进我的日常，成为我日后文学生涯里的一抹底色。

去兴华之前，也曾偶尔途经那里，都柳江沿途旖旎的风光一度让我迷醉和向往，碧绿的河水、光洁的鹅卵石河滩、妖娆的竹丛、成片的芦苇、两岸繁茂的阔叶林，山水掩映，船泊江渚，如在画中穿行。那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能够停下脚步，走进那画里，去静静感受和体悟那一方山水的美妙。

去兴华报到那天，恰值绿色植物疯长的暮春时节。头几天下过大雨，那天正好雨过天晴，走进乡政府所在的八蒙水寨，我一下就被眼前的风景给迷住了。涨水的都柳江混浊已退，呈现出浓郁的琥珀色，河面宽广，水量丰盈，奔腾不息。岸边，是一排排整齐的暖木新楼，呈现的是新农村的干净美好，对岸则是古老的八蒙水寨传统村落，青瓦木楼，掩映在巨伞一样的古榕树下和一排排翠绿的竹丛之中。这是一个居于水畔而又完全被绿色包裹着的村庄。村庄后

山，是亚热带那种层层叠叠的阔叶林，繁茂的林子里一种鹅黄色的花正漫山遍野开放，一团团，一簇簇，云朵一样，棉绒一样。更远一点的青山，湿气蒸腾，云雾缭绕，如仙似幻。放眼望去，青山白雾，碧水环绕，新绿暗绿相互簇拥，在氤氲的湿气里生机勃勃。

都柳江沿岸素有“百里林海”之称，月亮山更是保存着三百多公里的原始森林。处于都柳江畔、月亮山腹地的兴华水乡，是个极小的乡镇，森林覆盖率为86%，10000多人口，50%为水族，49%为苗族，9个行政村，72个自然寨，他们散居在狭长的都柳江河谷以及苍茫的月亮群山之中。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个村落，因为植被极好、绿荫掩映，都美得如同仙境。尤其水家寨，喜欢临水而居，竹丛、芭蕉、古树环绕着村庄，所以水族人民骄傲地称他们的居住地为“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的地方。

“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随着我对水族乡的深入，越发觉得这个比喻恰如其分。都柳江沿岸的水寨，不管是榕江县的定威、兴华、水尾，还是三都县的坝街、都江、打鱼等乡镇，那里的村村寨寨，都喜欢在河边、村头，哪怕不靠近河边的村寨，只要有适合栽种竹子的地方，都喜欢栽种一种高大的翠竹。这种竹子，竹身高大，枝繁叶密，像南竹，但比南竹柔软，我以为是绵竹，枝叶却又比绵竹细小更有韧性，尤其竹尾，柔韧弯曲，像凤凰的尾部一样，婀娜妖娆。有人告诉我，这种竹子，叫作风尾竹。

一曲《月光下的凤尾竹》悠扬、婉转，不知打动多少人的心，凤尾竹也在这首世界经典名曲里化身成美丽多情的意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让我一度以为凤尾竹只长于云南，只属于傣族。没想到，这美丽的竹竟然就在我身边，就是我眼里欢喜的风景。

关于凤尾竹，水族有个动人的传说：在开天辟地不久，天和地相隔较近，有一年天大旱，五谷不生，草木尽枯，大家非常忧愁。这时，在月亮山麓的水家寨上，有个名叫阿凤的若缅（水语，姑

娘)心里也很焦急,她对寨老说:“阿拱(水语,祖父),老天不下雨,让我上天去把天河水舀下来吧。”寨老一听,连忙摇头说:“傻孩子,天那么高,你一没长翅膀,二没有通天梯,怎么上得去?”阿凤指着窗外自家后园里一棵高大的翠竹,自信地说:“这棵竹子长得高,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牙花散(水族神话中主宰人类降生祸福的神)告诉我说它是棵通天竹,只要有心爬,就可以爬到天上去。”阿凤说完,走出大门就往竹林跑去,脱掉绣花鞋,两手抓牢那棵翠竹,用力往上爬。说来也怪,她每爬上一节,竹子就长高一节,越往上爬,竹子就越往天上长。阿凤顺着竹子一节节往上爬,开始还算顺利,可越往高处,白天太阳越辣,晒得她头昏眼花,身上脱了皮,她就摘下几丫竹枝绾成圈当斗篷戴;夜晚遇大风,竹竿摇摇晃晃,她就解下围腰飘带把自己拴在竹竿上,等风停了继续往上爬;干粮吃光了,嘴巴干得冒烟,她就摘几张竹叶来充饥,舔几口露水来解渴。就这样,她爬了九天九夜终于爬到竹子梢头,来到九重天上。她的这种精神感动了天上的雨神,雨神听说是为了大家,就答应她在天河舀水给人间。由于阿凤的努力,人间万物得以复苏,百姓安居乐业。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她,就把这种翠竹取名为“凤尾竹”。

也不知道是因为这凤尾竹在都柳江畔长势特别好,人们喜爱、敬仰才有了这个传说,还是因为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水族人民才格外喜欢栽种这种竹子。从这则传说还可看出,水族人民聪慧勇敢,倡导舍己为众的思想。在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水族人口不算多,在《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仅为49.59万人,过去更少。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口不多的民族,不仅保持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服饰、风俗,更保存有水族文字、古书,还有自己的历法,并因此被誉为“从远古走来的贵族”。我想,水族的发展,定与他们这一思想分不开。

水族人除了喜欢栽种竹子，每个村寨周边都保留着许多的古树。河边的村庄，巨大的古榕像伞一样立于村口，枝干苍劲，绿叶繁茂。山上的村落，周边也总有几棵或一群的枫树、香樟、古楠木等高耸云天，笔直粗壮的树干让人心生敬畏。这些古树，看着年代久远却又生机勃勃，如同精神矍铄的老仙世代守护着这方土地。

走进水族村寨，你会发现他们家家户户的门头上，都挂着一些蕨类植物的叶子和一串鸟的羽毛。问村民，说是驱鬼辟邪。蕨类是一种繁衍能力极强的植物，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都柳江岸，往往一长就是成片成片的，年年砍掉年年长，甚至越砍越长，人们没有痛恨这种植物，反而崇拜与敬仰，奉其于门头。我想，除了驱鬼辟邪，他们定然更看重这植物旺盛的生命力，是欲将这屋舍、村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而世间并无凤凰，凤凰却可以看作羽类之祖，将鸟羽挂于门头，是祈求庇佑，亦有炫耀的成分。

兴华处于狭长的河谷地带，平地特别少，每户分到的山林田土也少，人们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外出打工，日常生活则是下河捞鱼，上山狩猎。当时我想，这里的人们为什么不多栽种些可以卖钱的杉树呢，这里的山多是未开化的原始森林，杉树栽种不多，不像我老家遍山遍岭都是密密麻麻的杉木林，而我们姊妹上高中考大学，靠的也都是山上的杉木。一个在兴华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分析说，一方面是这里的气候更适合阔叶林生长；另一方面是杉树不蓄水，杉木林下也藏不了鸟兽，这里的人喜欢都柳江，喜欢打猎，喜欢山林里的那些奇珍异宝，全栽杉树的话，物种就会变得单一，都柳江的水也会变小。

这让我想起那个关于贵州第一辆汽车的故事来。贵州的第一辆汽车，是1927年时任贵州省主席的周西城在香港买的一辆七座的雪佛兰轿车。那时贵州还没通公路，车从珠江口岸出发，用船装载一路沿河逆流而上，费尽千辛万苦，最终在三都码头上岸，然后拆

卸用人力抬运至贵阳。在陆路交通不发达时期，都柳江是贵州到两广的主要交通航线，也是沿途居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人们出行、交易、日常生活都倚赖这条大江，沿河两岸大小码头林立，呈现出那个时代相对的繁华。

都柳江给人以馈赠，人们自然要守护这片神性的水域，也就有了许多村规民约、乡风乡俗的严格管控。比如不砍堆柴，不砍村寨周边的树木，不大规模狩猎等。又如设置禁河期，每年3~6月，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下河捕捞，解禁后，也不能用炸用电用毒，只能用最原始的不破坏生态的方法捕捞鱼虾，且不能大规捕劳，还要捞大放小等。

在兴华，有无数条小河小溪从月亮山流淌而出汇入都柳江，其中有一处叫作沙坪沟。沙坪沟是隶属兴华乡星月村的一道大山谷，山体雄伟高大，沟谷切割深长，加上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使得这里植被繁茂，物种丰富，保持着4万余亩的天然林，楠木、榉木、香樟、桫欏、灵芝、独角莲等珍稀物种繁多。20世纪90年代，因生产生活需要，曾修一条公路通至沙坪沟河口处。路一通，便仿佛宝库被打开了尘封的锁，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盗砍盗伐顿时风起，楠木、榉木等珍贵树木迅速流失。为阻止这一现象，当地村民合议，宁愿将刚修好的路给毁掉，也要将那片森林保护起来。10多年后，阻止盗砍盗运的能力得以加强，为方便那一带的群众出行和发展，才又恢复了公路。

我想，正因为有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有人们对万物的敬畏和守护，才让莽莽月亮山林海连绵；让都柳江至今丰盈清亮；让我们入夏即能看到成排成片着民族便装的苗族水族妇女，在都柳江宽阔清浅的河段翻鱼的盛况；让定威醉虾与兴华角角鱼成为地方特有的名菜；让我们车行在321国道都能不时碰到不小心蹿出来的野猫、野兔和竹鸡等小动物；让这个地方始终如凤凰羽毛一样美丽……

二、月亮山上·水书

初到榕江之时，在榕江县委办公楼的后院，有两棵很高的桫欏树，树干笔直无枝丫，只在顶端伸展着巨伞一样的蕨类枝叶，我颇感奇怪，想什么蕨类能长这样高大。朋友告诉我说这是桫欏，又称树蕨，是与恐龙同时代的孑遗植物，被称为植物的活化石，珍贵得很，从月亮山移栽而来，有专人养护。这种植物一看就是生长在深山密林里的，我对它们充满了好奇，也对仍生长着这种植物的月亮山充满好奇。

据说月亮山千米以上山峰有 80 余座，而主峰海拔 1500 余米，相对高差 1100 余米，群山巍巍，沟谷纵横，溪涧飞瀑，百溪奔流。因地处南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珍稀动植物种类繁多，素有“物种基因库”之称。

2008 年暑假，县文联主席黄秀福老师为赶写一部关于水族文化方面的书，邀约我和同事刘娟一同去走访月亮山的水族村寨，让我有了一次难忘的月亮山之旅。当时交通不太方便，从定威乡定旦码头横过都柳江后，两天的走访我们基本上都是徒步而行。

我们去的第一站是水盆村，当时通往水盆的公路正在修建之中。水盆不是一个盆，房屋并不是团在山谷里，而是像 S 形那样蜿蜒排开，像一条横亘山梁的龙。当然，四周的山均比这道山梁高，这样看来，它又是在盆底了，给人的感觉，就像一条亟待腾飞的龙，只待一条大道将其接引出谷底。村落四周的山，是层层梯田和耕地，农作物青翠齐整，风景很美，但看到农人挑着重担，在狭窄的田埂上一摇一晃地行走，又感觉这山里的日子定然艰辛。

吃罢午饭，支书带着我们到一些水书先生家去考察，我们拜访的水书先生有 80 多岁的老人，也有才 20 来岁尚未结婚的年轻小伙。每到一户人家，主人就会摆出桌凳，拿出酒壶，要留我们吃饭，哪

怕他们刚刚吃过，只剩一钵辣椒蘸水，也丝毫不减那份热情，在他们的观念里似乎是“远道而来皆是客”，对于我们的突然造访，既不厌烦也不尴尬，而是倾其所有地真诚接待。当我们一再强调已吃过午饭，主人才遗憾地收起酒壶，陪我们侃谈。然而，当主席问起有关黑书的问题时，绝大多数的水书先生都缄口不语或将话题转移。许多水书先生说他们没有水书，若说有，都在脑子里装着呢。有些水书先生虽然拿出他收藏的水书给我们看，但也多是新近的手抄本，就连我这外行人也看出了他们的谨慎与防范。

让我颇感惊讶的是，一个不大的水族村落，竟然有这么多的水书先生，足见水书日常运用的广泛。

水家有三宝，水书、端节和马尾绣。水书是一种很神奇的系列性丛书，文字像甲骨文，据说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是水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工具书”，也是研究水族文化乃至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文献，古老而又神秘。水书先生们说，水书其实都是一样的，并无黑白、正反之分，只是看用的人如何用而已，用于百姓日常生活需要则是白书，用于惩罚他人则是黑书。

我们重点拜访的一位水书先生是一个叫王井荣的老人，他家不在水盆大寨，而是在寨子对面的一个坡头，看着很近，走起路来却要将近一个小时。老人接到支书的电话，农归之后提着手电赶到村主任家吃晚饭。饭桌上，我们频频举杯相碰，谈论着水家的事，气氛很是活跃。老人就坐在我近旁，在黄主席跟其他人谈话的时候，老人不停地对我诉说，时不时夹着水话，我听不太懂，但听得很认真。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大致听出了以下信息：

老人年轻时投身行伍，从部队回来后被分到了雷山兵工厂，到那工作一段时间觉得路途遥远回家艰难就辞了工作。回到乡里被安排进了乡供销社，后来供销社倒闭，下岗的职工们获得的补偿是可以到银行无息贷款做生意。老人担忧生意失利还不起贷款，便老实

回家种田。老人在村里当过生产队长，在田地调整分配时，远坡的那一份谁都不想要，队长就留给自己，为方便种田，又举家搬迁到那个坡头成了独家村。

醉意阑珊时，我们已经彼此熟悉，像老友像亲人了，老人约我们第二天一定到他家去，他说他会毫无保留地给我们看他珍藏的水书。第二天我们原本打算去攀登水盆附近的一座高山，观赏一下水盆的自然风光。水盆是水尾乡的一个村，距月亮山主峰不远，一开始听说要去月亮山，我们都是冲着主峰应下的，但黄主席说，夏天攀不了月亮山主峰，那里还是大片少有人迹的原始森林，兽蛇虫蚁繁多，连当地村民都不敢入山，我们只好作罢，想能攀登其他山峰也不错。但老人一早便赶了几里路，专程到支书家来候我们，邀请我们去他家。为着一份说不出的无法拒绝的感动，我们改变行程去了王井荣老人的独家村，丝丝缕缕都是沁人心肺的负氧离子。

老人的家所在的山坡似乎与天齐平，近处没有比这更高的山了，只有远处有些突兀的山峰才显得略比它高。这个地方视野开阔，远眺群山巍峨、气势恢宏，近看绿野人家、清幽宁静。早晨露浓，草木湿润，此时经阳光照射，烟雾升腾，新绿逼眼，梯田如带，几间屋瓦错落的木房静静卧于空旷处，如同雨后刚长出来的蘑菇，整个画面如仙似幻。

我们上蹿下跳欣赏风景，老人则一丘田一丘田地查看着他的禾苗。我颇感奇怪，问老人，这么高的山怎么也有水种田？老人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长，这月亮山上还有不少天池呢。树多不缺水，何况这山上的梯田本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蓄水池。

看过秧苗，老人为我们搬出他收藏的所有水书，他小心翼翼地一摞一摞地搬出来，他儿子要帮忙接手，老人连碰都不让碰，似乎怕别人不如他细心而弄坏他的宝贝。那些书陈旧泛黄，有的还经过了层层贴补。一些简单的象形文字我们能够辨认，但大多是我们不

认识的符号，这些文字符号间又时不时夹杂着一些图画，龙、凤、鱼、卦象图、人物活动图等。王井荣老人如数家珍地为我们解读和讲述这些水书的故事。他说，水书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经书，你们别看它字不多，但每一个字不同的组合就有不同的解释，哪怕一幅完全相同的图画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它背后的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解读水书，不仅要认得这些字，还必须懂得水族的历法，水族的禁忌，水族的历史、传说，以及会唱水族的古歌等，因为水书也是在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起来的，更多的内容在水书先生们的口口相传与日常生活习俗里。

老人为我们列举了好些事例，那些神秘的文字符号仿佛每一个都能牵出无数的故事和道理，关键在于那个讲解的人。而王井荣老人似乎懂得特别多，他就着水书为我们所讲的故事和哲理，让我们听得痴迷，仿佛昨天一天的走访，我们看到的仅是水书当前的一些表象，今天才真正掀开了它神秘面纱的一角，而它博大精深的内蕴却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一边听老人的讲解，一边不禁陷入深思，我感觉水书是一部充满哲学思想的书。比如，水书认为水书并非外界所传的非白即黑，它更多的是倾向于这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所有事物都存在于正与反、阴与阳、祸与福、寿与亡等相辅相成的对立与统一之中，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相互抵消、相互转化。而水书先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找出那个适合的天地运行之道，阴阳消长循环之理。而那些传承下来和传播开来的道理，就成了水族人民生存的智慧。

老人为我们一页一页地讲解了一阵，最后又以水歌的唱腔，为我们唱书解说，那些美丽的象形文字就变作了水家的音乐，在寂静的山梁上四处飘飞。

（耶——呃）望山坡，
青青的小草（哟）绿绿的禾，
时光一转（哩）——弯镰割；
（哟嗬哟耶——哟嗬耶耶——）！

（耶——呃）过竹林，
短短的笋子（耶）——毛毛的衣，
风雨一袭（哩）层层剃；
（哟嗬哟耶——哟嗬耶耶哟哟哦耶耶——）！

（耶——呃）层层梯田（哟）白白的云，
稻穗泛黄（哩）——弯了背，
稻穗泛黄弯了背（耶）——
弯了背——

.....

这是一首短小而又简单的歌曲，结合古老的唱腔，我却感觉它似乎藏着某种关于人类生存的密码。大道至简，这样的歌曲一代代传唱，每一代人都能从中获得不同的领悟吧。

离开水盆，前往水尾，我们横岭下冲，穿越一片又一片梯田和密林，会不时看到一棵伞一样的桫欏树，最后在山的底部遇见一条清亮的河流。河床宽 10 多米，水量丰盈，整条河都被四周的林木遮掩，如果不是听到哗哗的水声，我们从上而下，完全看不出这里竟藏着这么大的一条河。河水清冷，水底的鹅卵石清晰可见，蓝天碧树倒映其间，掬一捧清水扑面，所有的炎热、疲惫瞬间消散。

立于小河之中，感受哗哗的水流，仰望四周如盖的绿荫、蓝天和白云，我好似突然懂得了王井荣老人所说的“水有源，木有本”

至简而深的道理。水书有云：“地有润泽万物使之发根、发脉，让人得显官之能；天有广播甘霖，喷洒雨露之功……”生活在都柳江畔月亮山上的水族人民，他们早就参透了这山水相依的秘密了吧。

三、生命之端·水绣

水族人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对旺盛的生命力有着超乎寻常的崇拜，这在他们的历法、年节、刺绣和古墓石雕上皆有所体现。

水族的历法，以农历九月、十月瓜果成熟、稻谷收割的季节为端，以农历六月绿色生命最旺盛的季节为卯。这两个时节形成了水族最重要的两个节日，端节和卯节。最初听说这样的历法，我便觉得好新奇，感觉这个民族定是一个特别热爱生命、重视生命的民族，于他们而言，节日不仅仅属于人类，更属于自然万物。

端节是一年的开端。每到这个时节，人们便以新米饭、新糯粑、新米酒，各种新熟的瓜果蔬菜和稻田里养了一年的肥美的鱼祭祀祖先，让祖先品尝这一年的新收获，祈祷来年获得更大的丰收。同时邀请亲朋好友分享丰收的喜悦，互吃“转转饭”，以示族群和谐。在端节的“转转饭”中，“鱼包韭菜”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一道菜，也是水族的一道名菜。相传水族的祖先原来是居住在江河湖海边，一日三餐有鱼虾，后来由于洪水成灾和战乱，疾病像阴云一样笼罩着水乡大地，他们被迫向黔桂边界迁徙。临走前先祖们采集了九种草药和鱼一起制成了一种能治各种疾病的良药并作为路上的食品。后来他们定居在云贵高原南坡的都柳江和龙江上游，随着岁月的流逝，水族人民用九种草药和鱼制成能治各种疾病的药方失传了。水族人民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就用韭菜代替失传的九种草药，制成了佳肴“鱼包韭菜”来祭祖、待客，并一直相传至今。而以韭菜代替九种草药，也并非只为谐音。韭黄在都柳江和龙江湿润

的河谷地区长得特别肥美，生命力极强，随地长，不用管理也能割一茬又一茬，既好吃又能入药，自然备受当地居民喜爱。

卯节在水历十月、农历的六月，这个时候秧苗以及一切绿色生命正蓬勃生长，是生命最旺盛的时节，被水家人认为是最“顺遂的日子”。卯节这天，男女老少打扫村寨、房屋，然后祭祀祖先、宴客、对歌。对歌在卯坡进行，凡过卯节的村寨都有一个固定的山坡为卯坡，就像过端节赛马的村寨，有一个固定赛马的地方为端坡一样。九阡水各大寨的卯坡是很著名的卯坡，每年卯节，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到那里以歌传情、以歌示爱，寻找意中人。卯坡上，人山人海，无一例外，姑娘们都撑着伞，伞内唱歌，伞外接音是卯节习俗。用伞将自己遮起来与小伙子们对歌，以伞遮面，以歌传情，两人唱得合心合意了，才羞羞答答偷看一眼对方，这份含蓄，符合东方人的审美，难怪这水族的卯节又被称为“东方情人节”。

据说卯节的起源来自一个神话故事。传说远古时候一支水族的祖先来到九阡定居，禾苗忽遭严重虫灾，人们束手无策，眼看颗粒无收。这时，水书先生陆铎从天而降，指示人们扫积屋内烟尘撒在禾苗上，终于除去了害虫。人们庆祝胜利，聚而欢歌，代代沿袭便形成了卯节。卯节最初与爱情无关，但与生存、繁衍有关，而繁衍又关乎婚恋，因而一个原本祭祀、欢歌的节日也就逐渐演变成了歌节、情人节。

其实，不管端节还是卯节，不管是庆祝丰收还是怀念先祖，体现的都是农业稻作文化的特点，是水家人敬畏自然、热爱生命的理念，是于这世代依靠的山水间，让长眠的文化习俗不断延续，就像千百年前的先辈，于这故事里的山河创造出一代代精彩，延续着生命的走向，延绵出山河的壮阔，让后代子民重复着山水间的欢庆，敬献出对生命最大的虔诚，对自然给予的最大感恩。

在三都之旅的行程里，最让我感觉到强烈冲击的，是水族的

马尾绣。大概出于女孩心性的缘故，看到别人刺绣，我总喜欢过去瞅几眼。那次也是，在一条巷子里，看到几个水族妇女聚在屋门口刺绣，我便凑上去看，结果就挪不开步子了。以马尾为经，丝线为纬，一针一线细细缠绞，绣出的图案立体精致，这是我此前从未见到过的刺绣手法。头天在九阡卯节上，我看到水族妇女服饰简洁大方，以蓝白色调为主，刺绣成分很少，还以为水族妇女不擅刺绣。我说出我的感慨，几位绣娘不服气地回屋拿来她们刺绣的背带，有新绣的，也有十几年前她们背过小孩的。

我见过不少地区的绣花背带，如果说以往见过的背带让我觉得好看、精致、漂亮，此刻眼前的背带让我感受到的却是深深的震撼，我已经不知道如何用言语来形容了。这些背带，从背带首到背带尾，全都是密密麻麻、精致华美的刺绣，既富丽堂皇、隆重奢华，又古色古香、朴拙雅致。整个背带图案分成几大块，似乎都是老绣纹样，每一块的绣纹皆不相同，但都以马尾绣为骨架，结线绣、辫绣、螺形绣、打籽绣填心，满满当当的刺绣上又镶钉着闪亮发光的“金钱”或亮片。整体看去很一致，色彩图纹杂而不乱，对称抽象，似花非花，似蔓非蔓，像是波光粼粼，又像是繁星点点，有的灵动，有的古拙，即便不知其意，也能感觉出其意蕴深远、端庄厚重，有如龙盘凤舞，又似行云流水，使人瞩目神往，仿佛置身于一个完全抽象的空间，超脱现实进入了另一个神奇的远古世界。

用手抚过那些线条流畅的立体图纹，我万般感慨，想这是有多注重繁衍，有多看重新生的小生命，才会通过一条背带倾注如此浓烈的爱，甚至将整个民族的历史都融于其中？

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我越发钟情于水族的这一刺绣技艺，并试着通过访问和查阅资料去解读背带上那些图纹的意义。

大概是水族有养马赛马的习俗，马尾绣应运而生。且这种以丝线裹马尾制作图案的刺绣方法，有几个较为明显的好处，一是马

尾质地较硬，能使图案不易变形；二是马尾不易腐败变质，经久耐用；三是马尾上可能含有油脂成分，利于保养外围丝线光泽。马尾绣在三都自治县传承上千年，有刺绣“活化石”美誉。2006年5月，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申报的水族马尾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马尾绣常绣图案既有象征吉祥如意的龙凤，又有滋润万物生长的日月星辰，每一种绣纹都包含深意。比如背带头的那些镶块，看去像一座座山峰，又像一层层梯田，象征着水族人民生活的环境。水珠、波浪纹样则是对曾经故乡的怀念，告诫子孙要铭记祖先的艰苦跋涉。蝴蝶纹，在水族人心目中，蝴蝶是他们的守护神，传说以前水族人生活的地方太阳很烈，有一天，一位水族妇女去田里干活，把未满周岁的孩子放在田埂上，不一会儿就被太阳晒晕过去。这时，从天空中飞来一只大蝴蝶，用自己的翅膀挡住了火辣辣的太阳，孩子得救了。绣上蝴蝶纹，一是感恩，二是希望能够保护孩子平安健康地成长。寿字纹象征着对孩子的祝福，希望他能够健康成长，长命百岁。螺旋纹样象征着生命不断繁衍，绵延不绝。太阳纹是雷神和生命树相结合的象征图案组合，是水族自然神崇拜信仰的写照。葫芦纹、双鱼托蝠纹意为葫芦生子、多子多蝠（福），表达了水族人民希望子孙繁衍、生生不息的生命观念。

这些千奇百样的自然纹样，绣在水族的子孙背带上，已不再只是视觉美观上的满足，而是成为一种具有穿透力和感染力的文化图符，是对历史的追溯，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表达。

古代水族先民认为逝去的祖先有三个灵魂，一个去投生，一个在家里的神龛上，一个在坟墓里。投生的已不知去处，无从确认崇拜之所，神龛和坟墓就成了供奉和祭祀祖先灵魂的主要场所，是最神圣的地方，子孙们只得顶礼膜拜，不得有任何玷污祖宗的行为和污秽之物出现，否则就是污辱祖先，就会遭到祖先灵魂的责罚。但

是，在兴华乡八蒙水寨的“兄弟古墓”上，却雕着一个上身全裸、手摇竹扇和古锤、脚踏妖魔、身材高大的孕妇，而孕妇浮雕的下面是飞龙腾云图。在世人的认知里，孕妇虽有繁衍之功，却是不吉祥的，被视为“四眼婆”，厌恶而避之不及，何以水族同胞却将其雕于墓碑上，置于祖宗灵前，还放在龙图腾之上呢？

无独有偶，兴华的乌秀村有座水族墓，雕刻着各种精美图案，其中“猴子摘仙桃”中“猴子”的阳具表现得特别突出。榕江最大的水族村故衣下寨的一座水族古墓雕有一幅动感强烈的牛交尾浮雕。三江水族乡怎冷村有一座水族墓碑上刻着马交尾的浮雕。古州镇高兴水寨有一座水族墓雕刻着一幅生动的男女相恋图。

在庄重肃穆的祖先灵位前刻下这些私密淫秽的图案，在掩埋死亡的墓碑上刻下生存繁衍的希望，由此种种，可见在水族先祖的认知里，性与生殖是神圣的。生死循环，皆为自然，而在生生不息的往复里，一切旺盛的自然生命力都值得歌颂与崇拜。

四、凤凰于飞·展望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时代在发展，生态要保持，人民也要富裕。十年后重走都柳江沿线，我看到了水族地区的巨大变化。首先自然是交通的变化。321国道榕江至三都段终于像一条国道的样子了，路况比以前好了太多。又新修了榕荔高速，从榕江到三都只要半个小时，到荔波只要一个小时，大幅缩短了水族区域的距离。定威至水尾的跨江大桥修好后，水尾乡的交通状况也跟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闭塞的月亮大山，如今已是村村通、组组通。据说是开通了一条从水尾至从江加榜，再到兴华沙坪沟的几乎环绕整个月亮山区的旅游骑行环线。

让人欣慰的是，交通枢纽的打通，并没有造成月亮山破坏性的

开发。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加大了扫黑除恶的力度，得益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理念。之前因交通闭塞以贫穷为代价得以保存的自然生态，如今成了改革开放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国家系列政策的推动下，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资源，变成了财富。

比如“九阡酒”。九阡镇隶属三都县，也是处于月亮群山之中，与榕江县的水尾乡接壤。九阡酒色泽金黄、晶莹透亮，入口回甘。据介绍，九阡酒是以禾糯为主要原料，采集月亮山中120多种草药制成酒曲，利用当地特有的水资源、气候资源等综合因素生产出来，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糖、矿物质、微量元素、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具有滋阴养肾、容颜健体、提神助兴之功效的高品质原生态健康营养酒。120多种草药酒曲，我当时只当是推介者的夸张说辞。后来到水族乡工作，看到百姓家门口晾晒着自制的草药酒曲团子，又喝到色泽、味道和九阡酒一样的水家糯米酒，我才信了水族这一特殊的酿酒技艺。可以说，“九阡酒”在水族地区其实是普遍的，月亮山区的水族人民似乎都掌握以草药制作酒曲的这一酿酒方法。九阡酒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1957年三都县女副县长蒙世花曾带九阡酒进京向毛主席敬酒，毛主席品尝后，连说好香、好甜、好酒，而使九阡酒一举成名。那之后，九阡酒得以修建酒厂批量生产，酿酒技术不断改良、精进，形成了“九阡酒”品牌，现贵阳、北京、广州、上海等地都有经销窗口，成了全镇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比如大力发展素有“一家煮肉四邻香，颊齿余香三日长”之美的月亮山珍品香猪养殖，大力发展百香果、罗汉果连片种植，大力发展“灵芝菌”“独角莲”等名贵中药材种植等。结合月亮山、都柳江的独有资源，几乎每村至少一品，村村皆有产业，人们的生活更有盼头了。道路硬化、庭院美化、场所文化，家园建设也越来

越美。

兴华乡乌秀村支书韦仕江是个敢闯敢干的致富带头人。20世纪90年代，在月亮山人只晓得老老实实种田的时候，他承包了128亩荒山，栽黄花梨，梨下种西瓜。乡里人笑他，说在这高坡高坳的地方，栽两棵西瓜一家人就吃不完，放烂都卖不掉，你一下子搞100多亩，这不是瞎折腾吗？韦仕江却认为，瞎折腾也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只有肯折腾才能看到希望。山上土质好，气候好，他的植物长势喜人，最难的是运输。他组建马队驮运下山，再到榕江和三都县城跑市场。

黄花梨和西瓜让他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他后来到城里开饭店，去从江与人合资开发水电站。国家大力修建村村通组组通的时候，他非常兴奋，毅然转让了电站股份，回到家乡承包修路工程，5年时间修了100多公里。家乡的路好了，他考虑的是要带动全村人一起发展。乌秀大山水质好，借助国家扶贫政策，2016年他带领村民建立水厂开发“乌秀山泉”。为让有限的土地发挥最大效用，经多方考察，他动员广大村民将高海拔荒地种上安吉白茶一号。这个茶在常年云雾缭绕、湿润而又温暖的乌秀大山顶上长得特别好，品质也特别好，一经上市就获得了极好的口碑，成了县里主推的一款名茶。此外，他还带动村民把养殖业搞起来，当下乌秀村就有三个上规模的养殖场。

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村民的生活好起来了，作为带头人的韦仕江，他深深懂得，要想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教育，因而在村里成立合作社之初，就同时成立了教育基金会，将村集体产业效益的5%作为基金来源，此外又动员社会资助、个人捐资等，他个人每年就至少捐资3000元。教育基金会对当年高考专科以上学生给予1000~3000元不等的奖励，同时给予特困家庭学生1200元的生活补贴。这不单是资金奖励，更是一份荣耀。在这样的

倡导与鼓动下，曾经偏僻落后的乌秀村，我在那工作期间都没几人上高中的乌秀村，近年却不断传出佳音，如 2017 年乌秀村有 16 人参加高考，15 人录取二本以上，这于偏僻落后的月亮大山里的村庄是多么难得。

与水族人接触越多，你越会发现水族人有舍己为众、牺牲小我成就族群的思想自觉，《凤尾竹传说》里的阿凤如是，王井荣老人如是，韦仕江支书亦如是。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凤凰的后代，又居住在这片如同凤羽一般的美丽之地，他们族群有关凤凰的种种传说早在他们的观念里根深蒂固。

水族人偏爱凤凰，相传水族就是凤凰姑娘与人类大哥所生的后代。水族神话《十二个仙蛋》里说：天神派第九个女儿牙线降到大地，走遍千山万岭看不到一个人，她十分苦恼，决心要为大地繁衍人烟，创造万物。在月神婆婆帮助下，她在月亮山受到雨神洗礼，身怀有孕生下十二个仙蛋，经过孵化，变成十二种动物，即人、雷、龙、虎、蛇、熊、猴、牛、马、猪、狗和凤凰。几年后，这些动物长大，个个想争当大哥，好管天下。牙线于是出了两道难题来考试：一是谁先长牙齿，二是谁先找到火种，谁就当大哥、管天下。当然，还是人最聪明，他先长牙齿又先找到火种，当上了大哥。其他动物都不服气，然而它们又怕火，于是雷跑到天上去，龙跑到海里去，虎、熊、猴等跑到森林中躲藏起来。只有凤凰不怕火，并在火焰上欢舞，趁人不注意，变成凤凰姑娘（若缅），后来与人成亲，从此世上便有了人烟繁衍。

古歌《旭济·金昆鸟》也讲述：凤凰姑娘（若缅）和人成亲后，生下三男三女，她百年归天后，十分想念人间子孙，于是她的灵魂又变成三种鸟：一是锦鸡，二是野鸡，三是布谷，这三种鸟分别管理人间的生育、雨水和播种。传说金昆鸟是专管播种的，即布谷鸟。

居于这些美丽传说和这片本就美得像凤凰羽毛一样的地方，我

决定将这篇文章命名为《山水相依凤凰地》。有茂密的山林，有汤汤的流水，才有打不完的猎物、采不完的草药，才有生生不息的自然循环，才有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走。

“凤凰于飞，翯翯其羽，远去无痕迹……”这片凤凰后人的世居之地，或许凤凰并不真实存在，或许凤凰已经飞走，但恰如水族民间流传的一首《凤凰歌》所唱：

它落在，哪座山上，
哪一带，幸福吉祥。

……

凤凰鸟，飞越高山，
山隔山，千里迢迢。
山再高，无法遮挡，
凤凰啊，在我心上。



贵州是水族的主要聚居地，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水族人口约 37 万人，占全国水族人口的 90% 以上。水族主要聚居在贵州三都、荔波、都匀、独山、福泉、榕江、丹寨、雷山、从江等县市。其中三都是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境内居住的水族人口占全国水族人口近半数。水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水族的文字称为“水书”。

水
族

炊烟摇晃的模样

唐福德

在贵州省 18 个世居民族中，回族是一个由中国本土及国外多种民族成分经过长期融合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民族。

回回民族在中国的形成，最早要追述到 7 世纪的初唐时期。这一时期起，崛起于世界东方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空前强盛，海上和陆路交通发达，社会稳定开放。疆域的空前辽阔和国门的开放，使中国声名远播并出现了万国来朝的辉煌局面。在唐永徽二年至贞元十五年（651—799）的 148 年时间里，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大批包括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在内的外国人、使者等，分别由陆上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新疆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沿海港口，经印度、越南等地进入云南后抵达内地。这些在华经商的商人中，部分被称为“蕃客”的穆斯林，就在中国的广州、长安、开封等地定居下来，娶妻生子，繁衍生息。直到元代，他们才被称为“回回蕃客”或“南蕃回回”等，成为回回人的一部分。

在贵州 20 余万回族人口中，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占了半数以上。同时，威宁回民还被认为是最早进入贵州的回族先民。据史料记载，1253 年，在蒙古国发动的第三次西征中，许多来自阿拉伯、波斯及中亚一带信仰伊斯兰教国家中的青壮年被征入伍，被编

入“探马赤军”充当战争先锋。1254年，元世祖忽必烈征调了一批回族将领带兵南征，进入云南来乌撒的元军中的回族将士，成为最早进入贵州境内的回族先民。之后，明、清两朝的烽烟再次捎来众多回军和工匠，大批穆斯林军士就地落籍。在清朝初年，一些经商的回民，宣教的阿訇等也随之入黔。于是，在贵州世居民族的大家庭中，增加了一个在生活习俗、信仰、文化都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新成员——回族。他们以“大分散，小集中”的群居生活方式，从此扎根在黔地的崇山峻岭中，开始了他们在贵州一代接一代的繁衍生息的生命之旅。

数百年来，回族在生态文明、生态环境、生态智慧等价值观上，形成了一套具有本民族鲜明特点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树一帜的生态文化体系。在传统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伦理观的影响下，贵州回族在处理人与自然的一体观、和谐观、均衡观及仁爱万物、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等生态文明建设上，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地寻找着自己的“诺亚方舟”。这种民族传统意义上的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的相互碰撞和交融所产生的结果，书写出了时代发展中具有现实意义的生态智慧篇章。

一

从威宁自治县城出发，沿326国道南行40公里，一座南北长7公里，东西宽5.8公里，面积40多平方公里，高2763米的山峰便映入眼帘，这就是集草坪、草坡、峡谷、海子等风光为一体的具有复合型景观的高山大草原——威宁马摆大山。

据《威宁县志》记载：“干由云岭经云南迤迤而来……右出一支成西南最高之马摆大山，一路蜿蜒起伏，如群马奔腾。”这是就山势而言的描述，形象中透着些许夸张。而在古彝文献《彝族源

流》中体现出来的，则又是威宁史上的另一个时代“乌撒卫”权属的象征了。作为威宁地方政权的彝族土司乌撒家族，侄子马摆的属地内，一草一木皆可用自己的姓来命名，何况是一座几十公里的大山呢，因而，马摆大山从东汉初年到清朝初年，自统治阶级设立乌撒政权以来，便在乌撒的版图上度过了高高在上的 1200 余年光阴。直到清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后，部分彝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至此，元朝从 1263 年至 1287 年相继在今西昌、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的彝族土司制度宣告瓦解。在这一制度框架内的乌撒政权，也在“改土归流”的政策下消散于威宁的崇山峻岭中。而马摆大山之名则留了下来，并在岁月的沉淀中厚积薄发，定格了自己奇异独特，气势恢宏的高原大舞台的形貌。山上的草坡草坪、山梁峡谷、海子等“剧目”，在牛羊、云雀、山歌的附和声中，由季节的喜好分时段进行点演，好不惬意！这座由华山松、野生大叶白杜鹃、江子树、八角树和成片野竹林搭建的“露天舞台”，既是滇黔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又是瞭望威宁县城的天然观景台。毫无疑问，马摆大山的高山草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乌蒙山脉的一种有别于西藏、新疆及内蒙的草原景色。并有专家准备将其打造成国内唯一的高山草原综合旅游景区。马摆大山在这个愿景里，撩开沉寂亘古的神秘面纱，终于按耐不住自己的心潮澎湃，在人间烟火的怂恿下，仿佛情窦初开的男女，随手扯来被山风擦拭如新的日月古镜，翘首以盼地每日擦脂抹粉，流连于跳出山下村里人视野的想象之中……

2011 年，当总装机容量为 49.5 兆瓦的龙源电力贵州风力发电项目落户马摆大山后，这种“鲤鱼跃龙门”的渴望就显得更加强烈了。不难想象，马摆想要走出深闺奔赴山海的心率，通过戴在头顶上的那些风车翅膀，在乌蒙山脉的高处反反复复地练习飞翔的时

候，它仿佛已经把专家们画出的“大饼”牢牢地抓在手心了。此后的9年时间里，那个由资金、政策等诸多因素捆绑才能发酵制作的“大饼”，终究未能如约抵达。而马摆大山的旅游热度，依旧在威宁的日升月落中，一厢情愿地朝着预定的目标昂首阔步。

事实上，世间万物，归根结底都是要靠人去宠的。就像马摆大山，在它向世人敞开胸膛，开始接纳红尘男女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无力再去支撑人类杀鸡取卵的考验了。随着马摆大山生态的逐年脆弱，2020年，威宁自治县麻乍镇对马摆大山实行了封山管理保护，全面禁止一切旅游、车辆、放牧等人为了的干预，及时地为马摆大山缝合伤口。马摆大山的前世今生，便渐渐淡出人寰……

但对于从元、明朝起就开始在马摆大山下居住的回民来说，封山，意味着就要经历“靠山不能吃山”的阵痛。马摆大山下的戛利社区及岩格村，90%以上的村民为回族，大多数由军士转变而来，经过六百多年的时光更替，山上山下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有信仰的初衷未曾改变。尤其是饮食方面，以牛羊为主要肉食，鸡、鸭、鹅、鱼为辅的回族，哪怕远离故土数百年，仍然将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以最高礼仪扛在肩上，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一如既往地恪守着。

回族是中东阿拉伯、波斯族系融入大量的汉族为主体，兼容并吸收了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穆斯林民族，自古就有不养猪、不吃猪肉的禁忌。在我们的走访过程中，村民们对此禁忌要么一知半解，要么只言片语，总之是众说纷纭罢了。倒是从他们零零碎碎的交谈中，加上随行的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桂龙香兄的系统解释后，我才了解了回民对猪肉禁忌的一些来龙去脉。追述其历史起源，这种习俗的形成，要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半岛说起。原来的阿拉伯半岛，部分是沙漠和草原，居民们都以游牧为生，以放牧牛、羊、骆驼等为主，没有养猪的习惯。回族信仰伊斯兰教，除禁

吃猪肉外，还忌“自死物”、血液等，哪怕是自死的（如冻死、砸死）牛羊，原因是这些自死动物的血液没有从体内全部流出，血液中难免有病毒。食用的鸡、鸭、鹅、牛、羊、驼等动物，处于食物链的较低端，这对于保护稀有动物，维持生态平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自古回族对牛羊的饲养，几乎是沿袭着天然的放牧方式的。可想而知，在多民族杂居的威宁地区，回民对草山草坡的热爱程度，以及依赖草地的天生情感，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因此，马摆大山的封闭式“疗养”，不但对当地政府是一个考验，同时，也给大山周围居住的回族同胞们，开出了一份生态智慧的大考试卷。

明洪武十九年（1386），“征南大军”右副将军的西平侯回族将领沐英，上奏明王朝，希望在乌撒一带让军士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以助军粮。得到奏准后，沐英帐下的一部分军士们，与他们的统帅沐英将军挥手作别，彻底留在了乌撒。之所以说彻底，是因为留在乌撒的这些军士们，从此与故乡关山阻隔，在战事的笼罩下，即便可以修书一封，能够抵达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开疆拓土，反之则是背井离乡。在明王朝尚未彻底平静的天空下，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要把异乡当作故乡，也不会想到要在陌生的威宁世代繁衍下去，更不会想到“故乡”一词从此只能在千里之外的土地上流传。据六百多年后的文字资料显示，明王朝在当时统治的各重镇要地，均设置了卫、营、屯、所等机构，各设有流官管理。威宁设置乌撒卫，下分左、中、右、前、后五所，均驻扎军士，开垦屯田，共置有尚家屯、海子屯、卯家屯等四十八屯。现今，这些军屯因年代久远，除了少数尚保持着古时的称呼外，大多已无法考证具体方位和演变的详细情况了。而回民赴威宁初期，较集中的居住点是县城内的马坡，城郊的下坝及马家屯、海子屯、杨湾桥等地倒是无可争议的。后因清王朝及国民党统治时期

对民族的压迫和歧视，为躲避兵祸，一部分回民逐步迁徙到离威宁城较远的今麻乍镇戛利，观风海镇哈喇河、秀水、果化，牛棚镇迤那、红岩，二塘镇野窝坪子，中水镇稻田坝等地。

而今天，马摆大山下的回民后辈们，也许早已忽略了始祖们曾经安身立命的大西北，但他们无法回避自己赖以生存的空间，竟然会因为生态的似是而非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冲击。为此，围绕着“封山”这一事件，政府和村民之间在一场唇枪舌剑的开场白后，双方最终达成共识，相互将关怀和理解汇聚成一纸纸封山告示，贴满了麻乍镇的村舍角落……

再次走进马摆大山是今年的春夏之交。5月的马摆大山，因为封禁原因，我们只能远远地站在山脚下仰望。蓝天白云下，山顶的风力发电风车正欢快地转动着，季节的更替，为大山穿上了一件绿得耀眼的衣服。据官方新闻显示，马摆大山的生态恢复现已初见成效。我们在戛利社区的村子里走访时，当地的回族同胞们七嘴八舌地向我们还原了封山时的情形，从他们争先恐后的讲述中，我们一方面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在封山工作中的担当和扎实细微的情怀，另一方面对村民们在是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来的取舍和大义感到由衷的敬佩。作为政府，一是响应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抓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定要求，防止水土流失，严格按照35度以上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要求，明确了不准乱砍滥伐，不准开荒种地，不准在封山地区放牧等行为准则，并制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将封山与工作考评挂钩。二是在行政措施以外，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了一些为民增收的扶持项目，比如补助养牛款，免费为群众提供树种、草种、绿肥种等；针对大多数农户都是回民的具体情况，在戛利等村帮助实施种草养畜，发展奶牛养殖。种牛所需资金由农户自己出一部分，政府贴息贷款一部分。此外，还免费为养牛户发放了地膜等物资，大部分群众因此得到实打实的扶持。

以牛羊为主要肉食的回族村民们，克服了数百年的自然放牧习惯，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不断思考和寻找着畜草平衡的“杠杆”。他们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采用粮草间作、林草间作和零星地种植黑麦草、鸭茅、紫花苜蓿等牧草，并对传统农作物玉米秸秆草料资源进行开发，播种时通过缩小种植间距等方法，拓宽草料来源。并针对威宁的气候特点和种植一季庄稼的习惯，在秋天庄稼收割后，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是枯草季节，土地处于闲置阶段，村民们便又在冬闲田土上打起了主意。通过一系列的试验示范，探索出了冬闲土地里种植绿肥、萝卜菜等牧草，利用绿肥配合秸秆养畜措施，实现了让牲畜从放养走向圈养的转变。在圈养过程中，村民们还将马铃薯煮熟，将玉米、小麦及豆类等杂粮磨成粉面，在晚上与草料搅拌在一起喂养牲畜，给牲畜贴膘。如此种种，不仅使牲畜一年四季吃上了可口的鲜草，而且遏制了草山草坡因载畜过重出现草场退化现象。开辟了一条备料多、肥多、粮食多的养殖良性循环之路。

三年来，回民们始终坚守着生态保护这条底线，没有谁赶着牛羊再踏上过马摆大山一步。在传统和现实的碰撞中，他们将本民族传统的生态价值观念和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在对大自然和物质世界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妥善地利用自然、保护自然，寻求大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过程中的生态平衡。正是他们这种人与自然的一体观与和谐观，在马摆大山修复中，共同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整体意识。

二

对于“和谐”二字，岩格村的回民们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

一直以来，回族在自己的信仰和处世原则中，所提倡的“两

世兼顾”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照我个人理解，不单只是简单地用来约束自己民族的生活习惯或者禁忌。而是要在人和自然界万物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关系。既然人存在于自然界中，那么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生成的。人和人之间就要以公正、合作、友善的态度对待天地万物，反对一切贪婪和目光短浅，在物欲和理智之间，主张用理智战胜欲望并以此来应付人生的变化。基于这种思想，岩格村的回民们似乎就有了一个津津乐道的谈资了。

与戛利相隔不远的岩格村，326国道穿村而过，位居马摆大山之首。在2000多人口中，回族人口就占了一半多。早在2009年，威宁自治县就将岩格列为第一批生态家园示范点进行建设，以实施“整村推进”项目为载体，通过向上级争取到的扶贫资金，修建并硬化进村公路、院坝，改造房屋、厕所、圈舍等，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八十七年前，在时局动荡和物质匮乏的背景下，这里的回族同胞因为自己的风俗习惯，与中国工农红军共同演绎了一段“红色”佳话。

之所以要和岩格村村主任马敏义约好在岩格清真寺见面，是因为故事就是从始建于元朝，至今已有近七百年的岩格清真寺开始的。在与清真寺一墙之隔的树龄至少在一千二百年以上的三角槭古树下，马敏义主任就迫不及待地为我介绍起围绕清真寺发生的这段红色往事。据亲历者马保乔、熊庆留等老人留下来的口述，1936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经过岩格村时，在村里共停留了十天。当时，部分红军在岩格清真寺扎营居住，因不清楚这里的回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便将携带的猪肉悬挂于清真寺内的矮门上。村民们一开始以为是国民党军队，对猪肉挂在清真寺的忌讳虽然极为不满，但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在驻扎期间，红军发现了百姓们有抵触和愤怒情绪后，经过走访，知道了回族忌讳猪肉的风俗习惯后，红军在道歉的同时，及时将挂过猪肉的门框和门板拆除下

来，重新购买木材赶制了崭新的木门装上。并随即派出了百余名战士分赴清真寺两旁的山沟挑水，将清真寺里里外外清洗了一遍。红军尊重回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爱戴百姓之情深深地打动了大家。于是，百姓们彻底放下所有芥蒂，极力拥戴一心为民的红军战士。据说，红军在岩格停留期间，部队需要的物资都是向当地百姓购买，虽然大家不愿意收钱，但都拗不过红军铁的纪律和规定，只能含泪将钱收下（部分村民至今还保存着红军给的钱币）。每当村民们遇到苦活累活时，红军便争相上前帮忙，一段军民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鱼水情，就那样从1936年的春天出发，在乌蒙高原的山山水水间萦绕弥漫，直到现在……

马敏义看似只给我说了一个几十年前的故事，表面上岩格村除了年代久远的清真寺、古三角槭树以及闻一多先生曾在此树下采风停留过的传闻外，仿佛就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其实不然，岩格回民和红军之间的故事，体现了威宁回族这一群体在岁月的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与社会脱节，而是在时代的洪流中选择了适应性的入世，将包容一词演绎得更加生动和隽永。在2020年的马摆大山封山浪潮中，岩格回民同样经历了生存智慧上的洗礼，同样也在传统和现实之间挣扎与犹豫过。但最终，“小家”让“大家”的审时度势，也让岩格村民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受益匪浅。

三

威宁自治县城西南部的双龙镇，居住着汉、回、彝、苗四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在这一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中，回族人口又占了大多数，是威宁有名的回族聚居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明洪武十四年随颖川侯傅友德征南而进入乌撒，于

洪武二十八年奉命屯垦的马家屯了。屯垦之初，这里的人口不但全部是回军，而且还是各种史书里面都有记载的明代名屯。

位于双龙与草海两镇间的杨湾桥水库，既是威宁有名的风景区，也是县城和周边百姓的生命源泉，承担着 20 余万群众的饮水任务。

在走访中，先让我惊讶的，是杨湾桥一带在历史长河中的另一个与回族迁徙史有着息息相关的人文地理。

起初，我们在双龙镇走访时，于水库边遇见一位 70 多岁的回族老人，他告诉我们说这里曾是他们民族好多人的根时，我当时仅仅是报以礼貌性的一笑。可当我后来在网上查找一些相关数据时，却被网上看到的一段文字吓了一跳。这段文字是这样描述的：据历史考证，杨湾桥是贵州省及滇东北 26 姓回族的发源地，共有 26 姓回族的祖坟坟山同在杨湾桥一带。威宁、昭通、鲁甸、宣威、曲靖、水城、六枝等地的马家屯马姓、松林马姓，以及刘、所、孔、卯、丁等姓氏的祖陵都在该地。如果这段文字所述为真的话，那么在杨湾桥水库“腾房让水、腾地让水”等治理保护过程中涉及的回民们，更是让人肃然起敬。

就始建于 1958 年，复修于 1988 年的杨湾桥水库的功能而言，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杨湾桥水库的压力与日俱增，毫无疑问地被推上了饮水问题的风口浪尖。尤其是当下，饮用水水源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大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增强水资源保护、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补齐生态环境短板，切实守护好杨湾桥水库等时代赋予的重任，成为摆在威宁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族人民面前的课题。从 2016 年 8 月贵州省人民政府下发的有关杨湾桥水库饮用水源地环境治理的《禁令》开始，作为担负着属地职责的双龙镇，在水库周围设立防护网就达 28 公里，安装排污管道 12.4 公里，增设人工湿地 9 块，

建设生态河堤8公里，拆除了所有一级区域内的300多户房屋……在杨湾桥水库这场轰轰烈烈的饮用水源地环境治理保护中，周边群众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便可想而知。

果然，在之后的走访中得知，杨湾桥水库饮用水源地环境治理保护中，一所小学，一座清真寺，300多户群众响应政府号召迁出了保护区。在这些搬迁户中，尤以小平滩清真寺的迁建格外引人注目。众所周知，在回族文化中，清真寺可以说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是回族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是举办宗教教育，传播宗教知识的讲坛，也是回族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一个回民的一生，从婴儿初生到离世，无论生老病死还是婚丧嫁娶，几乎都和清真寺有关，从始至终都贯穿着清真寺的影子。因此，清真寺的迁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远比一家一户的搬迁难度要大得多。而在这一区域内的回族同胞们，打破了千百年来固有的思维模式，为补齐杨湾桥生态环境短板，改善人居环境，倾情守护杨湾桥这个县城居民和周边群众的“大水缸”，做出了他们积极的贡献。

在这场饮用水源地环境治理保护中涉及的回族生态移民们，虽然是在时代、政策等因素下实现的移民转身，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似乎离不开他们自身民族珍惜水资源的传统生态观念所从中维系的平衡和警醒。回族人是一个爱水的民族，他们对水有着特殊的感情，认为水是万物之源，是水创造了世间的一切生物。因此，他们自古就特别注意对水资源的保护，这从《古兰经》等记载上和他们的某些习俗上都得到了印证。成年的穆斯林男女在封斋前必须进行大净，在礼拜前或为功修而通读《古兰经》时必须小净。小净用汤瓶，大净用吊罐。无论大净还是小净一律采用淋浴式，不允许用盆或桶，更不用池。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他们一方面是为了保持身体的“清洁”，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杜绝了水资源的浪费。在现实生活中，回族认为对水资源的破坏是最大的不合法的行为，禁止

往干净的水源中扔东西，禁止对着河水大小便等。这些朴素的观念，集中反映了回族文化中对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关系的重视。只有维护好这种关系，人和自然才能长期地共同处在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中。

四

其实，一个民族的特色是体现在多方面的。生态文明对回族来说不单单只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回族的丧葬习俗，是回族民俗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最能够体现出回族的生态文明意识的。成书于清朝咸丰二年（1852）的《天方正学》，是由清代回族宗教学者蓝煦翻译的伊斯兰教译著，书中说道：“清真殡葬，不需棺槨，以身归土。因其清静也。”这也切合了我们常说的“入土为安”之说。回族实行土葬历来已久，在中国已知的回族丧葬习俗，至少在明代就已基本形成了，这点从明代回族著名学者李贽生前遗嘱：“倘一旦死，总择城外高单，向南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就可看出。土葬是我国少数民族和大部分汉族中普遍实行的一种葬法，但回族的土葬法跟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除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外）的土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穆斯林信奉人从泥土而来，死后人的血肉之躯葬于大地，复转成泥土，是一件很自然、清静的事。所以穆斯林民族都采用土葬的形式。居住在威宁的回民，一直以来也延续着这种传统丧葬习俗。

回民不信地脉风水，墓地一般以平稳、干燥、幽静为宜。聚居地区多以一个姓氏（含支系）共用一处坟地，也有杂居和散居的，凡是回民皆可共用一处坟地。回族人死了叫“归真”，即“回到真主那里”之意。人死后，家属不能过度悲伤，更不能捶胸顿足和号啕大哭，也不能给死者下跪磕头，只能下礼（俯身单腿屈跪）。正

常死亡者，在心脏停止跳动时，亲人就将其口眼整理好，把四肢拉直，用整齐洁净的稻草铺垫，停放洗床上，盖上白布单，挂上布幔。当阿訇、亲戚朋友、乡邻来向丧主和亲属表示哀悼时，会到停尸房揭开亡人头上覆盖的白布单看望亡者，这就是回民的“善面”，也叫探“埋体”（尸体）。这一程序相当于汉族的向遗体告别仪式。在“善面”过程中，忌向亡人行鞠躬礼，忌丧家妇女、小孩跪在地上回礼。同时，如果是夫妻任何一方死了，只许在亡人净身前“善面”，净身以后不许再看面容。之后是给亡者“净身”。净身一般由三人承担，即一人专门灌水，一人帮助冲洗，一人戴上手套，双手轻轻洗涤。手套一般要准备两副，洗上身时用一副，洗下身时用一副。洗时不许汤瓶落地，不用肥皂。净身用的水，一般是事先煮好的皂角水，无皂角时，清水也可以，但一定是未经任何污秽污染过的干净水。然后是备殓，回族俗称缝“卡番”。回族的“卡番”有两个特点，一是颜色必须为白色，不用有色的布料。二是在选料质量上不分富贫贵贱，一律用白棉布、白市布、白漂布等，不用绫罗绸缎和其他高级面料。回族在备殓时之所以要坚持这两点，主要还是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说：安拉最喜欢白色布，生者着白衣，死者穿白布做的“卡番”。回族给亡人备“卡番”，并不是简单地用一块白布一裹就行了。而是在样式、规格、要求上都有其严格的讲究，且男女有别。男亡人用的殓服有三件：一是大殓，二是小殓，三是衬衣。尺寸分别是：7尺×4尺，5尺×4尺，4尺×2尺。女亡人的殓服，另加裹胸和一块盖头布。这些工序完成后，将亡者放入“经匣”（共用木匣），“经匣”为清真寺拥有供亡者共用。回民的葬礼由阿訇率众举行，阿訇通过“转经”（老行）或“转钱”（新行）仪式，为死者诵经祈祷。

威宁回族的坟墓多南北向，挖6尺深的竖井，底大口小，底长2尺，宽4尺，口长2尺，宽3尺。然后沿北挖一个能容放遗体

的深洞，长6尺，宽、高各3尺。以活人能弯着腰出入为宜，便于送遗体入内。安葬时二人先下至坟井中，一人进入内洞，一人在井底，待井口的人揭开“经匣”后，提着系带（即主腰）慢慢将遗体送到井下，井底的人接住，再由内洞的人接进去，将遗体平放仰卧，头北、脚南，解开头面结子和脚下结子，露出头部，把面侧向西，然后用柏树短圆木封闭“窑门”（内洞口），再以土填井坑。墓室内禁用经过火烧的砖、陶、石灰等，地面用土块或草饼砌成坟墓。这一切都完成后，送葬者将“经匣”抬回清真寺，葬礼宣告结束。

综观整个回族的葬礼，庄重而俭朴，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葬礼了。归纳起来有几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是主张速葬。回族的丧葬根据伊斯兰教“三日必葬”的规定，一般是早上死，下午埋，晚上死，次日早上埋，最多不能超过三天。“葬不过三日”的习俗，避免了停尸过长导致的人体腐烂发臭，从客观上来讲保持了卫生。二是从俭节约。回族由于受伊斯兰教“葬必从俭”的影响，在处理丧事上，一贯主张俭葬，提倡俭省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他们从古至今都遵循着亡者不用棺槨，只用白布缠身的传统。在结束了或富有或卑微的人生旅途后，不穿戴绫罗绸缎等华丽衣裳及饰品，以素面朝天的容颜赶赴自己生命的归宿。一个穆斯林从生到死，无论过程怎样曲折艰辛，怎样锦衣玉食，临了都会以这种勇气直面死亡。正是这种“厚养薄葬”的观念，千百年来支撑着回族人死后不设灵位，不搞繁文缛节，不讲究任何排场的丧葬习俗，以及受人人平等的“平等观”和“两世兼顾”思想影响，让一个穆斯林在简单、安静中完成其行走的一生。这种人生态度，抛开信仰一说，何尝又不是另一种敬重生命的豁达呢？

通常，穆斯林认为，人类的生和亡是一个来和去的复命历程。所以回族在其历史长河中，一直遵循着伊斯兰教教规，在生时对个

人言行多有约束；死后亦反对肆意营造、装饰坟墓，不追求墓穴的宽大、高贵和华丽。这和当下一些地方随意侵占耕地，砍伐树林，大肆修坟造墓的风气相比，不但有着鲜明的对比，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然，回族简葬、薄葬的风俗，立世的生存态度，以及在生存中展现出来的生态文明意识，给我们带来的启迪，远不仅于此。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回族人口已超过 20 万，主要分布在毕节市、黔西南州、六盘水市、安顺市和贵阳市的部分市县区。回族移居到贵州，经历了几个历史时期。最早是宋末元初，主要是在明朝初年随军迁入并定居。在清代、抗日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时期，也有不同程度的迁入。

回 族

上小河的言说

若 非

—

上小河在哪里？七星关区梨树镇，距市区 12 公里，距镇政府所在地 5 公里，离毕节高铁站不过 4 公里；东面是车坝村，西面是小屯村，南面是保河村，北面是白马山林场。网络上的描述，对上小河貌似做了明确界定，但还是让人一头雾水。

一位常年奔走在乌蒙大地上的新闻界朋友说，按照导航走，准能到，就算不导航，循着最美的寨子而去，也一定能到。

循着最美的寨子而去，于此次上小河之行，既是指引，也是目的。朋友诚不欺我，车从碧阳大道拐出去，过梨树镇街上，蜿蜒没多久，远远看见右手下方一个寨子隐约坐落在山下，正感叹柳暗花明又一村时，路左边“上小河村生态停车场”几个大字映入了眼帘。

是初春的某个下午，近三点光景，阳光金灿灿地照在山间，嫩绿的树枝在微风中乱颤。我停车，驻足路边，观望低洼处的寨子，一时间竟有些沉迷——春光之中，寨子背依绵延青山，在山势低洼处散布，一条小河蜿蜒而过，一座古色的廊桥跨河而过连接了彼此，白墙黛瓦的民居在绿树掩映之下错落两岸，人声寥落，万物静

谧，待到风声抚耳之际，寨子里才隐约传来了几声鸡鸣狗吠……于是心里不禁感叹，真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寨子背靠的从远处绵延而来的白马山，雄壮的身躯只得沦为了一块嫩绿的背景板。

关于白马山，曾浏览到几个含含糊糊的传说故事。

一则是说，天宫的白马因迷恋神奇秀丽的山水风光不返天庭，在此化作一匹威武雄壮的骏马，“白马山”之名由此而来。另一则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位仙人牵着一匹白马下凡，在山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人脚印和马脚印，从此，这座留着仙人脚印的山就叫白马山。

还有一则，说来话长——

相传天庭养有一匹神马叫白龙驹。一天，在南天门偶遇王母娘娘的小女七仙女，两人一见钟情，偷偷来到人间，入住在海子高山上。王母娘娘发现后，就把白龙驹困在海子高山上的森林之中，把七仙女带回天庭。从此，七仙女再也见不到白龙驹，整日思念不止，泣涕涟涟。满怀悲愤的七仙女，一天又违背王母娘娘的意愿，偷偷下凡与白龙驹相见。王母娘娘大怒，命令托塔天王带兵将白龙驹和七仙女押回天庭处置，白龙驹被王母娘娘用戒尺打到头部，当时就被打晕了。王母娘娘便下令太上老君处罚，太上老君不敢违背，于是就令神童背着白龙驹随他一阵狂风飞到了海子高山丛林中，太上老君用脚一跺，出现了一个大坑，就将白龙驹埋在了山顶上。不久，在埋白龙驹的地方，长出了一棵紫杉树（又称红豆杉）。从此，这座山体的形状一下变成了一座状若仰天长嘶的马头，人们就把海子高山称为白马山。

人类绞尽脑汁的构建和杜撰，无非想证明一座山的来历非凡、与众不同。一座山当然没有那么多神秘，它不过是自然的产物、大地皮肤的一个褶皱，但白马山确实护佑了山里的这些寨子。尤其是当你置身此情此景，当真会在恍惚间有种错觉，设若自己是那匹天宫的白马，到此也难免有些乐不思天吧。

一个急转弯之后，高耸的寨门映入眼帘。寨门两边，是高大的树木，高过了寨门。寨门下为四根白身立柱，设三层檐角飞扬的小青瓦铺就的顶，立柱上有长短不同的两副对联，一则“青山起舞舞迎宾朋沓至，绿水欢歌歌讴村寨新妆”，一则“两族民居间一水，同心情结固千秋”，横批的位置，书“梨树镇上小河白族村”几个大字，其余的白色部分，则描了一些奇特的图案和几幅山水。

站在寨门外往里看，道路只有短短的一小截，一边是静立的冬青，一边是靠山建起的墙体，画满了彩色的图画，“白族三道茶”几个字点明了图画主题；然后是山间凉亭、松木和远一点的民居，好巧不巧地，一阵烟雾升起，让前方宛若异境。一道寨门，框出了一幅白族同胞与山水自然相得益彰的优美图景。

村名“上小河”也挺有意思，源自穿村而过的那条河流，河流的名字就叫上小河。上小河是一个典型的白族寨子，有着“贵州白族第一村”的美誉。

谈到白族，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大理，想到《天龙八部》的大理段氏，想到苍山洱海、风花雪月，想到《五朵金花》《蝴蝶泉边》，想到蝴蝶泉边优美的歌声：大理三月好风光哎，蝴蝶泉边好梳妆，蝴蝶飞来采花蜜，阿妹梳头为哪桩哎……包括我自己，也孤陋寡闻，未曾知道在离我生活、工作地不过几十公里的地方，会有这么一个白族寨子。

白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湖南等省，其中以云南省的白

族人口最多，主要聚居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此外四川省、重庆市等地也有分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白族人口占全国 56 个民族的第 13 位，人数 1933510 人。

在贵州，白族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和中西部的毕节、六盘水、安顺、贵阳等市。尤其在毕节，白族人口位居少数民族第三位，其中的大方县为全省白族人口最多的县。贵州白族的分布总体上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上小河村就是一个典型的白族小聚居村落。

“贵州白族第一村”这名号的由来无人能说清，但大抵与全村白族人口占全村人口总数的 80.4%、曾获得“贵州省最具魅力的三十个民族村寨”之一的美誉等有关。

上小河没有辜负“贵州白族第一村”这份名号。单单眼前这汹涌澎湃的绿意、错落有致的人家、蜿蜒而去的小河、铺展开来的油菜花，就值得任何一次抵达。正如同散落在村里、山间、河畔的廊桥、凉亭之上的那些对联描述的那样：“一溪春水千家韵，两岸荷花百里香”“声传一寨景，雾锁半山云”……

行走于风光优美、安宁祥和、静谧和谐的上小河，静坐在河畔的风雨亭，流连在风雨桥上，驻足在一栋栋别致的白族民居之前，或徜徉在浓荫之下凉风习习的凉亭里，我常氤氲在一种神奇的气场里，感觉每一帧画面里，都呈现出一种山水人文相得益彰、传统现代恰到好处的和谐。

是什么造就了这种和谐？是什么给了上小河有别于其他的优美与自然？我一时没有答案。

直到后来读到马辉、赵兴平的《试论毕节市白族文化在维护农村和谐稳定中的作用》才找到答案。文中总结了白族社区的“民事习惯法”，认为：白族居民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在毕节白族生活的地方，大多数都是环境优美的旅游景点，建筑风格也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白族地区通过民事习惯法鼓励人们多栽树，传承山、水、

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传统理念。

细细想来，从大方到纳雍，从七星关到百里杜鹃，及至安顺、水城，这些年遇见过的白族村寨，均以一概典型的白族民居的面貌，坐落在山清水秀、依山傍水的地方，建筑与自然相互依偎、彼此照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融洽相处，成就了一幅幅自然、生动、美好的生态图谱。而这其间蕴含着的，是白族先民在漫长的历程中凝练出的生态哲学与智慧。

二

上小河给我最深的印象，当属徜徉群山之间、河流两岸、绿野之中的那些白族屋宇。从半山的公路上向下看，它们一律以白墙黛瓦的面目呈现，像缀在绿色大地上一块块大小不一的色块，看似散落，实则有序，与周围的山水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人类似乎天生具备一种选择安居之地和建造屋舍的智慧，与其说是神秘的风水在左右，不如说是一种原始的生活需求，对地势、光照、水源、方位乃至风之流向、草木盛衰的综合选择。

在上小河，河流的走向、山势的陡缓决定了白族同胞安居之所的建造。有意思的是，大面上看，这些错落的民居体现出一种巧妙的有致，好像原本就是那样的，原本就应该在那里，原本就应该有一个山头。房子的那一边，原本就应该有一个柔软而性感的山脊冒出来，原本在白墙的前面，就应该探出那么几根翠绿的枝干来……同样，在纳雍县的库东关、大方县响水乡的木寨，我亦有同感。建筑呈现出来的这种巧妙的错落有致，是生长于斯的白族同胞世代代依靠一种朴素的本能综合选择的结果，智慧就藏在这种下意识的本能中。

建筑，作为人类休养生息的居所、家庭的基体，承载着人类生

活的温度，凝结着人们的情感寄托和生活哲学。在张崇礼的《白族传统民居建筑》里，以一句“宅以形式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提炼和总结了白族传统民居独特的建筑思想。

在上小河，这种建筑思想得以完美体现。一正两耳、三房一照壁的白族民居，与周围的山、水、路、桥等景观融为一体，灵巧的飞檐翘角、朴素的白墙黛瓦、考究的花枋雕窗……彰显着白族传统民居建筑的自然张力与艺术魅力。随便拎出任何一样，其间神韵都足够细细品味。

据相关媒体报道，20世纪90年代以前，上小河村还是一个典型贫困村，有着这片辽阔大地上的贫困村收入低位、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观念陈旧等典型特征。为了改变现状，当地政府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大力引导和推进上小河的发展，取得了肉眼可见的巨大成效，区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同心工程”及“五园新村”合作共建试点村和“国家3A级旅游景区”“贵州省最具魅力的三十个民族村寨”“省级文明村”“省级森林村”等美誉接踵而至。

其中一件大事对现在影响深远，便是按照“风格独特、造型美观、做工精细、质量保证”的要求，专门从外地引进技艺精湛的木工、画师，以白族传统生态观为依据，以传统白族村落为依托，集中力量对民居进行修缮，力图充分彰显白族文化和特色，做到“一户一式样、一寨一景观、一村一风格”，充分展示白族生态家园崭新面貌和独特魅力，达到“一户带一寨、一寨带一村、一村带一片”的示范效果。

眼前这些屋宇，均是重新修缮后的成果，是白族同胞世代相传的建筑思想与现代生活需求相结合的产物。

最为显眼的，是大面大面白色的墙壁上，那些精心描绘的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或秀美的山水画，或灵秀的植物图，一眼望去，白

族同胞热爱山水、崇拜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生活观乃至生命观均得以直观体现。

民居中间，蜿蜒小河之上，是一座风雨桥横跨两岸，既贯连了交通、连接了彼此，又点缀了山水之光景，恰到好处地将两岸山水勾连起来，一副内容为“夏去冬来四面荷花三面柳，南归北往一河烟雨一河风”的对联，简明扼要地描述了一座桥的功用与风光。

从河流的下游回望，地势在风雨桥处正好形成一个隘口，往上略显拘束，往下便豁然开朗。由此，路行至此、桥建于此，就是自然与人恰到好处的选择。仔细看，一座桥，看着看着，竟然有种守卫和镇抚的意思。

依偎在旁的，一小段规模不大的廊亭沿河而建。一侧是枯水期的河流涓涓流动着生命之源从近向远，一侧是平凡的白族人家在春日的艳阳下静静矗立。廊亭是人类造出的景观，也作群众休闲之所、游客观景的佳位，与山间不多的那些小亭子形成了一种呼应。

和谐不是有或没有，而是恰到好处。山间修建凉亭似乎是一切景区或者自然可以成为景区之地的标配，一方面可以供人乘凉，另一方面则点缀山水。上小河也未能落俗，但修建的凉亭并不多，像自然这篇文章的某一个标点、一个韵脚，起着细微却又不可或缺的作用。

房屋也好，桥梁也罢，乃至可有可无的亭子，其实都是人类生活哲学、日常需求的体现。但作为人类社会性需求的衍生品，它们无不凝聚和彰显着人们在时代变迁、世代流转中形成的文化和观念。在上小河，通过这些建筑，白族同胞应势而生、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的生态观可见一斑。

生也是，死也是。

传统白族的墓葬制式在贵州其他兄弟民族之间均是独特的存在。诗人赵卫峰的《贵州白族史略》有载，贵阳市息烽县西望山中

有贵州白族群体于永乐五年合姓联盟的盟誓碑“永乐碑”，残碑顶额右刻“日”字、左刻“月”字；在今纳雍、大方、黔西等毕节县市的明清白族墓碑普遍左右刻“日月”二字或相似的象形图案。

对于其中“日月象征光明，按贵州黔西县绿化白族乡群众的命名，当地白族墓碑的中部为‘天地’，左‘日’，右‘月’合之为‘明’”的说法，赵卫峰认为“这种本能的理解有普世意味，反映了古人某种自然的精神向往”。

《贵州白族史略》还援引了新编《贵州省志》的记载，言“黔西北地区的白族往往自称及他称‘罗苴’（‘龙家’），‘罗’又被认为指月亮，‘苴’为太阳，合起来即为太阳和月亮”。

《贵州白族史略》指出——

贵州白族历史时期的墓葬最显著和最具特色的是，它将人们居住的房屋建筑浓缩为阴间的灵魂安居之所，并在“日、月”朗照之下，逝者坟墓的形式实际上就是生者房屋的模式。……（坟墓）门槛、门梁、窗棂等俱全，虽不显豪华却精心雕刻图饰，其内容涉及祥鸟瑞兽、花草树木等，体现了对文化多样性的融汇与自然和谐的审美观。

在墓碑上多镌刻“日、月”二字或象形图案，这是贵州白族丧葬文化共有的文化象征码，一种共同体的精神标志，一种历史符号。

日月交换，晨昏交替，是时间流转的见证，也是万物生长的尺卡，伴随着万物的盛衰、人类的生与死。

这种“日月相伴的安息”，颇有东晋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拟挽歌辞》“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遵循生命盛衰的自然规律，寄身山水、魂魄安息的浪漫意味。

三

白族先民早就在生产生活中形成敬畏自然、亲近绿水青山、视山水为圣物的传统意识。这种意识，常体现在一系列风情独特的节庆、民俗和歌谣里。贵州白族的节日大同小异，或殊途同归。在上小河，白族同胞过三月三白族节、五月端午山歌节、九月糍粑节等节庆；在纳雍县库东关乡，过“端午圣水节”；在大方县，白族团圆节已成为贵州白族文化的一张名片。这些节庆里，无不闪烁着白族先民顺应自然、尊天事神的生态智慧。

约莫三年前，春节之后吧，因着朋友的关系，我有幸搭了某个远道而来的音乐采风团队的便宜，在纳雍县库东关领略了一场民间音乐舞蹈艺术的盛宴，其中的《洞经闹莲台》《草把龙》《白族民歌》印象深刻。

传统古乐舞《洞经闹莲台》自明朝洪武年间的白族村寨沿袭而来，主要使用铃铛、鼓、唢呐、锣等传统乐器，协奏出优美的旋律，舞者没有特别复杂的动作，或站或蹲，或静或动，演奏和舞蹈一体进行，其原始功能主要用于祭山、求雨和祭祀，反映了白族同胞对风调雨顺、山水清明的期盼与渴求。

白族民歌的调子响起时，我幼时的很多记忆突然被唤醒。老家离库东关并不算远，家族里特别善于山歌的哥哥，偶尔会唱上一两首这种调子的山歌，那时只觉得曲调特别悠扬婉转悦耳，却不知道它源自哪里，属于哪个民歌。

在库东关白族歌手用熟悉而地道的调子演唱，叙述着与他们生长的那片土地息息相关的事物，其中不乏歌颂祖国、咏叹山水、教导世人爱护家园的内容。良好的生态环境，也走进了他们的山歌中：

碧水青山映蓝天，
绿草青青花正鲜。
春风得意暖阳中，
只愿留情在此间。

无论是舞蹈《洞经闹莲台》，还是民歌，都饱含白族先民敬畏自然、亲近绿水青山的智慧与情怀，反映了当地白族同胞一种原始而朴素的愿景。

据说，两百多年前，库东关乡的白族同胞就有端午祭圣水的习俗，有专门的祭师和祭水经文，但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传统文化习俗一度中断。2018年，纳雍县在库东关乡重启白族“端午圣水节”，举办了首届“端午圣水节”，包括开坛、请水、祭水、洒圣水、圣水巡游洒播等内容，目的是“环境让节庆更加精彩，节庆让环境增添美丽”，其生态学意义非常明显。

今年4月下旬，农历三月初三，蔓延在群山之上的杜鹃花尚在花期，我在百里杜鹃管理区鹏程街道桥头社区，偶遇了一场盛大的白族盛会：身着杜鹃花一样美丽节日盛装的白族同胞们，载歌载舞共同欢度他们的传统节日“三月三”，包括民间体育竞技、自由才艺展示、献白龙、祭本主、文艺会演、团圆宴、篝火晚会、焰火表演等。

对白族而言，三月初三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大方县，三月三是白族同胞过团圆节的日子；而在百里杜鹃鹏程街道和七星关区梨树镇的上小河，三月三则是过白族节。听起来名字不一样，但其实形式、内容和目的都差不多。

在全省白族人口最多的大方县老县委大院的家属楼里，我见到了原大方县志办主任赵江。赵老是白族人，对白族文化研究颇深，是白族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虽年届八旬，但采访中对白族文化如

数家珍，逻辑清晰、叙述准确，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赵老师介绍了白族团圆节、祭本主、白族婚俗等。在赵老看来，白族先民历来有爱护、保护、呵护环境的生态环保意识。

过去，大方白族有每年农历二月二十聚集祭小白龙祈丰保境，三月初三聚集献山、祈福，七月初七聚集祭祖、祈福议事等习俗。其中，普底乡小桥、元岩、桥头、庙脚等村的白族，每年二月二十，聚集到糯花仲的白龙岩脚下，杀猪宰羊祭祀小白龙，祈祷丰收，商议族事，宣扬保护环境，祭小白龙活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理化乡果木、新民、双井、峨松、坡头、菠萝等白族村寨，三月初三这天，白族男女老少聚集到献山坡上的“神树”下，打牛杀猪，祭祀神灵，宣讲族规，彰扬善事，祈求年丰人寿，梓里和谐，“献山”活动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才中断；响水乡六寨白族每年七月初七，各户除留一人守家外，全部到响水街后山上的奎文阁聚会，祭祀先祖、佛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同时协调族人及各方面的关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

大方县核桃乡的木寨，也是一个白族聚居区。这里的白族，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年历——根据树木的生长来确定时令。桃花发苞是三月，漆树叶发到五寸是五月……他们视一年为十三个月。

一年中，三月和十三月是休息月。三月为三月节，十三月为过年月。过年月只有一天为新年，这天清晨，寨中老人会带着人们，拿着自酿的米酒和糯米粑，来到提前选定的大树下举行祭树仪式，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警示人们要尊天护地、爱护环境、保护自然。

团圆节是白族同胞的一大盛会，承担着纪念先祖、承袭传统、加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文化等功能，集群众性、娱乐性于一体。大方白族团圆节始于1994年正月初十，响水乡的白族团圆节，此

后在大方各白族聚居区相继举办。2004年，大方县委、县政府在县城举办了全县性的白族团圆节活动。2005年农历三月初三，大方召开白族团圆节座谈会，会上，根据每年三月三白族男女青年汇集上山“踩青”，族众汇集献山、祭主祈福等习俗，决定自2006年起，将“大方白族团圆节”时间改为每年农历三月初三。2018年12月，大方白族团圆节入选毕节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类保护名录。

2023年的白族团圆节，就在大方县核桃乡木寨社区举行。当天一大早，天空水洗一般地清凉，四里八乡的白族同胞身着民族盛装，来到木弄里农庄大广场，欢度自己的节日。

活动包括传统体育竞技项目斗鸡、跳口袋、扭扁担、划旱船及文艺表演、白族手工艺展示、长桌宴、篝火晚会，其中最重头最神秘的当属庄严肃穆的祭本主仪式。

白族普遍信仰本主，祭本主是白族同胞的一件大事，目的是祈求家人安康、平安富贵、风调雨顺等。

本主其实是“本境土主”“本境福主”的简称。在白语中，本主有很多称谓，如“武生”“倒博”“老大”等，意思是本乡本土本地的保护神。本主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封建君王、名臣、将领，死后被封为本主；第二类是把当地为民除害的英雄、烈女或做过好事的人封为本主；第三类是山神、日神、龙王、虎、熊、鸡、石头等。其中的山神、日神、龙王祭祀，则集中体现于当地白族村民对山清水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祝福与祈愿。

这些活动其实是“西望山结盟”史迹的延续，一方面是一种寻求团结、和谐的淳朴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则在献山、祭小白龙的祭祀神灵、宣讲族规、祈求风调雨顺等方面蕴含着白族先人不断传承的环保意识，甚至上升到一种神灵崇拜的行为。

正如饶峻姝、李艳萍《试论白族本主信仰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现

代价值》中说的那样：“它依托于白族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有的地缘性民间村社信仰组织形式，蕴藏着朴素而深刻的生态关怀和伦理情感，主要表现为敬畏自然、以德养性、和谐共生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已内化为白族民众根深蒂固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伦理思想。”

四

如果仔细观察白族同胞的服饰，会发现白族传统服饰也别有洞天。

上小河的白族群众传统服装色调以白色为主。男子通常穿白色的对襟上衣，外套一件黑领褂；女子则是白上衣，套一件坎肩，颜色呈蓝色、红色或黑色，腰上系绣花小围裙，头饰一般为蓝色。年轻姑娘们喜欢扎头发，用一块五颜六色的手帕缠在头上，手帕一般搭配雪白的缨穗，散发着无限的青春活力。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们乐于以大自然的元素来装点自己的衣衫，多以波涛、彩云、花瓣形状作为服饰的装饰纹样，又习惯以花、鸟、水、鱼、蝶、云等作为装点图案，有着强烈对比色彩，明快鲜艳色调。穿在身上，走起路来，或者微风浮动，好像灵动的生物，或徜徉在森林，或翱翔在蓝天，或嬉戏在流水，好一幅栩栩如生的山水自然图景。

茶道，向来是文化的重要体现形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茶道，最终形成了丰富多彩、意蕴深远的中华茶文化。白族人家大名鼎鼎的“三道茶”，以甘冽清泉泡山水供养之茶叶，茶道讲究“头苦、二甜、三回味”。在上小河，品尝白族“三道茶”，如同经历了一堂哲学课。

“头苦”，头道茶为“苦茶”。只有小半杯，只需一抿，苦凉清

香萦绕舌尖。代表的是清苦之意，意韵人生苦境，让人想起漫漫人生之路，万千风光，跳不过苦字当头。唯有吃得苦的人，才有顺坦的旅途。“二甜”，二道茶为“甜茶”，在茶中加入甜品，让茶甜而不腻。茶杯小碗大小，可痛饮、饱喝。茶液涤荡齿间，掩去头道茶的苦味，苦去甘来之意立显心头。让人既品味当下的甜蜜，又不忘过往的艰辛苦楚，不至于忘苦而迷幻。“三回味”，三道茶乃是“回味茶”，用蜂蜜加花椒、姜、桂皮与茶一起冲泡。饮之甜蜜与麻辣混合，一种通透而淡然的感觉袭来，宛若历经世事沧桑，酸甜苦辣一一尝过，以闲庭信步、坐看云起的豁达回望过往，人生一切也不过尔尔。

“头苦、二甜、三回味”的茶文化，意韵对应着人生的三个阶段或三种境界。白族先民依靠自然哺育的茶叶和泉水，灌注了一种朴素的生活观、人生观、生命观。这是发端于大自然的哲学，滋养着白族子民依靠自然、爱护自然，创造出越来越好的生活。

在一篇报道上小河村的新闻里，我发现一块石碑，光阴已经让它的身躯苍老、字迹模糊，但隐约可见的“敬水源木本上”等字样，铭刻的也许是某一种倡议，或约定成俗的规定，也是白族人骨子里的坚守与担当。

从上小河，可见贵州白族之一斑——

白族是一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民族，是一个将生态智慧建在房上、唱在歌里、穿在身上、凝在信仰中，贯穿于生与死的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异传统代代延续、从未断绝。这么说，一点也不为过。

传统最终凝结进了建筑的面目、节庆的欢歌、民俗的讲述、歌谣的言说、服饰的纹理中。而时代赋予的新意，则流淌在山水的叙述和人们的言行里。

“上小河拥有丰富的林地、水资源和自然山体景观资源，自然

林和人工次生林保护良好，村域森林覆盖率达 76.82%。”

这是我在上小河村委会采访时，无意间从资料里看到的一段描述。简短的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这段话里的两个关键，“自然林”和“人工次生林”。显然，是自然的泽被与人类的呵护，共同哺育了这个如诗如画的寨子。

时光流走，世事变迁。在经济繁荣、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传统的白族生态智慧已然灌注在新的举措里。在白族聚居区，很多白族同胞走上了林长、河长、护林员、河道管理员等岗位，在新的时代里，用新的姿态与方式，继续承袭着祖祖辈辈对一方山水的热爱与呵护。

随着时代的发展，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白族同胞，也收到了自然给予的馈赠——

因为环境优美、生态良好、民族风情浓郁，在全域旅游的当下，很多白族聚居区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景点。

大方县的木寨，河溪纵横，水源丰富，环境优美，冬暖夏凉，气候宜人，已经成为全县第一个以白族风情为主导、旅游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乡村旅游景点。纳雍县库东关乡，香甜的玛瑙红樱桃蜚声省内外的同时，优美的白族山歌也唱到了更远方。百里杜鹃鹏程街道桥头社区的白族同胞，每年杜鹃花盛放时节的“三月三”活动，吸引了省内外大量游客。

而“全省白族第一村”上小河，“十里风光异彩呈，粉墙绿瓦靓新村。最喜白族民风厚，水酒欢歌劝客勤”的诗意盛景，已然成为生态美、产业兴，少数民族团结互助、生活幸福富裕的典型村落，成为研究白族历史文化、体验白族风情、欣赏乡村美景的上选之地。现下里，上小河村正如火如荼开展建设规划，将以白族文化为主题、农旅产业为主导、白族特色村落为载体，努力打造贵州省白族特色魅力村寨、毕节市白族民俗旅游景区、七星关区白族康养

新村。

良好的生态环境，馈赠了白族同胞以美的风景、优质的水源、安全的食粮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也像慈祥的长者默默地言说着这样一个道理——只有不断予自然以爱，才会不断得到自然更多爱的回馈。

行笔至此，想起采访结束离开上小河时村支书谢虎的一番话：“祖先留下的生态观念，已经流淌进我们的血液里。吃了良好生态环境红利的人们，也一定会更加爱护这方山水，真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前人的智慧，自然的言说，与当下人们的思索与担当，融汇在一起，如同穿村而过的小河，清澈静谧地流向远方。



白 族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有 21 万余白族人口，主要呈大散居、小聚居状态，分布在毕节市、六盘水市、安顺市、贵阳市等地。其大部分说本民族语言，通晓汉语，使用汉字。

瑶山风情

孟学祥

一

在荔波这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土地上，“先有瑶，后有朝”并不只是一种传说，而是瑶族历史悠久的真实写照。荔波县政协原副主席王殿华在他的《荔波瑶族历史文化和习俗的传承》中记载：“瑶族是开拓荔波最早的民族之一，远在殷周之前（约公元前 11 世纪），他们就披荆斩棘、繁衍生息在荔波这块沃土上了。”《明史·广西土司传》也记载：“永乐二年，荔波县覃真宝上言：县自洪武至今，人民安业，帷八十二峒瑶民，未隶版籍……”内中的“八十二峒瑶民”就是今天贵州荔波瑶山、瑶麓、瑶埃的先民。在瑶族民歌《开天辟地》的叙述中，远古洪水滔天时，周围都被淹没了，洪水退后，瑶人就落脚在“努丹寨”（瑶语，“努”意为人，丹即地名，努丹寨就是今天的茂兰比鸠寨附近）。源远流长的史诗积淀，博大深厚的文化惯性，孕育了瑶山发展的悠久历史。由此可证，荔波瑶山这片钟灵毓秀的山野，是瑶族远古文明的发祥地。瑶族聚居地多为亚热带山地，海拔在 1000 米至 2000 米的崇山峻岭间，瑶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较高，生产生活过程保留着自然崇拜的多神观念。瑶族村落周围，竹木叠翠，风景秀丽。瑶人相信万

物有灵，特别是生长和生活在山上的动植物，都充满着受人崇拜的神秘性。所以，山上有生命的东西都应受到尊崇和膜拜，哪怕生活所需而不得不去采食、猎取，也得有节制，不能乱挖乱采，不能乱砍滥伐，不能滥杀无辜。

第一次去瑶山，荔波还没通高速，去往瑶山的公路颠簸难行。从都匀到瑶山，六个多小时的车程。车到瑶山时，人已经被摇晃得昏昏沉沉，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车进瑶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山，由近而远，一路逶迤，看不到尽头。在树的遮蔽下，目光所能及的，是一个连着一个的山尖，成排成列地朝着一个方向，悠远缓慢而去。还没有下车，我就没来由地触感到了来自山野原始苍茫的震撼。车沿着林木掩映的弯曲泥土公路，一直开到尽头，一直到前方只看到山、只看到树，车停了下来。我走下车，一只脚踏着路边的草地，一只脚伸进旁边的树林，一摇一晃地向瑶山纵深处走去。

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纵深。路掩映在草丛中，在树林里。树林里有鸟，草丛里有蛇。一路走去，鸟的歌唱此起彼伏。蛇倒是很少看见，但每次看见总是被吓一大跳。后来总算看清了，鸟在树林中自由飞翔，那是真正的飞翔，它们成群结队穿梭在树林中，人还未走近，唰一声就飞走了，只留下一片摇晃的枝叶。树林里的鸟走了，婉转鸣啁的鸟叫声却还在不绝于耳，犹如那些鸟还在附近，甚至就在身旁的大树上。仔细一找，还真是有鸟，这些鸟是关在笼子里的，笼子就挂在路边的树上。鸟儿们在笼子里上蹿下跳，声嘶力竭地卖力歌唱。几个穿着深色上衣，下着白色裤子、打着绑腿、扛着鸟铳的男人，站在距鸟笼不远的路边打量我们。那个时候我才明白，鸟是瑶山男人的玩伴。瑶山男人从懂事起就开始以鸟为伴，他们抓鸟、养鸟、遛鸟、比鸟、放鸟。鸟养熟了，他们就把笼子打开，把鸟放出去，看着鸟冲向蓝天，飞进树林。到该唤鸟回笼的时

候，他们才会嘬起嘴唇，一声呼哨，鸟儿就会飞出树林，飞进鸟笼，站在笼子里轻轻地梳理身上羽毛，吃饱喝足后再无忧无虑地放声歌唱。

跟着友人从一片树林中钻出，去往一个村寨，后来才知道那个村寨叫拉片。寨门口，几只狗站在路边看着我们，不叫，也不走远。看着看着，一只小狗不合时宜地发出了声音，其余的狗才像梦醒似的吠叫起来。然后，不远处的丛林里也传出了狗的叫声，此起彼伏，连锁悠长。这时，我才注意到，路的两边，山坳的纵深处，丛林掩映的看不见的地方，还隐藏着许多房屋。透过树枝，若隐若现地注意到，那些房屋不像远处山坡上移民新村的楼房，而是瑶族同胞们世代居住的草屋、瓦房。

那时拉片移民新村刚刚建好，周围还夹杂着一些草屋，陈旧的草屋和接近现代文明的瓦房交错延伸，在高低不平的山坳里悠远、神秘，因为掩映在树林中，就更多了一层朦胧。不远处是一排禾仓，一个挨着一个。禾仓大小不一，有圆形、方形，甚至多边形。初时不明白瑶族同胞为什么不把粮仓建在家里，而是建在距房屋二三十米远的地方。了解后才得知，因瑶人房屋多为木建草盖，容易发生火灾，将禾仓建在远离房屋的地方，即使不小心发生火灾，保住禾仓，也不会因灾造成缺粮挨饿。这不光基于防患于未然的远虑，也是在长期与自然相处中总结出来的生存经验。

瑶山的禾仓有单仓、姊妹仓、兄弟仓和夫妻仓。禾仓分两部分，下部分离地2~3米，由四棵木柱支撑住悬耸在半空的仓房，柱子底部用木枋横穿，相连为四边正方形。禾仓顶部多用茅草覆盖，也有部分盖着瓦片。仓房底部用木板均匀镶拼，四周用竹席或木板严严实实圈围，仓门也用木门封得严严实实。远离地面，竹席木板圈围，茅草或瓦片盖顶，这样的禾仓不光通风透气，干燥不会受潮，还可充分利用空间，上半部仓房储放粮食作物，下部分空间

则存放生产用具和一些不常用物品。禾仓仓房与木柱连接的支撑点，倒扣着一个个圆形瓦罐或陶罐。一直不知道这瓦罐和陶罐为什么会安放在那个地方，而且还为什么要倒扣？经询问才弄明白是防鼠用的。老鼠要想顺着木柱到仓房偷粮食，到光滑的瓦罐或陶罐前，就无法突破瓦罐和陶罐的凸起部分往上爬了。瑶族同胞建造禾仓的这一防鼠妙招，堪称经典之笔，彰显了瑶族的智慧。禾仓既解决了因粮食存放而引来的鼠患之灾，也让粮食放在里面一年四季都不会受潮变质。

二

“树多的地方，必然是生态保持良好之地”，这是瑶山的真实写照。此刻，在我和瑶胞兄弟何正才的身后，就有着一棵高大的榕树。瑶山成为旅游景区后，何正才也改换了职业，每天在大榕树下摆个小摊子，向来往的游客兜售瑶山的特产和旅游纪念品。初夏的阳光里，榕树粗壮的枝干和茂密的枝叶如伞状般，高高罩在我们头上。榕树的旁边是一条小路，小路掩映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中，树林包裹着小路，一直看不到尽头。树林中，隐藏着许多若隐若现的草屋，小路遁入树林，再遁进一个个被山花和小树装扮得十分幽静美丽的庭院。去冬今春至今一直干旱少雨，初夏的瑶山已变得十分闷热。我与何正才相见的正午，正是一天中阳光最热辣的时候。

何正才和我是老熟人了，2013年秋天，我到瑶山采写“瑶山伙计”时去过他家。那时他还在靠种地过日子，偶尔也上山打打猎。那时的瑶山乡政府还在拉片，还没有搬迁进梦柳小镇。头天晚上夜宿乡政府的我，天亮起床后没有惊动任何人，一个人沿着小路穿过树林，走进了晨雾包裹的拉片寨。寨中，我踏进了一条长近20米的小路，小路宽近4米，小路的两边是竹子夹杂小树编成的篱笆，

小路上方也用竹子和树枝编成一道拱门，篱笆和拱门上爬满了南瓜藤、葫芦藤、冬瓜藤，藤上挂满了成熟、半成熟的南瓜、冬瓜、葫芦，和一些正在盛开的五颜六色的花朵。穿过拱门，我看到了站在家门口的何正才，他刚从山上打猎回来，准备进家门的他看到了向他家走去的我，他的战利品——六只肥硕的山老鼠就挑在他肩膀上。

看到我，何正才叫了一声“来了，伙计”，我一怔，立马就明白过来，他把我当作这里的乡干部了。长期以来，为了帮助瑶族群众脱贫致富，瑶山乡的乡干部与当地的瑶族群众结对帮扶，俗称“搭伙计”，时间一长，瑶族群众只要看到乡干部，都用“伙计”呼之。“伙计”拉近了当地乡干部和瑶族群众的距离，群众叫起来和乡干部听起来都很亲切，这样的称呼用到初来乍到的我身上，却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词。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和解释，就尴尬地嗯了一声。也许我的回答不够热情，何正才不再同我搭讪，也没有向我发出邀请，独自踏上台阶，推开木门走进家中。在家中放好猎物，他又走了出来，看到我还在他家门前的新路拱门下拍摄那些黄的南瓜、白的冬瓜和绿的葫芦，他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很喜欢那些瓜果，若是喜欢，可以摘去。我停下拍摄，想和他攀谈，他不怎么说话，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有时我问他也不答。后来和他混熟悉了才了解到，他汉语不好，我说的话好多他只听懂个大概，不知道怎么回答，再有就是怕说错话惹我不高兴。

我想到他家去坐坐，看到他有些为难，我不再勉强，只好站在台阶上往屋子偷瞄。屋里光线很暗，我适应好久才看清，屋内地上堆着一些杂物，显得十分脏乱。我打消了进屋的念头，请他带我在村子走走，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先来到他家旁边的一口池塘边，池塘边有一棵大树。我站在池塘边仰望高大蓬松的大树，问何正才这是什么树，何正才说了一句瑶语，我听不懂。盯着他再问，仍然说的是瑶语，我只好苦笑着摇了摇头。回到乡政府，我才从当时的

瑶山乡人大主席陆应华口里了解到，那棵树叫大叶榕树，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是拉片寨的寨树（也称“神树”）。从陆应华这里我还了解到，瑶族世居山林，一直以来都是与白云做伴，恋奉高山为母，更是崇拜山上的大树。在瑶族同胞看来，一粒微小的种子，能在石头比泥土还多的土地上生长成参天大树，是值得让人仰望的了。何况，瑶山的很多大树下，都有一口供路人解渴的清泉。陆应华的话我半信半疑，接下来的几天，我在拉片村又走了好几个自然村寨，见到了好多大榕树、大榔树（榉木）、大樟树、大柏树等，这些大树下都真的有一口水井或一口小池塘。

何正才家庭院外不光有挂满瓜果的拱门，房屋四周还有很多花花草草，以及一些挂满果实的果树。要不是窥视过他家，见识到他家里让人不敢恭维的卫生现状，我真就被屋外那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居住环境所迷醉了。我在拉片一路行来，对瑶族同胞们那种让房屋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居住环境叹为观止。每一家每一户，房屋都不是很高，房屋的四周都环绕着果树、花蔓，通往大门的小路两边不是长着小树就是围着竹丛，有瓜藤从小树或竹丛上耷拉下来，藤上挂着大大小小的果实，有成熟的，有半成熟的，甚至还连缀着花蕾的。小树、竹丛、花蔓、瓜果，一年四季将他们居住的房屋外观装扮得姹紫嫣红，勃勃生机，俨然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花园。

再来说树，瑶族同胞认为树是他们的生命之根，就像同为瑶族的乡干部陆应华说的那样：“树也有思想，有灵魂”，瑶族同胞对树的膜拜我在何正才这里也感知到了。他陪我在拉片寨绕一圈，绕到位于村寨最高处的瑶王府。在瑶王府门前不远的一口水井边，我看到一棵高大的榔树，我伸开双臂，想去拥抱大树，被何正才阻止住了。我当时也没多想，回到乡政府，我将这件事讲给接待我的陆应华听，他说：“幸好你没有坚持，你要是摸了瑶王府的树就犯忌了。在我们瑶山，大树一般都被敬为神灵，敬为神灵的树都不轻易让人

触摸，特别是瑶王府的大树，没有瑶王的允许，更是不能乱摸。”我在同陆应华交流时，他说：“我们瑶人靠山生存，视山如母，视树如兄弟姊妹，从不妄砍无辜之树。”我问：“那家里烧火的柴火呢？”他说：“都是捡拾些枯枝杂架。”从他口里我了解到，瑶山从未发生过乱砍滥伐森林的现象，甚至从他记事以来的五十多年时间里，都基本上没有森林山火发生过。当时陆应华的话我半信半疑，但是在这次为写这篇文章而又一次到瑶山走访中，他说过的话得到了很多瑶胞的印证。而且我也亲眼看到，瑶山四周的山坡，比2013年我所见到的更加茂密、更加苍翠了。走访中，我在拉片寨遇到的瑶胞兄弟谢金伟说：“现在我们烧火做饭、冬天烤火都不用柴火，都改用电，人们都不轻易上山去伐树了，我们还有村规民约，乱砍滥伐更是要受到谴责和赔偿。”

在大榕树下，我把当年陆应华的话讲给何正才听，他说陆应华说的一点都没错。我问他，不砍树怎么起房造屋？他说只是不乱砍滥伐，正常的用树还是允许的。但每次要用到树，去砍伐时都有讲究，随后，他就给我讲述了瑶族同胞用树砍树的“讲究”。比如，某家要用到某棵大树，报经瑶王允许后，伐树前要先敬树神，以香纸、食品敬了树神后才能砍伐，把树伐倒，还要将一棵小树枝插于树桩上，表示这棵树长大虽被人砍走，但树的生命还在，以后还会长出新的大树来。起房造屋用树更“讲究”，自古以来都遵循一整套程序复杂的规矩。在瑶山，谁家要起房造屋了，伐树首先选择“吉日”，即在“吉日”那天，邀约亲戚朋友进山找“金柱”——即房屋的“中柱”。中柱必须要高一丈六尺八寸或者一丈八尺六寸以上，生长在东方，而且只能是格木、柏木或者枫木，其他木不行。选中后，同去的长者便向大树点三炷香，焚三张纸钱，朝着东方诵读“请木经”。我请何正才把“请木经”念给我听，他很为难，说他记不全。正在这时，我们看到了从远处走过来的何业拉，何正才

把他喊过来，用瑶语和他一番沟通后，何业拉就用瑶语给我念起了“请木经”。就着正午的阳光，我和何正才、何业拉坐在何正才设摊的大榕树下，何业拉用瑶语念“请木经”，念一句何正才用汉语翻译一句，我也急忙在笔记本上记一句。大意是：“今天是好天，我们请金柱，转过千重山，有缘遇见您。您生岩石上，长在深山里，生根吃泥土，长芽吃雨露，您身体长得壮实，您枝干长得茂盛，您头发长得茂密。我们今天来请您，派您大用处，请您跟我们走，不要做推辞。用您做金柱，用您支大梁，用您造高屋，尊您为祖先，奉您为祖业，荫佑我（家）子孙，保我（家）万代安……六畜养满圈，满堂金谷物。有您来相护，我瑶家定千年万代禄。”

念毕，我问何业拉，“请木经”现在还用吗。何业拉说：“用，只要砍树都要用，没念‘请木经’就不能上山砍树。”起房造屋更是如此，诵好“请木经”，金柱才能被砍倒，砍下金柱量好尺寸，按一丈六尺八寸或者一丈八尺六寸裁成柱，在柱梢写上大大的“上”字。尺寸不能取整，尺寸必带“六”或“八”，用“六”和“八”寓意“六畜兴旺，瑶家发达”。随后砍下的“银柱”，即第二棵中柱以及廊柱、中瓜等也是如此。

三

在瑶山，井泉边的大树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砍伐的，瑶族同胞认为，井泉边的大树是“天气与地气结合之物”，最有灵气。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井泉边上之树是五行相生、天地两气融合的产物，是五行中的结晶，是瑶家的庇佑子孙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树。

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民族一样，瑶族同胞也拜树做“保爷”，特别是家中孩子体弱多病，或者夜间啼哭不安，均由家中老

人牵或背，找一棵井泉边的大树，让孩子跪拜大树做保爷。拜了保爷后，将孩子的名字改为带木或带树的“吉名”，如木保、树生等之类。拜了保爷，树就成了这个孩子的“家主”，一旦孩子头疼脑热或者遇到什么挫折，父母就在族内法师的指点下，于傍晚、夜间或凌晨，带着孩子，携一条鱼或一块猪肉或一只公鸡作刀头，拿上供食、五根香、三沓纸钱、五杯酒来祭拜“家主”。祭拜前，还要从孩子常穿的衣服上扯一根线或裁一条布襟，用红布包好。祭祀结束，将红布包裹的线或布襟捆绑于树上，求树庇佑小孩及家人健康长寿，诸事顺利。然后，让被保的孩子连饮三口井水，孩子喝下树神赐予的井水，以求身体会好起来，挫折也不存在。祭树也有“祭树辞”，新中国成立后瑶山的医疗条件得到改善，瑶族同胞生病有了就医保证，不再用祭树求保来保安康，“祭树辞”也就很少有人记得了。就连能念“请木经”的何业拉，也说“不晓得”了。走出瑶山，我到荔波县政协找到了一本2010年荔波政协文史委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荔波瑶族》，在其中一篇由江兴龙、覃碧念二人合著的《瑶族自然崇拜文化内涵浅识》里，查到了他们收集记载的瑶族群众祭树的“祭树辞”，摘录于此：“今天来祭您，香案早备齐；小孩过继您，视您为双亲；愿您千年茂，万年都常青；寿同南山岳，福齐东海天；喜进千年果，新添成寿年；佑起我小孩，如同您的根；消灾消难了，步如腾云飞；捉尽山中鼠，能摸虎熊身；天地灵气显，感谢井树神；从今祭过后，阴灵照我们。”

有一种“黏膏树”，不是瑶族同胞的“保树”，却深得他们的敬爱。我去找黏膏树，本来想叫何正才陪我去，但他要看守摊子，走不开，我只好电话联系了之前熟悉的瑶山“陀螺王”谢友明。谢友明告诉我他在懂蒙，听说我想去看黏膏树，说懂蒙有，叫我去懂蒙看。

懂蒙是拉片村的一个自然村寨，堪比世外桃源。房屋掩映在

树林中，层次分明地从山脚向山边延伸，房前屋后绿树成荫，大树高大挺拔，小树浓郁茂密。在一棵大树下停好车，从绿树掩映的小路踏上村寨，几只狗懒散地躺在地上，一群鸡大摇大摆地在屋檐下转悠觅食，几只小鸟站在路边的禾仓上梳理羽毛，偶尔传来一阵阵牛马的叫声，或一两声猪的哼哼声，一派祥和安宁的乡村景象尽显其中。

谢友明带我往懂蒙背后的山上走，山很高，路很陡峭，路两边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很多房屋掩映在树林中，不走到近前都很难发现。谢友明在瑶山是名人，在荔波是名人，在贵州体育界也是名人。他曾代表贵州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在“打陀螺”项目上获得过全国冠军，有“陀螺王”之称。谢友明玩陀螺，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不但在“打”上做到稳、准、狠，而且陀螺的旋转上也能做到收放自如。一次，荔波文联的一位朋友陪我去拜访谢友明，路上他跟我说，谢友明玩陀螺，感觉他已经不再是玩，而是在展示一种艺术才华了。开始我还半信半疑，见面看到谢友明给我们表演，我一下子就被折服了。陀螺在谢友明手上，就像灵魂附体的生命，与他早已心意相通。谢友明想让陀螺转多久，陀螺就能转多久，谢友明想让陀螺在哪里转，陀螺就会在哪里转。手心、手指、鼻尖、脑门、腿上等，陀螺能随心所欲地在谢友明身上的任何部位旋转、急停、走位。

跟着谢友明踏上小路没多远，在一片林子边，我们在一棵满是砍凿印痕的大树下停了下来，谢友明告诉我，这就是我要找的黏膏树。树很大，有10多米高，一个人勉强能够合抱，树尖青翠碧绿，生机盎然，树冠不大，枝杈不多，树的中间部分圆润凸起，像个大肚腩的男人或是怀孕的妇人，看上去有些滑稽。树根往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砍凿印，伤痕累累，惨不忍睹。我对谢友明说：“可惜了，这么好的一棵大树，居然被砍成这种样子。”谢友明说砍凿

印是取膏汁留下的，树越大留下的“伤痕”就越多。我还是不理解，认为即使要砍破树皮取膏汁，也不一定非得要这样密密麻麻地砍凿，一个口子挨着一个口子，几乎没有间隔。谢友明说黏膏树必须这样砍，砍凿越密集出膏汁越多，树也长得越好。要是少一年不去砍，或者砍得过于稀疏，黏膏树就会自然干枯死亡。他的话让我很震惊，这世上居然还会有这样的树，不被砍就会死亡。我问谢友明：“年年都这样砍，会有这么多膏汁吗？”谢友明说黏膏树的膏汁怎么取都取不完，仿佛无穷无尽。他说：“这棵树 50 年以上了，每年可以产黏膏 10~20 公斤。”

我曾耳闻过黏膏树，只不过之前几次来瑶山，都是来去匆匆，没有真正见识。早听说黏膏树“生死维系于白裤瑶，以及白裤瑶人生活的土地上”，生长在白裤瑶人的房前屋后，坡脚地边。瑶山白裤瑶一直认为黏膏树是一种极赋灵性的植物，是瑶人先母的化身。在瑶山生长的黏膏树，不是矗立于村口就是矗立于路边，中间大两头小的形状，更像是一位怀孕的母亲，在守望出征或远行的亲人回归。瑶族老哥何永国告诉我，黏膏树只长在瑶山白裤瑶村寨，越古老的村寨，保存的风俗越古朴，生活习性越原始，黏膏树就长得越多，越高大，产的黏膏也就越好。我在懂蒙、拉片、姑类等村寨，找到了很多高大的黏膏树，而距拉片老寨不远的拉片移民新村，却看不到大黏膏树，何永国说：“大家搬过来后，也挖了一些树苗来栽，但都难成活，即使有成活的，也是弱弱的，总是长不大的样子。”

黏膏树是瑶族同胞叫的名字，至于学名是什么，谁都不知道，在网上搜索也无法查证。听何正才介绍，黏膏树树干最高可达 20 多米，树龄 300 多年以上。因为资料的有限，我无法触摸到黏膏树的神奇，何永国说黏膏树栽种都很有讲究，在大树下发现黏膏树的幼苗，如果要移栽，必须连泥一起深挖，置于水缸数天，才于某天的深夜子时拿到选好的地方去移栽。移栽时，主人要先到原先的大

树下去行礼叩首，并许愿今生今世要管好小树，让小树健康成为有用之材，然后才去把幼苗栽好。要是不去原先的大树下许愿，栽下地的小树也不会成活。我无法去考证这种说法，但听到瑶族同胞们都说得信誓旦旦，不由得我不相信。因为这种树长到成年后，就必须年年用钢刀利斧不断砍凿才会越长越大，越长其黏膏才越多，反之亦然，都已足够让我惊奇的了。

我一直以为何正才跟我说的“没有黏膏树就没有我们白裤瑶”是危言耸听，但是花了一天时间，在瑶山走了一圈，请人陪着看了好几个村寨的黏膏树，看了瑶族同胞用黏膏染成的服饰，对何正才说过的话就多了一层更深的理解。白裤瑶同胞所穿的衣服，都是用黏膏树的膏汁染成，没有黏膏树，白裤瑶的服饰就无法制作。制作服饰时，瑶族同胞取下黏膏树的膏汁熬制成的少量胶膏，小火融化，用特制的画笔蘸上融化的胶膏，在织出的白布上绘制出一幅幅图案，再通过染、煮、浸泡、晒干，布面形成黑、白、蓝相间分明的颜色，心灵手巧的瑶族妇女根据纹路，用五颜六色的花线在布面上精心刺绣，一件斑斓多彩的瑶族服饰就出来了。试想一下，假如没有黏膏，白裤瑶斑斓多彩的服饰就不可能出现。瑶山写生部落经理黎宪锋一直关注瑶族的黏膏染，同时也在研究白裤瑶的织染，他认为白裤瑶的服饰图案，每一个都蕴藏着一个生动的历史故事，要是没有这些图案存在，以服饰为特征的白裤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黏膏树滋润和装点了白裤瑶这个古老的民族。在瑶山，黏膏是每一个白裤瑶家庭常年必备品，哪怕是最困难的家庭，都收藏有黏膏。黏膏树不仅是瑶家的习俗树、生存树，而且还成为瑶山村寨里最具有观赏价值的风景树。

瑶山的瑶族同胞一直把黏膏树看作“祖宗树”或“母亲树”，细心呵护，护理周到，关爱有加，甚至作为祖上的产业代代相传，真正践行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生存观。瑶族同胞在细

心管护黏膏树的同时，年复一年从不间断地在树上砍凿一个又一个切口，除了获取树的膏汁外，更多也是给树留下一代又一代人的膜拜。在瑶山，瑶族同胞从不用黏膏树起房造屋和制作工具，也不把黏膏树作为柴火砍来烧火，而是让其自生自灭。正是这种长期以来人与树的和谐相处，才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瑶山，见识到一棵棵高大粗壮的百年老树。这些老树不但是瑶山一道亮丽的风景，更是瑶族同胞热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历史见证。

四

瑶族平时以耕种为生，耕种之余也上山打猎贴补家用，“捉鼠”是瑶族上山打猎的重要活动之一。

在往拉片移民新村走的路上，我看到了瑶胞兄弟何金二，他正从山上打猎归来，肩上挑着四只肥硕的山鼠。多次往来瑶山，我已经摸熟了如何同瑶族同胞打交道的路径。何金二的身影从树林里冒出来，我迎上前去叫了一声“伙计”，何金二一怔，很快也回了我一声“伙计。两声“伙计”互换，我和他彼此间就熟络起来了。何金二扬着四只山鼠跟我说他今天收获不错，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喝酒。我正愁进村后不知道怎么去找人走访，就爽快地跟着他向村子走去。

在何金二家，我搬了一把椅子到院子，一边看他收拾打理山鼠肉，一边与他闲聊。我们东拉西扯，闲扯了一阵，看他收拾得差不多了，话题慢慢迂回到打猎上来。我问他，我多次往来瑶山，每次看到从山上狩猎归来的人，收获的都是山鼠，而没有看到别的猎物。何金二头也不抬地说：“我们上山就是专门去捉老鼠。”他的话让我很愕然，这个问题一直潜藏在我心里很久了，多次想问又怕问出来伤害瑶族同胞的感情，今天感觉同何金二相处的气氛不错，才

遮遮掩掩地提出来，以为何金二也会遮遮掩掩，没想到他直接就答出来了。

收拾好山鼠肉回到屋里，我们就打猎的话题继续交流。自从瑶山开发旅游以来，瑶族同胞的汉语也说得很流畅了，此刻我和何金二的交流已不存在任何障碍。何金二告诉我，瑶人主要还是以种地过日子，打猎的时间很少。他话中的“打猎”就是拿着枪带着狗上山去追猎大野兽，上山猎杀山鼠在他看来不是“打猎”，而是“捉鼠”。话一敞开，我和何金二之间的交流也就不再有障碍。我首先对他讲了我对瑶山瑶人打猎的印象，以及看到瑶人狩猎山鼠并食山鼠肉的认知。从他那里，我也了解到，瑶人狩猎不是单独的个人行动，得由长老召集，定好规矩再组织一起进山追捕。其规矩就是要有利于生态平衡、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诸如“春不赶山”“冬不打壮”等。即春天多为野兽们交配繁衍季节，此时不能组织打猎，要让山上的野兽们安心交配，繁衍生产；冬天年轻力壮的野兽不能猎，留着它们传宗接代繁衍生息。打猎不能贪心，不能轻易射杀野生动物，瑶人还认为滥杀有罪，猎物够吃就行。长期以来，我一直以为瑶族是狩猎民族，他们给我的印象十分剽悍、威武。初进瑶山与瑶族同胞打交道，看到身穿藏青色上衣、拴着长腰带、下着白色短裤、缠绑腿、头缠黑白二色头巾，扛着鸟铳，腰间吊着牛角，走在路上目不斜视的瑶胞，没有本地人陪伴，我都是敬而远之，不敢接触和打招呼。去的次数多了，和一些人混熟悉了才敢走近交往。但对于瑶族的打猎还是知之甚少，总认为打猎就是带着猎狗，到山上去对那些无辜的野兽进行残忍的追逐，直至野兽精疲力竭而开枪射杀。今天何金二的话颠覆了我的认知，使我真正领略到了独特的瑶族狩猎文化。

瑶人猎鼠是基于对庄稼的保护，以前瑶人猎鼠，均选择在农历七八月份进行，此时老鼠从洞中跑出，到田地破坏即将成熟的庄

稼，人们就选择在田地边寻找老鼠路，弄好陷阱放上诱饵捕捉从此经过的老鼠。后来发现老鼠不光啃食庄稼，还到处打洞，破坏环境，啃食幼苗，对老鼠的诱捕就不分季节了。对于食鼠肉，何金二也不避讳，他说：“我们吃的老鼠肉不是在家中和寨中乱窜的老鼠，而是活在山上的老鼠。”我问这有什么区别，他说：“家里和寨里乱跑乱窜的老鼠脏，身上带病，不能吃。山里的老鼠远离寨子，在泥巴里打洞居住，吃野果、食草根草籽、啃树根树叶，住得干净，吃得干净，不会给我们带来病害。”从何金二的话里我了解到，他们扛着鸟铳但不怎么打猎。很多时候，鸟铳只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是他们瑶山男人随身带的一个标配物件，在过去也是防身的一件武器。不怎么用鸟铳打猎的另一个原因是以前火药、铁砂等都比较贵重、稀缺，没钱买，即使有钱也难买到。再有就是一直以来，瑶族同胞都秉承这样的生存法则：瑶山不光要有人气，还得要有“生气”。在瑶族同胞的认知里，“生气”就是山上所有活着生命的气息，包括动物也包括植物，只要不是生活所迫，瑶人对动物都尽量不去伤害，对植物都尽量少采伐。我过去对瑶族的文化认知，都是从有限的资料上获取，特别是有关狩猎这一块，资料上少有记载。对瑶人的生活习俗，只在表面上了解，没有真正深入了解过。何金二的一番话，不但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更是让我之前对这个民族的文化认知，注入了全新的见解。

对于“捉鼠”，何金二说是“每一个瑶山男人都要学会的本事”。瑶人认为“捉鼠”不是打猎，也没有那么多规矩，一年四季都能开展。在瑶山，鼠是最多的动物，且繁殖快，“不管怎么捉都捉不完”。瑶人捉鼠多是用竹杆或者木杆削成箭状，晚上用箭到鼠洞附近设下陷阱，鼠出洞觅食触动机关，箭射出击中老鼠，第二天再上山把被箭射中的鼠收回食用。何金二说老鼠多得很，到处打洞，破坏环境，捉一些回来食用，树根就少被它们啃，庄稼也少被

它们吃，也能很好地保护环境。

我是被一阵鸟叫声吵醒的。天刚放亮，一群鸟儿就在我所住民宿旁边的大榕树上吵闹了。那棵大得两个人都合抱不住的榕树，原本是拉片寨的“神树”，现在变成了瑶山民宿点的风景树。像这样的大树，瑶山民宿点还看到了好几棵，它们分布在一些新建起来的民宿的房前屋后，荫护着这些民宿，也荫护着瑶山的风水。这些树，不管是枫树、榉树、杉树、柏树、松树、橡树，还是榕树；不管是之前由人栽种的，还是自然生长的，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瑶山旅游风景区的一道亮丽景观。与何金二交谈，让我觉得这次走访收获颇丰而又意犹未尽，于是我决定再多去走访了解更多的东西，遂给自己的瑶山之行追加了一天的行程。

通过旅游开发的合理规划，瑶山的民族风情味更浓了，维修整合的瑶族民居，变成了一个个可供游客食宿的民宿，瑶山在跨进一个新时代后，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变迁。瑶山旅游的中心地带，小巧玲珑的拉片民宿区，因树林的掩映和一排排禾仓的点缀，整个民宿区看上去就风情无限，生机盎然，活力四射。民宿旁的大树，小路边的小树，草坪里的小草，路边的野花，在阳光下争先恐后地释放出季节的美丽。远处四周高耸入云的大山上，翠竹、大树、野花牵连出一派生机勃勃的七彩风景，点缀出了瑶山的另类妖娆。

我所住民宿旁的大榕树上挂着六个鸟笼，笼内的小鸟上蹿下跳地叫得欢实，啁啾婉转间，一个比一个声音嘹亮，一个比一个歌喉悠长。榕树高处茂密的树叶间，隐藏着一群小鸟，时不时地叫一两声，仿佛是在给笼内的小鸟和鸣伴奏。我沿着小路，顺着草坪向村口的大榕树走去，走不多远就看到了在村口大榕树边出摊的何正才，和他打了一声招呼，我继续往前走。走到寨门边然后再往回走，走到何正才摆摊的大榕树边。何正才的摊位已整理得差不多了，我踱过去和他站到了一起。我们面对高大的榕树，大榕树上没

有挂鸟笼，但榕树旁边却悬挂着一组鸟笼组合而成的雕塑。太阳出来了，阳光穿透鸟笼斑驳地洒在我们身上。榕树上不知从哪里飞来一群小鸟，叽叽喳喳地吵闹不休。我看到何正才抬头往树冠观望，我也往榕树上观望，树叶太茂密，我没有看清是什么鸟。我问何正才是否也养的有鸟，他说有，说完还不忘补充：“我们瑶山男人都养鸟，每个人都要有一到两个鸟笼，好的人家要有三四个。”

拉片的谢友成有个“百鸟园”，就在他屋子的背后，一片小树林里，他用围网把树林一圈，里面养了上百只几十种鸟。游客来瑶山旅游，他的百鸟园也成了瑶山的一个景点。谢友成告诉我，他百鸟园的鸟并不是一成不变，会经常更换。他主要是拿小鸟来养，养大了，野了，生存能力强了就放出去，再去找新鸟来养。如此往复，随时保持百鸟园里的鸟品种多样化。他说：“有的鸟养时间长了，放出去还会飞回来，回来我也喂它们吃东西，吃饱它们又飞走。有时不光是一只鸟来，还会带回来好几只。”我站在谢友成的百鸟园边久久不愿离去，我很希望看到有被放到野外去的鸟飞回来，很想目睹人和鸟是如何做到和谐共处的，可惜我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多小时都没看到有鸟飞回来。

在我的认知中，瑶山男人养鸟主要是为了娱乐。早期我一直认为养鸟娱乐是玩物丧志的表现，很多时候都对此表现不屑。何正才告诉我，瑶山之前闭塞贫穷，没有人愿意与他们交朋友，他们只能靠养鸟来相伴，在苦闷、孤独寂寞时与鸟逗乐来释放心情。他还说他们不会把一只鸟养到终老，到一定时间后就把鸟放归自然，让鸟也去寻找自己需要的生活。听了何正才的话，看了谢友成的百鸟园，我突然间对瑶山男人养鸟就有了一种新的顿悟，对他们与鸟儿那种心心相通、和谐共处的生活生出了无限的遐想。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瑶族人口有4万余人，支系多，居住分散，以荔波、从江、黎平、榕江为多。俗称白裤瑶、青瑶、长衫瑶的瑶族集中于荔波一带，有“八十二洞瑶民”之说；俗称红瑶的瑶族，源于汉时的“武陵蛮”，因避战乱和灾荒辗转迁入贵州黎平和从江；因崇拜盘瓠而称为“盘瑶”的瑶族，多于明清时期迁入贵州榕江、从江、雷山、丹寨、剑河、三都等县。

瑶族

壮乡山环水绕

杨 村

2012年盛夏，我在呼和浩特参加《民族文学》重点作家改稿班，班长是壮族作家黄土路。此外，班上还有壮族作家潘小楼。开班那天，相关仪式结束，作家轮流发言。我以忆旧的方式，谈到了苗族的生态观念与生态环境，以及文化变迁，引起了黄土路的共鸣。后来，黄土路的发言中也谈到了壮族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从文学出发，而讨论生态，这是有趣的话题。我至今不忘。

2023年春夏之交，我怀着探究对生存、生态的理解，走进贵州壮族社区。我的文字，也将被壮乡的山川湖池照耀，闪动着。壮乡的温馨木楼和轻声细语，牵连不断地向我眼前扑来，一种奇妙的感动在我的心底漾溢。

一、从何家寨到下尧村

从荔波县城出发，驶过918县道，转874县道，途经茂兰、佳荣至何家寨、六尧屯。那是一段坎坷的旅程。早段是曲曲弯弯的绕，后段则显得荒僻、犷确、遥远。到了佳荣之后，村寨又开始密集起来，陌生的生境令人一时难辨南北。

我年轻时酷爱骑行，曾经穿越过茂兰大地，驶向柳州、桂林，

进入湘楚大地。努力地找回那时的印象，时光跨过日月星辰，青山并无变易，密密丛生的林木，依然根深叶绿，扎在喀斯特中。一路摇晃，一路晨雾，至佳荣时才天开地阔，一片丘陵地带呈现，接着阳光洒落，万丈田畴灿烂明媚。

我们目的地是何家寨。

朋友说，在荔波县境，壮族聚居村寨只有一个村民小组，即佳荣镇坤地村何家寨。一个小小的村寨，我本来可以忽略。但在地图上查看时，何家寨位于荔波东部，与广西环江紧邻，它又深深吸引了我。顺甲料河而下，至广西驯乐镇午饭后，又溯板柳河而上穿过长长的峡谷，翻越月亮山，经加烧，至加榜下尧村。又自加榜至加车、加页，夜宿加页。一路上，大山把导航转晕了，错了几次路。然而一路大山磅礴，景致奇美，一丝惶恐一丝愉悦，始终跳跃着奔驰。

何家寨，相隔咫尺的广西六尧屯叫它何家屯，它是荔波县唯一的壮族聚落。我在那里做短暂的停留。在坤地村，我向何组长打电话。何组长说，他在地外做工，晚上才能回来。我只好继续赶路。路牌是“广西”。我们驶向广西方向。正午，阳光酷热，河面上泛着白光。两个妇人在马路边，凉棚下，晒自己的光阴。

我问：“你们知道何家寨吗？”

她们愣了一下，摇了摇头。另一个手指公路边的一户人家，一个男子在门口举着手机说话。她说，“你问他。”

那里是六尧屯。六尧屯也是一个小小的聚落，他们把房屋建在公路两侧。那是广西与贵州的交界。贵州这头是柏油路面，广西那头是水泥路面。我正站在路界上，前脚是广西，后脚是贵州。

等男子放下手机后，我问他：“六尧屯是广西还是贵州？”

男子说：“广西，环江县。”

我问：“壮族吗？”

他说：“是的。”

我问：“贵州那边有没有壮族？”

我的意思是指我刚刚驶过的贵州荔波县佳荣镇。

他说：“有一个屯是，何家屯。”

我问他：“就是何家寨吧？”

他说：“对，就是何家寨，坤地村的一个村民小组，我们叫何家屯。”

我们已驶过了何家寨。现在要掉转车头，返回何家寨。

男子站在门口，告诉我说：“不远，一脚油门就到了。”

何家寨就在甲料河畔，屋舍跟前是宽阔的良田。那时河水枯瘦，贴着石头缓缓流淌，在阳光下闪耀。两个妇人带着孩子在公路边的棚屋里纳凉。我访问时，她们显得拘谨、羞怯，一个低着头，一个用斗笠遮面，躲开镜头。她们似乎听不太懂汉语，而我又不懂壮语。对我的问话，她们始终摇头、摆手、笑。幸好，木屋里走出来一个男人，警觉地上下打量我们。他问：“你们干吗的？”

我对他说：“旅游，就想看看我们壮乡的美景。”

他说：“壮族？广西下面才多。”

他显然不善于言谈，而且有提防心理，不愿与陌生人说话。

甲料河水泛着波光，一阵风从谷底喧哗扫过。饱受旱情后的山林迎来新夏，努力地碧绿，摇曳生姿。它发源于荔波县佳荣镇大土村群山主峰上的天池，越过大土苗寨后，穿入峡谷，至甲料、洞独，九曲回肠，向东奔来。因河中的石头有多种颜色，七彩烂然，人们又称七彩河。据说，河谷中长有一千多株树蕨。树蕨就是桫欏树，这既是壮乡的奇景，又是恐龙时代的遗存。不仅在荔波县少有，在整个贵州也不可多得。桫欏树之所以被称为恐龙时代的孑遗植物，是因为那时它与恐龙并生，是恐龙赖以生存的植物，——那

应该还是人类的胎儿时期。生命的去留，原来与植物密不可分。

那时，甲料河在我们的眼底从容地流入广西地界，形同少女出嫁，她与驯乐河、上潮河、环江交汇，注入龙江，同为珠江水系。至此，她在贵州境内的壮乡苗寨奔腾了二十多公里，出脱得风姿绰约。我在散文《河流的出嫁方式》里写过来自雷公山的巴拉河，她汇入清水江的场景，群山拥立，成为她的证婚人。在何家寨，目送甲料河婀娜地投入广西九万大山怀抱，我的眼眶又一次湿润。

至此，我才明白桫欏在甲料河畔的壮乡安家落户的缘由。那里河谷深邃，群山耸矗，一个极少有外人叨扰的闭环生境。加上天然的气温优势有利于桫欏的生长。甲料河的流域地佳荣镇，是贵州省面积最大而人口又相对稀少的行政区，人与自然极其和谐的环境。

我问他：“你晓得桫欏树不？”

他迟疑不答。

我说：“就是树蕨呀。”

他说：“晓得晓得。”

我说：“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他说：“远啊，在深山里，没有路，去不得嘛。”

桫欏，那个两亿年前的生命遗存，它只能留在我的心里。它和恐龙一起，仍然以科普图画的形式，文在我的脑袋中。——一把把硕大无朋的巨伞，它荫护着与自己休戚与共的远古生命恐龙，共同创造下史前文明。现在，我踏上甲料河岸的土地，似乎仍听见它们的嘶鸣。——千百年来，壮家人于此继承着它们呼吸。

孩童在阳光下翻晒一种宽大的竹筐。我问他晒来干吗？他说养蚕。这是壮家人的新生态，壮家人与大自然的新的共存方式。我在坤地村的广场上寻问何家寨时，一辆农用车正在那里卸下蚕苗，一群人围观吵嚷，讨论着养蚕的营生与美好期许。就像那些年他们经营木材，那些砍伐的迹地，又一茬林木茁壮成长。

我问：“你不上学？”

他说：“上嘛。”

我问：“在哪里上学？”

他说：“佳荣镇上。”

唉，挺远啊。

从驯乐开始登山。穿过峡谷以后，盘旋而上。前方是遥远的贵州，身后是广西地界，无限向南延展。在山口上回头一望，磅礴的大山重叠，一百多公里路途交付于高山峡谷，那里就是名声飞驰的月亮山区。导航在大山里茫然无措，导过去，又导回来，如是数回，跑了数十公里弯路。小奥像一只蚊虫，趴在山间，如微尘落地、攀缘。那时，早年读过的一本小说名跳入头顶：天涯孤旅。

黄昏，在加页住下来时，落日的余晖从山尖上照在梯田里，微茫，缥缈。这时，何组长的电话才打进了我的手机。我已越过青山万重，一次机缘就此擦肩而过……

我们顺着尧贵河谷而下，到下尧村。那天路途迢递悠远，我们其实只是翻越过都柳江和龙江的分水岭。站在山口上时，我放眼于崇山峻岭，坡谷如海荡叠，无边无际。我们就像遗荡在海底的尘埃，瞬间被淹没，浪谷淘洗。怪不得那林海令人震撼。怪不得有人始终坚信那山中有野人出没。怪不得我一路上总有一种恐慌。

我的朋友梦中医说，他见证过黑熊打伤人的事件。那时我们已走出了密林，在沼泽地上吃干粮。一匹鸺鹠在什么地方弹吟，如吹笙簧：“咕噜噜噜噜——哇哦哇哦！”凄怆幽远，却能穿透丛林。

他说：“两父子对付一头熊，老头子重伤，差点儿丢命。”

说是在榕江县界，靠近月亮山区。黑熊在田里偷鱼吃，被父子俩逮个正着。于是双方拉开架势，恶斗。儿子看父亲被黑熊打趴在地，撕扯，抡着木棍向黑熊打去。或许是黑熊吃了棍子，忍受不了

疼痛，逃跑。父子俩才脱离危险，被赶来的乡人抬到了医院。儿子的一棍，让三条生命又一次绝处逢生。

那时，梦中医在医院上班。看到父子俩躺在病床上，听他们叙述那个打斗场景。梦中医没有重述那个场景。重述是虚假的。这一点，他和木金不一样。

我想起那次在石灰河，老乡说：“你们在这里随意穿行还是危险的，林子里有黑熊。”我们噢噢地回应他，不置可否。

走在无边的密林里，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肃敬，屏息静气。我们立誓，凡有异象，必三人目睹为实，不可让眼神飘忽，不能出现幻象。

那种坚信有野人的说法，恐怕就是黑熊作祟吧。

尧贵河从西南向东北流淌，跌下谷湾时，正好环抱着木屋堆叠的下尧寨。阳光斜照河岸，屋瓦轮廓分明，美轮美奂。那是壮乡原生态保存最为完好的村寨之一，2013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将车停在路边，加榜镇一帮志愿者正来此协助拆除废旧棚屋。莫树生主任从村巷走上来，寒暄之后，他又把村支书黄存鹏叫过来。下尧壮族系纯黑衣壮，祖先自广西驯乐镇黄家坝迁徙来此，至今有二十八代人，五百多年的历史。下尧，壮语叫“雨喇”，尧贵叫“雨坑”，河流叫“雨”，“喇”“坑”即上游和下游。下尧即尧贵下寨，也叫下尧贵。

我们从驯乐至下尧，就是沿着下尧黄氏祖先迁徙的足迹而来。回望来路，大山横亘，他们踏着鸟道，挈妇将雏，肩挑背负的队伍络绎而来，其艰难之状，自不待言。

阳光像一枚聚光灯，照得下尧寨线条分明。我登上高高的梯田，拍下村寨全景，告别下尧。

二、三百河绕着刚边流淌

那些年我还劳碌地上班，一天到晚盯着电脑做成堆的无效材料。我的贵阳作家朋友王剑平打来电话，叫我写三百河。他说正在编写《贵州 he 美》一书，精选了十条河，黔东南入选四条，组织作家用散文形式进行描绘。那些年我忙于俗务，我只答应写舞阳河，推荐另一个作家朋友罗安圣写三百河。后来我把关于这些河流的散文辑成一束，编发在内部文学期刊《苗岭》上。行文中，罗安圣把三百河的故事演绎得神气活现。

我们一早从加页下山，过铜矿村后翻过大山，折入三百河溯行，至刚边壮族乡。那天是星期天，刚边正逢赶场。

三百河是我见过的最美河流之一。见到你时，就像我当年踏进杉木河。我在《贵州 he 美》中让舞阳河在自己的笔端流淌，大致源于初见的美好，——正是舞阳河纳入了杉木河的山色水韵，她才那么绝世可人，秀若佳丽。

公路贴着崖壁穿行。两岸青山叠翠。三百河就在我们脚下，那时你凝结成一座湖，波平如镜而美目盼兮。我一边小心地驾车横过悬崖，壮乡几千幅画卷却在你的眸子里闪动，你这随手泼洒墨汁未干的天然展厅，胜似我今生参观过的所有阳春白雪！后来我忍不住就在湾头泊下了车。我要让我潮涌的心平静下来，学学你的容纳，学学你的明净。两只鸳鸯在你的水面拨水晃动，也许是见到陌生的客人，唰地张翅飞翔，扬起一串水花。我又看见你的美目里的灿烂笑靥，蓝天和大地也在同频中颤动。

我推断，那位被罗安圣以雅笔刻画的壮家姑娘，她就在这湖畔的悬崖上。那座湖就是三百湖吧！

说是那里原本是一个深潭，深潭两岸绝壁危崖。每当朝阳升起，崖头上就会有一个女人在凝目张望。

我不得不抄袭一则故事。

据说，那里自古以来是三百河“百塘三难”中最凶险的“难”——“难碰磴”。在壮语中，“难”指河中险滩，“泓曰”为大水塘。“难碰磴”乱石嶙峋，河水咆哮，两岸悬崖绝壁，其状极为凶险。

壮族姑娘媚与小伙子虹都是刚边寨的青年，二人青梅竹马，感情笃厚。婚后不久，夫妻俩与堂兄夫妇结伴放排去融安。他们驾着三挂相连的木排顺水漂流，抵达“难碰磴”时，为了安全，媚与堂嫂上岸攀爬悬崖小道，虹与堂兄驾排直闯“难碰磴”。当木排顺水冲过第一“难”时，宣泄的激流迅疾将排尾掀到半空，然后重重地砸在巨石上，随着一声巨响，木排一分为三，兄弟二人顿时消失在流水中。后来，堂兄浮出水面，最终得救，虹却再也没能浮起。媚嘶哑的哭喊声震彻山谷：“虹哥，你回来——我等你——！你回来，你回来呀，我等你——！”

没人能劝阻媚的哭喊。媚站在悬崖上，不吃不喝，不眠不宿，继续她无望的守候。七天之后，媚倒在悬崖上，再也没有起来，两眼直望着“难碰磴”下游的流水奔腾。

为圆全媚姑娘的心愿，人们在悬崖下凿出一个石穴，将媚埋入穴中，让她永远等待自己的虹。从此，三百河流域的人们惊奇地发现，每个天清气朗的早上，在水雾与阳光中，对面高高的崖壁上总会出现一个壮家女人头像，痴痴期待，泪流满面。后来，三百河一带凡出远门的人，到此都会下到媚的“坟”前烧纸焚香，祈求平安。久而久之，媚成了三百河水道的保护神，人们敬佩她对丈夫至死不渝的坚守，更敬佩她死后对三百河的庇佑。三百河就是在“难碰磴”的上“难”修建而成的，她成了三百河最值得人们流连忘返的风景，从此三百河再无险滩。

相传，古代的壮家人居住在遥远的北方。秦始皇派兵攻下了岭南以后，除了在当地驻扎下数量庞大的军户，还从中原地区迁移了

不少人来到了岭南镇守。那些来自北方的人到了岭南的广西，与西瓯人和骆越人交融，构成了壮族人祖先。后来，有一支壮人翻山越岭，来到如今黔桂交界英洞河与秀塘河交汇处的“三首坡”时，头人站在坡头一望，孖榄河岸的平阔河谷草木繁茂，土肥地沃，于是喜出望外。他们停下艰难的迁徙步履，在此定居下来，成了三百河上的壮族群落。为了合理分配资源，头人按河流大小安排族人居住，英洞河一百二十人，秀塘河二百四十人，孖榄河中段三百人，下段三百六十人，又分六十人去归林河，大家各自傍河而居。从此，将英洞河段称为“一百二”，秀塘河段称为“二百四”，孖榄河中下游称为“三百”。三百河名称由此而来，她就是壮语里的“达三傍”。她是一条有故事的河流，跳水台、梳头岩、望夫岩、哭夫崖……布满一河。

刚边乡距从江县城六十八公里，它的南面有广西融水县的同练、杆洞乡和本县的秀塘乡，西有加榜梯田，北及下江镇。三百河自西南向东北奔流，在下江镇注入都柳江。地处高山峡谷地带，村寨海拔多在250米至800米，森林覆盖率达79%，全乡壮族占77%。

在欧福兰姑娘的办公室里，我直陈来意。

欧福兰说：“对了，我们刚边就是在发展生态农业，开发百香果、生态蛋鸡、食用菌、蔬菜、稻鱼鸭、煨酒、香猪等特色产业，形成了新的生态理念和生态实践。”

我想，这也是壮家人长期与自然共存的经验和追求吧。

我问她：“三百河那么美，不在她身上做点文章吗？”

欧福兰说：“对了，这些年我们传承壮年、‘六月十四’跳水节等民族特色节日和壮歌、彩调等特色民族文化，开发三百河漂流、陇雷十二连潭瀑布群和集跳水台、梳头岩、望夫岩、哭夫崖于一体的壮乡文化旅游业。”

跳水节是刚边壮族的独特节日。跳水台上的壮族青年们，除

了向姑娘们展示健美的体魄，还要与河对岸的姑娘们对唱情歌，以美妙的歌声赢得爱情。男青年走到跳台上，跳入三百河中，以示诚心，之后游到河对岸的三板船上迎接心爱的姑娘。姑娘从人群中走出来，在情歌声中牵着青年的手，乘三板船共渡三百河，情定终身。这大概是壮乡独有的爱情表白。梳头岩、望夫岩、哭夫崖……都是关于壮乡的爱情故事。

我们从欧福兰姑娘的办公室出来，市声喧哗，一街货摊满目。卖食品和成衣者千市一面，而在刚边，卖土特产却成为一道风景，一个独特地标。叶子烟、竹器、香猪，这些土特产陈列市头。我举过手机拍照，它们的主人并没有躲开镜头。他们做自己的生意，包括卖叶子烟的农妇，你拍你的照。一个卖香猪的农妇看我好奇，她说：“买头香猪去吃呀，刚边土香猪。”她的男人正搬运猪崽上车，一笼一笼地装进农用车厢里。我正要与他做一次攀谈时，他却说：“收摊，散市了。”

我走下河堤，走向三百河。一河石头铺满眼底，洁亮的河水自深山流来，穿越森林峡谷，九曲回肠，哪怕流过深潭，流过三百河，我也能看清河底的景色。壮家人爱护森林河流，其实也是依存着森林河流，彰显着对森林河流的感恩。

那些年，我兴致高昂地阅读英国作家奥利维亚·莱恩的《沿河行》。她沿着弗尼吉亚·伍尔夫自沉的河流，一直走向大海。她这样写下：“古埃及的富饶源于尼罗河，据说它是生死之界，与天上那片流溢的星光，亦即我们今天说的银河，是一胎孪生。印度河与黄河也是文明的诞生之地，甘甜的河水滋养着文化，泛滥时还会带来肥沃的泥土。”我站在三百河岸时，看见你日夜奔腾，我宁愿相信你绕着刚边流淌，——你是一片壮乡的母亲河。即使李白写过“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朝是断肠花，暮逐东流水”，我依然不会更易自己的初衷，以及对你的一见钟情！

三、秀塘的午夜星辰

秀塘，两条西南、东北走向的街子，在秀塘河两岸平行伸延、对望，像两条铁轨。街边楼座林立，都开着饭店宾馆、日用百货店、农资化肥店、药店，政府机关五脏俱全，却并不像许多县城那般俯视凡尘、凌空仰望，有几分亲民的低姿。

我进秀塘那天是周末。车在乡政府场院上停下来时，戴时钢正握着扫帚清理墙上的蛛网。他戴着口罩，一板一眼地干活儿。我问：“请问党政办在几楼？”

戴时钢很客气，问我有什么事。

我诉说缘由。他放下扫帚接待我。

他电话向领导请示后，把资料发给我。那时已近正午。

戴时钢给我们推荐了杆洞村。

说是秀塘河，实际上是一条来自杆洞的小溪。望月大山层层梯田向山脚绵延，谷湾里就是杆洞溪，一川巨石如斗堆叠。我们顺着溪谷下来，踏在巨石上，溪水濯过，洁净无尘。

蒙支书已赶早去集栽秧苗，我电话过去，他没接。放下手机后，他却打了进来。蒙支书说：“我在集秧苗，这里蛮远。”

我小心翼翼地沿着杆洞溪而下，跨在巨石上。正午的阳光火辣。我说：“你忙自己的活儿吧，我在村子上找几个老人聊聊。”

蒙支书说：“戴主任给我说了，我也跟几个老人讲了，他们在桥头等你。”

与村子里的老人聊历史，我经历得多。他们麇集在村头，烧着旱烟斗，磕着鞋帮子，一天到晚重复相同的话题。有些老人脸上隐藏着朴素的幽默，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好汉自提。假如你好奇，插上一嘴，就会有许多传说版本从他们嘴里流淌出来。

我在杆洞也是这样。

一个老人说：“我们壮族，自古以来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

另一个说：“我们家是从广西迁过来的。”

可是一问，回答总是语焉不详。没有文字记录历史的民族，概莫能外。于是和他们一起算辈数，怎么算也是七八代人。我说：“就算八代吧，大约就一百六十年。”老人却说：“不，少说也有三四十代人了。”强调历史的久远，或许是彰显族群的一种资历。我却不置可否。

据说，梁重山家老屋已有98年历史，也算百年老屋，我绕着他家转了一圈，房屋的架子牢固如初，硕大的柱梁坚实，壁头虽被风雨剥蚀，却格局犹存，它能见证杆洞人的殷实日子和百年岁月。

我想拍一张杆洞村全景图。

从杆洞东北面的望月山头延展而下，梯田层层叠叠。站在高处望去，水汪汪一片，闪耀着，等待丰年来临。壮家人在田野上耕作、筑田埂、担肥料。我与壮家人迎面相遇，问候中总要邀请去他们家做客，心窝口阵阵温暖。

选择一个美佳的视角。那是一块狭长的水田的埂，先前应该是一处山脊，现在它向外凸起。杆洞村的木屋青瓦在我的手机上堆叠，瞬间定格，它依贴着青山丛林，错落纵横，美得崇高。

秀塘其实就坐落在两面大山之间。夜晚，宁静得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律动。天空像一面蓝色的旗，从望月山顶垂挂下来，镶满星斗，金属一般地闪烁。我走向四楼的窗台俯看秀塘简易的街子，几盏路灯陪伴着泊在街边的汽车，一动不动地各守职分。山风丝丝掠过，凉爽，洁净，像是精心滤过了似的。月光如水。这冷色，这午夜星辰，不就是旅人的绝妙归途吗？

夜色里，望月山是令人仰视的，它是秀塘乡的奇峰。

那一夜，清辉冷月。我依窗而坐。一声虫吟，一声鸟的呖语，以及秀塘河微弱的流水声，它们都是顶级的音乐。我成了它们的粉

丝聆者，心澎湃起来，再也无法入眠。

我打开戴时钢发给我的《秀塘壮族乡志》电子版。往下浏览，秀塘的前世今生，在我眼前呈现，朴素，真实。怪不得我有到家的感觉。

落座伊始，戴时钢给我倒过热茶。他说：“电脑里有一份秀塘乡志，老师要不要？”

我说：“要，都要。”

就是那一刹那，《秀塘壮族乡志》潜进我的文档。之后，又给我发来零星的关于秀塘的诗文。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历史。那一夜，我一直在秀塘的岁月中徜徉。

民国年间，秀塘先后属嘉卢乡第七保，禹甸乡第八保，平正乡第六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属嘉卢乡第七村，包括塘洞、杆洞、交顶、卡机，禹甸乡第八村，包括打秀、打郎、乔谷，平正乡第六村，包括上敖、下敖、平晏、打边、打格。后来，那些村寨又分别被南平乡、尧贵乡、高沿乡管辖，均属于宰便行政辖区。几经变易，奔波来去。1992年，在撤区、并乡、建镇时，将刚边乡的归眼村并入建乡，就是如今的秀塘壮族乡，乡政府仍驻上塘寨。1994年，乡政府从上塘寨迁至肯坦，就是我窗下的秀塘街。

我讨厌简历似的苍白文字。此生填过了太多的表格，包括重复不断的履历表，填得令人作呕。假如把它们收集在一起，恐怕也成了一本劣质“著作”，——不少人醉心于为自己立传。假如你也讨厌单调的罗列，请你忽略此页。

但我翻开那些日历，关注的是青山、耕地、植物、河流、人物、市集，甚至传奇志怪。它们才能传达大地心跳。壮家人与山川草木的深情，时令冷暖，由此昭彰。

土地上的玉米、油菜、蔬菜及薯类等农作物，山坡上的杉、

松、竹、栗、桐、油茶、阔叶树等木本、草本及芒、蕨、菌等类植物，原始森林中的榉木、香樟、罗汉松、楠木等国家珍稀树种，麝、穿山甲、黑熊、猴、野猪、野鸡和蟒、蛇等野生动物，河溪中的两栖动物娃娃鱼，地表、地下的零星的铜、锡、硅、黄铁矿，农户家中饲养的黄牛、香猪、鸡、鸭、鹅等牲畜和家禽……在我面前呈现，络绎浮动。

仙桃界群山在秀塘南部高高矗立，绵亘于黔桂交界线上。仙桃峰海拔 1667 米——它是从江县境内最高山峰，玉石岭海拔 1081 米。仙桃界地处九万大山，它的西侧是广西，东侧是贵州。神奇秀丽，险要独特。在贵州界上的“九墩岩”和“七十二包”闻名遐迩。九墩岩由九层岩逐级上升，层高数丈，远望如一座高大的天梯。“七十二包”由七十二座小山包连接成数平方公里的丘陵。包包相似，坳坳相同，人进得去，出不来。传说，从前有位战败军头隐居山中，他在茅茨四周栽种若干厚柏皮树。多少年来，上、下甲六寨老人，上山打猎曾经见过。后来厚柏皮价格昂贵，上、下甲六寨数十男子，进山寻找十多天，杳无寻处。由此可见仙桃山之奇诡。

那天我们从驯乐攀缘，至宰便山口停车观光时，向南纵贯的莽莽群峰，千谷归处，就是黔桂交会线仙桃界。一只鹰一直在山峰中盘旋戾鸣，那是它自由骄傲的故乡。

秀塘乡境内有三条河流。九龙河源于打格村的仙桃界，经归眼村汇入三百河，流域辐射打格、打边、归眼三村。孖德河，源于打秀村的九东山，经归眼村汇入三百河，涵养打秀、卡机、杆洞、塘洞、上敖、下敖、平晏、交顶、归眼九个村。打秀河源于乔谷村的杨家湾界山，流经打郎村，过刚边乡加磨村汇入平正河，润泽打秀、乔谷、打郎三村。三条河流的恩赐福泽，始终是秀塘人的生命源泉。

“传奇故事，要不？”他说。

“要。”我回答，“那不就是人文吗。”

就说起“茂南审案”“县衙门前对书”“牛胜三县，富比莫御”“壮歌轰动三百河”来。

说是两百多年前，上塘寨的台，从小聪慧。12岁时，去荔波县茂南审案。他在审案中每说出一条道理，抽出一根筷条。讲完时，在他面前摆出十二捆筷条，打赢了一场官司。茂南是不是茂兰？断案与筷条何干？总之，我不得要领。但在秀塘，故事却广为传诵。

又说“县衙门前对书”。民国初年，下江县府门前有一上联，过往多少墨客怎么也没对上。一天，下敖寨梁章甫路过，巧对下联，震撼全城。县太爷出府奉迎，大宴梁章甫。

“秀塘的传奇故事，说三天都有。”他说。

我沉迷在山水中。

他又说：“还有鬼怪。”

……

第二天，我们驱车向西南行驶，在卡机、打机、打秀、敖洞、打边……转了一圈。返回山口时，一对老夫妇牵着牛走向田野。他们步履迟缓，却要执着地向土地乞食。就像我在杆洞村看到的壮家人，他们在梯田里躬耕不辍。从山头到山根的梯田，被他们年年收割，又年年翻耕。他们不习惯于今春退耕还林，明年退林还耕，更不必说水稻上山的神话。他们的心跳与土地同频，血涌同大山共脉。这就是壮家人的生态理想和生态智慧，千百年来传递不息！

四、一棵榕树定乾坤

都柳江南流至广西，先后称为融江、柳江，又在三江口汇入珠江干流西江。珠江系中国第三大河流。那时我在中学简陋的教室里，地理老师用教鞭戳着中国水系图，考查我们的记性。在贵州省从江县境内，都柳江纳入支流西山河。溯西山河南行至西山镇，河

分两源，一源为卡翁河，它的上游叫翠里河，另一源叫拱仔河。这些河流从海拔 1000 多米的南部山区跳跃而来，穿过高文、宰垮、乌牙、高华等壮乡苗寨，在西山平寨桥下汇流成西山河，向北奔流，融入都柳江。

现在，陆路交通成为主流，河流不再如从前繁忙，少有人谈论它们。去翠里乡的路，早已盘过山头，穿越丛林，满目青山游动，景致令人心醉。

欧秀斌说：“你们先去高文村看看吧，高文村全系壮族。”

正午刚过，我们在乡头上握手别过。他笃厚地笑着，目送我们。又说，“高文村文远付支书的电话我发到你的手机了，刚才我也给他打了电话”。

翠里山头的垭口如鞍。公路在此分成五岔，我戏称它为“五岔口”。拣最小的那条路驶向山谷，青山翠绿，良田如带，直达高文村。

明朝末年，闻姓先祖从广西南宁逃到三江县高安居住。多年以后，一位先祖沿都柳江上溯，进入从江西山，闯入一条河水清澈的山谷，只见四面开阔，重重青山耸翠，真是一方好水土。他灵机一动，从高安带着一株榕树来此栽种。如果榕树成活，就迁来此地安居。不久，榕树果然成活，焕发新枝。从此，闻家人迁入此地居住下来，至今 300 年。为纪念祖居地广西高安，取寨名为“高闻”，即“从高安迁徙来此的闻家”，壮语称为“嘎伦”。

高闻闻氏原本姓门。有人觉得门内太空，清朝初期便在“门”里填了一个“耳”字，改成闻氏。20 世纪 80 年代，闻家有人觉得“闻”笔画多，又写成了“文”。后来高闻也随之改为高文。

文远付已站在村头。我们见面相笑，亲如故旧。

交谈时，文远付没有背诵排泄似的金句。他独立与自我，而且低调睿智。我们沟通得顺畅，胸无城府。

我问他村里都发展什么产业，他显得激动起来。

文远付说：“一言难尽。”

可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栽杉，90年代发展桫欏产业，到后来的槟榔芋、油茶、蚕桑业，文远付都是吃螃蟹者。他的胆魄和精神，成为高文村的标杆。

我问他这些产业效益如何？文远付沉吟片刻，说：“总的来说是带来实惠，我的两个女儿上大学，全靠这些产业支撑，村子上这种情况很普遍。”他又说，“不过也有风险，那年全村种植槟榔芋，到收成时，冰雪封路，客商进不来，血本无归。”

我问：“现在呢？”

他说：“种油茶。”

那时，我看到文远付坚定的神情。

一群喜鹊在榕树上欢鸣。相传，那棵榕树就是文氏祖先栽下的，它决定着文家的去留。我和文远付站在村头，远远地看着它们自由舞蹈，内心都有莫名的窃喜。

我驾车绕过榕树，驶入宰跨壮寨——他们把“跨”读出第三声。沿着环行路返回时，我没有经过翠里，不再与欧秀斌有交集。但不久，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他的妻子在从江县医院顺利产下了一名女婴。为感谢他的笃厚与热情，我在心里默默祝福！

现在，我从壮乡回来，手抚键盘打字。壮乡层峦叠嶂、山重水复，或磅礴妩媚，壮家人的柔声细语，以及羞涩温善，总在我脑袋里浮现。我就一头地胡思乱想，2012年的呼和浩特那个夏天还在吗？若在，我带着苗家的刚直诚意，与带着温良幽默的壮族作家在草原上重聚，我们谈论故乡时，满目青草夺目，远望黑河源头上的大青山脉回首，一定有更多谈资。若在，我与藏族著名作家扎西达娃关于故乡生态，就还会有交集。站在穹隆形屋顶酒店门前的留影，墙头金碧万丈，我们就一定还在年轻……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壮族人口有 6.7 万余人，主要分布在从江、黎平、荔波等县。其中从江县是壮族人口主要聚居地，壮族主要分布在该县刚边壮族乡、秀塘壮族乡及宰便、翠里、加榜等乡镇。壮族有自己的语言，壮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泰语支。

壮
族

畚族人的生态学

杨 村

到了坝寨已是午后，导航结束。

那时天空飘着细雨。车刚在篮球场上停下来，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人生地不熟，我们没了方向，不知去往何处。左侧良田屋舍，右侧林木葱茏。即使刚刚经历了一个长长的旱期，山头仍蓊郁如盖。我心想，东家人真是爱树木的民族啊！

东家人就是畚族人。1996年后，民族识别归属畚族。贵州的畚族人，却更习惯自称为“阿孟”。

一辆摩托车缓缓地行驶过来，停在村幼儿园的侧门外。斗牛坪是他广阔的背景。他在货架上整理自己的行李，一会儿拎这个放路上，一会儿又把那个从路上拎起来，堆放，绑扎。

我猜他是一个本地人，问：“哥，你去赶场回来吗？”

他似乎没有感到冒昧，笑咪咪的，放下手上的活儿，听我把话说完。在你们城里人看来，这种问法是唐突的，不礼貌，莫名其妙。何况，毛风细雨，山头上的林木挂着白雾，有几分寒冷。

他说：“是咧，你们搞什么工程？”

我先前的顾虑瞬间消失。我说：“我们来旅游。”

他疑惑了一下说：“哦哦，我们这里有什么玩的？”

我说：“有啊，你看这村前寨后，到处是风景。”

他又笑了。细雨仍飘着。我都有些自责起来。可是，我是为写畲族生态文化来的呀。

我说：“请问，你们这里都是畲族吗？”

他说：“是呀，我们仙坝村七百五十六家，有七百家是畲族。”

仙坝原是两个行政村，就是仙鹅村和坝寨村，后来并村时，合称仙坝，村委会设在仙鹅。

我问：“这七百余户畲族都能说畲话？”

他说：“都能说呀。”

我不会说畲语，也不好意思叫他说一句畲语让我听。这个话题停止了片刻。可是我懂苗语，慌忙说：“畲语跟苗语可以交流吗？”

他说：“不能，不过有一些词的发音相近。”

后来去百度，畲语与我们苗语都是汉藏语系。哈，一个语根呢。

这时从马路上走过来几个老人。他们和他寒暄。我不好意思在细雨纷飞中打扰他们，向村子后的田野走去。那几个老人也四散了。

他又回头叫我们。他说：“要不，先去我家坐坐。”

我们拒绝了。我说：“我们先随便走一下吧。”

他说：“我家就在水库边上，你们一会儿来坐坐。”

他用手指向峡谷。他邀请得实诚，就像我眼前的土地似的真。他不像火车站出口那种拉客吆喝，招徕生意。但那里看不到水库。我们哦哦地客套了几句，他就骑车走了。他是谁，叫什么名字，我至今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东家人，1996年归属畲族，那个春寒料峭时节，在贵州省麻江县坝寨，我与他邂逅。

东家人有自己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我们苗族也是这样，仡佬族也如此。他们都说祖先来自江西，猪市巷。但他们基本上不知道樟树市临江镇——猪市巷的所在地。在贵州这片土地上，苗族

人这么说，侗族人这么说，畲族人这么说，许多汉族人也这么说。我在坝寨村口，在牛打场外的马路上邂逅的那个东家人，他也这么说。那时细雨空蒙，我们面对着青山古树。这是有意味的历史，却没有翔实的文字记录。

后来我翻阅《麻江县志》，又读了赵华甫的文章《贵州畲族的族源族称及其境域概要》《贵州畲族文化简介》《东家人入黔探析》，以及董建辉、赵华甫的《贵州畲族的社会文化》等。我才知道贵州畲族为什么自称“嘎梦”或“阿孟”，“梦”或“孟”在畲族语言里是指其叶子用来包粽子的小竹子，“嘎梦”或“阿孟”就是住在粽粑竹丛里的人或山里人。贵州畲族据传为夜郎竹王的子民，相传夜郎建有九十九座城，贵州畲族住在夜郎的东城，故称“东家”或“东苗”。赵华甫写道，“贵州畲族是贵州省17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史称东苗，也称东家，入黔后居住在贵州中部偏东南一大片区域”，曾经“分别登记为苗族、布依族，个别登记为彝族等。居住在黔东南、黔南两州麻江、凯里、都匀、福泉4县市的东家人，最后于1996年根据省政府批复认定为畲族”。原来，畲族的族源并不那么简单，族称也历经波折和更迭。我原先相信他们说的西迁，像那天在坝寨遇到的第一个东家人所说那样。赵华甫在《东家人入黔探析》一文中也认为这一说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从东家人各姓氏的族谱来看，东家人的族谱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来自东边的江西迁徙过来。从东家人认定为畲族的资料上也证实了这一说法。贵州东家人认定为畲族的资料显示，东家人是从闽、浙、赣畲族聚居区迁徙过来的。据说，东家人迁徙过来的原因，主要有官府“调北填南”，也有东边人多地少、发生瘟疫被迫迁徙之说。这与贵州的一些世居民族非常相似。

2009年，我参与贵州省作协组织去普定县采风，信息回收与此惊人一致。回来后，我在《马场》一文中也写道：“唐贞观四年，

太宗以利镇守西夷，罢琰州领七县，将始安县设于此，使西堡马场成为贵州最早的县衙之一。镇守是幌子，实为开疆拓土，——我心里想。这块版图应当早已划入皇朝管辖，而实际上并不受帝力。这种情况在遥远的贵州十分普遍。早在汉武帝时代，皇朝就派遣大批‘豪民’入黔‘填南夷’，‘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那些被‘诛之’的夷地，沙加马场当不能外。‘蛮夷’屡经强攻和招抚，而渐渐地以‘他们’为‘我们’，之后依附为子民，岁月便在烽烟和软语中远逝。王化成了历史的归宿，归顺则为帝王最惬意的词语。”

可是，假如东家人的祖先真是“填南夷”或“填西夷”，他们当初就应该是被朝廷庇护的宠民，而不是弱势族群。也不会给贵州畲族人留下了一段匪夷所思的历史空白。

那么，浙赣一带的畲族，与贵州的东家人族源相共，因战争离乱及其生境的变迁，他们各自成为一支畲族人，东迁至于闽粤浙赣，西迁到黔，就像《史记》记载的“迁三苗于三危，以便西戎”。这大概是可信的吧。

关于畲族人的生态智慧，我曾在微信上请教过江西畲族作家朝颜。朝颜说：“畲族多居深山，以农耕文明为传统，工业滞后而不发达，生态系统却很独特。”这与贵州畲族的生境十分相近。他们是一个与自然共生，将生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族系。但朝颜又说：“浙赣畲族对其族源不认可迁徙说，建议你去访问一回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吧。”著有《中国畲族》一书的福州大学畲族学者钟伯清则显得宽容。他说，“畲族历史来源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谜。有无数个假设，但也仅是假设而已，就像汉族的三皇五帝传说，至今无有定论。既然是假设，在确证之前，就无所谓对错。九黎三苗说自然也是如此，这种说法与源自武陵蛮的说法基本一致，倾向于苗瑶畲同源，也是学界比较认可的说法。”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原谅我不在此讨论。

畲族人有自己的文化系统。丰富多维的信仰崇拜，使这个民族生生不息。自然崇拜、祖宗崇拜、鬼神崇拜和其他崇拜，是畲族人的归依和精神动力。

畲族人敬奉祖宗，家家户户设有香炉，供奉祖宗。我在畲族村寨里穿行，随意走进一户人家堂屋，神龛上的香火似在燃烧。他们辛勤的祖先总会在幽冥之中列阵而出，赐福于子孙。这也是人类割不断的亲人情结。而自然崇拜，就是畲族人在大自然之前的低姿，万物在上，人众如蚁，唯有依存于自然的子民，根脉才找到紧密的连接。山上的树、石、清泉、崖洞……都是有灵性之物。畲族人敬之若神，不会轻易斫伐践踏。鬼神崇拜亦然，在生活中的各种不幸遭遇，畋族人都相信与鬼神有关，鬼神无处不在。上敬天地，下敬鬼神，都是祈求神安，而人间大吉。

我在赵华甫的文章里，读到关于畋族的神龛描述。神龛的右上角之所以挂纸糊装饰的“桃弓柳箭”，就是因为在传说中，畋族的先人用“桃弓柳箭”射落天上六个太阳、射死专吃粮种的恶鸟和野兽。挂上“桃弓柳箭”，以保一年丰收。此外，做过道场的人家，总会把圆满后显灵的幡脚挂在神龛正上方，以驱邪镇恶。

神龛下面则供奉土地。畋族是一个农耕民族，畋族除了对多种神灵、圣贤、祖宗的崇拜外，十分敬重土地。因此，畋族在神龛下供奉的土地官两边贴的对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土产黄金宝，地生白玉珠”，横联是“物阜人安”“安土敦仁”，寓意吉祥，人心所向。

万物共生共存，所有的生命，都是大自然的产物。畋家人生命理念，由此出发，也到此终结。就像“四月八”那个日子，在畋族人的眼光里，既是一个隆重的节日，又是牛的生日。相传牛王降临人间，解决人间的温饱问题。那天，正好是农历四月初八。牛王给

人间赐福，畲族人感恩于此，把四月八视为牛的生日，进行隆重纪念。这一天不能驱牛耕田犁地，要为牛祝寿，给牛“打替身”“喊牛魂”，让牛休息，喂牛以好草料，人与牛共同安享吉日，欢庆佳节。贵州畲族王姓还有一个盘瓠崇拜的传说。有一年，天下闹兵荒，族人均上山躲避。王姓小孩因年幼，跑不动，睡在粮仓底下。仓底下有一只母狗正在哺育一窝小狗，王姓小孩与小狗同吃狗乳，幸得活命，从此尊狗为祖，不能烹食狗肉。

畲族人遵奉的万物相生，贵贱平等，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其实，他们与异族共享生境，空间并存，其文化本就交织杂糅，你中有我，我中见你。在畲族社区邻界上，如摆仰村的苗族，基东村的仡佬族，都是如此。多年前，我去摆仰村走访时，与当地的苗家人闲聊，他们对天地万物的态度，与畲族人如出一辙。人类的生态智慧、生命信息、心理诉求，何其相似乃尔！

我们在坝寨村口谢绝了热情的畲族老乡，向左走向一条小路，准备绕村子转一圈。右侧是被林木包裹的坝寨村全貌，左侧是坟场和梯田。阡陌交通，草垛堆叠。谁家在小桥上敬祭，香烛仍在，纸剪的彩虹顺着桥面隆拱，两头插入地下。这是东家人的信仰和崇拜。那桥将人类的生命、生存和大自然连接在一起。

我在细雨中拍照，蹲下来，想突出彩虹的特写效果，而让原野成为它广阔的背景。雨星和薄雾在天空中飘浮。油菜花在田间盛放。大地迷蒙。

这时我的微信闪过一条短信。是赵华甫发来的。赵华甫说：“你到坝寨了吗？建议去看看高寨那棵银杏树，麻江树王！”

我当即回复赵华甫：“好的。”

坝寨落居于峡谷里。一条小溪从深山流下来。房屋在小溪两岸堆叠。公路穿过屋舍，下到谷底，然后伸向远处的大山。仰头望

去，山头是茂密的林木。林木下有屋舍，看上去很陡峭。我猜，那里应该是高寨了。

一辆面包车从我们停车的方向缓缓驶来，泊在桥头下客。

我们驻足，等车上的人下定之后，打听去高寨的路。走在前面的是一对老人，面目本分，拎着苕麻包。看上去打着寒战。刚下得车来，冷。

我问：“老人家，请问高寨在哪儿？”

老妇人回答我：“就这山上嘛。”

我问：“去高寨的路怎么走？”

她说：“你们开车呢走路？”

我说：“走路。”

她老伴凭着她走，嘴角咧了一下，又闭上了。他似乎担心自己的老伴说不明白，有些着急的样子。

正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赵华甫。

我与赵华甫没见过面，止于神交。中午，我赶到麻江县城，人们午休，我不好意思打扰他。我把车泊靠城郊，等到上班时间，给他发了一条信息，问现在去见他方便不方便。赵华甫立即回复，说他在开例会，会后联系我。我只好请他推荐一两座畲族村寨，我先去看看，约他第二天见面。那时我连他在哪儿上班都不清楚。

赵华甫在电话那头说：“你们到哪了？”

我说：“在桥头上，准备去高寨。”

他说：“你们等等，我还是过去一下吧。”

我说：“你先忙，我们快到高寨了。”

他说：“我也到了村口了，路窄会车，快到了。”

两个老人看我接电话，听见我与赵华甫对话，知道我不再需要他们帮助，向峡谷里走去。我连一声谢都来不及说。

赵华甫来了，驾着他的斯柯达，停在路坪上。赵华甫普通、平

常，比我想象中要矮小一些，而且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帅气。我之前对他的想象，大约被他的文字拉伸了。他对于自己所属的族群的钟爱超过了一切，他对畲族人的洞察令我折服。他写的一组小人物系列，形象鲜明，清新自然，而且接地气，彰显了畲族人在当下时代的价值评判和精神气质。

寒暄完毕，我们沿阶而上。道路由水泥筑成，清洁，却有些湿滑。赵华甫不断提醒我们小心。路两侧都是屋舍，层层叠叠而上。村子很宁静，没有一个人影。一些鸟雀在树枝上鸣叫、飞栖。我们一边往上走，一边听赵华甫对村子和东家人的叙说，如数家珍。

在半山上，在一家人的屋当头，一株硕大无朋的银杏树屹立，枝柯旁逸，覆盖了偌大一个坪子。树下陈列着祭物，那是村里人来祭拜古树，祈求古树保一方平安。或者谁家给孩子拜古树为保爷，希望孩子像古树一样茁壮，万古长青。

站在台地上，我们仰望着硕大的古银杏树惊叹不已。古树沉默、庄肃，不怒自威。

赵华甫说：“麻江县畲族村寨都有古银杏树，高寨这株是最大的一棵，它是麻江树王。”

我走近古树细看，其树皮如鳞；又站在远处看，它的枝柯伸展数十米之遥。

我好奇，问赵华甫：“银杏树在东家人心中有特殊的喻意吗？”

赵华甫说：“银杏多子，东家人崇拜银杏树，就是希望族类繁衍生息，兴旺发达。”

树下有一口古井，它和银杏树一样古老。那是千百年来高寨人的饮用水源。

下到马路时，赵华甫要回隆昌小学了。赵华甫说，四点钟省教育厅来人，到他们学校进行调研。至此，我才知道赵华甫在隆昌小

学任教，刚从校长职位上退下来。他送我们到寨门下看了看手机，还有一点时间，要送我们去仙鹅。我不同意。上面有人来调研，我理解他的时间宝贵。当天晚上，我住在凯里市下司古镇的一家酒店里，马尾河携着畲家人的气息而来，她避开市廛的喧嚣，缓缓从窗下流过。就在那时，我收到了赵华甫给我发来他写的文章《走进千年银杏的寨子》：

坝寨，一个有千年银杏树的寨子，2012年10月2日，我的畲寨纪行来到这个寨子。

清晨，我从县城乘车出来，经隆昌往宣威方向过双杉树下车，沿着一条宽敞的水泥路，前行不足一公里，一个绿树掩映的寨子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坝寨到了！

其实坝寨距我们六堡不远，我从小无数次来过坝寨，也熟悉坝寨。坝寨在2004年并村之前是一个单列村，现在与仙鹅村合并，叫仙坝行政中心村，属杏山街道管辖，但我还是习惯叫坝寨村。村辖坝寨、高寨、水消洞、小后山、青杠林、干坝、老熊塘7个自然寨，现有253户，1119人，均为畲族，全村只有张姓1户，其余全为杨姓。境内干坝有古老的跳月坪，每年正月，要在那里举行盛会，各地青年前来吹笙跳月，相识相恋，终成眷属。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还举办。后来青年都出去打工了，盛会才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村内最高寨子为水消洞，高处有一岩洞，沿石阶斜下去约10米，有一深潭，常年积水，干旱年成，村民进入取水，从不枯竭。高寨寨脚路边，有一泉眼，常年水流如注，冬暖夏凉，如今村民将此甘泉引入家里，供泉下近百户人家饮用。境内坝寨水库是20世纪大搞农业水利基本建设时举全公社之力修建的，现经政府

出资修葺，还灌溉着 600 亩良田。

这些都与这个村敬树、护树、崇拜树有关。

我每次来到坝寨，都惊奇于这个寨子各种各样的树，有大有小，有高有矮，生在房前屋后或田边地角，成林成片或单独一棵，但总能与寨子里的人家和谐相处，寨子里的人把寨前寨后的古树呵护有加，视如己出！

和我们所有畲族村寨的人一样，坝寨人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爱护自然，对世间万物顶礼膜拜。敬树、护树、崇拜树成了我们民族的一个优秀传统。包括坝寨在内的所有畲族村寨，都有保护树木的村规民约，谁伤害了树木，按照村规民约要罚一百块钱、一百斤米、一百斤酒、一百斤肉来给寨子里的人吃一顿，教育那个伤害树木的人。我们东家人叫“弄榔”，翻译成汉语就是“吃心肝”，让那人心痛，吸取教训，今后不再伤害树木。还有，谁家媳妇多年还没生小孩，找鬼师来看看，确定一棵树来祭拜，来年能生个胖小子。谁家小孩生下来后体弱多病，父母怕长不大，也会找鬼师掐算，然后选一棵古树当“保爷”，从此男孩就叫“树保”，女孩叫“树妹”，以后小孩会顺顺利利地长大。

特别是坝寨高寨的那棵千年银杏树，那可是麻江县最大的银杏树。树高 30 多米，树干粗需要 12 个大人合抱，树龄大约 1000 年，现在古树生长旺盛，如今仍屹立在寨子里，庇荫着整个寨子。走到树下，只见树干挺拔健壮，那树皮的样子，恰如一位面容慈祥的老寿星，其树枝、树叶却生机勃勃。《麻江文史资料》对这棵千年古树有记载，前年我到坝寨参观了这棵古树之后，曾在《网上麻江》发过一个帖子，名叫《麻江最大的银杏树在坝寨》，专门介

绍这棵古树。

这里还流传着这棵古树变成少年进京赶考，高中状元摘得顶戴的民间故事呢。传说某年朝廷开科考试，有一白姓少年来到京城，参加科考，进士及第，摘得顶戴。少年获得顶戴后不留恋京城，离京回乡，久不赴任。朝廷派员寻访，来到少年的家乡高寨，问及老乡，只有杨姓，没有白姓。这时一阵风吹来，只听叮当作响，官员抬头一看，只见朝廷赏赐的顶戴挂在树尖上，官员一下明白了，只得回京禀报。从此，当地百姓把这棵树敬如神灵。现在还有人给古树披红挂彩！

传说归传说，这棵古树却给这个寨子带来实实在在好处。每年古树结出的果子，村民捡起来出售，也够办寨子里的公益事业。

也许就因为古树能给人们带来实惠吧，这里的人始终敬树、护树、崇拜树，人树和谐相处，才使今天的坝寨青山绿水与绿树人居交相辉映。

高寨山巍峨耸矗，从西向东磅礴延展而来，坡谷如浪。虽然是一片喀斯特地形，但却林木葱茏。摆鹅坡林场，就在这高山峡谷里，千沟万壑，山泉叮咚，聚成龙山河，汇入马尾河，流向清水江。

在仙鹅一带，高山陡然变成丘陵地貌，众多平缓的小山头之间，形成一个宽敞的坝子，酝酿千顷沃野。东家人就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与大自然休戚与共。

仙鹅是麻江畲族人士司故地。在贵州畲族人的生境中，仙鹅王氏土司是畲族社区唯一的土司。仙鹅古称养鹅，因喜养鹅而得名。站在土司门楼上，头顶苍天。放眼一看，仙鹅坝尽收眼底，它既是得天独厚的养鹅场所，也是畲族人的米粮仓。仙鹅寨由中寨、石

板、岩寨、新寨、下院、屯上、小寨、对门寨、坪寨组成，全寨近500户，人口逾2000，是麻江县境内最大的畲族聚居村寨。

那时仙鹅寨春寒料峭。油菜花在田坝上争相盛放。感谢小周和小陈，他们在村委会办公室里谦和地接待了我们。

小陈是县委宣传部下村挂职的年轻人。他说：“老师，你要了解畲族的历史文化？我们支书去街道开会了，他更熟悉。”

我说：“不着急，了解多少都行。”

他说：“我给支书打电话吧。”

我说：“要不，我们先到村子上看看，哪怕只看看一棵树，一口井。”

小陈在处理工作。小周带我们去村子。

在仙鹅，除了土司文化遗迹外，仙鹅坪寨后面石壁有一处岩画，曾吸引专家前来考察，据说至今尚未破译。而岩寨则有一尊高岩，气势雄伟，岩寨居住其上，俯瞰着远近山川。木结构的土楼特色民居星罗棋布，在村子上穿行，整个贵州畲族的所有民居格局，都能够在岩寨上提取标本。

还有那些参天古木，树下的古井，都能印证畲族人的生态理念，找到生生不息的智慧信号。小周刚刚大学毕业，一个乖乖的小姑娘。话少，问一句答一句。她带着我们登上王氏土司门楼——土司衙门，实际上是一堆后来仿建的粗糙建筑物。在高耸入云的古枫树下，少有人来，落寞，萧瑟，肃杀。几门土炮呈放射状排列，倒也威仪四射。

我问：“这些古树从王土司时代长到现在吗？”

小周说：“不晓得，听我爷爷说，他们小的时候已经就是这样高了。”

我问：“还有土司故居吗？”

小周说：“没有了，老人们说是大火烧掉了。”后来我看到赵华

甫的文章《土司故地仙鹅》，说是土司故居早年作为阶级斗争战利品，分配给了寨子上的贫苦农民，如今各户已拆得面目全非。昔日的土司住房已被肢解，土司衙门被拆除后盖上民房，土司牢房改成了牛圈。嘿，土司时代的结束，早已将畲族人推进了新的历史。

据说，仙鹅寨王氏土司领地辽阔。王土司地辖东西 50 里，南北 20 里，横跨麻江凯里二县市，纵跨碧波、杏山、龙山等地，包括麻江县境的五寨三庄（五寨即火烧寨、高寨、五寨、养鹅大寨、新寨，三庄即羊角庄、柿花庄、学庄）、九眼塘（即过鹭塘、斩龙塘、螺蛳塘、养鹅大塘、莲花塘、牛角塘、磨耙塘、高木塘、龙塘）、偿班、石板塘、仰古、六堡、隆昌、中山、茅坪、长冲、坝寨、瓮里新寨、杀垮、花桥，凯里的六个鸡、角冲、甘坝等。其属地东到凯里甘坝、六个鸡，西过麻江县城学庄，南抵龙山乡秧塘、大塘，北至碧波乡五寨磨耙塘。以上这些塘、庄、寨，都是畲族人自古以来栖居的地盘，由此可见，那时土司的威权和霸凌。阿来在《尘埃落定》里写道：“只要仰望一眼土司官寨的城堡，就可以感受到土司的绝对权威。”那时土司纵横睥睨，不可一世的优渥姿态，真是土皇帝的匪气。如今土司远去，岁月川流，畲家人依然根植在大地上，天地山川，苍生古木，一代代传递着族群的血脉。畲家人敬畏天地、崇拜自然，其生命哲理的磅礴睿智，根系绵韧，由不得你随意篡改涂抹。

我们继续往下走。鹅卵石镶嵌在水泥路上，与畲族人的大地黏合。前面就是仙鹅坝，阡陌纵横，金黄的油菜花铺满一地。古树下是古井。井沿也镶嵌着平整的石板，并竖着一通巨大的石碑，阴刻的行楷四字涂红：畲乡古井。石碑造型颇费匠心，看似一尊巨佛，或一只铜钟，厚重稳实，谁在它的颈部上系着红布条……

我问小周：“这古井还有人用吗？”

小周说：“都用自来水，古井少有人来。”

我说：“哦，一个景点。”

小周说：“对。”

有几棵枝干粗壮的古树吸引了我。它们硕大，枝柯荫披。一个长长的冬眠期刚刚睡醒，润湿的枝头雨点滴落，敲在我们头上。

我说：“重阳木！”

他们不知道，一脸茫然。

是的，重阳木。这是我生命中第三次邂逅它。说是重阳木的故乡在秦岭，那里的朋友不稀奇。可我们贵州罕见。今天，我在仙鹅，在畲乡大地又看见了它，若见珍宝，兴奋起来。

我走下阶梯，去看铭牌，证实我的眼力。没错，铭牌上写道：重阳木。它又叫三叶树，大戟科，秋枫属。我张开双臂拥抱它。可是它太大了，我显得渺小，真是蚍蜉撼树。

返回时，小陈处理完公务，正向我们走来。他带着我们去参观“畲族农耕馆”。那时支书也从街道赶来，行色匆匆。我们站在“畲族农耕馆”门前，天空飘着小雨，整个仙鹅在眼前延展，一片蓬勃。

东家人居住在大山里，聚族而居。驾车从沪昆高速上奔驰，在凯里至麻江路段的羊跳大桥上悬空而过时，俯瞰幽谷深切，悬崖壁立，320国道在远处的山间盘旋而上，飘带一般。我走访了黔东南州麻江县杏山街道的坝寨、仙鹅，停留了一天，西行至黔南州福泉县的老屋堡、毛栗树之后，折回，又从麻江县金竹街道的隆昌、六堡东行至凯里市炉山镇的六个鸡、甘坝、角冲。从隆昌至六堡，正是从光头寨下至山谷，穿过羊跳大桥底，又盘山而上，翻过山口。六堡散落在山间小盆地上，屋舍四围，中间是冬闲的良田。循着环行小公路走去，穿过畲族人家，返回来时，两个农妇手抱着刚采摘的白菜薹，在斗牛场的看台上拉家常。我们加入了她们的交谈。

我说：“两位大姐勤快得很。”

她们把脸掉过来，笑咪咪地客气。

一个说：“不勤快。”

另一个说：“当个农民，不勤快不得吃嘛。”

我说：“哪里话呢，你看这山清水秀、肥田沃土，怎么会缺吃少穿呀。”

我们一起笑了一阵。她们开心起来。这是旅途经验，假如你想跟山里人闲聊，你就夸奖她们。一夸她们就打开了话匣子。站在台阶上，我们攀谈起来。

可是她们仍说：“我们畲家人穷得很。”

她们是谦虚。居住在大山深处的民族，包括苗族、侗族，都会这么低调。这种自谦，我在山区里行走，听得很多。也许你们不喜欢听，但我理解她们这种美德，内敛，谦逊，不像我们城市里的一些人，夹着空空的手包打肿脸充胖子，招摇过市。

我说：“不穷咧，富得很，你们看房前屋后，古树成林，山上树木成荫，这不是东家人的福气？城市里有那么安逸吗？”

她们说：“那是祖宗留下的宝贝。”

我说：“也是后人的功劳，那些年大家不是都在植树造林嘛，现在又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她们说：“也是哈。”

我问：“你们说，那些古树是祖宗留下的宝贝，现在山前山后那些林子却是你们看着长大的，你们怎么不砍来卖？”

她们说：“砍不得，有国家政策和村规民约管呢。”另一个补充说，“现在木材也不值钱，又不大炼钢铁了，我们宁可种蓝莓，等游客上园子来采摘购买”。

有谁在村头吆喝，妇人散去。我们告别了六堡村。

汽车驶入农妇给我们所指的路向，到达山口。一座土地庙屹立于前，香火旺盛。它们前后分立着两株巨树，一株银杏，一株

枫香，树下建有宽阔的水泥坪，供人歇脚，观光，祭拜。奇怪的是，我那时想起了徐霞客。那天，他心事重重地骑在马背上，在脚夫、书童的随从中，仿佛从崖下攀行，络绎走向山口，我站在水泥坪上，目送他们缓缓而过。当年徐霞客游黔，自荔波独山始，经麻江县后，西北行，以迄盘州。他的足迹，正是踏着畲乡大地而过。《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记载：

初三日 下午自都匀起身，二十里，文德宿。

初四日 三十里，麻哈州。又十里，干溪宿。

初五日 十里，麻哈大堡。又十里，干坝哨。又十五里，平越卫。

初六日 歇平越。

.....

十一日 二十里，至鼓角。

这是徐霞客在麻江福泉的行程，历时五日。这五日，却是走得无比艰难。出都匀后，因赶夜路，徐霞客与长随夫齟齬，被长随夫打伤了脚。从麻江至干溪不到十里的路段，就走了三个多时辰。有一本叫《徐霞客在贵州》的小书，写到这些故事。我总一厢情愿，希望日记中的“大堡”就是“六堡”的误笔。可惜这几天的日记惜墨如金，没有半笔自然或人文景致的描述。或许是旅途奔袭，舟马劳顿，疲而搁笔，或许是畲乡景胜，乐而忘书吧。

我这次在畲乡行走，凯里市炉山镇六个鸡村是最后一站。“六个鸡”不是六只鸡，“六个鸡”是一座村子，畲家人将屋舍安放在几条山岭上。远望连成一片，树木环绕。走近却被山岭沟谷切割，农田横亘，屋舍俨然。六个鸡，原属麻江县下司镇管辖，地名是苗

语转译，却居住着东家人。据说，那里本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坡，几户人家寥落而居。明末清初，属麻哈州养鹅司——如今的麻江县杏山街道仙坝村——仙鹅王氏土司的辖地。有一年秋后收租，因天旱无收，交不起租子。收租人担心回去无法向土司交账，于是满寨筹集，终得六只公鸡交租，度过了早年。仙鹅土司对此记忆犹新，又嫌苗族地名难记，从此，把那里叫“六个鸡”。一说是当年歉收，那里出产的粮食只够王土司家饲养六个鸡，地名由此而传。

现在，六个鸡名噪遐迩，与这些传说并不搭界。六个鸡的名声源自六个鸡火车站。湘黔铁路通车时，把六个鸡建成了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六个鸡这一独特站名，令南来北往的旅客瞩目、牢记，从此名声远扬。青山环抱，绿水川流，畲族人的生活气息、生态智慧，被游客带向四面八方。

我们离开村子时，一声汽笛长鸣。六个鸡的青山肃穆，屋舍庄严，村口上的古木向我们久久地招手。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畲族人口约4万余人，主要居住的区域以麻江县为中心，临近凯里炉山的干坝、六个鸡、角冲以及福泉、都匀等县（市）的部分地区。先祖来源于江西。根据其各姓氏的族谱和碑文记载以及考证，其先祖入黔前，居住在江西赣江流域及赣东、赣东北一带。元末和明初，或奉旨征讨、迁徙，或避祸而迁入贵州。初来时，落居于贵定平伐一带。

畲族

有树的故乡

孟学祥

靠 山

怀旧的梦境里，一直萦绕着父亲的声音：儿子，跟我去上山（干活）；儿子，跟我去撵山（打猎）；儿子，跟我去安山（安放套索）；儿子，跟我去砍山（开荒）；儿子，跟我去挖山（挖野味），儿子，跟我去守山（看护庄稼）；……父亲吩咐去参加劳动的声音所折射出的余韵，既是一家人的劳动节奏，也是一片土地的生产节奏，更是居住在大山上佯僮人的日常生活节奏。故乡坐落在一个四面是山的山窝窝，前后左右都是山，从家门前延伸出去的每一条路，不是爬山就是下山。故乡诞生的许多生活语言，就与山牵附上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无论时间如何切割和改变生存条件，山都会在我的心中、在居住在山上的每一个人心中占着很重很重的分量。

贵州毛南族（古称佯僮人）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民族，一个崇尚自然、敬畏生命的民族。1983年黔南州民族识别工作组组织编印的《佯僮人族别调查资料汇编》中记载：“佯僮人聚居区内山丘起伏，溪流纵横，两侧崇山峻岭。”毛南族所居住的村寨大多与山为伴，无论是山坡上的村落还是山谷中的村落，都倚靠着一座山峰

或多座山峰，毛南人所从事的生产生活劳动，都围绕着山来开展。大山中总有一些河流，或大或小地流过毛南同胞所居村寨，在河水的律动中，那些看似十分宁静的村落，很多时候都流淌着温情和清爽。岁月旋起的山风，有时也会摇动半开半合的木门，以韵律般的节奏，不断回响着村寨与众不同的生活。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载：“佯僮居万山之中，荆壁而窟，出则扃其门户而以石垒之。男子计口而耕，妇人度身而织，暇则渔猎为业，婚丧以犬相遗。”贵州毛南族世代将山看作衣食父母，从开山建寨起，就一直带着虔诚的敬畏仰望山的高度，崇敬山的威严。从古至今，一代又一代毛南人小心翼翼地挖山刨石，寻找建屋穴居的安身处，移石填土开垦耕地种植庄稼，生产生活中虔诚地敬山为神，奉山为福地，与山上的其他生命在竞争中相处，在竞争中平衡。毛南人靠山、吃山、养山、敬山，相信山必有神，不是生活所需，绝不过度向山索取，即使为了糊口而从事猎杀山上生灵和有损山体的活动，事前也要向“山神”汇报，求得“山神”的谅解才可开展。毛南族同胞在路口边塑石为神，奉神为土地，祈求土地对远行者给予平安护佑。毛南人敬奉自然，认为自然界的所有生命，均具有超凡的神力，主宰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特别是那些有一定树龄的大树，都会被尊为“树神”。逢年过节，膜拜者给树神挂上红布，奉上香火、酒水、美食，并给予树神高规格的保护。在毛南山区，山既是现实的山，也是虚幻的山神，过去人们从事与山的生产劳动，如开春种植庄稼、砍山开地、撵山安山等，都要选一个黄道吉日，提上美酒美食，向山神祷告，祈求山神允许后才开始行动。

家乡坐落在贵州毛南族聚居的崇山峻岭中，山的逶迤和连绵从小就根植在记忆中，伴随我成长的岁月年轮根深蒂固。在贵州平塘，小巧玲珑的县城似乎是上天恩赐的一个聚宝盆，美丽的平舟河从县城流过，宛如玉带，将县城紧紧环绕，绕过县城的平舟河，透

迤穿越山川田野，一路向东南，从县城附近的小米牙寨顺流而下。河两岸散居着很多毛南族村寨，毛南同胞们沿河而居，从古至今，或捕鱼、或打猎、或耕作，世代繁衍生息。远离平舟河，沿着平舟河东岸的大山，一路穿行于崇山峻岭间，在一条美丽的小河——卡蒲河的牵引下，进入毛南族聚居乡——卡蒲毛南族乡。卡蒲河是平舟河的支流，发源于卡蒲乡境内，在山与山之间盘绕穿行，直至在者密更打与平舟河汇合。

踏入毛南族聚居地，历史的脚步就变得崎岖坎坷，山路难行，河流扭曲，山高入云，谷深似海。无论是居住于平舟河沿岸还是居住于卡蒲河沿岸，每一个毛南族村寨都守着一片或几片山，守着一个他们敬仰的“山神”。距离平塘县城最近的大米牙寨和小米牙寨有山，那山就是扼平塘县城咽喉的马坡，大小米牙的毛南族同胞将家安在平舟河边，将马坡作为他们的靠山，作为他们生产生活的屏障。平常所开展的生产活动中除了耕耘，除了平舟河中捕鱼，农闲，他们也到马坡深山中去打猎，让山中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马坡就像平舟河一样，是民族聚居的分水岭，马坡往东，是毛南人的福地，是毛南人的聚居地，走下马坡，跨过平舟河往西，是苗族、布依族的聚居地。马坡深处的大米牙寨，毛南族大哥石如彪曾经养着几百只黑山羊，当他发现黑山羊把他们赖以生存的山啃得像剃过的头一样，羊所过之处都寸草难生时，尽管养羊很赚钱，他还是把羊卖了，用卖羊所得的钱在两百多亩荒山上种了一片林。他告诉我他是在“养山”，养这片给予他生活的村寨生存之根本的“靠山”。毛南人生活在山里，靠山而生存，毛南人对山充满着敬意和热爱，在山上繁衍生息，围绕山来开展生产，谋取生活资源，世代代代改变着生存的命运，也改变着大山的命运。因为这份敬意和热爱，他们才肯用智慧和勤劳，通过“养山”把山装扮得日新月异，丰富多彩。

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偷偷在一个叫简然的荒坡腹地乱石沓晃儿开出一大块荒地，原以为他会用这块荒地来种庄稼。地开垦出来后，父亲先是在地里栽种了一些树，树成活了，才在这些树的间隙种上辣椒、西红柿、瓜类和豆类。在树的荫护下，庄稼慢慢成长起来。后来树大了，父亲又在树的间隙种上早苞谷和一些旱稻，来解决家里的吃饭问题。父亲开荒种地的地方比较偏远，加上又很好地利用了树木的掩护，他的庄稼地一直没被人发现，直到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后，父亲不再在那片开垦出来的荒地种植庄稼，而是寻来一些树苗，栽种到曾经生长庄稼的土地上，那片曾经只长荆棘不长树的山坡，就有了一片小小的树林。

毛南族聚居地地形复杂多样，地表崎岖不平，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营养缺失。山高入云，谷深似海，石头比泥土还多，石林、峰岩随处可见，交通不便，不利于农业发展。石漠化严重，土壤退化，耕地减少，植被减少，水资源短缺，旱涝灾害频发等，长期困扰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毛南族同胞。为顺应环境，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生存资源，毛南族同胞们在劳动中不断摸索，通过一代代人的经验积累，形成了一整套“靠山吃山，靠山养山”的生存经验。养山是毛南人世代延伸而成的习惯。过去的老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山上开垦出耕地，在耕地里种上庄稼果腹。在开垦耕地的过程中，他们一边在地里种庄稼，一边又在地边栽上树苗，久而久之，所开垦出来的荒山地埂边，就生长出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树。时间一长，地不能再种庄稼，被开垦的主人撂荒，但是却长出了树。没有了庄稼，之前栽种在地埂边的大树把树种撒下来，让石沓晃儿里开垦出来的荒地上长出小树，长出连绵不绝的林海。有些开垦出来的地，石多土瘦，种不出庄稼，主人也绝不浪费，而是从别的地方挑来泥土，在石缝中栽上树苗，用一棵一棵的树苗延伸他们开垦的希望。树长大被砍来起房建屋，砍伐者又会重新种上小树。年复

一年月复一月，山在一代一代毛南人的习惯相传中，被养成一个个族群繁衍生息的生命不绝之源。

土 地

老家的习俗，每年的交春日，都要到村头去祭拜土地，祭拜结束，家家户户都会寻一些小树苗，栽种到屋旁，或者自留地边，栽种到没有树的荒坡上。久而久之，习俗就变成了一种祭拜土地的仪式。之前，交春日祭拜土地这天，族长会安排人找来一些小树，摆放在土地庙边，祭拜土地的人家根据需要，拿走树苗种到山上。后来，一些有心的老人，仍在立春的头一天，挖来一些树苗，在立春天摆放到土地庙边，由祭拜土地的人家拿到山上去栽种。

土地不是有土的地，是村口路边一间小屋子摆放的一块石头，石头被称为“土地菩萨”。《佯僂人族别调查资料汇编》中记载：“佯僂人聚居的每个村寨都于村头寨脚立有一两尊菩萨房，称‘染抱济（佯僂语）’。‘菩萨’是用一颗大小适宜的石头来做，头顶上戴一块红头巾即可，其大小各村寨都不一样。立好后每杀鸡敬供时，拔些鸡毛沾（蘸）鸡血贴于‘脸’部作胡须。”为“土地菩萨”遮挡风雨的小屋被称为“土地庙”，土地庙旁边是一棵或多棵高大的树木，树统称为“土地树”。20世纪80年代中期，参加工作的我在离家前，由奶奶带着，到村头去拜别土地菩萨。在土地庙前跪拜、上香、杀鸡、祭酒，走完一整套烦琐的仪式，奶奶从土地庙边挖出一棵柏树苗，叫我拿去种在家里的自留地边上。奶奶说：“走出去的人那么多，土地菩萨不会一个个都记得住，一个个都保佑到。帮土地菩萨栽一棵树，留一个牵挂，土地菩萨才会记住你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今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把你当成家里人来保佑。”

老家山区石头比泥土还多，供人们生存的庄稼，是把石吞兑儿

间生长的荆棘请出去后腾出来的空隙，空隙里的泥土被保留下来，再种上庄稼，原来的石旮旯儿就被称为了土地。土地，土地，有土的地方才能称为地，但在这些土少得可怜的地方，石头缝里因为被种上了庄稼，也就被称为了土地。这些地都太小，一块地有时就是一个脚窝，仅仅只能放得下一只脚，土层也很薄，薄得都无法承载住一棵玉米的重量。土地在山坡上延伸，在石头与石头之间延伸，年复一年重复着广而袤，宽而广的面积。地里的土在生长荆棘时被荆棘抓住，没有被雨水冲跑，也没有被狂风吹散。土里的营养不够根吸收，荆棘们就会缠绕起来，相互间根缠着根，枝绕着枝，叶倚着叶，以彼此的相互依靠来传递生长的信息，也以彼此的互通来均匀分配从土里吸收的营养。开垦出来的土地不长荆棘，长庄稼，庄稼却很孤单，株与株之间老死互不往来。庄稼没有互助精神，没有均匀支配生存的本事，更没有集体互助成长的基础。土层稀薄营养不够的地方，庄稼长得瘦小、可怜，得不到其他庄稼帮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土层好、营养丰富土地上的庄稼茁壮成长。

过去人口少，开垦的面积不大，山受到的损伤也不大，庄稼地多在一些平地、缓坡，或者林子边。随着人口增多，开垦的面积越来越大，山受到的损伤也越来越严重。被开垦的土地里，庄稼没有长出来多少，更多的反而是石头从有限的土里长出来，长成石柱，长成石笋，长成石林，长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春天雷雨到来，雨水从光秃秃的山头上流下，慢慢汇聚，慢慢组成激流，再很快从高处一泻而下，带走石缝间无任何遮挡和保护的泥土。泥土像无牵无挂的孩子，在雨水的召唤声中义无反顾地跟着雨水淌下山脚，淌进悬崖下边的河流。一些没有被雨水带走的泥土，被太阳晒干，有风吹来时也漫天高飞，飞向高高的天际，扬一路尘埃，然后再消失得无影无踪。

被开垦前，土地还不叫土地，叫荒山，荒山上长着荆棘，长着

小树，长着孩子们向往和捉迷藏的游乐园。孩子们在山上玩着，在荆棘和小树间玩着，追逐着小鸟和小兽。玩着玩着，小树和荆棘就不见了，小鸟和小兽们也不见了，不知不觉间荆棘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被开垦出来的土地。荒山被开垦的面积越来越大，土地被石头侵蚀得也越来越快，种不出庄稼被丢弃遗留下来的石山也越来越多，到最后人们想从山上割一些荆棘来做自留地的篱笆时，才发现很多山上的荆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晴好的日子，站在高处的某一个地方，放眼石头的世界，会看到石头从山脚爬上来，抑或是从山顶延伸下去，成行，成列，纵横交错，像列队的士兵，像成林的石树，更像妖魔鬼怪们张开大口敞露出来的可怕牙齿。没有土的土地上，除了叹息，不再传出庄稼拔节的声音，也不再飘荡庄稼成熟的馨香。人们把这一切结果都归结为雨水的肆虐，山风的狂扫。人们诅咒着雨水的无情，诅咒山风的无义，在诅咒中也在不断地谴责自己的行为。

据村里老人口传，交春日供奉土地，在土地庙边放树苗也不是约定俗成，祭拜土地和到山上去种树都是大家的自觉行动。现存年龄最大的一位老人说：“以前的祖太公这么做，后来的人也跟着这么做，就一代代传下来了。”一代又一代祖先在寻找生存资源中，不断开垦、挖掘，又不断撂荒、丢弃，由此积聚起来的血的教训，不得不让更多后人反思、警醒，所以才通过祭拜土地的形式，用求助于认为无所不能的土地菩萨来指引人们种树。立春日祭拜土地后就要开始打整土地种植庄稼了，而祭拜土地过后去种树，正是最好的时节，这个时节栽种下地的树苗，只要认真管护，一般都能成活。由此，我也真切地感受到第一个在土地庙边放树苗的族长的伟大，没有他的创举，就没有后来人的传承和延续，就没有立春日去祭拜土地，然后拿着树苗去栽种的习惯。

有了树就有了土，有了土也就有了实际意义上的地。交春日，

人们一如既往来供奉路边的石头，供奉信仰中的土地。供奉仪式结束，大家陆续拿走一些老人从山上寻来摆放在土地庙边的树苗，扛着锄头走向山野，在石头缝中种上又一年的希望。山上多了树，石山就不再是石山，石山就变成了土地。土地在成长起来的树苗衬托下，就变得美丽，变得和谐，变得郁郁葱葱和分外妖娆。

种 树

父亲早年在县森工局（林业局的前身）工作过一段时间，负责砍树也负责种树，后来因故回家务农，不砍树了，却爱种树，老家房屋四周的空地上都被父亲种上了树。父亲在房前屋后种上果树，又在屋子两头各栽种了几棵柏树。尽管那些果树长大后不怎么结果，父亲仍乐此不疲地年年修枝、施肥。屋两头的柏树长大后，树枝扩展遮住屋子光线，甚至有树根延伸刺穿地基，损坏房屋，父亲才不得不把那些柏树砍掉。后来，父亲在距老屋不远的石旮旯儿里辟出一块近两亩的地，拉上家人同他一道，从别的地方运来泥土，把石旮旯儿填上泥土，在地里栽树。父亲先是栽上板栗、核桃、李子、桃子等果树，最后在这些果树边上种了几棵杉树和两棵漆树。父亲栽树时我已离家去县城读高中，放假我回到家，父亲带我去看了他栽的树，桃树、李树、梨树、板栗树、杉树、漆树等，一共四十六棵。父亲想把那一小块地打造成果园，然后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往山上延伸出一片树林来。

父亲最钟爱的树，是他在自留地里栽种的两棵杉树，杉树高大笔直，我记事时已长得伟岸修长、威风凛凛。那两棵杉树是父亲四岁时，爷爷和他从坡上寻来杉树苗栽种的。这是父亲为自己人生准备的树，一棵他准备建新屋用，另一棵则是在他百年后，用来做棺材，装盛他的躯体埋入地下。两棵树父亲都没能用上，后来都被卖

掉了。母亲去世早，父亲既当爹又当妈，一边劳动一边还要照管我们，收入来源有限，家里生活常常入不敷出。尽管所居老屋早已破烂不堪，父亲却一直不敢起修新房的念头。我和哥姐一天天长大，家里花销越来越多，父亲就更不敢有其他想法了。父亲的两棵杉树，一日日茁壮成长，越来越惹人喜爱。到我上大学的1981年，年近六旬的父亲为给我筹集生活费，不得不忍痛砍掉两棵杉树中那棵最大的，破解做成两副棺材板卖掉，用所得的钱把我送进大学。另一棵稍小的杉树，在我上大学不久，为帮哥哥成家，父亲也砍来卖掉了。

两棵大杉树被卖掉时，父亲已在石旮旯儿里种了树。在父亲的细心管护下，石旮旯儿里的树，全部成活，并一棵一棵舒展羸弱的身躯，一年一个样地往高里长。乐观的父亲细心地管理着石旮旯儿里的树，定期治病除虫，挑水浇灌，时不时从牛圈挑粪去给树施肥。父亲认为只要他呵护得好，石旮旯儿地里那些树很快就会长大起来，到他百年，几棵杉树中的某一棵，定能够陪伴他上路。但石旮旯儿地由于土地瘦，树一直很难长大。不管父亲如何加土施肥，基础太薄弱的石旮旯儿，无法催生出树成长需要的元素。到父亲去世，除了果树能够结出果实，果树旁边的那几棵杉树，还没有长大到能做棺材的木料。晚年病重的父亲感觉时日不多，自知等不及石旮旯儿地里的杉树成长壮大，才无奈地嘱咐我和哥哥，从别的地方买来一棵杉树，做成他安身的棺材。

人一辈子要栽好两棵树，一棵用来建房，一棵用来做老木（棺材），这是家族传承下来的古训。过去，老家的住房都是木房，建房的材料全部用木材搭架构建，每一栋房子都需要大量的木材。每栋房子从柱头到穿枋到板壁，清一色的木架结构，都看不到一棵铁钉之类的金属。在毛南山区，起房造屋是一个男人一生的大事，男人长到一定的年龄，成家了，要从父母的房屋分家出来另过，父

母就择地让他去修新房。建新房时，男人之前种下的树长大成材了，帮助修房的木匠师傅就把其中的一棵砍掉，用来做成堂屋中间的中柱，矗立在房子的正中部位，与另外一棵由父亲特意从山上找来的中柱，支撑住房顶的大梁。做中柱的柱子若富有盈余，盈余部分就一分为二，做成大门两边的门柱，框成一个家庭迎来送往的迎客木。

我5岁那年，父亲领我去山上，找来两棵杉树苗，帮我在自留地的绵竹篷边，挖出两个大坑，把树苗放到坑里，帮我扶正，指导我一锄一锄往坑里填土、浇水。树种下地，父亲说：“我先帮你管着，长大了你就自己来管，只有用心管好，今后才得用。”家里除了父亲、我和哥哥各自种得有两棵树，姐姐也有两棵树，这两棵树是父亲帮她栽种的。姐姐的两棵树长大成材，出嫁的姐姐从婆家分出来另过，建造新房，父亲请人把树砍了，一棵请木匠打成两扇大门，一棵做成一棵大梁。姐姐家新房落成那天，我们给大门和大梁披红挂花，送到姐姐家，请木匠隆重把大门和大梁安放到新屋上。

父亲给自己种了两棵树，哥哥给自己种了两棵树，我给自己种了两棵树，老家那片土地，很多人都给自己种了两棵树。所以，老家的房前屋后，包括自留地边，就长出了许许多多的树。男人的两棵树，一棵用来做建造房屋的中柱或门柱，一棵用来做棺材，女人的两棵树则由父亲或家中哥哥帮着管护，出嫁后分家另建新屋，父亲或哥哥就砍下这两棵树，一棵做成房梁，一棵做成大门，由父亲或哥哥披红挂花送到女人家。

种树并不是基于某种习俗，而只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由一代代人相传形成，这种习惯也许是基于过去搬到这里的祖先的一种远虑。家乡山上石头比土还多，很多树都长在石头上，成长较缓慢，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难长出一棵大树。祖先们担心没有大树起房造屋，老来没有大树做棺材，只好自己种树来解决困难。经过一代一

代人的努力，一代一代人的言传身教，就形成种树的好习惯，并延续至今。我曾就此问过父亲和一些老人，想从中寻找到一些文化的根源，他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只强调是古老古代兴来的，以前老人这么做，后人也就跟着这么做。但同一个家族里，也有些人家不这么做，也没有人去诟病和指责这种不给自己种树的行为，就是说古老古代兴来却也不约定俗成，所以这样的文化传承才不那么牢靠。20世纪90年代过后，随着一代人的老去离世，给自己栽种两棵树的人越来越少了，到后来，基本上就没人再刻意这么做了。起房造屋不再大量使用木材而用钢筋混凝土和推行火葬，那些曾经种在自留地里的树，再很少被用到，成长得就更加笔直粗壮了。春节回家，我再次带着这个问题去问了寨上年龄最大的一位堂叔，想从中探寻到一些风俗和文化的意味，然后结合现实书写一篇保护自然环境的大文章，堂叔仍讲不出所以然，我也只好打消了做大文章的念头。堂叔自己种的有两棵树，两棵树长得很高大，堂叔曾想把其中一棵砍了来做棺材，还没有等他动手，家乡推行火葬，他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曾有人想出高价向他购买这两棵树，无论出多少钱他都不卖，他对买树的人说：“个人从小管到大的东西，生出情了，舍不得卖了。钱再多也会花光，树在那里立着，天天见，心头亲切。哪天我不在了，后人看见树，最起码还会想到我的好。”

保 树

保树有两棵，一棵是保寨的，叫“保寨树”；一棵是保人的，叫“保树”或“保爷”，抑或叫“桥树”。

毛南族文化老人，一生致力于贵州毛南族历史发现和习俗研究的石光尤在他的《贵州毛南族志》一书中写道：“贵州毛南族几乎每个寨子都供奉着一棵大树，称为‘保寨树’或‘神树’，树种

不定，有柏树、松树、枫香树、樟木树等，认为神树具有很大的神威，谁都不准伤害它。尤其是有高大樟木树的寨子，留下许多传说，如要有人砍了这棵大樟树，它会流出血水，这样会给整个寨子带来灾祸。”

保寨树就像一个村寨的保护神，立于出入村寨的路口。保寨树都是一些老树，每一棵树龄都在几百年至上千年。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毛南族的祖先行走在迁徙的路上，他们一直找不到合适安家的地方，只好没日没夜地寻找在大山上。一天，疲惫不堪的祖先实在走不动了，他们来到一棵大树下，放下疲惫的行囊，靠着大树进入沉沉梦乡。不一会，从树上吹来凉爽的气息，让被太阳烈烈地炙烤得很疲惫的祖先身体开始复苏。从梦中惊醒过来的祖先突然发现，就在他们休息地点的不远处，如梦如幻地出现了一道茅屋和林海相融的美丽风景。于是，迁徙的祖先们决定不再流浪，而是在距树不远的地方，搭起茅屋，建起心目中的家园。从此后，一个以树为依托的村寨诞生了，一代又一代毛南族后代子孙，与树为邻不断拓建家园，在树的荫护下繁衍生息下来了。

祖先靠着休息的树成了保寨树。保寨树也不单单是树，由树升华成了毛南族同胞虔诚膜拜的神灵，成了一种生存境界的寄托，和多少岁月逝去都无法抹去的尊重。在毛南族村寨，保寨树立于村边路口，寄托的还不仅仅只是保佑一个村子，而更多的是牵引着一条延伸的路，一个岁月抹不去的记忆乡愁。据老人讲，以前村寨里有人远行，经过路口都要摸一摸树，将心满满地装下一片树叶，踏上通往远方那条望不到尽头的路，才不会觉得太遥远；有人出远门回归，也会摸一摸树，空荡荡的心房才会重新装下一个沉甸甸的家，和对一棵树一个家园的牵挂。

除了保寨树，有些毛南族村寨，还流行着找树做“保爷”的习惯，即在孩子出生不久，孩子的父母就去帮孩子找一棵树，这棵

树就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个“保爷”。“桥树”同树“保爷”一样，寓意都是“保”——即保佑。所不同的是，保树是一个人的保爷，桥树则不是保爷，因为找桥树的人之前已拜过某一人或者某一颗石头做了保爷，但由于命太硬，所找的保爷不足以保佑其健康成长，须得再找一棵树来做辅助，找到的这棵树就被称为“桥树”。不管是“保树”还是“桥树”，被找到并确认后，都会得到精心的呵护。而且，每一年到认“保爷”的日子，父母及家里老人都要准备好酒、饭、肉，领着孩子来祭拜保树，与保树吃一顿饭。吃饭时，要先给保树上酒、装饭、搯菜，让保树先吃，过个几分钟，所有人才能动筷，逢年过节也是如此。这样的祭拜模式，在孩子7岁前都搞得很隆重，孩子7岁后才逐渐淡化。桥树则不必年年祭拜，除了认的那天搞个仪式，基本上就很少光顾。有桥树的人偶尔有个小病小灾，想去求桥树保佑，也不兴师动众，都是自己拿着香、酒水以及一张红纸或一块红布，在树前点上香，倒上酒，对着树讲出自己的诉求，再给树身贴上红纸或挂上红布。要是本人病重不能行动，就由父母或妻儿来代替完成求告。

我一直以为找“保树”、找“桥树”会有什么传说和寄寓，还专门就此去采访了一些老人，但很多老人却说，没有什么传说和寄寓，就是老人兴起来的，看到前人这么做，后人就跟着做了。一个稍有文化的老人最后总结了一句：“是一种寄托，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敬仰形式吧。”老人们认为没什么寄寓，而在我看来，没有寄寓比刻意寻求寄寓的哲理更深刻，更让人费解。是啊，在季节的轮回更替里，让一个人成长的步履与一棵树拔节的声音，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成长，除了在生命昂扬的节奏里，凝聚出一代人的期盼外，还能不给更多的局外人凝聚更多的遐想吗？

石光尤在他的《贵州毛南族志》一书中“植物崇拜”里写道：“求保爷有很多种方式，一种是在家里神龛上摆上水碗，如果有人

来做客‘踩’上（见到）了水碗，就会成为小孩的保爷，就根据小孩命中所缺的‘五行’情状为孩子重新起名，以保爷之姓为姓。另一种是由几个老年妇女在路边树下设点，生火、杀鸡、备酒食等候，第一个路过的男人即被热情邀请吃饭、喝酒并求拜为保爷，如果实在等不来人或者第一个路过的人不答应当保爷，可以找棵大树或者找块大石头拜为保爷。选定的大树或者大石头要系上红布或贴上红纸，以酒肉祭拜。”我在写这些文字前，走进一些村寨，由人带着去看了一些保树和桥树。部分树所保之人，早已作古，树却还在郁郁葱葱地活着，被保之人的后人还在细心地管护着这些树。现如今，已很少有人再找保树和桥树了，人们也不再把生命寄托到有生命的树木和无生命的石头上了，即使是还有着保树和桥树的老人，他们也不再去对树进行祭拜和求诉了。找“保树”的古老习俗，被岁月从过去带进今天的时间乡土，在我看来，这个代代相传形成的古老规矩的延伸，不仅仅只是尊重一种习俗，更多的是来自毛南族同胞对古老文化的景仰，和对大自然的尊重与挚爱。如此，在这片石头比土还多的土地上，才有了成林成片的绿树，也才成就了这片土地上古老意蕴的深远和丰厚。在继承和延续中成长起来的每一个孩子，才都会自豪地告诉你他真正拥有一棵树，拥有一份他最宝贵的生命财产。“保树”里每一道坚强的生命足迹，和被树保佑的孩子成长经历，一代又一代地诠释着许多敏锐的智者们都思考不透的哲理。

毛南族找“保树”、找“桥树”的古老习俗，在文化遗产中焕发了春天的故事与秋天的诗行。诞生一个生命，找到一棵傍靠的树，并像照顾孩子一样细心呵护和管理这棵树，让一个人与一棵树走过一生的时光，古老的大地就充满了生机。假如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个人和一棵树，还继续延伸出融入自然生命的梦想，这片土地的林就会永远枝繁叶茂，这片土地上隆起的山坡和凹下的山

谷，就会长久生长着伴随人类命运成长起来的一棵棵树，凝聚出一片片经久不衰的林，和一座座绿意盎然的大山。

榔 树

“榔树”也叫“议榔树”，一般立于村口、村头，或者村子附近山脚。榔树的植物学名叫桦树。也许是桦树木材致密坚硬、耐腐，不易伸缩与反挠，所以，古人在商议事情或者制定族规时才肯选择在此树下进行。久而久之，在榔树下商议事情、制定族规、分配东西等就成了一种必然的仪式，这种仪式也就演变成了后来的“议榔”。而选择到榔树下商议宗族大事、寨子大事、议定族规，也充分体现了毛南族同胞自古以来对大自然保有的崇敬心理。

毛南族村寨每寨都有一棵榔树，议榔以寨为单位。在过去，议榔是每年插秧过后必举行的活动，由族长或榔头（多姓氏的村寨推举榔头）召集各家各户的户主，聚到大榔树脚，制定、修改、完善上一年制定的“榔规”，总结检查上一年度的榔规执行情况。议榔是毛南族村寨维护社会秩序、管理生产劳动、调解民间纠纷、开展环境治理、进行资源保护，甚至抵御外侮外患等的议事行动。议榔制定形成的榔规具有极强的约束力，任何人不得违背。

我曾参加过一次毛南村寨的议榔活动，虽然只是一个旅游活动的表演，但仪式感很强，从中也让我窥探到了古代议榔的严肃和神圣。仪式开始，我与一群神情严肃的人，围着榔树，坐在树边的石头上，我们的面前各摆放着一碗酒。仪式开始前，我打量了一眼周围的环境，除了人群中间的大榔树，我们的四周都是石头。这片喀斯特土地上，除了石头，以及石头边那些尚未成长起来的小树，我无法再找到让我更感兴趣的东西。我一边望着满山的石头思考，也一边等待大树下的榔头开始祭拜仪式。议榔开始，榔头上供品，祭

香，给大树叩头，抖开拿在手上的芭茅草，轻轻在树的根部洒下酒水，边洒边用毛南话念着祭语。大意是：“神树，今天我们又来请您见证修订我们的族规，首先请您原谅我们之前很多做不到的地方。我们就是您的儿子，只有得到您的不断教导，我们才会成人。今天我们来，是希望再次得到您的教诲和荫护，有您的荫护，我们才会生长得枝繁叶茂、茁壮强大。也请您跟土地讲、跟菩萨讲、跟山神讲、跟所有的神灵讲，让每一个神都来保佑我们，荫护好我们的家园”。念毕，榔头将芭茅草挽成死疙瘩，立放在树下。虽然只是做表演，但榔头却做得一丝不苟，丝毫没有敷衍做作的意思。

表演过程中，榔头不断用毛南话宣读榔规，大意是：“盖闻朝有历法之严，民间有乡禁之规。兹我××山居异姓杂处人繁，近有不法之徒，三五成群，则在山积聚，诱拐民间妇女，夜藏孤林独户，抢劫良善财物，愚顽被害甚属不少……所有条规列后……毁坏山林树木者，照桩公罚……”随着一条条榔规被列出，我渐渐沉入其中，那一瞬间的世俗，突然就在心间升腾起一幅古老而鲜活的图腾，缓缓占据我布满尘埃的心灵。榔头唱诗般的语言浸进我的记忆，一点点在我的大脑刻画出一幅幅古代乡村治理的全景图。唱读的声音在天籁般的回响中，围绕着一棵树重祭出流转千年不变的忠告。榔头把榔规念完，围树而坐的所有人纷纷站起来，端起面前的酒碗，先对着泥土浇一小口，然后将碗中的酒一仰而尽。我们浇酒向土时，榔头又用毛南话念道，大意是：“我们尊重所有生命，尊重拥有的每一片土地和天空，尊重赐予我们生命之源的山神。我们要遵守规矩，伸直身躯做人，要像山上的树一样，把根扎进泥土，用摇曳的枝条去抒情生命的延续和向往。”

在过去没有文字的年代，毛南山寨所议定的榔规全凭口传心记，自觉遵守。而用芭茅草挽疙瘩置放树下，在过去也被称为“结草议事”（有的地方也叫“草榔”）。结草议事之意就是议出来的东

西，就像草结成的疙瘩，解不开也不能解开，也就是不能变，必须无条件遵守。后了解得知，结草议事是在没文字的年代古人常用的一种议榔形式，后来文字出现就很少用了。有了文字，议出来的榔规就用石头镌刻出来，明明白白昭示所有人，不用再死记硬背。而为什么要用芭茅草而不是别的茅草来结疙瘩议事，榔头说：“毛南人一直认为芭茅草是一种可以镇魔驱邪的草，有芭茅草的地方，各种妖魔鬼怪都不敢出现。”他还举例说：“比如有人背孩子出门，为防止路上野鬼惊到孩子，就拿芭茅草打结插到背带上，回到家再取下来，孩子就会一路平安，不会受到妖魔鬼怪的惊扰。”榔头的话，我在石光尤的《贵州毛南族志》“植物崇拜”里也得到了证实。

有的毛南族村寨里，有着“千年榔规万年榔树”一说，也就是说，榔树的存在要比制定的榔规久远，由此也可以这样说，榔树是毛南族村寨乡村治理一路走来的历史见证，所以，榔树在毛南族村寨是受到重点保护的树，是不容侵犯和损毁的树。有的村寨，为防榔树被路过的牲口破坏，还用石砌墙，或用荆棘把树圈围起来加以保护。榔树年老枯死，也不能私自砍伐，只能任由榔树风干直至被风吹断。

榔树在毛南山区的存在，远远超出了一片土地上对自然生命的崇敬，它不光成就了一种制度，熟悉了一方水土，更明白什么样的规章更适应村寨的建设和发展，明白哪个榔规需要重修、哪个条约需要完善、哪个地方需要保护。用榔头的话说：“人，几十年就老了，榔规，几年就变了，而榔树，却永世不变。”

榔树作为历史见证者，见证一个村寨一片土地的发展变化，也见证了毛南族同胞为保护生存环境所议定形成的一个又一个榔规。正是有了议榔形成的榔规遵守，毛南族同胞所居住的大山，才被保护得蓬勃茂盛，生机盎然。



毛南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贵州毛南族史称佯僮人，自称为“印绕”或“哎绕”，起源于古代的百越族群。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毛南族人口有近3万人，主要分布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惠水县、独山县部分村寨。毛南族称自己的语言为“颂绕”，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日常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兼通汉语，与布依族杂居的地方兼通布依语。

青山不改旧时风

王纯亮

贵州满族是有着较大文化母体的民族，进入贵州后，由于受到客观自然条件影响，被混杂而居的当地民族所环绕。民族融合，导致其生产生活方式与之前略有不同，由此产生较为独特的满族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智慧观，一直积极影响着后辈的发展。

宋家是毕节市百里杜鹃金坡乡最大的满系家族，完整的家谱，在族人精心呵护下，保留至今。宋光海古稀之年，按家谱顺序，是入黔第十一代，居附源村。而宋氏最小辈，已是入黔第十六代。打开家谱，宋光海像翻开浓缩的岁月，既翻开白山黑水，又翻开磅礴乌蒙。

清初，从东北一路入关的部分清兵，西征过程中，留在了大方、黔西、金沙界域。莽莽群山间，满族分两批次定居下来。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满族有两万三千余人，主要居住在百里杜鹃金坡乡附源村、黄泥乡朝门村及金沙县安洛乡大贤村等地。

溯源：从白山黑水到磅礴乌蒙

阳光追逐着尘世的光，山水无比温柔。千百年来，心灵跋涉的脚步从未停息，祖先的月亮依然照耀着附源村。星河流淌，静谧的

夜空中，似乎还有金戈铁马的回响。吱嘎一声，推开祠堂大门，时间长满绿苔，这全是满族智慧结晶的小小空间，让人梦幻般地穿越数百年。

窗外，一眼看见那株巍巍矗立村口的古柏，古柏要两人合围方能抱完，它倔强地向天空延伸着，作为屹立数百年不倒，成了被人们呵护有加的绿色“活文物”，它穿越时空，见证着贵州世居满族发展的征程。

宋光海说，附源村宋家属镶红旗。相传，当年随军征战的满军家属，害怕离开白山黑水后，难回曾经的故土，他们便随身带树种，在居住过的地方进行播种，以此让他们不会轻易忘却对故土的眷念，从种下的树上，觅得寄托和安慰。显然，附源村满族人幸运，多年来，一代一代人老去，一代一代人又新生，世事变迁中，古柏却依旧枝繁叶茂，以守望者的身份，将一种别样的乡土情愫，深植于定居在乌蒙大山满族人的根脉中。

明末清初，满族攻入中原，明王朝残部和大顺军据守西南，聚合反清势力。康熙三年，贵州各地再次起兵反清。次年，清廷令吴三桂率领云南、贵州各镇守兵，讨伐水西土司安坤。平定水西后，部分满洲清军留在了今黔西、金沙、大方交界处，聚族而居，垦荒事农——这是从白山黑水进入磅礴乌蒙的第一批满族，那粒带着历史使命的柏树种子，也便在吮吸乌蒙山雨露的过程中，开始成长。

康熙十二年（1673），烽烟再起，吴三桂叛清并公开称帝，战祸殃及西南各省。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遣绥远将军蔡毓荣总督各路官军平定云贵，以清朝常备兵之一绿营步兵为前锋。绿营兵成员满汉混杂，据载，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所派的旗兵、绿营兵多至四十万人。

绿营兵在贵州境内的平远（织金）击败叛军，收复大定、黔西、毕节等地。因平叛有功，清廷给予优抚，又一批满洲官兵及其

眷属定居在今大方、黔西、金沙交界处，有十余姓，居住范围直径约六十公里。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当年带来的树种，而今都长成了参天大树，被地方政府挂牌保护起来。

满族在贵州的三百多年中，曾有近百年隐瞒民族身份、消隐民族特征的时期，其生存状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尽相同。世居过程日久，才形成了与满族母体文化一脉相承而又逐渐嬗变的文化特质。

满族入黔的这支不停征战的军队，纵横几千里，跋山涉水、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却一以贯之，带着满洲军士的组织建构和作风，来到与东北迥异的乌蒙山，并受到尊崇、优待，获得发展，这与作为统治者的成员及清初满族入关后的统治方略相关。为防止能征善战的满族武士丧失斗志，满族统治者汲取中原历代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进关之后实行严格的满汉分离，各地大分散的满族人，都采取了小聚居的方式，来保持民族特性。但是，长期以来，多民族杂居的陌生地域和环境，却对满族人维系族人特性、固守自身文化的现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定居下来的贵州满族，在维系好自身民族文化特性的同时，还极力推崇儒家文化，雍正、乾隆年间，入黔满族的经济逐步得到了发展。到了嘉庆时代，富户、读书人递增，文武秀才屡出，有过廪生、贡生。满族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发展，得到了巩固。

新中国成立前，满族曾经害怕受迫害而隐遁民族身份。由于长时间未获得确定的民族身份、汉化严重、与当地民族逐渐融合、受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冲击等原因，旧有的满族习俗和文化，在今天的贵州世居满族村寨，踪迹渐少。

贵州满族重视祭祀，作为“回望故乡”的重大仪式，他们的祭祀活动颇为讲究。多年前，他们每年都要根据不同的时节祭天、祭神、祭祖先。入黔满人中，流传着“鸟含珠儿孕”的传说，他们一

心虔敬，崇拜红鸟。时至今日，依然用金或铜铸红鸟，做成铜雀，置于屋顶，视若图腾。

满族文化中，很多禽鸟被视为灵禽神鸟，族人加以崇拜，满族创世神话“天宫大战”，讲述了神鸟们协助创世的功业。天地初开，背负创世女神阿布卡赫赫的天鸟，在天穹上啄出洞，才有了日月星光、光明温暖，女神要与恶魔搏斗，侍女神鹊就往返东海衔来彩石为女神补身。另外一个神话中，为人类取得了光和火的母鹰，死后其灵魂化成了女萨满。

满族家祭以祭祖为主要内容，展示了他们借鉴儒家道德伦理，形成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满族借鉴汉族的祭祖习俗，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祭祖文化，成为满族弘扬中华文明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满族家祭民族特色传承，体现了满族仁爱自然、和睦友善、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和智慧观。

过去，贵州满族跳神祭祀的“师人”，每村寨都有，他们兼为病人祛病禳灾。如今，连知道曾经有过这些事的人，也为数不多了。老人们回忆说，祭祀时，鞭炮齐鸣，“小鬼师”“二鬼”吹莽筒，“大鬼师”穿蟒袍，骑高头大马，口中念念有词，绕房三圈。姑娘们穿绸披缎，翩翩起舞，以表示欢迎爱新觉罗氏和佛库伦。

附源村最后一位“师人”叫刘元泽，已去世八十多年。用现在的眼光看来，一门“非遗”技艺，就随着最后一个传承人的离去，骤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一去不复返。据说，这样的祭祀，最后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在黄泥乡朝门村姜廷杰的家做的。

贵州满族人在民国前不与其他民族通婚，后逐渐改变，但还保留一些古老的传统礼节。其时，满族婚姻由父母包办，男方迎娶新娘时，姑娘由娘家哥嫂、弟媳、叔叔、伯伯等送亲到男家。新娘在新床上坐一天，是为“坐福”。满族结婚时男女双方家中都唱酒歌，此歌有固定腔板，内容为教诲新娘到公婆家后孝敬公婆、勤俭

持家、礼仪待客等内容。如：“韭菜开花绿茵茵，服侍公婆要小心。有事无事早早起，不比当初在娘身。”

据说，贵州满族清末还能用自己的语言在族内交际，以后会说满语的渐少。新中国成立前夕，只有少数老年人用来“念经”“叫魂”，经书以汉字注音，便于识其字、解其意。

与中国满族发源地和主要聚居区的满族比较，贵州世居满族，如同一个漂离大陆的小小孤岛，三县交界的地理位置，使其长期生活在边缘地带。随着社会历史变迁，加上黔西北山高路远，交通不畅，发展受限，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均缺乏一定的影响力，尽管一些传统文化生态黯然丢失，虽为憾事，细细考量，却也不足为奇。

但是，贵州满族仍以数百年历史文化的固守与流变，留下了晴耕雨读的人文生态氛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生态美景，还有耳熟能详的“颁金节”“花坟”等文化事项，并在今天的大环境下，演变出了一些适宜他们发展的新事物，成为发展生态产业、利用文化生态创意，推进传统产业提档升级的宝贵资源。

附源：上苍赐予的山高水长

来到“黔西北满族第一村”附源村，夏日的山林，绿得盎然，该开的繁花已经开尽，连杜鹃也落尽了它最后的缤纷。一场盛大的花事过后，时空迅速挪让。附源的清晨，雾霭悠然蒸腾。鹤、鹭、松鸦及布谷，幽灵一样，从雾霭间穿过。湖水倒映着高天的瓦蓝、白云的柔软，一湾碧水四周，绿树成荫，一栋栋以红色为主基调的满族民居，错落有致地掩映在一片片茂林修竹之中，波光粼粼的湖水，倒影出一幅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沿着村庄行走，那些风姿绰约的柳啊、柏啊、松啊，于浅浅氤氲里，合着潋滟水波，在清风的点缀下，出人意料地，尤显雅致。

夹在附源村两山间的湖泊，经后来扩建，成为眼下的水库，叫附廓水库。水库澄澈，可见深处的明朗。作为黔西县城的大水缸，附廓水库功不可没。水库地处附源村中心地带，也是小气候的调节器，给这里平添了几分独有的生机。村子安宁祥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远山，近水，柳岸，房舍俨然，有亭台美池桑竹之属，还有连片成畦、沃野千顷的庄稼。走近水岸，清流间，不时摆动着几许欢快的小鱼，它们在尽情享受上苍赐予的山高水长。

此时，纵然是烦躁，便会在陡然间宁静下来，身与心俱欣欣然。旖旎的远山层峦叠嶂，不乏有清浅雾岚，于山与山之间，在风的作用下，绸缎一般，忽而就不见了。而近处更显苍翠，显眼的，大多是满山墨绿、翠绿、黄绿、深绿，一切在绿色生机中吮吸、饱胀和扩张。风景从四周扑面而来，竟一下将村庄“包裹”其间，襁褓般呵护着。

竹簧、山林、湖光及菜塍，民居、祠堂、广场及大道，原本都与跃动的心并不相干，而我却怦然得厉害。万物，作纷纭相，杂而不乱。天光云影、流岚回风。当清晨的光斜照进村子周遭茂密的森林，鸡鸣狗吠中，劳动者早已悄然绕过微微颤动的嘉禾，开启附源村细微处的脉动。

在这片不足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两千余人，其中满族占了全村总人口的五分之四。这里森林覆盖率达84%，林木葱郁、山清水美的理想家园，着实让人羡慕。世居贵州的满族人看来，来人间一趟，有两件事必不可少，那就是植绿和育人。宋光海说，只有植绿和育人，能让人更加理解万古长青的含义。这和我们常说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谋而合。

时间正面迎接天空，背面贴紧大地，多年来，作为乌蒙山里的一个寂静处，附源村人杰地灵，满族人文生态，在人们的骨子里默默地传承着，许多让人称奇和击节赞叹的传奇故事，依然对后世有

着一定的影响。

民国以前，附源村出过九个秀才、三个举人。

近代傅德洋，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后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归国后，不幸在贵阳甲秀楼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傅德洋碑墓记》载：

……敏而好学，抱冲霄志。年十四入邑庠，盖研经史，精究百家，更习基文算术，以奋进历阶梯。乙巳春，考送日本速成师范，期年毕业；自费入宏文学科，改入法政大学，继入法律本科。辛亥学成归国，不受清廷职官。改革后，袁氏秉政，仍将帝制为，公不畏权贵，三上书备指得失。总统府欢迎任职，弃而不就，利禄不足动其心。后任教于贵州学校，置身清白……

坐落在附源村的傅德洋故居，距今已有一百四十余年，其门上有一块匾额，书“门高行义”四个大字，这是当年地方官府为表彰付德洋先生祖辈的孝义节行所赐。

宋氏花坟、武举人陈氏弓弩、付氏匾额等，都是附源村留存下来的满族文化符号。这些符号，激励着村子里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村陈列室，收藏着丰富的满族历史文物，静静摆放着的满族服饰、耕作工具、战斗武器以及饮食样品等，仿佛在诉说着入黔满族的昨天。在百余米文化长廊上，满族历史及各种风俗习惯，被一一罗列在画笔下，事关满族的人文、生态、智慧事项，让观者了然于心。

红门、红窗、红砖瓦屋顶，灰墙、圆柱、坡面蓝色飞檐，以幽冷彩画为主格调的满族特色民居，附源村比比皆是。突出红色，是满族人希望吉祥与喜庆的含义。特色主要体现在房顶、屋檐和窗户上。抬头看屋顶，可以看到两条较大的龙。大龙下面有两条小龙，

传说小龙是龙王的第五个和第七个儿子，可以招财进宝。满族民居窗户上雕刻有两种动物，一种是蝙蝠，一种是蝴蝶，在方言中都带“福”字谐音，代表“双福临门”。

附源村满族人家的房檐檐板图案，蓝天白云为主，代表吉祥如意。祥云中间有张满族人信奉的萨满教天神脸谱，是保佑健康平安的神。萨满教具有较冥杂的灵魂观念，在万物有灵信念的支配下，以崇奉氏族或部落的祖灵为主，兼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内容。崇拜对象有各种神灵、动植物以及无生命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过去，满族巫师的职位，在本部落氏族中，靠口传身受世代嬗递，民间仍有其浓厚的影响。

宋光海说，尽管来贵州这么多年，他的脑海里，还是多少有点眷念先人们曾经出发的地方，当然，更爱着脚下的热土。从满族后辈人深邃的眼眸里，能读出他们对两个故乡的认可，一个是在时间深处的东北，另一个是在被手心捂热的西南。好在，多年前背井离乡、征战沙场的勇士的后人，而今同样拥有辽阔的屋顶，同样用双手培植出了一望无垠的林海。于高处放眼，朝村庄涌来的，是与生俱来的光和云、人文的气脉及自然的苍翠。

满族先人的人文和生态智慧之光，在不轻易间撞击了后辈人的灵感，并因此擦出耀眼的火花。

依仗上苍赐予的山高水长和自身的生态智慧，十四年前，附源村人着手打造“黔西北满族第一村”特色生态乡村旅游品牌，先后完成满族元素的特色民居三百余座，提升和普及了满族文化元素，踏上了美丽乡村嬗变之路，已打造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乡村旅游示范区和具有满族特色的乡村旅游扶贫品牌，荣获“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国家森林乡村”“贵州十佳美丽乡村”等荣誉称号，成了一处集观花、赏景、体验满族文化、品尝各种新鲜瓜果和满族特色美食的生态乐土。

朝门：天涯山下梦回老家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踏进村子，古人留下的诗句，也跟着踏了进来，古诗里的无尽风光，风光里的无尽画意，画意里的无尽意象，都像是对于百里杜鹃黄泥乡朝门村的吟诵。

水有水的样范，山有山的轮廓。

同为满族村，朝门村与附源村的美好，却有着一定的差别。巍巍天涯山，彩云缓缓移动，山体也像是动了起来，举目远望，浩荡的群峰，排列如仪。翠微的梦溪湖畔，如烟如岚的薄雾大面积升起，缓缓流动并笼罩着乡村，那种别样的美在奔流、灌注……

平日里，朝门村起伏错落、蜿蜒迤逦的山，要么云雾缭绕，要么霞光晕染，墨绿、青翠，刚劲、妩媚。临村而过的安洛河，自山涧里奔涌而来，水薄处，有如蝉衣在卵石上滑过；水厚处，像极光洁的翡翠，那永远鲜活的山水，将这方世界巧妙地融为一体。多年前，满族的祖先种下第一粒种子，升起了第一缕炊烟，开辟了第一片田园，然后又繁衍出活蹦乱跳的人来，于是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生出一个生机无限的朝门村来。

村道上行进，梦溪湖扑面而来，湖似妆镜、清澈湛蓝，水道幽深、悠然东逝。湖呈心形，日里披满阳光，夜里缀满星辰。行走湖畔，绿荫苍翠、清雅怡人，迎面的白虎山，巍巍然矗立着，山水似乎在默默媲美，徜徉其间，胜在画中，思古幽情，油然而起。

村后的天然溶洞内，千奇百状，令人称奇。自然造就的天坑，静若处子，雄、奇、险、秀、幽、绝。移步羊落岩大峡谷，眼前奇峰林立、山高林密、沟谷纵横、山泉凛冽，是登高望远、观赏云海、感怀抒情之绝妙佳地。峡谷地处沙安河流域，环境秀美、气候

醉人，其独有的中部小高原气候，使其气温清凉舒爽、祥和宜居。

微风拂过，轻轻擦拭着石头上泛绿的苔藓。走到古老的满族碑园，时间在这里诉说着沧桑。村子里，那些藏青色的、静默的石板，却又让人想起了某个宁静的夏夜，有雨来，不太大，“微风拂灯彩，亭廊遮烟雨”，屋檐上滴下的那纯粹的滴答声，在撑开的芭蕉叶和悠然的山水画卷间，荡起属于它的曼妙回音。

朝门村有千亩梯田，田畴层叠起伏，如大地指纹，镶嵌于群山之中。这里，山水一体浑然天成，久远的种子，在近处奔放地发芽或开花，诗画乡村，万物的序列相得益彰，亦相映成趣。

小河、石桥、老宅、古树，不是上苍有意的安排，实则是世居于此的满族人，用勤劳双手细密地“编织”出来的。立于潺潺小河旁，极目远眺，层层梯田间，稻苗盎然，长得如此欢快。倒映着一切的湖泊中，鸭群的蹒跚，有节奏地拨着胸前的那一泓清波。四野绿荫，民宿错落其间，假以时日，卸下城市喧嚣，梦回宁静村落，尽管灵魂疲倦不堪，也能得到安歇和舒缓。

朝门村四面环山，古树名木繁多，沿安洛河，有“仙桃献寿”“银枪岩”“蜂子岩”“羊落岩”等奇特生态景观，有梦溪湖、梦溪谷、梦溪山，有一母三秀才墓、大将军墓、满族入黔纪念碑等人文景观景点，有颁金节、插秧节、稻草文化节等民俗活动和米肠粑、八大碗等满族特色美食。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朝门村每年盛大举行的颁金节，因其独特性而被人们津津乐道。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王朝。皇太极继位后为了问鼎中原、减少中原百姓的敌意，于明崇祯八年（1635）农历十月十三改女真族名“满洲”，至此，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每年农历十月十三，是满族节日“颁金节”。

“颁金节”满语称作“颁金扎兰”，“颁金”汉译为“生”“生成”“诞生”“生机勃勃”之意；“扎兰”汉译为“节日”“喜庆之

日”。“颁金节”是满族的诞生纪念日、命名纪念日，是满族同胞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全国各地的满族同胞，以各种方式庆祝节日。

颁金节上，朝门村举行射箭、抓鱼、打磨磨秋、踩高跷、打糍粑、吃八大碗等民俗活动，并系统地展示了满族祭祀、婚礼、服饰等特色文化，细细品味满族文化大餐，一个热情好客、勤劳勇敢的民族，在传承风俗的过程中，将另一种生机勃勃进一步诠释。

秋天，收完庄稼后，朝门村满族人变废为宝，利用稻草进行生态艺术创作，举行盛大的稻草文化艺术节。这种就地取材的艺术创作，围绕动物、农耕生活器具、日常生活用具、小品景观等进行。别具一格、名目繁多的稻草文化艺术作品，在稻田里整齐亮相，参观拍摄者络绎不绝。

靠着传承“积攒”的自然生态资源及丰富的民族生态文化资源，朝门村实现华丽转身，成为贵州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亮点，也成了居住于此的人们“炫耀”的资本。作为新进的乡村休闲观光旅游的生态“打卡”地，用更多的词语描绘它，有时候会显得莫名臃肿，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体悟，似乎只能在人得以安歇之时，宁静中可释然。

观荷花、采莲藕、捉泥鳅、品农事，这些都是村庄崛起的载体，发展壮大茶叶、荷花、小龙虾、泥鳅、青脆李、袖珍西瓜、八月瓜、葡萄等生态产业。看得见山、望得到水、记得住乡愁的田园综合体，越来越有型。

朝门村的水田颇佳，历来群众大力发展生态稻米产业。提高水稻附加值，已逐步形成集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发展之路。村民游亚琴，不仅种田，还开农家山庄。种田苦，这是她多年前的感受，但是现在种田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稻田还成了风景，成了朝门乡村旅游招牌。对于游亚琴来说，大米饭与旅游饭两个饭

碗一起端，日子才能越过越舒坦，苦点无所谓。

在闯荡多年的姜光富，看到了无限的生态商机，返乡创业，成了他的转折点，在祖辈种植的一片极好的林间，开了一家生态山庄，不仅腰包鼓起来，周边寨邻，看到他风风火火地在家门口赚生态福利，“眼红”了，也抱团一起赚。逢盛夏，清爽宜人的朝门村，是多地游客避暑的首选地，到达姜光富家消费的游客，用纷至沓来形容，并不为过。

村支部书记游永彬说，靠民族的独有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吃上生态饭，集体致富的速度，快。

贵州省森林村寨、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这些都是朝门村的荣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朝门村，不是一句空话。绿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后发赶超优势，朝门村活脱脱一个令人向往的“老家”。

美在生态、富在产业、根在文化、强在人才，朝门村历来人才辈出，清朝时，这里有三个传奇秀才，三人一奶同胞——嘉庆年间，高氏女子嫁入熊姓，生一子名泽钟，其夫病故，后嫁入周姓育一子名文光，夫亦病故，携二子嫁入游姓，育一子名世珍，勤劳贤慧的高氏相夫教子，其子熊泽钟、周文光、游世珍三人勤奋好学，皆考中秀才。历来重视教育的朝门村，人文荟萃，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村”，良好的人文生态智慧，给予他们的，是不可估量的价值。而如今的朝门村，最让人感到兴奋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有三百余人。

从生态角度来看，“山顶戴帽子，山腰系带子，坡地铺毯子，大田种谷子，山下抓票子”的“五子登科”模式，在朝门村展现得淋漓尽致。进入新时代，朝门村因地制宜，立足当下，着眼长远，以交通先行、生态夯基、产业兴民、科教扶智、民生聚力的新“五子”作为动力，努力为实现乡村振兴再“登科”。

站在朝门村辽远的天空下，每一丝风从指尖划过，那轻轻溜走的，仿佛都是古老而又新潮的韵律，它让每一个来者，都何其有幸，在这里感受到了这片山水田园间的每一阵风，涌动着的都是生态的绿度、历史的温度和人文的热度。

花坟：刻上石头的“葱茏”

“水自盈盈花自香，盘根老树立坟旁。”宋家花坟是众多花坟中保存最为完好，且位于村落之中的古墓。花坟前乃附廓水库湖区，两岸青山倒映湖中，景色宜人。花坟前的古柏，倔强地向天空延伸着，花坟与之一起，见证着贵州满族的点滴变化。

宋氏花坟坐落在附廓水库北岸，因墓石上有七十二幅精雕细刻的人物花卉、飞禽走兽等浮雕图案，人称“花坟”。花坟建于清咸丰十三年（1863），距今一百六十年。分为两层台，第一台高出地面约一米，条石精心砌成；第二层为坟台；室为规整青石砌就，圆形，上下三层，再加上基石和盖檐，花坟的建设，整合了“五行”之数。坟呈凸圆形，墓沿有沟头滴水。墓顶用泥土覆盖，凸形，三层弧形条石砌成墓壁，细数，每层条石十二块，每块条石上有浮雕图案两幅，共计三十六块条石，七十二幅浮雕，组合成阴阳八卦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数。

宋氏花坟石刻图案涉猎题材广泛，既有静态花草，也有动感十足的动物和生动的故事场景，虽为石刻，却生机盎然，好一派“葱茏”的石刻艺术景观。再看，石刻上有来源于神话传说的嫦娥奔月、后羿射日、二郎担山，也有取自历史题材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渡江招亲、孔明草船借箭等故事，还有表现民间技艺的杂耍表演、吹奏芦笙、地戏锣鼓、耍龙舞狮等内容。

环花坟细看，图案中也展示了满族的历史和生活图景，如展现

满族富裕家庭院落的小桥流水、楼阁亭台，浓缩农家田园生活的儿童嬉戏、瓜果丰收的场景，也有满族富裕家庭观书赏月、庭院对弈的动感画面。部分象征吉祥的凤凰朝阳、喜鹊闹梅、二龙抢宝等图案既有汉族传统文化底蕴，又夹杂着部分满族传统文化元素。展示官宦生活、商贸、竞技的热闹画面，更多地蕴含着清朝统治阶层的富足悠闲生活场景。

宋氏家谱载，花坟内墓葬者为当初宋家沟有名的富裕人家主人宋应琦。宋应琦敏而好学，自小聪慧过人，是咸丰年间秀才，膝下仅有一女，嫁与本寨人傅耀燮为妻。宋氏为当地满族大户，清嘉庆末，黔西州学政就赠其“厚德凝庥”的匾牌，其影响力颇大。而傅耀燮是贵州满族知名人士傅德洋的祖父。

宋应琦死后，女儿女婿继承了财产，邀请阴阳先生选择背山面水的附廓水库山坡之上修建花坟。据村里老人描述，墓前曾镌刻“山环水绕，虎卧龙藏”“集千山拥护，启一方文明”等楹联。墓前有高大石碑，为三碑四柱之式，四个石柱都雕龙刻凤，柱上联文及碑上匾额为镏金阳文，同时碑前两侧立有石人、石狮、石马、石羊等，其场面壮观、堂皇，据说碑文详细记载了死者生平事迹和主持修墓的工匠和建墓日期等。其中碑刻上的部分楹联，老人们尚能回忆，如“碧水映堂前，佳城永固，虽遭劫而兴益；达道通天外，远志不灭，当经磨而兴旺”等。这些曾经详细反映当地满族文化和风俗的碑、柱、文字实物，均销声匿迹，是考证、研究满族花坟和贵州满族文化的遗憾。

傅耀燮和妻宋氏为宋应琦修建花坟，赢得村民赞扬，建成后官员为表彰其孝义之举赐赠门匾“门高行义”，落款为：钦命提督贵州全省学政翰林院编修加五级傅为旌表节孝傅宋氏立。匾额距今一百四十余年，保存完好。

无独有偶，金沙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高家花坟也是满族古墓。

高家花坟位于金沙县安洛苗族彝族满族乡安洛河村松林堡村民组，建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比附源村宋氏花坟略早。安洛乡境，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岩溶发育，地貌多样，峰山、谷地、山间坝子相间，由于地表水下泄较多，无农灌之利，以致旱地多，稻田少。高家花坟处于缓坡带，周围种植玉米、烤烟、油菜等。墓周围人家大多是高姓人家，系墓主后人。

高家花坟占地一百平方米。莹地石墁，围马蹄形墙垣，置石阶数级出入。墓圆形，坐北向南，石裙土封，裙高近两米，冢前立三碑四柱三楼牌楼式墓碑，通高三点八米，饰浅出檐翼鱼翘顶。碑柱上刻楹联二副。落款下镌满、汉文兼备的印章二枚。墓裙石及墓碑上雕刻有动植物及吉祥物六十余幅，雕工非常细腻。石裙所有料石均有雕刻，在黔西北实属少见。虽然保存相对较好，但长时间受自然因素影响，加上人为盗掘和破坏，墓刻也受到局部损毁。

高家花坟墓檐整体浑厚，立体感强，以莲花造型为主，大气豪放。墓基座分三层，中、下层为圆形，浅雕花纹。墓墙雕刻以动物和花草图案为主，雕工细腻注重构图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图案往往飘逸多变，栩栩如生，尽显石雕艺术的生态之美。

绕高家坟再仔细观察，其中一幅公鸡鲜花图，构成元素多，雕刻精致，公鸡昂首立于画面正中，羽翼丰满，特别是尾羽上翘，构图夸张。鸡冠、脚爪刻画细腻，回首凝视一株鲜花，花株绮丽多姿，雕刻层次突出、主次分明。三棵竹子斜倚左侧，竹节错落，视觉冲击力顿时增强。再往上略高出看去，天空中骄阳高悬，与公鸡辉映凸显雄壮之气。画面正前下方石山嶙峋，整幅图雕刻留白甚少，与满族其他墓刻有较大区别。

中国石雕石刻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无论南北东西、无论民间宫廷，石雕既是一种手工艺，也是一门高雅艺术。从旧石器时代的简单凿刻，到封建王朝皇室陵墓的精雕细琢，石雕石刻在生

活中无处不在。墓碑上的文字、花纹已经成为民间最为普遍和常见的一种雕刻，在贵州的山水之间，到处可以看到雕刻花草图案、人物故事的石缸、井台、廊柱，大型摩崖石刻也不罕见。贵州作为一个多民族居住的省份，各民族石雕艺术也是精彩纷呈，各有千秋。

常言道，青山不改旧时风。贵州满族虽然是目前人口较少的世居民族，但在贵州石雕历史上，满族仍以其独特的墓石雕刻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些石雕石刻或零散分布或集中体现，距今虽不久远，保存基本完好，可以从中寻得满族人寄情于山水，又将山水寄托给石刻的生态智慧的有力佐证。这些墓石雕刻技艺糅合了汉族、满族和其他民族的艺术风格，反映了满族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对研究满族在贵州的历史提供直观的立体资料。

从白山黑水到磅礴乌蒙，三百多年来，贵州世居满族的人文生态智慧和自然生态智慧，在时间和空间交汇发展的过程中，绵延成满族人祖辈间生存和情感的总和，像极了他们幸福的歌声中燃起的篝火，旺盛，也热烈。



满族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满族人口约有2万余人，主要分布于黔西、金沙、大方三个县的结合部。满族起源于女真，贵州世居的满族在康熙年间经历了两次主要的军事活动而迁入并部分定居贵州。

千秋一梦是草原

彭 澎

走过的余氏族人家，家里都会供奉成吉思汗像，材质各异，大小有别，却都是一个几近线描的版本。这种感觉，犹如汉人会在自家神龛上，注明某郡某堂。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蒙古族四点六万人，主要聚居在毕节、铜仁和遵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为忽必烈孙铁木健九子一女婿后裔。迁徙贵州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铁姓改为余姓，经由四川辗转至居留之地，落籍为业。

医生余万贤如今的住居地，在毕节碧阳国际小区，客厅侧面挂的，正是老祖先成吉思汗。余万贤是毕节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早年毕业于贵阳中医学院，前年退休，是第一批贵州省三十六位老中医之一。余万贤对铁改余家族事情，贴实，上心，对祖上黄金家族的来龙去脉，清楚明晰，如数家珍。这也让我们的聊天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告别时提议他站在成吉思汗画像前拍照，强大基因的作用，抬眼可寻。准备借走两本铁改余族谱，万贤慷慨应允，之后的陈辞与叙写，均以此为据。据说当初，他们能由汉族归宗蒙古族，这厚厚的族谱，就是至要的佐证资料。

认得万贤是五年前，二〇一八年，彼时我受邀为金海湖新区约请域外作家来毕节采风，意在用文学的样式，助推地方声名。其间，和北京来的两个蒙古族妹子哈森和卓拉说起，毕节有众多蒙古

族群，她们兴致顿涨，急切希望能面见四百年前从草原走出的同胞。没问题，多好啊！正请都请不来的。想法和市蒙学会会长余昌隆一说，他当即安排，在区政府附近一家蒙古族人开的饭馆，满满当当，摆了一桌，除了组织者余昌隆，还有余昌富、余万贤等，尽皆毕节蒙古族精锐，十二三个人，余昌富行武多年，后转业至公安，当年部队在云南宣威，为第一批倡导铁改余重要成员。之前说好，我们这边要活动结束，饭后才好前往，众人执意说，再晚也等我们，聚齐再开席。到时已是近八点半，在毕节，饭点已过。但他们，一筷也没动，尽管酒已等多了，尽管菜已等多了。我们走进去，可以坐一二十人的房间，立时便腾起一股热流，亲情汇涌成的力量，回旋周遭。他们齐刷刷站起，说我们黄金家族的姑姑们来了，这是天下最好的日子，不醉不归。把我们让到主位，酒杯端起来，筷子拿起来，歌声唱起来，四百年前执手相亲过的他们，一股静流缓悠依附，他们情不自禁，不知不觉，回到旧时的故土，那片辽阔的草原。酒喝得率性随心，端杯，满酒，喝尽，不迟疑，无推诿，黔地丰盛菜肴没动几筷，酒杯却不曾停歇，歌声一起，仿佛就再没有休止，回荡整个夜晚。

万贤提供的族谱里有这样记载：经考证史实认定，成吉思汗铁木真为一代祖，睿宗拖雷为二代祖，世祖忽必烈为三代祖，裕宗铁真金为四代祖，南平王铁木健为五代祖。

其时，铁木健为元成宗封为南平王，任职蒙古东路不花元帅，食邑湖广麻城（今湖北孝感）。妻洪氏生四子，名秀一、秀二、秀三、秀四。妻张氏生五子一女，名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九，一女名金莲，又名寿英，女婿金姓，又称根十。族谱上还记载说，秀一公讳清，住江南徽州休宁县。秀二公讳真，住洪雅，峨眉，乐山。秀三公讳醇，住华阳，成都。秀四公讳和，住成都，江油。根五公讳藩，住宜宾。根六公讳垣，住泸州，荣昌。根七公讳

屏，住仁寿，犍为。根八公讳翰，住遂宁，犍为。根九公讳方，住荣县，犍为。根十公讳伯，系铁木健女婿，住中州，长寿。十人皆中进士，职任四太守，五尚书，一侍郎。

修于明嘉靖三年的大方《余氏族谱》记载：我余氏祖姓奇渥温，胡人也。入华夏而起朔漠，初号蒙古，铁木真出焉。红巾扰乱天下，奸臣诽谤，顺帝听任谗言，有诛吾九族之意，统家窃负而逃，来至四川，改铁姓为余姓，约定余字万代不改。一行来至凤锦桥，人多影大，树大招风，乃联诗盟誓遗嘱作证，四散各处。待到他日安定，以此诗为凭，族亲重聚。

本是元朝宰相家，红巾作乱入西涯。

泸州岸上分携手，凤锦桥头插柳杈。

否泰是天还是命，悲伤思我又思他。

十人识别归何处，散时犹如浪卷沙。

余字更无三两姓，一家分作万千家。

陆续由川入黔，主要居住在毕节市的大方县、七星关区，铜仁市的思南县、石阡县，此外，在黔西、纳雍、播州、仁怀、凤冈、湄潭、印江、施秉、镇远、岑巩均有零星分布。

入乡，自然随俗，关键时刻，丢掉多余部分，是对自我最大的保全，忘记过往，半耕半牧亦是最好的全新生活。是有云泥之别，黄金家族，显赫地位，一下子跌落到内忧外患、逃荒躲难的窘境，其间的角色转换，过程定然充满辛酸，充满血与泪的无奈，但一切并没有选择余地，愿不愿由不得言表，活下来至关紧要。好在人是最好的容器，置身多大空间，就会活成多大样范。

多年过去。概因零星散居，族内不婚，只能联姻汉族、苗族、土家族、彝族，自然而然，其民族文化逐渐为他族同化，渐次缺

失，终至遗忘。服饰、建筑、饮食、婚丧嫁娶，一应远离早先的民族特征，自然环境，人文生态，与遥远草原的原住民族，距离慢慢拉开，直至大相径庭。生活场景的改变，饮食服饰也会随之变化，早先以面食、肉类为主，如今变成苞谷、水稻和荞麦、洋芋。早先的蒙古族袍服，在山区丧失实用功能，渐为周边民族短衣短褂替代。在毕节一带，他们的衣饰仿汉族或彝族，在铜仁，则类仿土家族或仡佬族。

外形已退去民族的特性，没有退去的，是他们身体里，始终流淌着蒙古族特有的血脉，心灵至深处，留存着民族最古老的丝丝余热，在数百年的历史演进里，艰难而又温暖地存留。直至今日，在聚居区域，余氏蒙古族逢年过节，均有供奉祭拜仪式，适时面向北方，燃起松柏，口里念诵的，是口口相传的千秋祈愿。与寨邻迥异的是，他们供奉的，是十双筷子，点香祭祀，也点十炷，而非汉人的三双筷子，或是三炷香烛。其中含意，他们知道，因由是为祭祀九子十进士十位先祖。

大方县凤山彝族蒙古族乡，是贵州省唯一有蒙古族贯名的乡镇。我们的寻访，从马干山蒙古风情园开始。此前为马干山牧垦场属地，千余人在此劳作，之后数年，还原成另一片草场。风月流转，再变成如今的风情园，占地二百一十六亩，牧歌婉转，流云静悠，融进远天远地。草长莺飞，天高地厚，青山梁子一列紧靠一列，接天碧绿，山横地纵。因着自身优势，此地自元朝始，明清以降，素为官家军马基地，名倾一时的水西马，便是得益此间山水滋养，堪为一代神骏。

走访过程发觉一处奇妙：西黔蒙古人的聚居区，附近均有宽阔草场，甚至就生活在草场里，是不是偶然的碰巧，我不知道，自然时人也多说不明白。果真如此说法，可以想见，当初蒙古先祖们，对择地而居，定然大有讲究，是不是呢？想想应该是。地势的平整

比不得北方草原，雄阔与广远的高山之间，葆有如此千亩草场，在川黔毗邻地区，纯属少见，生活于此，不只可以对早先生活驾轻就熟，还可以延续之后的无垠向往。

当年植草牧放处，如今成了一片花场，玫瑰、格桑、菊花等等，分片分区，弥漫四野，从眼前铺到遥远。大门气派，纯粹的蒙古风格。入园所见神骏奔腾图，豪健磅礴，纵横捭阖于长天远地，徐徐展露出荒原垂宇，漠漠烟云，风吹得更劲，远远的草原，一点一点靠拢，细草贴紧大地的根。高处有高仿的蒙古大营，两列立柱，一棵紧接一棵，高数丈，一头朝着天空方向，一头扎进泥土，在空旷大野，孤独而狂烈，辽阔旷远。

在风情园不远的地方，遇到余跃敏，一个蒙古族乡村女子，家住店子村。相关资料显示，店子村是整个凤山蒙古族最为集中地，户籍人数逾千人。余跃敏五十左右，除了种地，养猪喂牛，在家里开了一个手工店，店名亦好，叫作巧手生花，用毛线勾织花卉，或是一些小型工艺品，在网络平台上售卖，时不时，也实体销售，多在风情园热闹时候，也去百里杜鹃景区摆过摊。价低，花色品类丰富，起初生意还好，能养家糊口，前两年特殊原因，生意淡下来，存货留了不少。

在她家二楼展览间，我们看到的，是一屋子的花海，杜鹃、玫瑰、山茶、牡丹等，本地能见到的花草，仿佛在这里也能见到。余跃敏自幼手巧，初初只限于针织毛衣，之后在网络平台看到别人的手工展示，觉得自己也能做出来，琢磨着，研习织草绣花，上了路。她注重造型的逼真，更在乎色泽的搭配。名声传出四里八乡。和丈夫喻军，育有一子一女，大姑娘贵州师范大学毕业后，在大山中学做教师，儿子军校毕业后，在部队做连长。

村子因为是早时的贵毕路边，紧临乡政府，自然条件相对好，新建的房屋隐约在一片茂密林地，抬眼，正对凤山，巍峨之间绵延

远去的山脉，状如青龙，碧空辉映，雄浑苍茫。陪我们寻访的，是村委会副主任喻琴，原本在市体校学田径，说自己吃不来苦，临近毕业，辍了学，出外打工几年，折回村里，开始基层行政工作。问及相关蒙古族情况，她介绍说，村里的青壮，大都外出，留守家里的多是老人孩子，大都说不清楚自家来龙去脉。还真是，顺着苞谷地边的水泥路挨户去了好几家，都没找到要找的人。我们只好转到临近的达溪去。据说此地有蒙古族户籍人数一千七百五十人，主要集中在坝子和聚河两个村，其他的村子，也零星有些分布。

山高路远，坡陡岭长，我们从高山之巅，到了坝区，在核桃坝，昔年盐道上的拱背石桥还在，青石板上刻下的脚印亦显清晰，只是口口相传的陈年旧事，显得破碎而暗淡，渐行渐远。到得果这村余洪勤家，一个建在半坡上的寨子。秀四支系，同支系的，住本镇的烂田湾、椒子山。整个家族，现有大学本科生三人，专科生七人。其父为退役军人，退役之后，回到新桥组，与身为汉族的母亲结婚，生计之故，四处辗转，说汉话，习汉俗，除了骨子里流动蒙古族血脉，其他的，皆与汉人无异。他们家不是个案，周边人家大都如此。

余洪勤夫妻二人皆地道农民，小学文化，近五十岁，有两女一男。吃过没文化的亏，对子女教育，一向上心，从不松懈，三个孩子争气，均考入大学。二〇一九年，长女余欢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二〇二二年，儿子余凯毕业于遵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今年，次女余静也毕业于贵州财经大学。

余欢大学毕业后，考入贵州日报社，成为报社驻黔东南记者站记者。走遍了黔东南州的山山水水，其间，参与多个重大重要联动报道，采写多篇有思想有温度的稿件，在一些重要平台刊发。编辑稿件曾获全国党刊优秀作品一等奖。去年，余欢被贵州日报社评为“优秀员工”。余欢在散文、古诗词创作方面，亦有建树，作品见于

《中华诗词》《中华辞赋》《诗刊》等，获第八届“华夏诗词奖”三等奖、第九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文学作品优秀奖等。

附近石笋的余家寨，则是根五支系，祖上由宜宾经转遵义，迁黔西马场坝，又迁到大定府石笋余家寨定居，是大方石笋总支，入黔始祖余朝卿就埋在余家寨，族人如今散居毕节、昭通、盐津、清镇等，已传十二代。整个族众皆以耕读传家为本，尤其重视文化教育。近年来，族中多有后学，考入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各类重点大学。余诗前去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分配到西藏军区军用机场，他的专业，是无人机研究。同年同校毕业的，还有余书亮，如今分配在南京政治学院，教书育人。

我们要去的下一个蒙古族寨子，是八寨镇的罗家沟，一二百户，六百多人，秀四支系。沥青路面前些年才铺就，从山口进来，是盘山细道，蛇形绕环。到得山顶，现一岔口出来，一览山小处，眼前是低洼平畴，依顺山势，密集着修房砌墙，寨子规模不小，起初看到的屋脊，只是零星几许，路继续，到得平处，寨子陡然变大，鸡犬之声不绝于耳，林木葱郁，各色的山鸟，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回望适才走过的岔口，更像一道山门，照护着寨子，也锁实外面世界。可以想见，冷兵器时代的余氏先祖们，最初到来，想到的除了能养家活口，当另有防御外敌的考量。

在寨子活动中心院坝里停下车，我们见到余希洋，二层楼房，底楼开了一个小超市，多是日常用品，也卖些他自己煮的天锅烧酒。余希洋身材偏于壮实，近六十，声音敞亮，步履健稳。额头锃亮，有稀疏白发，宽脸肥鼻，满满的蒙古族人表征。圆眼，像晨间路灯，不时四处晃动。手里握自制的烟斗，说一句话，抽上一口，让那些有些诙谐的话，摇荡在一片烟雾之间。他的本名余希扬，老是觉得心里不顺畅，山前山后找了些人，才把户口上的名字，改成如今的余希洋。现在这名字，安逸多了，言语至此，多少露出些

得意。

余希洋快人快语，说起他们去内蒙古祭祖，或是参加家族大会的细节，说起喜欢吃牛肉羊肉，喜欢面食奶品，喜欢烈酒快马，话语滔滔不绝。远离遥远的蒙古大地，时间实在过于长久，生活习俗已然汉化，不变的，是性情里葆有的彪悍与雄强。话头撩开，说起他们家早些年，弟兄六个，可谓人强马壮，在农耕时代，处处虎虎生威，稍有不快，还会惹些事，生出是非来。年岁一长，也就从懵懂中走出，植禾种树，娶妻生子。其姑娘儿子倒也听话，从小不惹事，不犯横，读完初中高中，该打工的打工，该成家的成家，各行其是，本分着过日子，省事省心，家业也算旺盛，修了房，还买了车。余希洋指了指停在院坝里的车，说那两个车都是我的，货车拉货，轿车拉人，方便得很。

余希洋闲不住，我们去时，正在用切割机切液化汽瓶，说想做一个烧柴火的炉。问说如此操作的危险，他一脸灿然，说哪里有危险，我就不止一次做过，功多艺熟，焊，钻，切，割，磨，哪样没做过？在深圳待了二十六年，哪样都懂，人是聪明的，只要看上两遍，全记到心里，边做边琢磨，多来两回，做出来的东西，不走样。切割机在他手上，倒是听话，呱呱呱几个回合，完事。

屋后有院子，种了满院的蔬菜，葱蒜芫荽，白菜萝卜，青绿一地。近屋的回廊，铺了水泥，伸出去的部分，搭钢架，盖亮瓦，成了他的天锅酒作坊，木板分成几个区间，自成功能。他煮酒不曾拜过师，实地考察两回，流程全贴在心里。煮酒熬糖，过程中悉心照管，细节上环环相扣，力避差错，选好原料，把握好配搭比例，再把控好火候，万事大吉。酒药也来路正宗，原料是自然风干的东北苞谷，颗粒饱满，大小均匀，谷心皮实，个体纯脆。

我的烧酒安逸得很，喷香。有时候也调制些马奶酒来吃，我们蒙古人特有的酒，工艺不能丢，要做好传承。酒好，不是我自己吹

的，全是喝酒人发自内心的恭维。你还甭说，酒也真是好，喝了一回，你还想来喝一回，不信你试一哈！话说完，倒上满满一杯，递将过来，也还真是，入口醇美，回味甘甜，透出苞谷清香。

他们这一支系，包括二十公里外的歹构余家，同属秀四支系。定居罗家沟，细细算来，已经是十代人的样子，照此推算，当是清朝康熙乾隆年间。之前的之前，奔波流离，路上辗转的时间太长，辛酸与苦难，都写在无法用文字表达的历程中。好在落脚罗家沟之后，与周围邻里也能和睦相处，慢慢有了交际，彼此联姻，一代一代繁衍，成就如今六百多人的寨子，加上外迁的族人，已近千人。余氏先祖跨山越海而来，早被此刻的安居乐业替代，苦难中的流荡，迥异于蒙古先祖在草原的游牧。

那时最大的念想，是找到一块安妥的居留之地，能把时日度出来，就已是蒙得长生天的庇护。人一旦找准方向，厘清处境，生活美景也就渐次展露。和近邻，和自然的相处，便会多出一条又一条的路来。泉水清冽，沃土宽厚，慢慢地，求生讨活，苞谷水稻，大豆小麦，一点一点，身着千年的游牧外衣，终将脱下，皇室后裔的身份，只能隐匿山川，审时度势而适身农作，才是最好归宿。日子渐次有了起色，向来，饲养牛羊马匹，是余氏先祖的强项，根植于心间的技艺，让他们有了安身之术，这样的长项，也正是别人的短板。

移风易俗，随行就市，他们知道，在这片有别于故土的大地上，要生存，万事只能矮下身来，主动适应。彼时正是大清入关，帝位始稳，作为前朝皇亲，他们哪里还敢抛头露面，只能是隐姓埋名，以普通流民身份，苟且偷生。铭记于心的蒙古语言暗藏心底，从头开始，学会本土方言，在马背上的纵横驰骋，只能自成一统，收拢在自立的神位下面。

满清解体，民国到来，他们也迎来新的日月。此时的罗家沟成

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天地，家事只能靠着口口相传，之前从故土离开时身藏的家谱，早在提心吊胆的奔波中，毁于硝烟与战火。彼时通信是闭塞的，山外的世界于他们，差不多算得空白。赤水河畔的山山水水，旧貌依然，历风经雨的族人，此时与凤锦桥边别离时的模样，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完成了彻底的蜕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西黔农民，无论从外表、服饰还是言谈与习俗。

鸿蒙至尊，始肇新学，民国政府开始在海子街、八寨坪一带兴办学校，星星之火，随即燎原至周边村寨，罗家沟开始有了学校，开始文化的肇起，就在寨子中间，一间四列三间的瓦房，成了最早校舍，老师是山外延请，学生是村寨里适龄孩童。知识的火种一旦播下，接下来的日子里，文化的萌芽也徐徐展露于村村寨寨，过了些年，首批进校的学子接过教鞭，薪火相传，成了新一代文化人。山外世界风雨摇荡，山里的罗家沟还是平静日月，耕读传家一时成为治家风尚。及至国家恢复高考，考上中专中师或是大学的人，数十人之众。接踵而来的，还有读书求学的风气，一时蔚然成风。看看孩子静心学业，好多人家把孩子送往山外的八寨坪、海子街，甚至毕节就读。

歹构余家在西黔一带最大的声名，是做端公，抑或称为先生的，佛教的传承。习此行当，多为家传。坛分文坛、武坛，历来已久，余氏在此开坛行事，当是三百年前。在歹构，现称林口镇新村村，一条县乡公路逶迤而去，自然也把余家和冯家从中分开。两家人是姻亲，源远流长。差不多是同一时候，来到这条狭长的山间平地。冯家习的是文坛，而余家习的则是武坛。文坛主要以敬天礼地，保生延安，祈福降瑞为主，武坛则以趋吉避凶，驱鬼使神，行令斗法为要。平时里，有红白喜事，四里八乡邀请，要么各自行坛，要么配合着做个文武双全的法式，多年来一直相安无事，和平相处，老亲在前，加上毗邻而居，余冯两家的联络总是无法绕开，

相互婚娶，一来二去，整个寨子俨然全是亲戚。

到了民国，老人们意识到，靠自己单家独斗，难成气候，于是余家向冯家学了文坛，余家同时也把武坛的技艺教授给冯家，至此，歹构的端公戏开始文武兼备，一时声名远播，留迹在赤水河两岸的川黔地界，求雨驱灾，社戏做斋，安葬祭祀，其声名就西黔言，无出其右者。到余扬仪这里，已是武坛第十一代，文坛第五代。就他们的武坛，其间更多是蒙古先祖当年驰骋疆场的别样展示，也当是对曾经过往先辈的追寻与怀想。

余扬仪七十出头，须发皆白，着夹克衫，像地方上的退休干部，细细问来，知老人家一直在六盘水煤矿工作，退休后回到老家，颐养天年。两个儿子一个贵州大学毕业后，在六盘水成家立业；另一个则在家做观赏树培植，桂花、香樟、玉兰等，林林总总。老人手一指，那些那些，都是他土地流转过来做的基地。因为家传，自小，余扬仪跟随父辈四处走动，年轻，又有文化，坐念打唱功夫都是童子功，顺手顺口。父亲为他颁了职，有了掌坛做法的资格和身份。按照常规，过些年，他便是形如父辈的掌坛师。不想中途，生活发生转折，六盘水煤矿来镇里招工，由此，余扬仪的身份，由乡村掌坛师，变成了煤矿工人。

每每回家探亲，巧遇坛事，他也自然融入，敲锣执钹，一起完成整个仪轨。等正式退休，重操祖先们遗留下来的这份技艺。他说，眼见着两个儿子对这门家传的技艺不感兴趣，他只能多做一天算一天，老祖宗留下的，不能说丢就丢了。

与我们一道去往老人家的，是六十出头的余显富。清瘦，干练，神采飞扬。话头启开，余显富娓娓道来：当年，老祖先始自四川泸州，辗转至云南镇雄来此，买地置产，安居乐业，至今已是十二代人。加上外迁贵阳、修文、黔西、遵义的族人，整个寨子余姓接近三千人。余显富初中毕业后，参军到了云南华宁，在部队五

年，政治素质和军事业务名列前茅，组织推荐他去读沈阳陆军学校，阴错阳差，他把机会让给战友。一九八五年，八年兵龄的余显富退伍，回到衣胞之地新村村，先后担任村主任、村党支部书记，五年前退下。上任伊始，他带领大家修渠引水，荒山造林，新村村水田少，山地多，土质适宜种烤烟，种苞谷，种高粱。余显富集思广益，因地制宜，将村里的土地重新规划，形成连片种植生态，新村村成为林口镇的烟区，高粱产区，粮食产区。

紧挨着罗家沟，山门外的一箭之地，是金银山草场，上百座山峰耸峙，径直横切出来的一块山间平地，在黔地的崇山峻岭里，长居于此的蒙古族众，将之视作对遥远的蒙古草原最后的致敬和怀想。大山阻隔了视野的雄阔，从此偏安一隅中日出日落，安宁度日，更要紧的，阻隔外敌追杀，成就他们子孙繁殖，休养生息。

幸好还有草地，还有和故土相近的生态自然，他们一天天适应着自然，也改变着自己，最终成为这片大地的主人。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春天的草场泛着碧翠，牛虽然不是那些牛，马也不是最初的那些马，只是草场，还依然固守着心间不变的模样，任随世间光怪陆离，故时留下的印迹，祖先们口口相传的旧事，依然常驻在周遭百姓口间。

万山挪拥，借力打力，赤水河边的河床往上使劲，长推一把，大娄山脉与乌蒙山脉之间，陡然成就了金银山的巍峨，山巅部分称为屯上，当是川黔毗邻区域最高的巅。余下的缓坡，慢慢斜成草场，地势险陡，海拔亦高，四下里吹过的风，带走大地怀藏的热，纵是酷暑，近处热浪腾腾，屯上的风里，清凉一夏。高海拔，自然长不成大树，细密山草却是一坡紧抱一坡，抬眼望远，牛羊遍野，或可乱真于北方草原。

山洼处，泉水甘冽，衍生一寨一寨人家，陪我一道寻访的兄弟青松，老家就在洼处的正中。说是老家，于青松他们，已显疏远，

当年老爷子余扬举从部队回来，去到海子街镇上水利站工作，他们一家，也一起搬到镇上，再陆续着，移到城区。金银山老家，成为他们旧时记忆。老屋子留存的意义，原本是等待老爷子百年归山，朝谒长生天时，以老家名义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不想这样的想法，因为寨邻青壮悉数外出，山间少了人力帮忙，最后只能在邻城的公所里，由同宗的歹构余氏族人，做完法式的最后仪轨，送请老爷子到高高的金银山，四百年前祖先们最初到达黔地时的大地上，在大地的庇护中，回到祖先身边，回到北方以北的蒙古大地。

其实，像青松这样的家庭，也不止一个两个，小家安在城区，却也不忘自己的根脉，还在老家，还在僻远乡土。青松家里，四个姊妹，哥俩遇着寨子里的红白喜事，时不时总要放下手里事情，回家帮忙，婚嫁的红事还可以绕开，丧葬的白事却是不可缺席。一家有事，众人相帮，这也是农耕时代遗留下来，不多的规程和习俗。那些时候，遇事是万万少不了寨邻相助的。你帮我，我也帮你。

这些年青壮大都外出，也就少了些基础，对于农耕状态的结构，好些层面，依然坚守着某种默契和配合。虽然在近城的公所里办事，家族里的老少，闻听有事，也都主动走上前来，自然分工，各司其职。一般情形，如此时刻，主家总要委派族中的闻人，担任主管，铺派各项事务。依据能力和特长，各得其所。

百年风云倏忽而过，就习俗言，族人也都顺应了汉族的习惯，婚丧无不如是，除了外表还或多或少留存蒙古人宽脸厚鼻的特征外，相对蒙古草原的族亲，他们当是一个特殊群落，不懂蒙古文，不懂蒙古话，除了特定场合，连服饰，连习俗，和周边的汉族，鲜有差别。

也是这些年，民族心理认知逐渐浓厚，时间放在三四十年前，他们甚至都不承认自己和蒙古族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当年在罗家沟，大部分的人，都听从镇村干部的引导，将自己百年来一直保留

的汉族身份，换成了蒙古族，也有个别人家，因为认知上的缺失，和对事态的研判有误，一直不愿更改，他们的说法是，一旦认定少数民族身份，怕受歧视，不招人待见，甚至怕连娶媳妇，也会受到影响。

同一支系的歹构，部分族众，却是汉族身份。说及此事，做过多年村支书的余显富，心里的念想是繁杂的，于他，能回归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当然好，不忘先祖不忘根脉，情怀所致。身不能回到先祖之草原，一腔血脉却始终不可更改，虽然这几百年光景过去，他们和四周的汉族、彝族或者苗族，也都有了通婚，血脉里面，民族成分复杂而迷离。他说当年曾经挨家挨户去做动员，征求大家意见，是回归到蒙古族，还是继续秉承汉族的身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的结果，是不了了之。

罗家沟整个寨子，呈不规则盆地，错落于四围青山之间，碧绿自作屏障，高低环绕寨前村后，站在各自的屋檐下面，无论东南西北，目之所及，均是碧翠清幽，漫山林木。雨水足，海拔纬度适中，植被自然茂盛，路平时闲置着，更喜长草长灌丛，偶有村人进山出山，它会把身子歪开一些，让人走过，再回正身子，继续原先的生活，每每春夏，一两个月无人走动，亦无人修砍，到时想要出入，找路是累人的，山草挤细的窄路，早不见踪影。柏油马路从金银山进，可以去往层台，侧边正在新建的毛路，可以去往木樨堡，路宽四五米，随地可以错车。车路一通，好些人家买了车，轿车货车，农用车和电三轮，随处可见。早些年的人背马驮，成为历史，平日里去往田间地头，运肥运粪，收割薅锄，也都用上现代工具，方便，也省力。

但凡古村，必有古树，弯道左转右拐，葱郁林木间的村庄，隐约冒出。树木密集，品类也不少，梓木香樟，桃红李白，核桃板栗，更多的，则是山上的杉树松树，朴树化槁，杂树丛生，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镶嵌于村庄与田间地角。山头上多杂木、乔木、灌木，落叶的、不落叶的，针叶的、阔叶的，实在不好一一叫出名字。

几百年来，它们安然着，不挪窝地生长，不声不响，不折不挠，外人来，它是这样，外人不来，它依旧老样子。只是有雨有风，才会左右晃荡，看看差不多时候，才自个停歇下来，继续不声不响，坐看天空云卷云舒，闲看村人起起落落。经难历苦的那些年月，我就不止一次，艳羨这山间的老树，就希望自家，能坐化成一株侘寂山木，不问尘世，自成年华，想想，该是几多幸事。

年齿渐长，万贤不时会想起青山老家，少时记忆如今依然深刻。遇婚嫁时候，男女皆着长袍，或是大襟，半长袍。扎一丈二尺腰带，头缠蓝色头巾或是青布头巾。此时年幼，摔跤打猎，骑马射箭，不用刻意去学，一上手，便也无师自通，天生就一半。在三月，尚有祭祖仪式，或称为祭山节，时不时会宰牛杀羊，屠宰时刀锋直抵心脏，而非像其他民族，去割羊脖牛颈。

记忆慢慢散失，只是那年，他去到遥远的草原，看到与平日里千差万别的草原生活，不曾有过半点陌生，却也在心底，泛起点点亲近，仿佛有一道光，横空而过，联通过往与将来，眼里心里，一点一点湿润开去。回到祖先们曾经的故地，祖辈们数百年的夙愿，遥不可及却也须臾抵达，有如梦幻，却是无上清明。晓风吹，青草绿，百年烟云，横空飘荡，无论南北，皆是一脉相依。你的襟怀，便是我的追随，我的大地。在这样一个平常日子，划开层层叠叠的山与路，和那些长藏血脉的旋律，四百年的光阴与阻隔，祖先们走过的路渐行渐远，恍然隐约，而他们脚下，早分不出山地和草原。这样的一条路，就在前边，他们只管走，路边的风物视而不见。他们心底，也从未想过，这样那样的纠结，毕竟那条路，在身前，也在身后。



蒙古族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现有蒙古族人口近5万人，散居在毕节市大方县，铜仁市思南县、石阡县，遵义市播州区、凤冈县等地。“蒙古”史称“蒙兀室韦”，最早于元代进入贵州，现以余姓为主，其人数占全省蒙古族的80%以上。

在重安江与马尾河上

杨 村

在贵州高原的东南部，横跨黔南至黔东南的福泉、麻江、凯里之间，重安江与马尾河一南一北向东奔流。它们在凯里市湾水镇附近相汇，成长为清水江，成了长江水系的一条主要支流。假如在高空俯瞰，重安江与马尾河南北相夹的广大高原上，总能看到波谷如浪，溪流蜿蜒，酷似大地的血脉流淌。那里是仡佬族的生境。仡佬族人在那片高天厚土上生存繁衍，创造自己的家园，书写族群故事。

生活在凯里市大风洞镇的仡佬人，他们村寨毗邻，人心相连，各自安处。清同治十二年（1873）11月，贵州贵阳府人钱衡赴京赶考，就是途经这里北上的。他在《北上日记》里写道：“二十五日，由清平晓发，十里许，过大风洞，四十里渡重安江，上柳木哨，山势绵亘二十余里。……七十里宿黄平，城势险峻，而方面稍阔，恐人稀不易守，其风俗犹犷悍如故焉。”一个旧文人，以其亲历所见，写出了仡佬族人生境的特点。从下寨到友耳寨，方圆二十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深谷，都是仡佬人的栖居地。仡佬族人自古在此开辟荒原，落居成寨，直到如今。这些村寨与树有割不断的关系。都蓬，都兰，都黎，都是以树命名的仡佬寨。都蓬即枫香树，都兰是柏子树，都黎是檬子树。这些村寨连成一片，互如手足。相传，很久很久以前，三家人分别来此开荒种地，互不知晓。一天，他们相逢在

一起，互问来自何方，第一个说来自枫香树下，第二个说来自柏子树下，第三个说，来自有檬子树的地方。从此，枫香树、柏子树、檬子树就成了三个仡佬族山寨的名字。仡佬族旧称“木佬”“木娄”，是否与此相关，与树木有关？

我们驱车从大风洞出发，驶向都蓬村。沿着县道北行，折过村道。公路曲里拐弯，伸向密林深处。到下寨村时，公路陡折而下，滑入深谷。

同行的小潘说：“这个路段很陡，路面狭窄，老师你能过吗？”

小潘是州人大下去挂职的青年人，身份是大风洞镇副书记。她明显在怀疑我的驾驶技能。她坐在副驾驶座上，双手紧握扶手，神情紧张。

我说：“没事吧，别人能开过去，我也能开。”

嘿，我可是一名资深的越野车手。2013年3月，在福泉市凤山镇的越野赛场上，我驾驶吉姆尼，成了令人瞩目的车手。我们将营帐扎在绿草如茵的羊昌河畔，远望仡佬族人家的灯火。油菜花在河岸上灿烂盛放，送来阵阵浓香。来自省内外的各路车手群情亢奋，期待明天来临，一试身手。不料，半夜突降暴雨，羊昌河水咆哮奔腾，营帐被淹了一半。大家互助营救，将被淹的帐篷撤离洪水，整个晚上如同打仗。越野车驶过湿滑的田野，来到安全地带，有惊无险。

凤山镇与大风洞镇是毗邻镇，两地都祖居有仡佬人家。小潘的忧虑，让我记起那个难忘的场景，昨日重现。

我们今天驾驶奥迪 Q5L，它的越野性能与吉姆尼自然是不可比，但应对普通公路不在话下。驶过了无数回头弯，有些弯道还得倒一两把。下到谷底时，小潘松了一口气。她说：“老师，你的驾技真好！”

车到都黎之后，小潘去村委会考察水利工程。村里的人畜饮

水问题是大事。从去年农历六月，到今年农历二月，滴雨不下的南方旱情，它不仅检验了仡佬族祖先当年选择落居在这高山峡谷的智慧，也检验了一方治理人的智慧。事实上仡佬族人在极其严重的旱情之前，生命依然绵韧、刚强。山川沉默，仡佬人将步子踏在土地上，“跔跔”作响。祖先开辟的家园，他们视如珍宝，爱似心肝。

我们去村子上拜访了仡佬族老人罗再兴与王和珍。

罗再兴 88 岁，王和珍 90 岁，两个老人精神矍铄。天气阴冷。在传统的仡佬族木楼里，一方格窗从玉屏山上送来微弱的光。我们围着旧式的火桶，听他们讲述仡佬族。罗再兴参加修建过贵昆铁路，有见识。王和珍老人一直笑容满面，却有几分羞涩。她给我们讲仡佬族民俗。

我问：“听说，都黎和都蓬这些村寨，都是仡佬族人以树给它们起名的？”

罗再兴说：“老人家传说是这样讲的，我们都蓬是枫香树，都兰是柏子树，都黎是檬子树。”

我说：“我们仡佬族人真有意思。”

罗再兴说：“在大山里生活的人，与树木亲嘛。”

罗再兴与王和珍耳力都不好了。我们问答有点艰难。我又不好意思把声音放得很大，一句话重复好几次。王和珍一直笑。罗再兴说：“老奶，你到底听见没有啊，你不要装聋，听得见也说听不见？”我们都笑了。一对多么有意思的老人，怪不得活了八九十岁，还活得那么硬朗。

我问：“你知道，我们仡佬族的祖先是从哪里搬迁到这里居住吗？”

他说：“江西，猪市巷。”

这与我那天在畲族社区访问的结果一样。江西，猪市巷，他们都这么说。

我倒是以为，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仡佬族在那片土地上怎样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创造自己的生活。说到树木，罗再兴老人兴奋起来。他说：“那些桂花树，罗再官买回来给大家栽的，他在重庆上班。”

我问：“据说，仡佬族人有用马桑木建房屋的？”

我不晓得为什么问罗再兴这个问题。好奇吗？我在镇子上的仡佬族文化陈列室，在“文物古迹”栏上看到一则传说故事，说是在都兰村，罗姓人家有一栋二百五十年历史的民宅，屋柱都是马桑木，说它是“仡佬族古屋”。多年前我在石阡县国荣乡楼上村访问，参观了独特的石板路、古井、古树，之后向导带我们走入一家民居，她也做了重点介绍：马桑古屋。楼上村居住的是汉族。我不知道马桑树在仡佬族和汉族人的文化因子中有什么隐喻？马桑树可是极其矮小呀，而且其貌不扬。于是，都兰村那个故事又说，马桑木从前是高大的，后来上天封它只能长八尺高，根本不能做柱头。这个注脚多少有些别扭。

罗再兴嗯嗯了几下，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传说的美丽，就在于超越常识，超越逻辑因果。

毕竟是 90 岁高龄的人了。我的话问得多了一点，他老人家就理不顺逻辑关系，加上听力障碍，我们停止了交流。从他们家走出来时，两个老人都站在壁根下目送我们。木质的壁板光洁，门框和窗楣上的春联熠熠生辉，我掏出手机，随手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

都蓬村与都黎村都坐落在半山上。大山由南向北延展，都蓬和都黎紧贴山腰，几乎连成一片。村子四周，平缓处是梯田，陡峭处为林木，直达山根。榜河从南向北流淌，汇入重安江，又向东奔腾。对岸就是玉屏山，巍峨耸矗。后来我们站在玉屏山上，俯瞰都蓬都黎的屋舍田畴堆叠，航拍一般的效果尽收眼底。

都蓬，枫香树，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我的家乡，它的地位是要高于其他树木的。枫香树砍倒，生世间万物，蝴蝶妈妈由此而生，于是有了人类。这是我们苗族的神话，关于天地起源人类诞生的神奇想象。蝴蝶妈妈就是妹榜妹留，枫树所生之物，她成了人类的始祖。如今仍在苗家人群之中传唱不衰的古歌《枫木歌》，叙述的就是这个史前故事，历尽沧桑却诗意盎然。

清朝有一个叫陈淏的文人写过一本叫《花镜》的书。这是一本关于花木的书。据说鲁迅先生很喜欢这本书。枫香树在他笔下是这样写的：“其树最高大，似白杨而坚，可作栋梁之材。叶小有三尖角，枝弱善摇。二月开白花，旋即着实，圆如龙眼，上有芒刺，不但不可食，且不重看，惟焚作香，其脂名白胶香。一经霜后，叶尽赤，故名丹枫，秋色之最佳者。汉时殿前皆植枫，故人号帝居为枫宸。一云：枫脂入地千年，即成琥珀。又有一种小枫树，高止尺许，老干可作盆玩。”枫香树是落叶乔木，又叫香枫、灵枫等。“枝弱善摇”，恐怕是什么树都如此吧。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也写有它。

那个陈淏，也叫陈淏子，又名扶摇，自号西湖花隐翁。他是明的遗民。明亡之后不愿做官，退守田园，率领家人种植花草，开设“文园馆课”“书屋讲堂”，召集门徒，授以课为，乐而终日。自称平生无所好，最喜欢书与花，精通花卉栽培，被人称为“花痴”“书痴”。77岁高龄之际，完成了《花镜》这本花木奇书。真是“归来高士，退老东篱；知止名流，养安北牖”。一个至情至性之人！

都蓬与枫香树之缘，别有一番情趣。若说是仡佬族的一种宿命，就像苗族人与枫香树的渊源，一点也不过分。记得陕西作家陈仓说过一句话：“在这个世上，所有生命之中，唯有树是善的，是踏实的。”怪不得，仡佬人喜欢敬树为神，敬畏森林，敬畏大树。树木的生物本性与生态学意义，在仡佬族与树的关系中具有别样的

彰显。

每到夏秋时节，在仡佬族聚居的平良、都黎、榜河一带的河谷间，有一种鸟总是“哥啊哥啊”地沿河叫个不停，仡佬人称那种鸟为“打鱼郎”。它的惨叫，是在哭它的哥哥。传说很久以前，有两个年幼的仡佬族兄弟，因父母去世，衣食无着落，就在河边打鱼为生。弟弟年小，哥哥像父亲一样爱护弟弟，关心弟弟。他们每打得鱼来煮吃，哥哥总让弟弟吃鱼身，自己啃鱼尾。弟弟不明白哥哥的好意，长年累月如此，弟弟便怀疑哥哥吃了好的，把不好的拿给他吃。他对哥哥起了怀恨之心。一天，兄弟俩在河里打鱼，弟弟趁哥哥不备，把哥哥推下河里，被水淹死了。弟弟拎着鱼拿回家煮吃，先吃了自己以为好吃的鱼尾，硬邦邦的全是刺，啃也啃不动，吃也吃不饱，才知道哥哥的好意。他很后悔把哥哥推下河去。后来他再也无心打鱼，成天睡在家里哭，不久也哭死了。弟弟死后，变成了一只鸟，飞到河谷里找哥哥。哪里找得到？只好成天在河谷里“哥啊哥啊”地叫。

这个故事我在年幼的时候也听到过。那时我母亲经常用来教化我们。可是，传说都漏洞百出。如果古人借之以教化人类，就不该顾此失彼。譬如那对无依无靠的兄弟，在幼小的时候，他们活在绝望的边缘上。如果要成为教化世人的案例，故事就得重新创作、编辑，譬如兄弟受到邻人的帮助或族人的呵护，才符合人间的生存法则，张扬人类的美德，让博爱成为普世共识，孤苦者获得温暖。

只是，善恶都是人类的根性。抑恶扬善，总是人类的追求。仡佬族这个故事，大致表达到此。

玉屏山，也叫玉龙山，坐落在大风洞镇下寨村榜河坡上，海拔1400米。山上宽约一平方公里，山高林茂，风景优美。260多年前，

榜河仡佬族人罗姓祖先罗朝虎率族人，从福泉市陆坪镇落帽山搬迁一座庙来此安立，并在悬崖上修了一面石鼓。石鼓由三个石礅，一张石面组成，以物击之，咚咚之声远近可闻。在榜河仡佬寨生活的老人，他们都能讲述当年击鼓的情境。

我们四处寻找去石屏山上的路。

当我们艰难地登上峰巅时，向西一望，千山万寨堆叠，仡佬人的故土家园磅礴延宕。从下寨向北罗列，榜河、都兰、都黎、翁子、都蓬、龙井坝、重摆、老君寨、石板、杉树林、友耳……一串，尽收眼底。玉屏山万树葱茏，那是无数仡佬人仰止的山峰，一代又一代人崇慕的高处。游云在我们头顶上飘浮，“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本来是要站在高处我自为峰，俯望一回仡佬山川，结果是渺小如蚁，不迷失在大山里已经万幸。

我们循着故事的线索，去探寻那面石鼓。可四处搜罗，茂林蓬勃，完全遮没了道路，努力了几次都白搭。下山时我想，从福泉市落帽山来此，起码也有百来里山路，在交通阻塞的两百多年前，搬迁一座庙来此重立，不能不说有点滑稽。然而，你只要从仡佬人的精神世界出发，心便释然。那是一种归依，福祉在心灵之上漾溢。

我站在玉屏山上打开手机，向微信朋友圈分享了一段描述仡佬寨的文字。贵阳作家韩进兄立即回复：“都蓬之北，即重安江中段，顺流而下即重安镇，我外婆家就在那里。”2008年，韩大哥受《贵州日报》之托，单人行走清水江，写下一系列关于清水江流域的散文。他的足迹遍布仡佬故地。他写道：“我从重安坐小木船上到平良，在大姨家住一夜，次日晨由荒古峡谷小路沿江上行，过手爬岩、小岩等处，达于外祖父昔日置田产的村寨，沿途纵览二十多里奇山险滩风景。”我的眼神就一直在山谷下睃巡，从榜河到友耳，由南向北，一方仡佬人生生不息的故土家园。

传说，明朝弘治至正德年间，都匀知府黎际暉曾在大风洞的石崖上刻有“云溪洞”三个大字及“谁凿混沌窍，幽深万古虚”的诗句。黎际暉是大风洞镇重摆村人，食仡佬族五粮长大，也算山中龙凤。只是，从其诗句上一看，却过于混沌和虚无。那是旧时官僚阶层的幻想罢了。而仡佬人沉实地行走在大地上，日子如山川一般真实，应该有无尽的望头。

将车停在都蓬村委会的坝坪上，我们走向田野。即使历经一个悠长的早期，仡佬族人依然躬耕繁忙。牵马匹的老农，挑畚箕的妇人，握铁锹的媳妇，他们在各自的责任田上，撮方夯底，打理沟埂，等待季节来临。

我问：“这么干旱，这田还种不种得下哟？”

谁家小媳妇停住了手上的铁锹。她说：“季节到了就下雨啰，雨季一来就可以种嘛。”

我本来想和她多聊几句，聊聊仡佬族的农事。可看她弄得一身泥，汗流浹背，我打住了。她似乎也不是健谈之人。和他们一比，我是一个闲人，吃饱了撑的，在田埂上闲走，招摇，无所事事，而于他们无补。都蓬村——枫香树，屋舍鳞次栉比，就在我们头上瓦檐相连，传统的木楼有多半已建成了混凝土洋楼。树林在村边闭合，荫披成趣。

我想起一路上，小潘书记的电话不断。我隐约听的是关于生态农业的讨论。放下手机后她说：“我们在开发‘平良贡米’，这是大风洞的优势产业，正在以平良为中心，覆盖都黎、都蓬、都辉、平良、下寨、石板等村的‘平良贡米’，地标产品主产区六千亩种植基地。”

我说：“这些年，农田撂荒严重，产品发展对路，也有利于保护农田。”

小潘说：“我们正是这样想的，把粮食生产分解到时段、节点、

项目和责任人，落实到种类、到村、到组、到户，防止耕地撂荒。”

我问：“在生态农业发展上，还有其他项目吗？”

小潘说：“有啊，葡萄产业，油茶产业，白茶产业都是我们的优势，这些产业也是仡佬人的传统产业。”小潘指着前方的一片山头，又说，“现在油茶已建成九千亩基地，白茶种植一千二百亩。”

我常常对报告上的数据排斥，多有腹诽。今天在都蓬村，看到那么多仡佬人繁忙躬耕，期待雨季来临，我改变了主意。

从东向西行时，我们隔了一个春天。凯里市炉山镇的虎庄，福泉市的凤山、陆坪、黎山、地松，麻江县的基东，仡佬族人已四处奔忙，年轻者远走天涯，老幼者留守故乡。花期已过，迎来蓬勃的夏天。

清晨，一场金贵的雨瓢泼似的下。仡佬族的乡野上，灿烂的油菜花一改芳容，摇身成翠绿的油菜荚，铺在田野上。屋舍隐在山湾里，在雾气蒸腾中恍如仙境。我在那片土地上转悠了整整一个上午，仡佬族的山川大地令我魂牵梦绕。

下午，从麻江县宣威镇基东仡佬寨一口气跑到荔波，我还是有点点高估了自己。路程并不远，但上午一直在大雨滂沱中跑高速，又在福泉市凤山、陆坪、黎山、新桥营、柏秧坪、阿里堡仡佬大地转了一圈，基础过于扎实。十年前我在凤山参加越野赛时，那条突涨洪水，连夜让我们拆迁营地的羊昌河，与羊老河汇流后，奔向重安江。上次我在榜河访问罗再兴老人时，我压根儿没想到河流这么神奇。正午从陆坪一脚油门杀到基东——这段路很绞，国道、省道、县道交替穿插，车辆多，道路到处设障维修。感谢基东仡佬村的文金棋村主任，我们到荔波住进了酒店时，还接到他的微信，一再嘱咐注意安全。

那时，我又想到那次从贵阳一路南下东行，先到三都、打鱼，

翻山越岭返回剑河，连续十三四个小时驾车，其间只在打鱼吃了一碗米粉，又在巴鲁塞车买了一个西瓜，多少有点好汉又提当年勇的嫌疑。——惭愧得很！

车停在柏秧坪仡佬族文化陈列馆前，大雨刚刚过去，山峰翠绿。四下里空寂无声。倚在门边的潘大叔站起来，走向我们。潘大叔热情、厚道，邀请我们在他家门厅下落座。奇怪，我走在仡佬大地上，逢人总热情相邀，如遇故人，留客吃饭，有回故乡的感觉。

我说：“为找到柏秧坪，走错了两次路，到了黎山那边才转回来。”

潘大叔笑呵呵的。他说：“看到仡佬族村寨门牌，就一直沿坝子进来嘛。”

我们正是在高德导航的引领下沿着 551 国道，转入省道进新桥营村柏秧坪仡佬族寨。过凤山镇之后，导航却把我们导向了黎山方向。潘大叔说，从仡佬族村寨门楼往前走就到陆坪镇了。我又想起十年前在凤山镇参加汽车越野赛的夜晚，一直想知道那条河流的走向。潘大叔说：“这个你问我，就问对人了。”他指着前面的山头说，“那条是羊昌河，它跟羊老河在杨家磴汇合成龙洞河，也叫两岔河，流下重安江。在陆坪小岩，就是古渡口，有古渡碑，重安江水运起点。杨家磴就在山脚脚，很近的，要不要我带你们去看看？”

重安江就是清水江北源。它与南源马尾河，就是《徐霞客游记》里写的“大小马尾之水”——流经凯里境内后叫龙头河，在湾水镇之东汇合为清水江。它是一条有故事的河流。我却没想急急忙忙去看两河汇流的壮观景象——早期那么长，河流枯瘦，它肯定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壮观。我想参观柏秧坪仡佬族文化陈列馆。

我问：“柏秧坪居住的都是仡佬族吗？”

潘大叔说：“不完全是，仡佬族占大半。”

我说：“我先去看看陈列馆。”

潘大叔说：“好的好的，要了解仡佬族，你们还得去矮磴！”

给组长打电话时，没人接听。组长贴在展览馆的墙头，挺帅气的样子。他朝我们笑着。我们走向村巷。洁净的村巷清寂，屋舍俨然。这时，一个青年从那头走来，笑咪咪的，仿佛老熟人似的。他说：“来来来，家里坐，吃饭再说。”

我说：“我在找组长开门，让我们参观一下仡佬族文化陈列馆。”

他说：“跟我来嘛。”

我们一边向前走，他一边给组长打电话，还是没有接听。青年又向另一个人打电话。

我问：“听说，柏秧坪有一口古井？”

他说：“是啊，以前全寨人就喝那口井水呀。”

我们又往前走，古井就在大树下。看上去，显然早已无人来此担水，但井沿上磨得光滑的石板，它见证着那口井对仡佬人的恩泽。那时，81岁的仡佬族老人谢大珍正扛着锄头路过古井，她向我们絮叨着古井的掌故。一寨人的生命曾经与古井紧紧相连。如今，古井虽弃置不用，但从古树上悬挂着的祭品，以及仡佬人对古井的口传，我能窥见仡佬人内心对古井的感恩情怀和对山川草木的敬畏。

参观了柏秧坪仡佬族文化陈列馆后，我们离开柏秧坪驶向矮磴。组长的握手很有干部的气场。他说：“老师走好啊。”上路时我后悔没有答应潘大叔，在他家吃一餐午饭。兴许，在仡佬族家里和他们共进午餐，我能走进仡佬人的文化深处，感知他们的别样生活。

传说中的玉屏山上的那座庙宇，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一座庙从福泉市陆坪镇落帽山中，翻山越岭搬迁到榜河的玉屏山上，在人肩马驮的早年交通条件下，那是什么精神在驱使呢？这是一件有趣味的的事情，我决心去一趟落帽山，踩在那座庙的原址上，让心与仡

佬族人又一次连通。兴许，他们的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的源头就铺展在深山丛林里，在大地河川上。

早上，我从贵阳出发，过玉盘高速，穿过地松、陆坪大地，到达陆坪。之后继续沿乡村公路，前往落帽。那是一条小公路，越走越小。王世才指挥我倒好了车，然后说：“你回去时就不要回头走了，直接沿坡边走，就回到陆坪了。”他似乎不放心，又说，“路窄，你跑慢点。”其实乡村公路就在落帽山转了一圈，稀落人户隐没在大山丛林掩映的溪谷小坝里。我在榜河访问时，他们说两百多年前，仡佬人从落帽山，搬迁一座庙来此重立。现在，我就踏在落帽山的土地上，青山滴翠，烟雨空蒙。

我向罗家走去，院门紧闭着。我大声地喊，没有回音。一只狗从侧屋蹿出来，狺狺地叫。我又喊，四下无人，退回来。在寨脚的人户中，一个老妇人在打扫院落。我走过去向她打听：“罗家人都去哪儿了？”

这时，王伯荣从里屋走出来。王伯荣今年82岁，耳聪目明。问所从何来之后，王伯荣说：“你问仡佬族历史，问罗家情况吗，你问他不如问我。”

王伯荣搬来小木凳，我们在他家大门口坐下来。他向我递烟，接着叫儿媳妇做饭。我哄他，有人在陆坪镇给我们做饭了。

王家正堂两壁上吊挂着玉米、辣椒。这与仡佬族的生活习惯有关。仡佬族种稻米、苞谷、辣椒，除了自给自足，还能向山外出售，增加收入。清代李渔写有一本书叫《闲情偶寄》，他写辣食的文字，和仡佬族人颇有默契。他说：“制辣汁之芥子，陈者绝佳，所谓愈老愈辣是也。以此拌物，无物不佳。食之者如遇正人，如闻说论，困者为之起倦，闷者以之豁襟，食中之爽味也。”王老人家吊挂在正堂上的辣，正是“愈老愈辣”之辣。在这一点上，我们苗族与仡佬族不谋而合。我们坐在王老人家大门下，一边翻阅王氏家

谱，一边神侃岁月，亲如一家人。

我在大风洞都黎、都蓬、榜河访问的一些老人，王伯荣都认得。可见，落帽山与榜河一带，山水相依，血脉相连。

我问：“榜河到落帽山有多远？”

王伯荣默了一下，说：“唉，百来里该是有的嘛！”

我说我在榜河做了一天访问。王伯荣马上接过话题，说那里的罗家他很熟。他一口气说出了一些老人的名字：罗世庆，罗华兴，罗泽书……

我在都黎访问罗再兴老人时，他也说到罗世庆。罗世庆是仡佬族早先的文化人之一，他是贵州省凯里市大风洞镇下寨村榜河寨人。罗世庆长期笔耕，对民族文化也很热心，做过许多仡佬族文化调研，写过多篇研究文章，著有《贵州仡佬族》等书。2021年，罗世庆90多岁，亲手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批贵州仡佬族传统文化资料，捐赠给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据说，罗世庆捐赠的贵州仡佬族文物有距今一百七十多年、贵州现存最古老的仡佬族古装，有仡佬族刺绣帐檐、枕巾、鞋垫，有仡佬族手工艺品等。这些仡佬族文物记录着仡佬族的历史，有的是罗世庆祖上流传下来，有的是他长期以来在民间收集而来。

我说：“都黎、榜河的罗家，都是从落帽迁徙过去的吗？”

王伯荣说：“不全是，那边本来也有罗家。”

我问：“罗朝虎他们从罗帽坡迁一座庙到榜河的玉屏山重立，你知不知道？”

王伯荣说：“庙是搬过一座，没搬到玉屏山。”

我在榜河听他们说得有板有眼，在大风洞仡佬民族文化陈列室的墙头上，也写着这个故事。这就是传说的丰富性，真实与虚构高度融合。

王伯荣说，原庙在落帽岩头上，以前罗家居住那里。庙宇搬

到的新地址叫翁角山。瓦、房料都搬到了新址，没有重立，但新开的庙址还在。“神鬼莫测的谢金强说岩头上安菩萨不好，要搬到翁角。”王伯荣说。

王伯荣今年 82 岁，他应该不知道两百多年前的罗朝虎。他说的庙可能是另一座。

我追踪着一座庙宇来此，结果追到了一场虚无。一种宏大的叙事结构，在落帽山上，它成了仡佬人的传说——然而，虚无往往成为人们的信仰与精神依托。我聆听着王伯荣的叙述，一堆具象忽然化为云烟。翁角山隐在云雾中，它成了仡佬族的又一座圣山。

王伯荣他们家是仡佬族。他父亲王明德从黄平兴华社区搬迁来此，已有一百多年。祖上是明朝末年从江西来，落居于贵州，共养育了十九代人。四百来年的历史，那就对了。明朝之后，正是中国历史上“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的时期，军屯，民屯，商屯，成为开发滇黔的重要国策与手段。王伯荣拿出他们的王氏族谱，一页一页地翻开，点点滴滴地介绍由来时，脸上绽放出一种自豪的光彩。

返回时，我记住了王世才的嘱咐。一路小心翼翼，绕着落帽山区缓行，不敢有一丝差池。

天空飘着零星小雨。庄稼人在自家的田地里劳作。山间小坝上，一畦畦田地横陈，塑料薄膜覆盖着的行垄间，庄稼苗冒出芽头。那是仡佬族人的广阔背景，他们贴着大地，在那里舞蹈，如树如草，摇曳生姿，自古及今。

我停下车来，走向地头。

他们抬起头来。我们互相问候。

我问：“你们种的什么庄稼？”

他们说：“种辣椒。”

我问：“我一路上看过来，地头种的都是辣椒，是不是政府发动大家种辣椒？”

他们说：“不是，是我们自己种的。”

我问：“不种水稻吗？”

他们说：“过去种啊，现在都种辣椒了，种辣椒比种水稻强。”

我在矮磴时，矮磴仡佬族文化陈列室门前的广场上，全用作辣椒的临时育苗基地。掀开一角来看，绿苗在地膜覆盖下茁壮生长。后来我在落帽山与王世才交谈时，我们也触及这个话题。王世才就是王伯荣的儿子，他指挥我在窄陡的路角上倒车。那天我找不着罗家人，敢情他们都下地种辣椒了。

我问王世才：“这么多人种辣椒，销路好吗？”

王世才告诉我：“好得很，辣椒收成时天天有人收购，每天有几十吨运出去。”

后来，我在官网上看到了资料。2022年，陆坪镇发展烤烟2万担，发展辣椒1.3万亩，以年出栏10万头生猪为目标，构建生猪养殖产业提质增效样板区。在选择特色优势产业上，以中药材、蔬菜作为主导，结合本土种植习惯和土壤条件，解决辣椒、烤烟的轮作问题，全镇发展太子参和蔬菜等产业1万余亩……

这就是仡佬族的生态农业吧？他们的生态理念与生态意识，深深地融进了新时代，融进了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中，流淌在血液里。怪不得走在田野上的仡佬族人，个个都会笑容满面。看着一垄垄的辣椒苗破土而出，仿佛看到花花绿绿的钞票。生态智慧一旦凝结成生态成果，日子就有无尽的盼头。

离开仡佬族社区时，我有意选择不走高速。我想在仡佬大地上行驶缓慢一些，接收更多的仡佬信息。

多年以来，我习惯去清水江边垂钓，去沙滩上拣奇石。那时江

水奔流，浪淘千里。原来，它们都来自仡佬大地。现在，我溯着江水而来，站在仡佬族的原野上，山川纵横，水脉融汇，就在我的脚下汨汨涌动。它润泽着仡佬，也润泽着畚、苗、侗、汉、土家……直至地老天荒。我经常感动得禁不住双目湿润！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仡佬族有4.6万人，主要分布在黔东南自治州麻江县、凯里市、黄平县，黔南自治州福泉市、都匀市、瓮安县。自称“嘎窝”或“类窝”，在汉文历史文献中多以“木佬人”见称于世。仡佬族村寨多是由同姓父系血缘关系组成，一姓一寨、一姓数寨或数姓一寨小聚居。

仡
佬
族

云中羌寨

刘照进

一

苍远的山群延绵不绝，像绿色草原奔腾的飞马，又像蔚蓝大海连天的波涛。

我站在这场坝里，听到一片鸟声和家禽声。散乱在坡地上的村庄被绿色包围，有全军覆没的趋势。房屋与房屋之间，硬化路穿针引线，白白的线条和灰褐的脊瓦组成突围的力量。高耸的寨门肃穆规整，“H”字形的碉楼剑指天空。斑竹林成片成片地铺开，嫩嫩的竹笋斜插其间。“尔玛神井”在我身边汨汨涌流，清凉的泉水在池子里泛着涟漪。他们说，涨水的时候，井里会冒出一尾一尾的金色小鱼，那些天赐的神物，没有任何人敢去捕捉餐食。一大片树林，红红绿绿，从斜坡上拖曳而下，停靠在井台边。两棵古枫一左一右，守卫着古井，也守卫着古老的羌寨。细细看，树龄都在一两百年以上。正所谓，沧桑百年。

依旧有河流声从山脚下飘来，隐隐约约，像是幻觉，或者呓语。事实上，从物理距离上我们已经远离了那条河，汽车在山坡上一连转了十九道拐之后，除了漫山遍野的森林，山脚下的一切都被我们丢在了身后。但是我的兴致还深深地沉陷在那些哗哗的流水声里。

那是离开镇子刚要进山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那条河，宽宽的河床上激流奔涌，两边不规则地长着一大排麻柳。村民说河叫桃映河，发源于梵净山腹地的松桃苗族自治县寨英古镇境内。之前，桃映河是可以通航的，行一些人工拉纤的木舟，上抵寨英古镇码头，下达铜仁锦江河。肥水的时候，还有些山排子从上游放下来。

一条河奔向远方，也被远方接纳。桃映河也是如此。桃映河古称小江，经铜仁小江口流进锦江，再汇入辰水抵达洞庭湖，最后融入长江奔流到海。那么一汪泉一滴水呢，它是河流的婴孩。

尔玛神井也是。

资料上说，漆树坪羌寨位于江口县桃映镇海拔 1350 米的香炉山。历史上，一支羌族先民因战乱、饥荒等原因，从川西北高寒山地启程，经过川南、渝东南、湘西，辗转来到梵净山南麓的一座大山——香炉山中生息、繁衍。这里森林覆盖率达到 85%，地势高峻，山高谷深，溪底陡峭，两岸峭壁束流，溪水奔涌咆哮，气势磅礴，鸳鸯树、竹林、精湛的建筑艺术等自然人文景观数不胜数。全寨共有 60 余户 280 余人，胡姓羌民 220 余人，其余为田姓、石姓苗民。

第一次看见羌寨是在 2011 年的夏天，在从成都去往九寨沟的路上，大巴车沿着岷江两岸陡急的山路行驶，悬空的山体危岩高耸，仿佛随时都会滚落下巨石，一车人都有种隐隐的后怕。惴惴心悸间，汽车已驶上高原，朗阔的天宇下，只见巨大的碉楼高高耸立，雄浑挺拔，高高低低，屹立于比肩勾连的村寨庄院之中，仿如一柄柄利剑，直指长空。

羌语称碉楼为“邛笼”，多建于村寨住房旁边，以土石、麻筋、木头为料，高 10~30 米，坚固无比，内设暗道和观察口、射击孔，

用以御敌和堆放粮食杂草。《后汉书·西南夷传》就有羌族人“依山居止，垒石为屋，高者十余丈”的记载。

《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羌，属他称，即当时中原王朝对西部游牧民族的泛称。

想起那些古羌人。

无边碧绿的大草原，河流像脉管一样畅流滋养，草茂水肥。羊在原野，温驯的尖角上，仅有的锋芒，嬉戏成青梅竹马。那些远古的牧羊人，他们在大地上温和地行走，身旁是一群同样温驯的羊，影子从青草上踏过，仿佛天地间善良的词组。

二

四月的晴天，山上多少有些凉意。胡云明老人穿一件紫色棉衣，外面套着马甲。长筒水靴套至膝盖。缠着厚厚胶带的右手在太阳下抓来抓去。水泥挡墙顶面和院坝的篾器里晒着块状的斑竹笋，水分蒸发，身子收缩，仿佛带着鳞片的干鱼。像这样的干竹笋，在山脚下的桃映镇，赶场天1斤可以卖到18元。

我将一罐绿色盒装的枸杞子送给老人，他不知所措地茫然摇头。显然，他并不熟悉这种来自遥远西部的特产。时间深处，也许根脉相连着，但那是比遥远更加遥远的历史，老人一辈子生活在大山里，年轻时做过生产队长，去得最多最闹热的地方就是山下的桃映镇，偶尔去趟几十公里外的江口县城，就算是出远门了。

老人在院坝里忙碌不止。一会儿去翻翻摊晒在篾筛上的嫩竹笋，一会儿去地圈里瞧瞧猪食。斜阳照着地上成排的柴火、竹竿捆子，拖出长长的阴影。水泥砖墙的窗框没有安装玻璃，挂着剖切规整的干杉树皮，仿佛穿了铠甲一般。尽管已经步入耄耋之年，但生活的负担依旧在老人的身上磨出厚茧。他的一双手早已红肿变形，

手指上长着樱桃般大小的红红肉瘤。他说是中了什么毒，扯了山里的草药熬水喝，总不见好转，也不打算治疗。爱人去世多年，大儿子胡正启常年在外打工，儿媳在桃映镇街上租房子送孩子读书。小儿子胡正辉3岁时摔伤了脑子，如今39岁，依旧需要在老父亲的庇护中生活。刚刚，父子俩去屋后的菜地搭建简易的温棚，儿子在父亲的吆喝下摇摇晃晃将一挑粪水担到地头。安放种子，覆盖薄膜，父亲呼应，儿子默默帮忙，目光呆滞。

在漆树坪，住在上面的是苗族人，下寨是羌人。

胡云明说那块土是别人家的，主家是苗族人，已经外出打工，临时种一些菜蔬。说话间，田达方老人下田回来，在自家房檐下和胡正明打着招呼，聊着今年的雨水墒情。田达方也是苗族人。一场透雨刚刚过去不久，楼檐下亮亮的水田倒映着山影树影。话题扯到羌年，老人看一眼犁田的邻居，兴奋的句子滚出嘴角，仿佛秋天提前来到了眼前。

这么说吧。

那时候，已是冬天的季节。天地已经旷阔，树上的叶子功德圆满，纷纷落叶归根。土地交出了庄稼，秋收后的大地显得满足而慵懒，玉米秸秆横七竖八，田野里稻茬零乱。鸟叫声挂在树上，偶尔一两声，又一两声，细细碎碎，流水无痕。高山上，日子更加有了空出来的闲逸。属于他们的盛典开始了。

他们穿着盛装，红花绿柳，每个人仿佛都是一棵花团锦簇的树。“牵起呢手来哟，唱起呢歌呢；拉开呢圆圈，跳起莎朗；莎朗，莎朗，欢快的莎朗，充满山寨芬芳；莎朗，莎朗，古老的莎朗，充满新的希望……”欢快的歌声中，羊皮鼓咚咚敲，口弦子轻轻吹奏，轻曼、柔和，清雅、明亮，有似清泉石上流的涓涓细音，又如僧敲月下门的轻轻叩问，犹似号角传诵，又如青草流风。歌伴舞

随，至高潮，坝子里便“哦嗨”有声，人影交叠，蝴蝶赛会。

每年农历十月初一，羌人都要过羌历年。这一天，他们都会穿盛装，敲羊皮鼓，吹口弦，喝咂酒，跳莎朗，举行庆典，敬神还愿。

羌年，羌语称为“日美吉”，就是吉祥欢乐的意思。羌族是一个淳朴勤劳的民族，常年生活在高山边地，日子里糅杂了饥寒风霜，他们祈求日子安宁，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在每一年的年初，他们就向神灵祖先请愿，请求保佑五谷丰登，平安幸福。过年时，每家每户都要做粉条、推豆腐，打糍粑，贴对联，挂红灯，杀猪宰羊，祭祀太阳神和祖先神灵，祈求五谷丰登，岁岁平安。选择寨中宽敞的院坝靠山一面摆上大桌，桌面摆放刚刚宰杀的猪头、羊头、米酒、香烛，桌子上方供奉羊图腾画，酒坛里插上竹筒做成的吸管。男女老少穿着盛装，小孩子脸上涂着羊形图案。上午九点，祭祀开始，点燃香烛，鞭炮齐鸣，族人老少随着主祭人的吆喝，一起鞠躬祭拜，祈求神灵和祖先保佑。

祭祀结束，男女老少围在宽敞的平坝中间，一起唱歌跳舞，喝咂酒。然后大摆筵席，庆贺羌年。在一处宽敞的人家或四合院子，桌子从堂屋一溜儿摆到院坝，丰盛的酒菜摆上桌面，人们陪着远近到来的客人，尽情喝酒，大块吃肉，欢歌盛谈。直至夜幕降临，依然兴趣盎然，有人在场坝中央点燃柴火，趁着酒后余兴，歌舞聚欢，直至深夜方散。

知名作家熊育群在散文《桃映的舞者》里写道：

女孩水红或大红的长袍在绿色的天地里凸现，她们胸口斜襟上嵌着一道道蓝色交织的花边，头上戴条纹的花帕，腰间的蓝布带吊到了裙边，薄薄的布料，在跳动的舞步中却无法飘扬。男人穿蓝色长袍，系大红的腰带，身子

瘦得像被鼓起来了。他们打着赤脚，脸上的汗没有掩饰地流，棱角分明的脸上，粗眉毛，高鼻梁，皮肤白皙，瞳仁发蓝，与围观者一比，明显是个异族。

桃映地处碧江、松桃的交界，当地是苗族、土家族聚居地，难怪他说“与围观者一比，明显是个异族”。

在江口县民俗专家刘胜平发给我的照片上，漆树坪羌寨人们过节日，女人戴的是一顶古籍形的帽子，形似一块长方形的树皮，用五彩或蓝色的带子束在前额，边缘几乎遮着了眼睛。据说羊皮鼓和古籍帽有着深刻的关联。民俗专家这样告诉我，说羌族人以前用树皮作纸，将文字刻录在树皮上，后来放牧时不小心被羊啃掉了（树皮），丢失了文字。愤怒的主人就用羊皮绷在空心的木具上，制成羊皮鼓，不断地敲打，以示惩罚，还将女人的帽顶做成书籍样式，表达对那些失去文字的纪念。

三

胡氏族谱记载：“吾胡氏之源，出于安定，文德武功，代有伟人。始祖迁辰以来，流离转徙，不可胜道，殆圣朝鼎新，涵濡优渥，迄今六百余载，人繁脉固骏骏乎有椒聊繁衍之势，故近而辰源永靖，远而川陝西粤，渐以分疆异地。”

六百多年前的某一天，因为遭遇战乱，胡氏祖先胡德先带着族人从四川茂县向东迁徙，一路流离颠沛，迁居湘西，后辗转来到铜仁，到江口桃映场的瓮稿沟、龙江屯、胡家坡住了几代人，最后定居在漆树坪。隐约记得，进山的老祖叫胡云才。山河流转，岁月更迭，胡氏家族十一个字辈：胜、云、正、国、通、士、在、邦、昌、印、秀，如今，已逾一两轮，屈指算来，三百多年历史了。

迁徙，迁徙，对于漆树坪胡氏先民来说，那是一段永远无法忘却的疼痛，是家族的辛酸史和血泪史，一部厚厚的书也不能详尽其中的苦难艰涩。

也许是在星月暗沉的夜晚，白天的一场战争刚刚消停，硝烟在石头垒砌的碉楼上还未完全散尽，疑惧像藤蔓一样缠绕在人们心中。为了家族的安全和血脉永传，走，成了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望一眼熟悉的故园，捧一把脚下的泥土，一转身，便是永世的诀别。

那种家园被连根拔起的阵痛感，需要时间来慢慢止痛。祖祖辈辈，他们就生活在故乡，故乡就是他们的依靠，是他们命运与家族历史的载体，世代代血脉相连。故乡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每一寸土，甚至鸡鸣狗吠，牛欢马叫，晨霜晓露，晚霞夕阳，深夜星空，小河流水，风吹树叶响……所有这一切，都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生命的一部分。

时光流去了几百年，胡正法谈起家族的迁徙史，仿佛在讲一个遥远的毫不相关的故事。他已经没有任何哀怨和愁绪，一脸的风轻云淡。

皮肤黝黑，脸形宽大，下巴突出，眼睛深陷，鼻梁高挺，一派冷峻严肃。祖先的特征在他脸上隐隐体现。年过六旬，看上去却健壮有力。2014年，漆树坪羌寨“过羌历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胡正法和几位年轻同胞也成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多次外出表演。2017年，他们回到四川茂县寻宗问祖，受到当地羌族同胞的热烈欢迎。

毕竟经见过无数世面，胡正法摆脱了祖先守土留山的意识，他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头脑灵活，思想开拓，很早就在外面闯荡。他利用当地特产“萝卜猪”，在铜仁市区和江口县城分别开起了七八家“羌寨萝卜猪”餐饮店，生意红火。萝卜猪是漆树坪村特

产，体形小，喂一年，也就一百来斤，肉鲜嫩，获得了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标识。我们去漆树坪采访的当天，胡正法特意从铜仁开车返回老家。在村口的羌族文化陈列馆，他向我们介绍了羌族人的生产生活用品。羌族服饰、羊皮鼓、风箱、铸铁铎的模具、石磨、篾篓、火铳、羊角法杖……林林总总，琳琅满目。

漆树坪羌寨是贵州省唯一的羌族人聚居地。在省民委和江口地方政府的帮助下，这里已经修通了旅游公路，修建完善了寨门、文化广场（表演场坝）、祭台、旅游接待处、羌族文化陈列馆，当地政府每年都要拨款支持漆树坪羌族同胞组织过“羌历年”。

2011 年在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评选活动上，漆树坪羌寨获得“贵州最具魅力民族村寨”特别奖，2013 年，漆树坪羌寨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7 年获得“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称号。

四

“尔玛神井”（那时候还不叫“尔玛神井”，或许就叫大水井）的细流，在村子旁边的古林下潺潺作响。月亮已经悄悄爬上青瓦房的屋顶。风吹过来，树枝轻轻摇晃，几片叶子，像幽蓝的影子，从湛蓝的天空掉下来，穿过远古的静谧，落在青灰的房顶上。

一管羌笛就在此时响起，凄戚怀远，如诉如泣。

那时候，他们刚刚来到漆树坪，身心疲惫，行囊蒙尘，衣衫褴褛，脚上的草鞋破烂不堪。他们在一汪清泉前面停下来。几捧凉水下肚，稍稍填饱了一下饥肠辘辘的肚子。江山万里，却不知家园何处？怅惘间，抬首四顾，眼前竟是一片开阔良境，满山满野的竹林，阵阵漆香随风吹送。安家的念头就在此时萌生。

荒地里支棱起几根木柱几蓬茅草，尔玛人开始了家园建设。

多年以后，后人在古井边竖起一块石碑，高度赞扬了老祖宗的

眼光。立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的“威灵显应碑”，上面说漆树坪“咫尺一带之地，当中别开生面，飘飘兮仿若桃源胜境。高山作赋，山低，四围拥护共朝兹”。

静悄悄的羌寨仿佛一座陈旧蜂巢，年轻的蜂群早已飞向四面八方。院子里是一些留下来的老人，他们行动迟缓，神态安详，调皮的孙子已被儿媳带到山脚下的桃映镇或者更远的江口县城，租了房子上学。时光像麻线一样在山上缠绕，细密，悠长。

在古老的羌寨穿行，只见寨户相依互连，以卵石、片石相垒的外墙斑驳有致，寨中街巷纵横，互通款曲，犹似迷宫。在建筑上，他们依旧保留了生活在川西北的某些特点。三四层高的碉楼，底层圈养牲畜，中层住人，上层储存粮食，屋顶为平台，是摊晒粮食、孩子玩耍、妇女针织、老人休息的场所。

为防止土匪山贼打劫，所有住房都互相连接，街巷纵横交错。他们引山泉修暗沟从寨内房屋底下流过，以供饮用、消防之需。在离房屋一尺左右修筑围墙，团团围住房屋院坝，只有大门出入。墙上留有许多小洞，便于观察和自卫。鸟铳、箭矢是他们的常备武器。“香龕”（神龕）上供奉祖先牌位，两边贴伟人像。神龕和后壁之间，辟有巷道，两端有门与两侧卧室相通，如遇急事，可互通情报，应付突变。

房顶中央，垒叠三块白色石头。尔玛人崇尚白石，那是他们供奉的白石神。在羌族长篇叙事史诗《羌支大战》中记载，在古羌人的迁徙途中，羌人与戈基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持久的战争，羌人得天神阿爸木比的帮助，用雪团战胜了手持麻秆的戈基人，之后雪团化作坚硬、洁白的石头，从此被羌人尊为阿涅尔（白石神），并加以供奉，成为古羌人高贵圣洁的象征。

胡正法家的“统子”（四合院）修建于民国初年，已有上百年

历史，依旧保存完好，大门是一个单独的小门楼，也是进出统子的唯一通道，门上贴着对联，“万家福字帖红中国梦，九域春风染绿羌寨院”，横批“门迎春福”。字体圆润，笔力劲健，显然是出自当地某位书法家之手。只是红色底子已经泛白，房檐廊柱上的红灯笼同样灰扑黯淡。安定堂神龛上方挂着胡正法父亲的遗像，两边分别贴着奔马图和财神图。四围屋门紧闭，宽宽的坝子，青石缝间杂草蓬勃。围墙上长着厚厚苔藓，东一截西一段，斑驳的墙体孔洞密布。

胡正法坦言，好久没回来住过了。只是过年过节，或者有什么重大活动，家人又回来团聚一下。

据说这样的统子解放前有两个，后来遭受火灾，毁掉了一部分。受灾的羌民就把房屋建造在统子围墙外面，形成散乱形状。

村民胡云伍说，大火是在傍晚烧起来的，当天，漆树坪的青壮年都到沙坝那边帮助群众“完公粮”去了（送公粮到粮站），铧匠胡胜田的女人在楼下打豆腐，烧锅的火苗蹿出灶门，引燃地上的干柴杂物，等到发现时，浓烟滚滚，火势已无法控制。

关于那一场火灾，《江口县志》上是这样记载的：1985年4月2日，匀都乡木城村漆树坪村民组因草木灰余火引起火灾，38户羌族房屋被烈火吞噬，松桃苗族自治县沙坝乡、半坡乡和漆树坪村汉族、苗族、土家族群众，丢下农活，拼死抢救财产，扑灭烈火，使羌族人民免遭更大损失。后来，群众送衣献粮，助资捐木，帮助羌族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江口县志》还将这一段文字辑录在“民族团结”一节，强调了新社会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和谐相处。

五

张元菊老人坐在一只矮凳上，从面前的簸箕里抽出晒干的嫩蕨

苔，理顺后捆扎成一小把。1斤蕨苔可以卖到13块呢。老人反复念叨。旁边抽烟的老伴胡云伍便呵呵地笑，不时露出一丝善意的狡黠。老人已经84岁了，依然喂猪种地，一家四代人，30余口，曾孙女6岁。儿孙们有的到江口、铜仁居住，有的外出打工，过年时才会回家团聚。地上放着农药喷雾器，火坑里残存着往日的冷灰，黝黑板壁上挂着一长串黑油油的腊肉，斗篷，弯刀，背篓，筲箕，木桶，风簸，石磨、木梯……一切都在静静地说明，他们的生活方式已完全融入当地土家族与苗族。

事实也正如此。

像一条河与另一条河的汇聚，尔玛人来到梵净山区，生活已经调转了枪口。他们不再单纯地放牧、狩猎，渐渐地习惯于当地的溽湿气候和深山毛路，与当地入一起，春种秋收，夏储冬藏。日常习俗也从遥远的川西北高原向着武陵高峰梵净山倾斜。鼎罐煮饭，火铺，炕腊肉，撵山，伐木……随着耳边飘进的陌生苗歌山歌，难懂的方音俚语在日常中一点点被破译，笑容逐渐从僵硬的脸上绽开花朵，根须就逐渐扎进了这片土地。

勤奋的尔玛人除了耕作，从事商业活动也成为他们重要的生产生活方式。

胡正法向我们介绍了漆树坪羌族人的铸铎模具。和传统的铸铎模具采用糯泥烧制不同，那是上下两块完整的坚硬石头，经过精雕细刻，中间磨出铁铎的凹形，注入铁水后，不容易起砂和变形，很少出现废次品，生产的铎具经久耐用。

铸铎也成了漆树坪羌民引以为豪的民间工艺。胡云高和他的父亲胡胜连就是远近闻名的铎匠。胡云高14岁开始学艺，从拉风箱开始，逐渐学习添炭、加废铁等技艺，到18岁时已经学会了掌模，可以独立生产了。

除了铸铎，他们还制造犁嘴、碓嘴、铁瓢、锅铲、火钳、鼎

罐、铁三脚、铁锅、野猪夹、门扣、脚码子（一种套在鞋外的铁扣，行走时起到防滑的作用）、镣环（杀猪匠用于悬挂猪体以便开膛破肚的铁钩）、油锤嘴（油榨坊木锤杆头部的铁件）、榨油用的箍圈、秤砣……销往周边集镇，也销往江口、印江、松桃、铜仁、玉屏，以及岑巩、镇远、三穗、秀山、凤凰、花垣等县。

村子里就经年炉火熊熊，叮当的打铁声不断。

农闲时节，青壮年挑着装满铁器的竹筐，沿着古木葱郁的山间小道，走村串户推销产品。卖完铁器，他们再将收购的废铁原路挑回山寨。沉沉的担子压在肩上，就这么山一程，水一程，走过了一代又一代。

起早摸黑，身上揣着一定的资金，行走在偏僻的乡村，总是充满了危险，有时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在民国后期，土匪猖獗，杀人越货事件时有发生，漆树坪胡家人基本上不敢外出推销产品，多半由客户自己带着现金上山购买，再送货下山。

铁匠胡云高回忆起父亲几次遭到土匪抢劫，心有余悸。土匪趁着夜色来到胡家抢劫，寨子里的狗一起叫，全家人知道土匪进寨了，悄悄地躲入后山，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

不变的依然是骨子里的那些信仰。

相信万物有灵，相信大自然是被神秘的力量主宰。作为大地之上的人，需要用友善的态度去对待。万物有神，山神、水神、洞神、树神、火神、地界神、六畜神、门神、仓神……正是这些神灵护佑着一切生命，给予他们阳光、雨露、食物、居所。

对水土、森林等生态环境的保护，经过神化并作为传统信仰被巩固下来，成为他们人所认同和履行的一种秩序和规则。

“尔玛神井”上面的水源山被漆树坪羌民称为风水山，也是

他们的“神林”。“神林”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准砍伐、不准放牧，不准进山捡柴。每年春耕播种之后，他们都要在羌王的带领下，前去“神林”中举行“树神”“山神”的祭拜仪式，也就是“敬山神菩萨”，每家每户出动男人，备办猪、羊、鸡、鱼等供品，祈求山神保佑，庄稼丰收，狩猎有望，诸事吉祥。

诙谐的老人还向我们讲起古老的吊狗封山仪式。那是在远古时候，祖先为了保护树林采取的一种惩罚手段。吊狗仪式早已成了过去式，但是对自然的尊重、保护意识却千秋万代地延续了下来。

在梵净山以及周边地区，总是流传着一些神秘的故事。小时候曾听说过一位瓦匠，他有许多玩火的诀窍（法术）。据说有一次，他路过一个正在烧窑的瓦场，遭到主人怠慢，便不动声色地作起法术，一窑完好的瓦坯全部变成了卷曲的废品；传说他还能将一锅快要制好的豆腐变成活蹦乱跳的青蛙。深山里也有一种向导，他们给人带路时，每到一处水源，都会用茅草扎成草标，撒在水面上（或者搁在水坎边），嘴里念念有词，然后才俯下身子喝水（草标其实就是走山人向水神购买水的钱物）。

山有山神管着，水有水神管着。那些伐木工、淘金者、烧炭工、挖药人、撵山人……他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心中装着神灵，知道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物有所属，并不能凭空乱取，任意掠采，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向这些冥冥之中的管理者祈取，需要征得他们的同意，获得他们的认可和帮助，然后才可以付诸行动。

猎人会在住地附近隐蔽的地方安置“梅山坛”，他们认为是“梅山神”在管理着山上的一切。“梅山神”神圣不可侵犯，平常若有人不小心撞上，便要疯癫，甚至生大病。每次出门打猎前夕，都会带上捕猎工具到“梅山坛”前焚香烧纸，念叨咒语，类似于书面请示，祈求恩准和保佑。打猎回家，也要将猎物带到“坛”前，烧

纸拜谢之后，方才可以分配烹食。

一饭一饮，哪怕微小如一捧清泉，也是大自然的恩赐。他们懂得。

六

广场上那棵古老的香樟树在时间里弯曲着，挂着红布条的枝丫向四周舒展。那些美好的祈福和祝愿像种子一样，在某个临近的节日被播种在空中，随风生长。空空的场坝中央有片石垒就的祭台，顶端耸着亮晶晶的白石。围墙上，是祖先们放牧、耕种、狩猎、纺织、弄璋的浮雕。

四野安静。

站在风雨亭边，我又一次看见那些绵延不绝的山野在远处如波涛翻卷，大地就在脚下，次第铺展，一派苍绿，仿如琴键，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敲。

古老的寨子依旧在黄昏里灰白着，青瓦的屋顶，仿如摊开的书页。巷路如麻。尖尖的油菜果荚嫩嫩绿绿，密不透风。豌豆花红一嘴紫一嘴，田坎路边插科打诨。哪家的房脊上飘起了炊烟，一缕、两缕的那种，久违的感觉。山坡下面，也有烟岚，沿着纵切的沟壑，轻描淡写地附和。

胡云明说下半年要过羌年，到时候请你们来参观。风把他的话送过来时，也送到了广场中央的祭台。

车子快要从公路没入森林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仿佛真的就看见了一群穿着蓝色长袍的男人，和一群大红鲜衣的女子，他们端着酒食祭品，来到白石叠顶的祭台下，祈祷祭拜后，载歌载舞，沉浸在欢乐的世界。

四野，青山如黛。



羌族

贵州羌族自明清时期从川西北迁来，是目前贵州 18 个世居民族中人数最少的民族。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仅有 2089 人，主要聚居在铜仁市石阡县、江口县，其余的散居全省各地。